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台湾校园作品



婚礼

作者：宝宝它（她）（他）总是一个故事。

早上的天气，有点冷，有点风，风中还带着一点小雨。睡在新的床单上，新的枕头，新的房间中，只是旁边睡的不是我老婆，只是小表弟的“压床”，今天是好日子吧！

坐在床边，看看镜子中反射出自己的影子，自己还满帅的，才会娶到这麽漂亮的老婆，我老婆是我大学的同学，大三的时候，当完兵的我复学，也不知怎麽会交上这个女朋友。大学的毕业，找到了工作，每天都过着惬意的生活，早上去接她上班，晚上接她下班，然後再去玩玩，真的不会想到要这麽早就结婚，我现在二十六岁，这个年纪太早了一点吧！

直到了去年，我爸突然吐血，送去医院检查，才知到是癌症，就长在大动脉上，医生也不敢冒然的开刀，大动脉上的东西，谁也不敢碰，眼看着爸一天一天的憔悴，一家人也不知应该怎麽办，偏方大家都知道，医生不敢动的，只好我们家人自己来治了，抱着一丝的希望，只希老天垂怜。看着药一帖一帖的下，也不见有什麽起色，心中无奈的感觉，又能怎麽辨呢？这都要怪家乡的“烂”医生，半年一次的体检竟然没有提早发现，拖到病情恶化才送到台北大医院。

主治大夫告诉我说：“这都是命！不要太怨天尤人，我们已经尽力了，你们还是办出院手续出院吧！好好的让你爸休养吧！”听到了这句话，我都快崩溃了，我妈和我大哭成一团，就站在病房外，哭成一团，一直把哭声压小，深怕爸听到。这样就决定办手续让爸和妈回家乡，我因为工作，又只得待在台北工作。

五叔和叔妈，还有我一起回家乡看爸，看到爸精神还不错，下午还可以打打小牌，这样也不错，叔妈和妈私底下讲着爸日子不多，应该让我早点婚，以完成爸的心愿，就这样，就决定我回台北後，马上去提亲，马上订婚，找日子结婚。

回到台北後，找到了小瓶，约她出来见面，见面本来就是普通的事情，可是我又麽能说出要结婚呢？还是约到平常去的小山去，看看市景。见面时，两人间突然间有莫名的尴尬，谁也讲不出一句话，她也知到我家发生了什麽事。没有人打破沈默，就这样的过了一晚，我送她回家，送到她家门口，也只有再见说的出口。回到家，一头思绪混乱。大学的时候和工作的時候两人常常谈自己的未来，谈到自己对人生的看法，也许我只是想尊重她的想法，所以不想提出结婚；也许我只是自私，所以不想结婚；也许我只是胆小，所以不敢提出结婚……有太多的也许，整晚只有在替自己找藉口，这一晚我失眠了。

最近心情好沈重，下班只有回家待着，也不敢约小瓶出来，好像做了什麽对不起她的事情来。电话的铃声，一直让我好害怕，怕小瓶打来找我，怕妈打来，怕爸出事，但是电话就是响了……“喂，我是阿福，您那位！”“阿福！我是妈，你的婚事办的怎麽样了，钱够不够？要不要我再寄去？”“妈，不用了，现在我还和小瓶在谈啦，你还是看好日子吧！爸最近有没有好一点！”“你爸还好啦！最近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打牌的时候还很有精神！”“那就

好，有什麼事，再打给我吧！”“ 好吧！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再见！”挂上电话，想抽根烟，解解心中的烦闷，才点上烟，吸了一口，突然咳了出来，从来没抽过烟的我，怎会想到要抽烟呢？突然觉得自己好笑，熄掉烟，还是拿起电话，打给小瓶，“喂！小瓶吗？我啦！现在有没有空，我想和你谈谈？”“好！那你来接我好了！”“好吧！等下见！”杂踏的街道上，人群、车阵都匆匆忙忙的来来往往。

两人还是没有打破沈默，只有隔着玻璃窗看着人群，车子，手中也只有搅着没有喝过的咖啡...两人还是沈默着...“我们回去吧！”小瓶轻声的说着，深怕吵到我似的。

“好吧！我送你回去吧！”随手丢下钱，自己走在小瓶的前头，先出去找车子，眼光还是无意识的尽亮的避开小瓶的眼光。

寒冷的风...车子在罗斯福路奔走着，向着景美开去。

“我们现在去吃火锅，好吗？我现在又不想回去了。”小瓶问我说。

“好吧！”我随便丢了一句话。

“那我们去哪吃？”“买回去自己煮吧！”“好吧！”我又随便丢了一句。我压根的不想再去任何地方，小瓶知道我不喜欢到处跑。

到了超市，我心中还是茫然一片，只看到小瓶自己在挑着菜，自己只跟着她的後面拿着。

回到永和我家，也只看到小瓶自己高兴的准备着火锅，我心中越来越烦。

锅子一直冒着气，中间煮着一堆杂菜。

小瓶坐了下来，说着：“最近你有像有什麼不对劲，有什麼事说出来吗！不然你窝在心，你难过，我也很难，烦是会传染的。”我不知道要怎麼说出来，“我...”我只吐了一个字，又沈默了下来，脑中还是一片空白，突然嘴边吐出了一串字“我们结婚吧！”小瓶愣了一下，低下头来，吃着火锅，什麼话也没有回应.....我也不知要再接下去什麼话，我也低下头来吃着东西.....“你是因为你爸的关系才向我求婚吗？”“我...”我又不知道要说什麼，我是真的很爱小瓶，但是现在提求婚又的确是为我爸，我实在不知道要怎麼回答。

“我们以前不是常常在说我们的理想吗？不是常常在说我们的婚姻观吗？怎麼现在要结婚了呢？”小瓶好像有点埋怨。

“我是爱你，但是也是因为我爸的关系...”“你爱我吗？你爱我就不应该向我求婚，你是不知道我的想法吗？”“我是爱你的！”我回答说。

“好，那我问你如果我和你爸掉下水去，而你只能救一个人，那你又会救谁呢？”“.....”“你说！”“这不是一个问题，这好像我拿同样的问题问你一样！这不公平！这不公平！”“你既然爱我，那又何必一定结婚呢？结不结婚，那还不是一样。”我又回答说：“那你真的爱我吗？真的爱我吗？真的.....”“我知道你现在的情形！”“你既然知道，你要不要帮我？你也知道我最近烦的要死，你知道我的感受吗？我知道你的想法，所以心中才一直交战着，那我要怎麼办？那你认为我要怎麼办？”我突然大声的哭出来了，自从十九岁离家以来第一次在外地哭过，最近的压力太大了，一口气全都哭出来了。

我哭着说：“我离家读书、工作以来，所有的压力都自己压在心底，想家的时候也只有自己忍着，要向谁诉说！受到委曲，有谁能成为我的避风港！

有时真的想什麼事都不管了，自己跑回家去，去找可以让我这个“男人”避风的地方！

你以为早熟的人是好的吗？早熟就要早接受压力，早熟就得早看到“社会”，我想结婚吗？结婚在早熟的我的眼中，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以，结婚又有什麼可以保障我呢？结婚又有什麼可以保障承诺不变呢？爱情又是永远的吗？又是海枯石烂的吗？”“那你是要分手了呢？是不是？”“我只是在向你求婚...”“也许大家还是分一段时间吧！大家好好冷静一下吧！”说着说着，小瓶就自己走了出去，在门口又说了一句话：“大家想一想，冷冷静静的想一想吧！”我想我们是吹了吧！

吹了吧！

吹了吧！

吹了吧！

“阿福，你的带子剪接好了没有，制作好像在催了，这个带子好像要在下次的节目中播出，你最好赶快赶出来，不要到时再来怪我没有提醒你喔！”“我已经剪接好了，就在我的抽屉里，随时都可以拿。如果我不在时，制作如果要的话，麻烦帮我拿给制作，先谢谢你了。”“好啦！到时我再帮你啦！不过後天我要去香港出外景，可能就不能帮你了，你还是再交代一个人吧！”“出什麼外景？我怎麼都不知道呢？这是那时候决定的？”“这是一个特别企划案，是一个在讨论两岸三地节目的外景片。是在今天早上制作才通知我的。”“喔！那你还不错，可以出去玩玩！”“没关系，我回来一定带礼物回来。”转头回来，看看桌上的企划书，瓶！又是一个没有什麼新意的企划案！拿起电话，拨到小瓶的公司，想和小瓶谈谈，刚拿电话，又放下了电话，也许正如她所讲的，也许大家应好好的分开冷静的想一想，是不是真的还能真正的在一起呢？是吧！大家就应该好好的想想看。

电话响了起来。

“喂！阿福，你来一下，我有事想和你谈谈，顺便把上次的带子带进来。”制作不知找我有什麼事情... 打开门，看到制作正在看一叠企划书。看到我进来，就把企划书放下倒了一杯茶给我，叫我坐下来。“阿福，你最有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我想叫你出公差出国。”“喔！没有什麼事，不知要是什麼公差。”制作丢给我了一本烤贝的企划书，“就是这是这个企划书，这是上面交代要做的，如果你这次做的好的话，我给你十天假，外加升职加薪，还有把上次没有做完的企划案交给别人做，怎么样？”“喔！上次的企划案已经做好了！”“那怎么样，要不要接下这个CASE，还是要回去想想，最好在明天给我答复，不然来不及了，这是给你一个机会，你好好想一想。”出国也不错，真的应该好好的冷静的想想。心中一直在想的离开台北一阵子，压根的没有想到去做什麼事，去什麼地方。

“好吧！我就决定去了，给我做吧。不知道那时候去？”“就後天，和小梅一起去，小梅已经说要去了，我想她会帮你，她对香港满熟的，还有小冰也一起去，拍摄就交给他了，你只要规划就好了，这个等於是你这个助理制作升职考，要好好加油，有什麼问题的话，我会帮你的。”就这样，就决定出国做节目了。後天就要出国，今天还有一堆事情要办。抱着企划书，在公司里加班整理出重点，迷迷糊糊的就熬到了凌晨四点，就在公司中过夜，公司中有暖气，也不会觉得冷，沙发还很舒服。想到小瓶还是睡不着觉...“阿福，你睡不着！”小梅突然冒出一句话“是不是将要出国不能见到女朋友在

烦恼，有女朋友还真得很麻烦。”我也的理她，随便回了她一句：“你也不是睡不着，你也不是让人烦恼的女人？”“我又让谁烦恼了，我现在还没有男朋友呢！不过我还没有在公司睡过呢？”“好了，不要说话了，我要睡觉了。”“喂，说真得，你在想你女朋友吗？”我实在是不想讲话，得理她，翻身过去，让眼睛看不到她。就这样……“阿福，起床了，已经八点半了，早餐我帮你买来了，赶快吃一吃，快上班了。”“喔。”看着桌上的早餐，想想算了，暂时不要想那些烦人的事，一切等回来再说吧，先把早餐吃了吧。

小冰先进来了，说：“哇！这麼拚命，都在公司中睡。”小梅说：“才不像你，昨天跑去那了，只有我们俩个人在做。”“我只是负责摄影而以，那些企划伤脑的事只有你们才在做的。”听到他们在斗嘴，突然觉得很好笑，一直在莫名奇妙的笑着。

小梅说：“制作说早上我们先把企划书整理一下，下午放我们的假，让我们去处理自己的事，整理自己的行李，不如中午我们中午一起去吃一下饭，讨论一下行程，不知道你们认为怎麽样？”“好吧！中午就一起去吃吧！小冰你也要去。”“好！不过中午谁请。”小冰也要趁机敲我一顿。

“好啦！好啦！反正最後一定推到我的头上，就我请。”…谁叫我是这次企划案的负责人。

中午就只听到他们俩高兴的讨论着，我只是在旁边听着。

回到家东晃晃西晃晃，也不知怎麽晃着晃着，就过了一个下午。晚上打了一个电话回家，说我要去香港，也不知要去几天，只有把案子做完才能回来。妈又问起了结婚的事，我也搪塞了一下。又打了一个电话小瓶：“喂，小瓶，我要出国几天。”“嗯！”小瓶没有说什麽。

“回来我再给你电话。”“嗯！”就这样只说了这几句话，好像俩人之间没有什麽好说的。出国吧！

好好的放松一下心情吧！

电话响了起来，这麼晚了，也不知是谁打来的。

“喂，我是阿福，您那位？”“喂，我是希。”“有什麽事吗？我明天要去香港，可能有一段时间不在台北。”“最近你和小瓶怎麽了，怎麽小瓶老是我这里来，来我这里诉苦，说你不爱她？”“没有什麽事，只是我向她求婚了。”“你向她求婚！”“对！不过她没有答应，只是说两人要分开，好好的冷静的想一想到底是不是应该在一起，到底是不是应该结婚，还是要分手，我并没有分手的意思，我想这你也应该了解吧！你是小瓶从小到大一起长大的好朋友，我希你能好好的帮我劝劝她，了解我的心意。”“我想你向她求婚是和你爸有关吧！”“不要再扯到老问题，小瓶就是认为我不是因为爱她，是因为我爸才向她求婚的，也因此才要提出我们分手一段时间来想想的。你也知道我是真的爱小瓶的你应该看的很清楚吧！”“我是知道的，我想小瓶是认为你为什麽以前不想结婚，而到现在才在想说要结婚，她一直认为这不是你真心要结婚，认为你这只是要敷衍你爸和你妈，你以前也说的太理想化了，说什麽人生不需要结婚，也可以过的很好，不生小孩做个摩登人也不错。以前，我从小和小瓶一起长大，我并不觉得小瓶是一个不想结婚的人，也许是因为和你交往，被你『同化』了，你知道吗？小瓶也许会觉得是你欺骗了她，你知不知道？”“这真的是我的错吗？……”“也许你真的要好好想一想是不是你的错，小瓶是善体人意的女孩子，我认她真的会为了牵就你，所以才有这种想法。”“这是真的吗？……”我吓呆了，“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

吗？”这一句话不断的在我心中重复，重复的想的，让我不知所措...“！”

“我大声的叫了出来，把心中的烦恼大声的叫了出来。

我应该打电话给小瓶，我要问小瓶，我要问小瓶，我要问小瓶.....“嘟·嘟·嘟.....”电话老是在讲话中，好像是故意拿了起来，不想拉任何电话，我心中急，一直重复的拨，可是还是嘟嘟的响声，还是在讲话中。就这样的拨到了清晨，我还要去香港吗？还要去吗？..... * * * * * “阿福，你怎麼现在才来，已经CHECK IN完了，开始登机了，路上有什麼事让你耽搁了？”小梅在旁边问着，我的心中还是在问我要去香港吗？小梅拉着我走着，走上了飞机。

到了香港，沈重的工作让人喘不过气来，一个个的访问，又加上一个个的访问，让人觉得有点烦。每天都打电话找小瓶，可是不是不在家，就是说要好好冷静不要打扰她。我也知道要怎麼办才好，人又不在台北，只有电话了，电话没有用，只好求救於希了。

“怎麼又在打电话了，又接不通了是吧！”小梅好像有点在嘲笑我的意思。我只有乾笑的面对。“在香港的访问都已经做完了，剩下的编辑剪接回去台北做就可以了。”小梅看起来好高兴，香港部分的工作顺利的做完了。

“你怎麼还不交个男朋友，每天这样烦，这样爱说话，也不会找一个话筒来说个痛快。”“男朋友？像你一样！还不是烦恼又烦恼的。算了你不要再打电话了，大家去唱唱歌，去开心一下，反正你又打不通，打通又没人接，走啦，走啦！”就这样又被小梅拉去唱卡拉OK，说要唱包厢，可是小梅却不要，坚持要在外场唱，说这麼好的歌喉，唱给自己人听太浪费了，说真的小梅唱的还很好听，不知有没有人找她出唱片。被小梅拉上去唱了几首歌，大家也高兴高兴。小梅好像很高兴，喝了不少酒，说香港的酒好喝，喝了脸都红了，走路都不稳；小冰也是很高兴，也喝了不少酒，我看小冰也经差不多醉了。最後还是要靠我把他们抬回家，我看我是来[抬]人的，不是来唱歌的。回到了酒店，把小冰先抬到他房间，再把小梅送回去她的房间，我自己再跑到了酒店外面去吹风，去看海。微弱的月光下，海有着不一样的味道。凝视着远方，感觉好舒服，好久没有这麼舒服的感觉，压在心中的问题自己已经认为是我自己的问题而以，只要解自己就可以了的想法，所以心中比较有轻松的感觉。香槟一杯接一杯的喝着，好舒服喔！

“也给我一杯吧！”小梅不知道来多久了，我也倒了一杯给她。

“你怎麼也跑来了！”我好奇的问她。

“来陪你！怕你想不开跳海！”小梅俏皮的回答着。

“海只会带给人平静，不会让人想寻死！”“对，...海好美喔！”小梅轻声说着。

“对，海真的好美。”我也应着说着。

“那.....”小梅轻声说着，我并没有注意听。我就问：“什麼事？”“没有什麼事！”小梅若无其事的说着。

两人还是在一起看着月亮，看着海。

“我.....”小梅又轻声说着，“你说什麼？”我还是没有听到小梅什麼。

“没有什麼事啦！不要说我了。说说你的事吧！”小梅转开话题。

“我也没有什麼事好谈的！”我说着。

“你最近几天好像看起来心情满好的吗，前几天是为了什麼事在烦恼？我猜一定和你女朋友有关吧！”“你怎麼知道是和我女朋友有关呢？”“用看

的！看你每天打电话，而你女朋友又不接，然後你又不不停的打，谁都可以猜的到是你和你女朋友之间有了问题。”“你还满会推理的，的确是这样，但是我认为这已经不是问题了，我认问题是出在我的身上，我想我自己能好好向小瓶解释就好了。”“难怪你最近看起来那麽高兴，我想小瓶是个善体人意的女孩子吧！你才会喜欢她吧，小瓶……”我独自看着海，没有再接下小梅的话，我在想着：“小瓶，我要回来了，我希你能原谅我，答应我的求婚吧！”

*****回到了台北以後，由於希的帮助，使得小瓶的气渐渐的消了。日子好像以前一样，只是小瓶还是不肯结婚。不过没有关系，我相信小瓶还是会答应的。大家高高兴兴的玩了一天，小瓶，希，小梅，小冰大家都玩的很尽兴。

我有十天的假，我决定带小瓶回乡下去，去看看我的故乡，去看看我爸和我妈。爸还是以前那样子，打打小牌，日子还是照样过，只不过身体有点虚弱而以。回来台北後，我就调到别的部门了，小梅也辞职不做了，不知道小梅去那了，好像失踪了。由於我坚强的意志，小瓶终於答应我的求婚了，我好高兴，我要结婚了。当天我打电话回家去告诉爸妈这个消息，他们两个老人家好高兴。我们就决定在十二月结婚，好高兴的准备着我们俩的婚礼。

“嘟.. 嘟.. 嘟..”电话响着，也不知是谁打的电话，我在写帖子没有空接，小瓶接着：“喂..”没有声音，挂断了。“嘟.. 嘟..”电话又响了“喂..”“喂，我是小梅。”小瓶接着说：“喂，我是小瓶。”“喔！听说你们要结婚了，恭喜你们了”小瓶对着我说：“是小梅啦！她打电话来恭喜我们耶！”接着小瓶又说：“小梅，有什麼事吗？”“没有什麼事，只是我要辞职了。”小瓶大声的对我说：“阿福，小梅说她要辞职了，你来接一下电话。”“喂，你要辞职了！是真的吗？怎麽会突然要辞职了呢？”“只是做不下去了，想要换一个环境而以，碰巧有一个国小同学介绍我去一家...”小梅顿了一下“一家公司做事，所以就换工作了。”“现在的工作还不错！怎麽...”“可是新工作的薪水比较高。想要多赚点钱，当然要找薪水比较高的工作。”“那也不错，领了第一份薪水後，刚好可以包第一个红包给我，哈，真是不错。”“好！领了第一份薪水，一定先请你们一顿，你说如何？”“好，就这样决定了。我们是要敲定你了。”“好，拜拜。”“拜拜。”自从小梅这次的电话联络以後，感觉上小梅好像已经好久没有和我联络了。打去小梅租的房子，房东说小梅已经搬走了，再也联络不到小梅了。在一个有点阴雨的下午，小梅打了电话来找我，说她已经领到第一份薪水了，要请我和小瓶，就约在周六晚上，小梅还说她是好不容易找出空闲时间，叫我们一定要去，我也答应她一定要去。到了星期六，我和小瓶一起去了。走进了餐厅，服务员带领我们去了一个包厢，叫我们在包厢等一下。好豪华的包厢，看来小梅是找到不错的工作，但不知是什麼工作？等一下一定要问一下。我和小瓶先点了两杯饮料，在聊天着。过了一会吧！我也不记得是多久，小梅来了。

小梅看来比以前漂亮许多，不知道是不是有化装的缘故，是比以前更漂亮了。我开口说：“呵... 小梅，看起来混的不错吗？人也不一样了。是找到了什麼工作，现在这麽阔。”“没什麼啦！... 对了，先给你们介绍一个人。”我只看到了小梅，却没有看到後面跟着一个人。

“男朋友？”我怀疑着问着。

“不是啦！我现在不能有男朋友的！”哇！什麼工作不能有男朋友！

旁边的那个人说了：“纪小姐现在是在当红的影星，你不知道吗？”“我

真的不知道！小梅，你那时跑去拍电影了，也不讲一声。”旁边的人又说了：“先生，你在电台工作，不知道纪小姐在拍电影，那你可能不知道纪小姐拍那部吧！”“这我就知道了。”小梅说：“今天是来聚聚的，不是来谈生意的。先点菜吧！”就这样，大家聊了一晚的话，聊到小梅的工作，小梅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生活，小瓶的工作，小瓶的生活……吃完了饭，走出了餐厅，我把准备在口袋中的喜帖拿了出来，给了小梅，说：“我们要结婚了，你一定要来吃这个喜酒喔！”“好！我会去的！”就这样，大家又分手了。

就这样，我也渐渐在看报纸时，多留意了一下娱乐版，多留意一下小梅的消息。这一天，小梅又约我出来，依然是以前那家餐厅。我也是一样的去了。去看看小梅。小梅今天穿着牛仔装，带着帽子，剪短的头发，一幅黑压压的墨镜，要不是她来叫我，我也认不出她了。我们还是到了包厢，两个人的包厢。

小梅先说了：“我是偷溜出来的，你看，我穿成这样子，你都快不认得我了吧！”小梅偷偷笑着。

“对！我差点就认不出你来了…对了，找我出来有什么事吗？”“没有什么事，只是想找你出来聊聊天。”“喔…”大家就沈默了，也没有人开口。

小梅从皮包拿出了一张帖子来，小梅要结婚？小梅把帖子递给了我，我接了过来，我问了：“你要结婚了吗？”我一边说，一边把帖子打开来，看到的是我和小瓶的帖子，我愕然的说：“哇，那有退帖子的！”我有点不高兴的说。

“我没有勇气去参加你的婚礼，我没有勇气去，我没有勇气去…”说着，说着，小梅哭出来了，“我没有勇气去参加你的婚礼。”我也不敢再说什麼，就让小梅哭，也许让小梅哭，会对小梅好一点吧。

“你为什么要结婚了？”小梅问着。

“我……”我也不知道要接什麼下去。

“我是很喜欢你的，当我听到你要结婚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要怎么办。当初我以为我离开了你的身边，我会用时间来冲淡这一份对你的情感，可是我离你越远，却记得你越深，离你越远，却爱你越深。我应该走，还是应该抓住你呢？看到你和小瓶的喜帖，每天看到你和小瓶的喜帖，我是多麼的痛苦，真想一口气把喜帖撕了丢掉，这样也许会忘的你快一点吧！可是我没有勇气撕，没有勇气不再想你，那我又能怎么办呢？”我也不敢说什麼，一直听小梅说着：“当你和小瓶闹脾气时，真想乘机把你夺过来，你知道吗，是夺过来，可是我又说出口，看到你为小瓶烦的样子，真的又让我伤心透了，真的让我心疼透了，我又能怎么样呢？一直看到你和小瓶和好，我就决定离开你的身旁，也许会伤的少一点。”我一直听小梅说着，我不想打断她的谈话，但是我轻声说了一句：“我要结婚了。我不是你所应该等的。”“对，我是知道你不是我应该等的，但是我这些话我积在心中好久了，我决定要真的忘了你，当初也是以为找到一个男友会忘你快些，可是有了男友让我更想你，今天我是实在是要把所有话从心中说出来，要让你知道我是多麼爱你，虽然你要结婚了，我还是要让你知道我心中真正的话。”我们好像又沈默了好一阵子。

小梅又说了，但是已经没有饮泣的声音了：“我发现在我留在台湾，对你，对我都不好，对不对？”我点点头，对小梅，对我都会好些。

“我决定移民去澳洲，离你更远些，忘你更多些。”我们之间也不知道要再说些什麼了……小梅说：“送我回家吧！当是送我最後一程。”“好吧！”拿了小梅的外套，拿了我的外套，和小梅一起走了出去。

台北微冷的天气和摩托车微暖的空气混在一起，也许这就是我和小梅当时的心情吧！到了小梅的『家』，我还没有来过，这应该是小梅新买的吧！好漂亮！

“到里面坐坐吧！”我犹豫着…“好吧！进去看看！”走到屋里，布置的好漂亮，小梅一花了不少心血在这里。小梅倒了二杯酒，拿过来和我一起喝，说：“我的房子不错吧！我就要出国了，送给你，如何？”呵呵，送给我这麼好的屋子，我真是吓了一跳，说：“这太…太…太…我承受不起这麼好的房子。”“反正我要出国去了，我也许也不会回来了，送给你住也没有什麼损失。要不要，明天就办过户。”这房子对我太有帮住了，现在的房子太小了，我心中想着，就当是帮小梅看房子吧！也就答应了。小梅看到我接受，好高兴样子，就带我四处。真是不错的房子。看了看庭院，看了看客厅，看了看厨房，看到了卧室，小梅说：“以後你和小瓶相好的时候，会不会想到我。”我一脸尴尬，赶快转到别的地方看看。小梅突然抱住了我，我转过身去，正好和她面对面，小梅亲到我的嘴，我试着推开她，但是被钳紧的双手好像没有力气了，小梅说：“以後你还会记得我是这样抱着你的吗？”小梅把我推到了床上，放开了手，伸手去解我的衣服，我把她推开了，我就坐在床边，背对着她，又听到小梅的哭声。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办，我就走了出去，骑车回家了。

过了几天，有人送了一包邮件，是房子的过户，小梅把房子过户给我了。

打电话给小梅，小梅不在了，也许已经出国了吧！心想，也许对大家好一点吧！是对大家好一点吧！想把新房子的事告诉小瓶，又想让小瓶惊喜一下，把资料收了起了来！小瓶应该是不知道吧！

“小瓶，小梅出国了，她把房子送给我们了。”小瓶一脸不高兴的说：“我已经知道了！”小瓶怎麼已经知道了，我好奇，是小梅告诉她的吗？是看到了资料了吗？我实在是不知道小瓶是怎麼知道的，小瓶丢了一本杂志给我，杂志封面写着，『X X X 恋情暴光，出国避难！』而封面的照片是我和小梅一起走进小梅房子的照片，天！怎麼会这样，那我不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看到小瓶脸上的表情，我急着辩驳，我是冤枉的，可想而知里的报导是什麼了。我向小瓶解释了好半天，一五一十的把事实告诉小瓶，要让小瓶相信我是无辜的，我是对你真心的，我没有和小梅有距的行为……我一直说着，小瓶一直听着。

小瓶问了句：“你是爱我的吗？”我回答说：“我是爱你的！”我亲了小瓶的脸颊，小瓶笑了，小瓶笑了。

*****。

後记：这是前 1 / 4 是真实的故事，就在上次寒假要写完的说，可是碰到『他们小夫妻俩』有点不口/快，所以不好意思再写下去，呵呵…想不到让我写完了，不过我觉得结尾写的不好，大家将就点吧！

南方

清晨，灿烂的阳光爬进草绿色的窗帘，轻轻拉开惺忪的眼皮。她揉揉晕眩的太阳穴，走进浴室，静悄悄地不想吵醒台生。白皙的磁砖地板上，还遗留怡如学姊呕吐的残渣。昨天大家无限狂欢，玩到两点半才作鸟兽散。反正是学生生涯的最後一夜了，她和台生把冰箱里的生啤酒、海蜇皮、花生、瓜子和牛肉一盘盘端出，还在冷冻库最角落搜到冻得像冰棒的鲔鱼生鱼片，配上浓稠似糊的瓦杀米，斟满辛辣呛鼻的伏特加，每个人在卡拉OK前又唱又跳，高昂的情绪让眼泪不住渗出。台生说他怕四点起不来，客人回去後，一个人窝在客厅看第四集。她昏醉得分不清厨房和厕所，再见到阳光时已早上十点，台生买来的菜整整齐齐地摆在冷冻库，自己却躺在沙发上睡著了。是因为不想吵醒自己吗？她感到心里一阵甜蜜，呆站半晌，忍不住对著镜子傻笑。

这是怎麼一张脸啊？好几个青绿色的痘痘，和不小心抠掉後永生不灭的疤痕，散落在她高低起伏，从未听闻别人真诚赞赏的脸蛋。客家人特有的圆粽子脸，在别的女孩倒还显得纯朴可爱，在她身上却只像个没有绑好的花生粽。每次照镜子就感到又气又笑，气是气为什麼妈妈生给她的外表，让别人振振有词“搞运动的女人就是长这副德行”；笑是笑从小担心嫁不出去，自己却在朋友中最早订婚，还履行“新同居年代”的试婚宣言，让至今犹小泵独处的朋友又羡又妒。

为什麼台生喜欢自己？问台生，他只会傻里傻气地说：“因为我就是喜欢你。要不然你说看看，我还能喜欢谁？”台生从来不会像嘉佑学长，穿一袭纯黑闪耀的风衣，在细雨绵绵的秋夜，邀她到惊涛拍岸的西子湾边，热情激切地告诉她，扑面而来的打狗浪潮，就像是人类恒常不变的历史规律，有明、有暗、有人压迫人的历史、也有被奴役的人打倒压迫者的壮烈故事。我们只能顺著永不停息的循环化育，在茫然无助的起起落落中载浮载沈。她总是期待，当学长说到激动，柔情的四目相对时，灼热的臂膀会悄悄爬上她的腰际。可惜，她每次只看到一双狡黠的眼睛眨了又眨，然後学长又开始谈他最新的社团发展计画。

反正呀，最後就是爱上只会搔搔後脑杓，腆地说其实我也不晓得怎麼解释”的台生。

梳洗好，她穿上可爱米老鼠向米妮邀舞的围裙，先到柜里扭开万客隆贱价大拍卖的收录音机，放进一匣“唐朝”乐团的录音带。昨天的杯盘狼藉已经收拾乾淨，又是台生的杰作吧？“唐朝”诡异的混音和狂放的呐喊响起时，她已走进厨房，从冰柜底下拿出煤炭和煤炭夹，准备为餐厅的招牌菜

碳烤海鲜炉起火。打开厨房的後门，脱落的铁锈掉落在她头上。她甩甩与耳根切齐的短发，踏进堆满杂物的後院。说是後院，其实也不过是尚未兴工的空地，建筑公司半途而废的板模和钢筋远远横立，正向她宣示不可侵犯

的主权。蹲在碳炉前点燃火种，人的热气扑上她黏答答的脸孔，南湾赤毒的暑气毫不体恤，从她身上压出豆大的汗滴，次第落在灰砂与鹅卵石的地面，然後又不停缩小圆周的直径，在热气中迅速消失。唉，这南湾火热的太阳唷……如果没来到高雄，自己的命运会往哪一个方向走？她想起四年前的秋天，刚从僻远的客家来到繁荣粗犷的南方都会时，还是个不懂世事的小女孩……还不只不懂世事吧，在男女分桌吃饭的保守年代，除了生活的苦楚外，她只能听听姑嫂的说长道短，如果好奇地靠近男人的聚会，就会被严厉斥责，挥手赶去做家事。从七月考完到十月册，当男生从成功岭下来时，她早就和其他女同学一样，沈溺在解放後的无政府状态，找出千百个理由不回家，只想留在学校打工赚钱，然後夜、露营、晨昏颠倒到无可自拔。

差点她就要和别人一样，找个唱歌跳舞玩到汗流浹背，无聊时交交小天使小主人的社团，陶醉在爱与关怀的温馨气氛，光靠迎新、送旧、庆生就可以度过一学期……她实在不愿意相信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决定於偶然与机运。如果真如爸爸所说的错，那麽错就错在室友都被学长邀约看电影那晚，她不该觉得凄清难耐，跑去参加爸爸从小耳提面命，绝对禁止的读书会吧？她记得清清楚楚，三年前的十一月三日，她在海报墙前荡，突然看到一张野风社“人间湾史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广告。凝视著粗黑楷的庄重字体，一段无法抑扼的记忆重回心底。她突然想起多年以前，某个忙碌的夜晚，陪她洗碗的婶婶突然搁下盘子，怨叹地说“小芳，知道嘛，你们陈家以前的田地走一圈就要好几小时，你爸爸在日本书一年花的钱可以买不只一甲地。如果不是政府来了以後……”然後爸爸佻著杖“叩、叩、叩”的声音传来，她还来不及问详细，婶婶已经把盘子放好，拿著抹布走向大厅，消失在她疑惑无解的呆望。

从小，爸爸微驼的背脊彷彿隐藏数不尽的秘密。也许，野风社可以让她解这一段暧昧的历史。

她依照海报上的指示来到活动中心的小教室，散散地坐不满十人。野风社的部正招呼大家搬桌椅，围成小圈圈来形成对话。虽然人少，主持人充满磁性与睿智的口吻，适度引用专有名词形成的神秘气氛，都让她对这社团感到好奇。等读书会结束，野风社的学长姊请大家到庙口吃当归鸭和炒螺肉，浅酌一两杯苦涩的生啤酒。主持人泛红著脸，掺杂一些诸如“异化”、“疏离”、“全学联”、“野百合”等看似熟悉，却又夹带陌生美感的字眼，娓娓道出他对时事的观点。这一瞬间，她彷彿回到孩童时期，爸爸还不像现在衰老，每天傍晚，家也是杯幌交错，谈天说地。妈妈不停端出清蒸鱼、红烧肉、蚂蚁上树等拿手菜，当然，还有喝不完的绍兴酒，偷渡来的大陆茅台。她总是躲在门缝偷瞧，等客人抹抹嘴离去，就出来抢鱼骨头上的残渣。

好熟悉好温暖的场景，她认识了控制会场进度的嘉佑学长，以及一搭一唱，和嘉佑学长配合得天衣无缝的怡如学姊。他们彷彿已读遍天下所有书籍，对每一个社会问题都能提出一套妥善的分析方法，让崇拜不已的新生，一个个立下努力书、超越学长姊的心愿。

迎新夜，她拿起嘉佑学长借她的“湾人四百年史”，不经意地翻到爸爸的名字，在白色恐怖那章的附。一切谜题瞬间解开。为何大姊姊比自己大十几岁，为何爸爸始终没再工作，为何家道中衰如此迅速，这一刻她已完全领悟。

不再做任何考虑，她决定加入野风社。

他们昨天相约来送别。“要踏入社会的战场了，我们还是学院的一朵小白花呢。”他们总是这么说。嘉佑学长和怡如学姊还在念研究所，自己却已经是这家小餐馆的老板娘兼打杂。要怪就只能怪台生吧。台生前年参与一群纺织厂女工的抗争活动，遭检察官起诉，不得不在宣判前办提前退休确保有退休金可拿。此后，台生就只能眼睁睁看存摺上的数字一天天减少。直到半年前，台生拿出房契，迟疑地说“小芳，我们来开餐馆吧。”她同样无计可施，只好任他把辛苦二十年攒下的公寓抵押，租下一栋透天厝。要装潢时钱已接近透支，她却连可以变卖的首饰也没有，只好硬著头皮打电话向大姊姊求救。爸爸知道了，回电大骂一顿。挂断电话前，爸爸连吼带骂地说“我实在不晓得是看上丁台生哪一点……”初次禀告和台生的同居关时，爸爸拿起杖就打，她不想辩驳，只是强忍住泪水。带台生回家时，爸爸从不正眼瞧他们，只顾著和大姊姊讲话。如果对她说，也只会等台生不在时痛骂“嫁给这种人，一辈子都不会幸福！”其实，家的大小这几年都是大姊姊一个人在打点，艰苦的日子过那麽久了，爸爸的脾气早已见怪不怪。第二天，她收到姊姊寄来的汇票，限时专送，面还附上爸爸的信“还记得小时候那群阴魂不散的客人吗？他们是土匪、是强盗、是中华民国的情报人员！他们饿了，就来吃大餐。孩子要开学了，就来找我拿钱。我不想和妈妈一样，嫁给一个不幸的男人……”看来当初对野风社的好感还真是浪漫的误会。爱上台生呢？是否也是一场误会？她搞不清何时才对台生产生情意。入社一年后，她已经是野风社的中间部，虽然知识基础比不上其他社员，开读书会时常辞不达意，但她十分负责，能够分担许多工作。嘉佑学长看她很上进，就带她到港口边一处劳工服务中心。她的世界又向外拓展一大步，爽朗直率的工人部，尤其是心无芥蒂的工人姊妹，让她感到十分亲切。她和张姊、权哥及台生结为朋友。张姊是社会部毕业的专职部，一见到客人就殷勤婉约地奉茶，等讲到劳工运动的处境时，却又气势磅礴，怒气冲天。权哥在七十年代曾因参加社会主义读书会被捕，出狱后继承家业，经济状况不错，聊天聊得晚时，常请大家到夜市畅谈。三杯下肚后，刚成为无业民的台生就开始讲述自己的事。

“湾的工运，可以说是从我开始，才算踏出成功的第一步呢！”台生总是这么说。十年前，台生还是钢铁厂的工人。那时尚未解严，工会全由资方把持。台生说不出为何走上这条路，他只记得当时心有许多不满。为了和资方抗衡，他每天提早四小时上班，延后四小时回家，去认识厂每一位员工，和他们聊天喝酒，散布不满的情绪。串连的工作默默进行好几年，到最后连台生的前妻都无法忍受他的早出晚归，抱著小孩弃他而去。偶然中，台生认识权哥和张姊，他们指引台生学习有系统的组织方法，带他读基本的社会学理论。当全岛工运风潮兴起时，台生和他的朋友率先抗争、罢工、游行，表现出强大的动员力量，成为第一个在选举中由劳方代表获胜的工会。台生会欣慰地说“本来我们薪水只有一万多，请事假、婚丧假还要扣钱，连基本生活费都有困难。现在我们一个月收入至少三、四万，工作一定年资还可以放长假出国玩，不会比一般大学生差多少，这些都是我们工人努力争取来的！”她就是喜欢听台生不断讲述自己辉煌过去，虽然已是陈年旧事，但出于台生内敛质朴的语言，别有一股成熟男人的韵味。其实，嘉佑学长也很迷人。她最爱听嘉佑学长说“野百合学运”，从不经意的擦枪走火、震撼

人心的静坐绝食到上万学生翘课到广场上为老国代送终，令她兴奋於能亲眼见到历史的创造者。嘉佑学长会在深夜到宿舍找她，一起散步到田径场，绕著操场一圈又一圈，为她分析当年两派学生在决策会议的合纵连横，但又如何不敌救国团系统的全力动员，让广场上的学生人数膨胀到无法控制，只好找个美丽的下阶宣解散。最後是谁得利呢？嘉佑学长从不回答，只是长长叹一口气。

在雨後的满月时分，他曾凝视玉宫，感性地说：“前一年，大陆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发动学潮。当时，有一对学生情侣沐浴於万人的祝福，由天地日月为证，在广场上举行婚礼。我在中正庙静坐时，心就不停徘徊，有一天，我也可以和我锺爱的人，在热血狂潮中翩翩起舞，请众人为我们真挚的爱作见证……”她有没有希望成为嘉佑学长口中的爱人？她从来没有勇气问，只是一次次仰首看他，听他叙述自己的过往情事，然後一次次带著失望回宿舍。直到一年半前某天深夜，她到会想找人聊天。权哥和张姊不在，只有台生孤伶伶一人喝冷茶。台生见她来，故作欢欣地为她讲故事。她才知道，原来台生的一生原本就多采多姿，不只是参加工运。他做过清洁工、助理厨师，也曾当拆船工在船底清除污泥，在社会底层流浪许久。因为工运，他登上人生的高点，得以一窥政治舞台的奥秘，政府官员、企业老见到他，即使心不悦，也丝毫不敢怠慢。她津津有味地欣赏台生自信的丰采，倾听他丰富的人生。没想到在一阵沈寂後，台生突然支支吾吾地说：“小芳，可以借我一些钱吗？”她惊骇地望著台生苦涩的脸孔，一个字也说不出。台生数分钟前的光彩全消散了，以低沈的语调向她诉苦：“大家介绍我，会耀我是湾工运的先锋，谁又知道，我现在根本没有钱赚，要靠朋友借钱给我，才能勉强过日子？如果我去做工，那个工厂肯收留我？我的档案早就在各工厂间流传。如果不和工人一起生活，我以前的经验等於作废了。我向组织提出申请，希望能当组织的部，让我推动工运，一个月一两万也好。可是组织回答说，我的学历不高，不适合当组织工作者……”第一次，她对一位长她一世代的男人流下同情的眼泪。

到现在她仍不明白为何无法抗拒台生。第一次，有男人轻柔地抚触她的红唇；第一次，她落入男人温暖的拥抱。台生毫不犹豫地解开她身上的束缚，她不由自主地任由他摆弄，连故作矜持的礼仪也遗忘。从此，她拮据的零用钱更加单薄。

唉，都是些陈年旧事了。“唐朝”正唱到B面最後一首的“国际歌”，她不禁手舞足蹈，跟著亢奋的旋律转动身体。沙哑的小音箱唱出：“起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争……”歌声尚未结束，煤炭已经劈啪作响，她浇盆水让它闷烧，订桌的建筑包商等一下才会来。把大门打开吧！看看今天还有没有其他客人。刚开始做生意时，台生要她写几张“工运大事记”的小海报，翻印几幅工人联合争的照片，装框挂在墙上：“我要让这个小餐馆成为工人聚会、联络感情的场所，让来这里吃饭的工人可以感受到这是属於我们自己的地方！”开幕头几天，权哥、张姊、高雄的地方政要把小楼挤得水泄不通，新聘的厨师不愧他五万元的身价，几样湾小吃让大家不绝口。记者朋友的新闻稿唤来各地的工运份子，同仁刊物上喊得出名字的都络绎不绝地到访。

一星期核算下来，扣除台生请朋友吃的酒菜，她发现没有盈馀，还不计算冷冻库、切菜机、切肉机和流理等庞大的利息。台生亲自去市场走

一遭，才发现请人买菜的花费是自己 购的两三倍。台生只好每天清晨四点起床，赶到市场扛回大包小包的鱼肉蔬菜。台生原本想让“东方楼”成为夜不闭户的文化沙龙，这时也只好忍痛放弃。

热潮一过，“东方楼”的生意直 下落。冷冷清清的食客中，看似工人阶级的越来越少，大部份是邻近学校的老师和社区小生意人。精心 置的海报和历史性照片即使得到记者的 耀，也没有客人愿意站起来欣赏。再过一星期，她悄悄取下蒙上一层灰的海报和照片。

萎缩的生意使四位服务生和无所事事的学徒显得多余。台生发给他们的薪水 不刻薄，还常在打烊後请员工喝酒交心，使紧缩的财务更为艰困。她担心继续作蚀本生意，迟早会把摇摇欲的财务搞垮，到时候只怕一辈子都无法翻身。她一次又一次向台生提出谏言，希望他顾及现实。但台生变得易怒、暴躁，动不动就说 “ 懂什麼？社会上有社会上的一套。如果我遇到困难就不顾他们，我跟那些眼中只有钱的资本家有什麼不同？”直到有一天，她发现在工运中认识的女工阿菊，只要台生一出门，就开始对厨工和服务生说台生的坏话，酝酿提出集体加薪的要求。如果台生不答应，就要发动罢工，让“东方楼”的生意停摆。

台生听到消息，马上叫阿菊来臭骂一顿。第二天，果然只剩下一个迟钝的中年欧巴桑。

不久，厨师也向台生抱怨薪水太低，不如以前待过的大型餐厅。台生只冷冷丢下一句 “ 不要以为你不在东方楼就会垮。” 阒静无人时，在空荡荡的厨房，惨痛的记忆总如潮水般 上，渗过每一丝乾涸龟裂的心。只要一闲下来，所有的往事就无法压制，回到她和阿菊的初识，在纺织厂关厂的抗议活动。阿菊对著麦克风声嘶力竭地狂喊……切肉机没打开吧？可是这时她彷彿听到叽叽聒聒的尖锐声响，不停摩擦著、不停摩擦著，在她日渐脆弱，再也经不起打击的胸膛。还好，这一切都熬过去了。

从那时起，台生一手包办“东方楼”的大小庶务。从拟定菜单，配菜、买菜、料理到招呼客人，全都不假手他人。焖、 、红烧的技巧台生没学过，他乾脆把“东方楼”改成海鲜餐厅，在靠海的港都，以大自然的生鲜原味吸引顾客。花枝 买来炸一会就很可口，生鱼片、海菜、冷 稍加料理就能端出，至於石斑、虾姑头、花、钱鳗和沙虾，只要是现捞的鲜货，客人都 不绝口。台生学会“龙虾三吃”，就是龙虾生鱼片、龙首味增汤、和生龙血酒，配上一 八十元的大明虾，一桌十道菜只要五千元。一传十，十传百，“东方楼”的名声竟然在台生这个蹩脚师父的掌厨下，成为附近居民宴请客人的好去处。不到十桌的应酬或节庆，请“办桌”师傅不 算，到大餐厅虽有面子却很贵，那就去“东方楼”吧！有龙虾三吃和大明虾哩。

她的生活型态不得不跟著改变。每天实习结束，就骑上十五公里的路程，混杂在加工区的人流，从学校一路回到“东方楼”，接替早班服务员的工作，一直忙到十一二点才能歇息。如果客人贪杯不回家，她也只好一直等待，第二天再强睁疲惫的眼睛上学。

想起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如果是嘉佑学长，一定会振振有词地告诉她 “ 历史的发展不是取决於个人的性格与特质。真正决定一个人或一个时代的，是那个人的阶级属性，是那个时代的阶级 突。 呀，真是傻瓜蛋！”的确，她把书 头的道理给忘了。感情能解决阶级间的利益 突吗？这麽基本的历史规律竟然忽略，只能说是“温情主义的幼稚病”吧。她怀念起野风

社的日子。发现一本好书，就能让大家兴奋好久。通常是在活动中心的小教室，偶而也会延续到庙口的当归鸭，不分学长姊或学弟妹，每个人不停激辩、争论、勇敢说出自己的想法，不管赞成或反对作者的观点，除了“为人民服务”是唯一不可颠覆的真理，连马克思都可以从坟墓一面挖出来鞭打。

醺人的啤酒、红通通的脸颊，朦胧的烟圈、狂放不羁的心情……人，就是要在自己的理想中活著，生命才有意义吧！二十岁的她从未放弃这分信念，直到野风社发生创社二十年以来的大分裂。

她还记得，是前年十月的事情吧，那时她刚卸下野风社副社长的职务，和台生初识。和以往一样，新社长在期初就排好一学期的活动计画，迎新以演讲吸引好奇的大专宝宝，然後到澄清湖展开战 营，给他们一波严苛的思想 击。在韦伯、马克思、派深思的洗礼下，懵懵懂懂的十八位新生剩下三个傻 傻气的小平头男生，和两个焦不离孟，说喜欢文学，却莫名其妙留下来的小女生。五个接班人，虽然说不准到期未会剩几成，但比起往年，也算对得起野风社的列祖列宗了。

孙文诞辰纪念日晚上，怡如学姊邀全社团的女生到宿舍吃火锅。一上大学，怡如学姊的父母已经为她购买一间三十坪的套房公寓，来自 北的两老还直呼高雄的房子便宜。怡如学姊的室内设计一向高雅大方，几张民权运动时期的 海报，在洁白细 的壁砖上，显得傲骨嶙峋。一进门就是 满半面墙壁的书城，一整套新潮文库的翻译书和李敖全集、柏杨全集、各出版社的文史丛书，旗帜鲜明地在桧木书架上各聚一方。每次到怡如学姊家，她最喜欢抢先到杂 架，从市面上买得到的“当代”、“影响”，到内行人才有的“野百合通讯”、“卫生纸工作室”，怡如学姊都苦心 集。杂 架的上方，怡如学姊用马赛克拼出一幅“梦魇图”，酷似达利的超现实，新潮文库“梦的解析”的封面。看到怡如学姊的巧手和视野，她羡慕、崇拜，直觉这一辈子永远无法超越。

“怡如和嘉佑……这世界就是会有些人注定要承担时代变幻的重责吧？”她忍不住喃喃自语，虽然已警觉到这是一个非常唯心的念头。

在客厅 ，怡如学姊摆设一炉小火锅，大家席地而坐。她见到几位陌生的面孔，经过怡如的介绍，才知道是女性运动的大朋友。一位医师，一位作家，还有一位正在念研究所的讲师。吃完火锅，啜饮几杯啤酒， 庙口的 味，大朋友们开始谈她们走进妇女运动的心路历程。父母对子女的差别待遇，月经诅咒的歧视心态，遍 校园的黄色笑话，无孔不入的性骚扰……互诉堆积二十年的压抑恐惧後，十几个女人一夜之间已经成为莫逆之交。

直到午夜时分，女医师赶明天还要值班，大夥一一起身，准备回家。怡如学姊突然说 “我想，我们来成立女研社吧！”她有些担忧地说 “可是还没跟社团的男生讨论……”女讲师马上打断她的话 “这就是还没打破父权机制在 心 构筑的围墙。女生要做事情，为什麼要经过男生同意？而且，我听怡如说，你们社团还是男生在作决策，所以女孩子更应该打破这种不合理的制度。要相信自己，女性之间的友谊，比男性还可靠。女性团结起来时的力量，比争权夺利的男性更巨大！”她感到心 的不安。社团是男生在操纵吗？她记得每件决策都会送交社员大会讨论。权力与付出，一向处在平衡状态。但是她仔细回顾，虽然决策过程是民主的，可是每次结论，似乎都和嘉佑学长的意见不谋而合……到底谁是谁非？她有些迷惘。不过，

成立女研社，已经是全 湾的风潮，没有理由阻止怡如学姊。而且，跟野风社不会 突吧？她没有反对，还兴致勃勃地期待这项解放一半人口的大事业。

“东方楼”的散客一向很少，订桌的客人还没来，她觉得无所事事，拿起湿漉漉的抹布，勤快擦拭每一张桌子。这种杂事小时候作多了，比起其他家境良好的女孩子来得乾净俐落。怡如学姊总会说“我好羡慕 有劳动的经验。有时候我真担心，我是不是个光说不练的书呆子？”她不知道应该要自豪，还是要自怜，只能嘲讽地对自己说“不只是劳动，我还有许多你一辈子都换不到的经验呢。”她看到远方的饭渣，弯腰前倾，伸出抹布朝向饭桌的彼端。往後退缩的衣袖底下，突兀地露出肩胛骨上乌青的淤伤。她反射性地回缩，生怕外人瞧见。和台生同居後，才知道看来斯斯文文的男人，脾气暴躁起来照样会打老婆。有时工作忙完，满桌的残肴还没收拾，他就拿起啤酒猛灌。劝他不要喝太 ，就是一拳挥到眼前，肩膀的伤痕就这麼留下。当他工作忙时，跟他说些不中听的话，往往讨来一巴掌。最严重的一次，是期中考前一天，她一个人留在房间 书 到三更半夜，台生突然 上来拉住她的头 ，朝著墙壁猛烈一撞，斥责她说“什麼书那麽要紧， 不会等一下再 ？我在下面忙得要死， 不会下来帮忙吗？读书、读书、读书，我倒要看看 能读出什麼名堂来。大学生，我两万块就可以请一个！”那天晚上，她含著满眶泪水，呜咽地收拾五桌剩菜和凌乱的瓶瓶罐罐。考试当然是砸了，她还小心翼翼地用 夹掩饰头上的裂伤，不敢让同学发现。每次发完脾气，等台生恢复理智，他又会像个犯错的小孩悄悄走近，低声向她祈求原谅，说工作太忙，心情不好，以後再犯就是小狈。可是过没多久，总会有件小差错触怒台生，一言不合，他又拳打脚踢。偏偏她也不愿见风转舵，跟台生还是有话直说，结果是每隔一阵子她就要忍受一次皮肉之苦，然後再听一次重播放的藉口。

不过，这些难以启齿的伤心事，怡如和那群女孩子 不知道，因为台生第一次施暴时，她们早已不相往来。

出乎她意料之外，嘉佑学长对怡如学姊另组“女研社”反应非常激烈。虽然“女研社”的活动他仍会来帮忙，可是在野风社的会议，他和怡如学姊常常吵得面红耳赤。怡如学姊对野风社的活动越来越疏远，和几位常听演讲的社友以及两个亲信的野风社学妹全心投入“女研社”。她和其他社内学妹两边的活动都参加，但到最後却是和“女研社”常在一起。毕竟只有在这 ，她们才能解开传统的束缚，尽情讨论经痛的困扰，谈谈让自己花姿招展的意义，反抗长久以来的性压抑，分享性高潮的愉悦。只要几个女人聚在一起，就是“女研社”的日常活动。不需要开会辩论，没有核心存在。怡如学姊总是说“我们这 没有权力问题。权力问题是父权体系的产物！”“女研社”成立之初，校内谣传有数名女生在黑暗的校园遭遇性骚扰。还有人说，在医院实习的学长亲眼看到颅骨破裂，浑身伤痕，疑是强暴案受害者的女学生送到急诊处。一位忧心的学姊到亲校方的“活动中心”申诉，结果总 事发公文“祈请”上级处理後，过一星期仍无下文。怡如学姊忍不住心 的愤怒，决定要对校方开 。她们先调查校园十大不安全地点，然後展开全校签名，要求全面装照明灯；然後又兴冲冲地发起露天演讲，想面对面和群众对谈。没想到校方以“妨碍安宁”否决，“活动中心”更立即贴出“经教官查访毫无此事”的声明。一夜之间，所有的“反性骚扰”海报通通被工读生以违反

校规的名义撕毁。消息传来，所有的女孩都生气了。经过一番沙盘演练，她们决议露天演讲非办不可。

当天中午，南湾火热的太阳丝毫不怜惜几个女孩的辛劳，依然高高照耀。她们在餐厅门口放置肥皂箱，大家轮流上台演讲。从前在野风社沉默不语的，现在都很勇敢地用生涩的演讲技巧说出自己的愤怒。从前主张温和改革的，现在也抛头露面，横眉怒目，以激烈的语言指责学校欺人太甚。虽然驻足旁听的同学很少，她们仍然坚持下去，在冬日罕见毒蛇般的三十三度高温下，向校方致上最强烈的抗议。

稀稀疏疏的人群，记者全到齐了。南湾罕见的女性运动，绝对是隔天地方版的大新闻。第二天，院长约见怡如学姊，答应她一星期内竖起二十盏水银灯……如果时光能够任意停滞，如果往事可以选择性地出现在晕黄的日记簿，如果台生永远是初见时和蔼慈祥的大哥哥，如果湿透的汗衫、黏稠的际、激昂的控诉就是阳光下“女研社”的最后回忆，如果她可以不用长大，永远是无忧无虑的傻女孩……二十盏水银灯将情侣照得无所遁形时，整个校园已陷入期末考的牢笼。等寒假开始，她兴致勃勃地想找“女研社”的伙伴一起到工厂做工，和工人阶级的姊妹一起度过漫长的假期。在七嘴八舌的讨论后，她的提案被一致否决。大家决定邀请北的教授举行“姊妹营”。她也参加了，却在迷迷糊糊中度过疑惑不安的四天。“姊妹营”的教授说，我们要欣赏自己的身体，不要以自己的肉体为耻。她照教授的话裸体站在镜子前，面对矮胖的身躯、粗短的大腿和平庸的脸孔，她只觉得不忍卒睹。教授又说，我们不要畏惧装扮自己，让自己漂亮，让自己风采亮丽，是为了自己高兴，让自己有自信，不是为悦己者容。她看到抹口红，五彩指甲，耳环叮叮，身穿五彩洋装的伙伴，突然觉得自己是错失时机的灰姑娘，在华丽的舞会中扭断高跟鞋仓皇逃离。教授放映好几部欧洲的女性电影，她以马克思的观点试图引起伙伴对阶级问题的兴趣。一位认识未久的小学妹突然打断她说：“父权体制是无孔不入的，它透过似是而非的种种说法要我们相信女性问题非当务之急。我们不要相信男人构筑出来的理论！”她觉得自己与其他伙伴越来越疏远。她们会花五百元去文化中心看歌剧，到异国情怀的餐馆品尝越南、缅甸或是那个不知名的中南美洲小柄的点心。有了北教授的理论依据，她们更是肆无忌惮地将自己装扮成美丽的洋娃娃，周旋在迷恋自己的学长间，再叫他们去拉广告养活社团刊物。伙伴们说：“男人可以用爱情的力量驱使女性为他做牛做马，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她无言以对，依然孤独地陪伴嘉佑学长穿梭在学校与工厂间，无法召唤任何一个伙伴前来。

期末，嘉佑学长拜她一起搭档竞选总干事，想利用选举推动全面普选。她深深记得和“活动中心”那群人结下的日子，一口就答应他。填写资历时，她很自然地填上“曾任野风社副社长”、“推动反性骚扰运动”。选战十分激烈，她和嘉佑学长对全校发出文宣，强烈要求立即普选。各种耳语、中伤包括“共产党”、“民进党黑手”都出笼了。但她和嘉佑学长毫不畏惧，一张又一张反击的海报，使学校没有人敢公开反对普选。下届开始普选，已经成为学生的共识。

开票前两天深夜，当她精疲力竭回到宿舍，“女研社”的伙伴没有预警地全部到齐，在她门前守候。她们约在庙口见面，怡如学姊劈头就骂：“出来竞选是自由，但是写说当过野风社副社长，又说曾推动反性骚扰”

运动，外人会怎麼想？是不是会想说反性骚扰运动是野风社的功劳？”另一位学妹跟著说：“不能代表女研社，怎麼可以不跟我们商量就用我们的名号出来竞选？”“最近立场很可疑，到底要站在野风社的男生那边还是站在我们这边？”“嘉佑对好就背叛我们吗？”“一定要声明退出选举，不然就是和我们势不两立……”她回到宿舍，在被窝哭肿了双眼。她没有退出选举，但再也不愿和嘉佑学长一起拉票。校园内议论纷纷，而嘉佑学长，遭遇到野风社前所未有的惨败……外貌忠厚老实的土狗，趁她失神冥思时溜进门内，以卑屈的眼神摇尾乞怜。刚搬来“东方楼”时，她都唤它小黄。有一次她收拾剩菜，顺手丢一把鸡骨头给它。台生看到，生气地责骂她说，如果小黄食髓知味，天天来向客人讨食怎麼办？“我该不该你呢？可爱的小黄？”她咬咬嘴唇，狠心地往小黄肚上一踢，把它轰出门外。唉，都一年多前的事情了，还不能忘吗？空荡荡的马路，空荡荡的饭厅，期般经过的车声，阳下连一句鸟语人言也没有。好宽阔的房间啊！在这时刻才完完全全归她所有。组织的事已很久没有接触，只有在行时才勉强抽空为烈日下的群众调一杯冰凉的鸡尾酒。权哥和张姊还好吗？她俯卧在饭桌上。好想好想回到那个时刻……才刚明白什麼是劳动三权，就来到几十个纺织厂女工静坐抗议的广场。她们的老到大陆投资设厂，连同一家大小和大陆新收进门的小老婆。

惊慌失措的女工发现厂房已经搬空，连忙赶来向组织求援。在女工的陈述中，她浑身战战兢兢地流下眼泪。全勤没有奖金，请假就扣薪水。弟弟结婚请假不，叔叔出殡请假不，如果怀孕了想请长假，二话不说、马上解聘！为了保住村子仅有的工作机会，待产的女工穿上厚重的外衣，掩饰日渐隆起的小肚。一位妈妈说，她两个小孩都是不小心哇哇坠地於工厂的厕所……昔日的妙龄少女，今日已在额头和眼角留下岁月的刻痕。一生的青春，都奉献给工厂，现在突然关厂，叫她们何处求生？太不可饶恕了，一定要把丧尽天良的老揪出来！台生拉住前来找太太回家煮饭的男人，请他们一起来帮牵手夺回被老强的资遣金。嘉佑学长蹲在地上，用他得过国小组冠军的字体，为女工书写抗议海报，竖立起潮浪般一波淹过一波的旗海。怡如学姊在一旁教小孩唱歌，一起为妈妈的奋加油。拿著麦克风在阶梯前呐喊的是谁？不正是鼓动全工厂女工奋不懈，不要半途而废的阿菊吗？一切都过去了，再也无法回复。昨夜，半醉得胡言乱语的怡如学姊一直赖著不走。好不容易等其他人离去，她才背起皮包，歪歪斜斜地朝向门外。她去搀扶怡如学姊时，突然听到学姊颤抖地声音：“小芳，还记得我的仇吗？太单纯了，什麼都不晓得。可知道嘉佑，那个大混蛋，他不是只约出去散步。他约社团每一个女孩子到椰子树下，到西子湾边，在朦朦胧胧的气氛下，让学妹对他倾心。反正他口才好得很，学问又胜过学弟妹太多。每个学妹都觉得嘉佑对她很好，每个学妹都愿意付出时间精力，执行他的理想蓝图。他就是用这样的手法，控制社团好几年。当我察觉他的手腕时，我太恨自己了，恨自己竟然相信这种男人……说，这种男人不可恶吗？嘉佑才是父权体系下最可怕、最难以抵挡的大沙猪……”带嘉佑返乡那天，全村庄的亲戚都丢下田的工作，跑来祠堂围观。爸爸严肃的脸孔掩不住满心的激动，颤抖地握住嘉佑瘦弱的双手。我已在靠近镇上的甘蔗园盖好一排楼房，只等你考过执照。小女的一生，就交付与你了。大家一阵欢呼，村的小孩奔跑跑到街上又蹦又跳，大小姐要出嫁！大小姐要出嫁……门前的风

铃叮叮咚咚响起，也该叫醒台生了。她伸个大懒腰，敲敲不务正业的脑袋……反正呀，从今天起，我就是“东方楼”的专职老板娘。不管贫富贵贱士农工商贤愚肖不肖，只要进了我的门，点了我的菜，我就会尽心尽力为您炮 港都的新鲜美味，奉上爽口的美酒加小菜，让您大饱口福，忘记世上所有的忧愁和不愉快！

一股幸福的暖流在她腹部燃起，迅速传遍全身。她含笑弓身，准备迎接今天的第一位客人。

· · 0 0 0 A M初稿完成

叛国

作者：吴锦发

在动乱和堕落的年代，弟兄们，不要审判自己的弟兄。

——俄·萧洛霍夫“静静的顿河”

当童把我投出去的球，打得飞起老高老高，不偏不倚地再次掉到场外那卖蕃 糖的老头车蓬上时，我心中突然闪过一个想笑的念头，天下有这么巧的事啊！一个下午，打出去的球竟然三次击中这个卖蕃 糖的摊子，第一次击中车子的轮子，第二次掉到糖锅里，溅得正在挑买糖蕃 的一对情侣满脸火烫的糖汁，使他们痛得又叫又跳，那个男的把一切可能想起的脏话一股脑儿都骂出来了，声音很大半个操场都听得见，那个女的，可能被她一向看来文雅的男友骂脏话的天才吓傻了，只是楞楞地盯著他。

老头用夹子把棒球从锅子中夹起来，笑嘻嘻地看著我。我边搔著头走过去，边咕哝著说：“妈的，怎麽这样打球，怎麽这样打球……”当球第三次击中这个蕃 糖摊子时，连我自己都觉得有一点过份了，或者说有一点邪门了，天下那有这么爱开玩笑的球，三番两次都找上这个蕃 糖摊子！

果然老头好像有一点动怒了，手上握著球把腰插起来，对著我用台语大声喊：“你是会晓打球嘍？”“失礼！失礼！……”我边向他跑过去，边把帽子脱下来向著他点头致歉“打球的人太差了！老打界外球！”“啥咪？”他大叫一声，我吓得马上站定在那儿“你自己当投手不行啦，投球老给人家打中！”我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什麼话？还有投手可以不被打中球的。“笑什麼？我看你这个投手真的很差啦！投十个球差不多被打中两三个！”他的怒气似乎消退了，用著睥睨的眼神看著我。

我突然被他的话激怒了，妈的，虽然球打中你的摊子有些不好意思，但你这糟老头懂个屁棒球，敢胡乱批评我这个校队投手！

“按怎（怎样）？不服气是不是？我敢和你打赌，我投十个球你要打得中两个以上，我蕃 糖随你们吃，不要钱！”“真的？你没在放屁！”“吃蕃 糖的才放屁，做蕃 糖的不放屁，十个好球！”干，老货仔人，爱逞口舌之快，今天我让你涂涂涂！我在心中如此阴暗地打算著。“我要打不中两个球以上，全队队员吃的蕃 糖我付钱！”我大声地喊。哗 队友们都喧哗起来，纷纷围过来看好戏。我走到打击区看著慢慢走向投手板的老头，他那种猥琐窝囊的情状，突然令我觉得有些内疚起来，欺负这样一个糟老头真是有点太过份了，那一锅蕃 糖说不定就是他用以维持一家生计的唯一营利成本呢！

“Play”童当裁判，他大声地宣布打赌开始。这十个球真有点开玩笑，十二个球中，连著十个好球就结束了，球速很慢，但飘来飘去，我挥棒五次，我敢保证，都是球躲开棒子。

他的球打完了，我还傻楞楞地站在那儿发呆，队友们纷纷戏谑地跑过来拍我的肩膀说：“吃蕃糖啦！”我看看站在投手板上正得意洋洋看著我的老头，忙转过身向著童说：“借我一千块，我今天没带钱。”我从来没吃过那麽难吃的蕃糖，大家却吃得兴高采烈，连平常不吃蕃糖的童也吃了一大堆，更过份的是卖蕃糖的老头竟然也一起吃！

“少年鸡，别伤心，我曾经是早稻田大学的棒球投手哩。”他拍拍我的肩膀。“放屁！”

我曾经是早稻田大学的棒球教练叨！”我大吼著说。“做蕃糖的不放屁，吃蕃糖的才放屁！”我们这个棒球队，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多了一名业馀教练，因为这个地下教练不在学校正式编制之内，当然也没有所谓的教练费，教练费靠我们每次练完球後，把他的蕃糖一次买完来支付，又由於他的长相和穿著实在不像个样子，所以我们也不太好意思称他为“教练”皆一译称他为“蕃”。

我们没有经过原来教练的同意，私自叫了一个卖蕃的来指导我们，大家原先有一点担心那个正牌教练会生气，没有想到“蕃”还真有一套，当我们介绍他和我们的教练见面之後，他上前几句寒暄，两个竟然一见如故，叽哩咕噜用日语兴奋地聊起天来，我们知道教练也曾是日据时代留学日本学体育回来的，看他那种热络的样子，和谈话中不时迸出来的“TOKYO”什麼什麼的，以及一些可能是他们朋友的名字，好像“蕃”倒真的到过日本去一般。

他们聊了好一会儿，“蕃”便当著教练的面打了十几个球让我们接，他好像有点故意要露两手给我们教练看的样子，每打一球，便叫一声球落地的位置，“左外野手”“右外野手”，“二垒手”“游击手”“三垒手”每一个球都打得准准的，突然叫一声“投手”，一棒挥去，球还真的到了我的手套中。

教练在场外边看边颌首，等“蕃”打完了球，便热烈地替他拍起手来，并且大叫“一级棒”，然後两人竟然勾肩搭背像老朋友似地讲著日语往福利社去了，留下我们站在操场上望著他们的背影发楞……这个“蕃”到底有多少本事，我始终想不透，他就像从外太空莫名其妙掉下来的一个奇怪的个体，我们对他以往的经历一无所知，只知道从他的身上随时会发生一些奇迹并不足为奇，令我纳闷的是，上帝把那麽多惊人的才华装在一具又矮又瘦，容貌奇丑的躯壳中是不是有意和大家开玩笑？我说他长得丑，绝不是因为我曾经输了他一锅蕃而耿耿於怀，我所看过的丑的人当中，除了畸型的人之外，顶多也不过是五官配得不匀称罢了，我们只要想想制造他们的工厂本身模子并不高明，无怪乎产品的比例要有些偏差了，这样想，再丑的人也就不觉得难以忍受了，但是“蕃”的丑，并不在於他的五官，严格说起来，他的眼睛甚至还可以称之为墨儿的！“蕃”的丑在於他的气质，那种猥琐的，笑起来总会吸动鼻子带点谄媚笑容的脸，以及稍嫌尖突，上面只长一小撮乾枯的发，老喜欢半缩入脖子中的头，再配上长手长脚的躯干，随时好像准备逃走的细碎步法，这样组合起来的个体，使我不禁要想起一种台湾人叫“钱鼠”的动物，那种只配生活在黑暗而潮湿的水沟边检食残渣剩饭，是永远见不得阳光的东西。

然而今人恼恨的地方就在这里，这样一付今人望之生厌的躯壳，竟然蕴藏著深不见底的才华！这就无怪乎我要对造物者的企图产生怀疑，且对他恶意的玩笑感到厌恶了！

有一天傍晚，我们打球打累了，围坐在操场上喝汽水聊天，这时有两支美国学校来的足球队，正在隔壁的足球场上练球，一个金发的年轻小伙子在十二码的地方练习踢罚球，连踢了十几个，没有一球中的，最后一球被守门一挡滚到我们旁边来，我们一翻身正要起来抢踢那个球，没想到始终站在一旁笑嘻嘻看他们踢球的“蕃”，指著踢球的小伙子喊了一声：“Youarenotsogood，letmetry！”说完，一踢脚！竟即一个球在二十多码外飞射入门。

那个黑人门将似乎也看傻了，动也没动，眼睁睁地看著球飞也似地穿过门，隔了一会，那些美国孩子们发出了热烈的口哨声和拍掌声。

“蕃”更加得意了，偏仰著头走了过去，然后用英文叽哩咕噜地和他们说了一大堆，天！一个卖蕃的糟老头可以说比我们更流利的英文！

我们像看戏一般，看著“蕃”和那些美国孩子吹牛，他的英文虽然有些怪腔怪调，但我们还是听得清楚，他正在向他们吹嘘说他曾经是“早稻田大学的足球校队”。

我们听到他说曾经是足球校队时，便在一旁哗笑起来，蕃”却一点也不在乎的样子，回头睥睨地对我们笑了笑，弯腰把地上的球捡起来，向著那些美国孩子又叽哩咕噜地说了几句，美国孩子们报以热烈的掌声，然後便看见他向後走到离球门十二码的地方，把球放在地上，朝我们大叫说：“十个球！”守门还是那个黑人门将，“蕃”第一球踢得太高了，飞过了球门，我们又笑又跳，大事揶揄一番。

第二球，第三球，第四球：：我们一个一个慢慢坐了下来，笑声渐次地收敛了，差不多到了第七球我们的笑声便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美国孩子那边一次比一次热烈的掌声和惊叹声……然後“蕃”又当了那群美国孩子的业馀“足球”教练，那群美国孩子每个星期五和星期六下午来，两点到四点“蕃”在东边操场教我们打棒球，卖蕃，和教练用日语聊天，四点到六点他就把车子推到西边操场，教美国孩子踢足球，卖蕃，和随队来的美国女孩用英语聊天。

如果你认为“蕃”的才华仅止於打踢踢球那你就错了，我原先也以为“蕃”再能干也不过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家伙罢了，後来我才发现我太低估了这个像“钱鼠”一样的老头了。

有一次放学以後，我们系里一些崇拜我的女生，特地来看我和别校的球队赛球，她们中间有一位还是我朝思暮想苦苦追求不著的女孩，那天，我的表演似乎如有神助，投出去的球像长了眼睛一般，上飘、下堕、左弯、右拐，怎麼投都是好球，把上场打击的家伙扫得一个个摸著鼻子离开打击区，我愈投愈神气，但是我瞄一瞄那个女的，却好似并不怎麼注意我的表演似地，反而在一旁和蕃聊得很起劲。

我一阵气涌上心头，球法便全乱了，连著三个家伙，一个被球投中手臂，一个被投中腹部，另一个更绝，球不知怎麼弯的竟然会打中他的屁股！

“哈！这个就是他画的东西啊？美术系三年级的学生还画这麼糟的东西吗？”我正站在投手板上为著满垒的情况懊恼时，突然听到蕃发现奇迹般叫著说。

我转头看到蕃正把我送给那个女孩的油画，从昼袋里抽出来举得老高瞄著大笑说。我一恼，又保送了一个上垒，站在三垒的顺利挤回来得了一分，然後再保送一个，然後，我这个投手便被换下来了……我离开投手

区之後，迳往蕃 走过去，把他手中的画抢过来装回画袋，边装边咕哝著说：“你老货仔人懂个屁画！没看过那麽无聊的人！”“什麼？我……我不懂画？我不懂昼还有谁懂画？”他大笑著说。“你放屁！”我恼怒骂道。“画，这个东西，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不能靠放屁的，你如果想学画，过几天到我家来，我教你！”他收敛起笑容正经地说。

“……”我没理他，我已经快步追向那个扭头而去的妞去了，我急著要把画再送还给她……。

过了几天，我找了一个晚上专程到“蕃 ”住的地方去了一趟，我是怀著报复的念头去的，他那天在棒球场的举止，使我在那个妞面前露出了粗鄙的面貌，以前我一直在她面前保持著很幽雅的举止，并且常常用一大套自己都不太懂的艺术论调把她唬得昏头转向的，由於我那天忍不住向著蕃 大声地骂了一句“放屁”，把她吓跑了，她大概作梦也想不到一向只文雅地吐出毕卡索、梵谷、马蒂尼安尼…，等名字的嘴巴会突然迸出“放屁”这麽粗鲁的字眼来，那是比当著她的面真的放屁还严重的事情。

那天晚上我穿著全套的棒球装去找蕃 ，以便便得我带著球棒的企图隐晦一点。我手里拿著他写给我的地址，在淡水河边违章建 区的小巷子里绕了许久，最後在一条巷子口看到摆在那里的他贩卖蕃 糖的车子，才好不容易找到了他住的地方。

那是一个由洋铁皮与旧船板拼拼凑凑钉起来的小房子，屋顶上还丢了几个旧卡车轮胎压著，站在比较远的地方一眼望去，就像一只被砸碎的蜗牛一般瘫在那儿，而被邻居的洗澡水泼湿的小巷道上的水迹，就像从蜗牛身上涎出的黏液一般。

他住处的门开著，当著门口便可以把里面的摆设看得一清二楚，饭桌，小电锅，放著瓶瓶罐罐的旧橱子，拖鞋，到处乱跑的蟑螂……“蕃 伯……，蕃 伯……”上我站在门口喊。“唱啥人啊？”声音从後面的小房子里传出来。“我：投手啦！”“你自己进来坐，我正在洗澡，马上好了！”我一听他的声音，确定是他的家，便老实不客气地闯了进去，把球棒放在饭桌上比较顺手拿起来的地方。

然後，在屋内约略搜巡了一下，认识一下进退的环境；我瞥到左边有一间小斗室，灯火亮著，便推开门跨了进去。

哇！真的想像不到，在这麽一摊违章建 里还有一间布置得那麽有“气质”的房间，这显然是蕃 的书房画室，四壁上挂著裱框美好的油画，一张书桌，一付画架，两壁橱的日文、英文、中文书籍。

我一时楞在那里看傻了眼，尤其是那批而画都是日据时代台湾名画家的画，我原以为是复制品，等到趋前一看才知道都是真品。

廖继春、杨三廊、郭柏川、李梅树、……。尤其廖继春先生一向是我最尊敬、最佩服的画家，我没想到会在这个地方看到他的作品，我看著他画中那有著魔幻一般魅力的夏日下的台湾农村景物，竟感到无可止遏地激动起来……“怎麽样？这些才叫做画对唔？看你自己画的东西像什麼物件。”找回过头，看到他穿著旧日式浴衣，边用著毛巾搓拭他刚洗过的头，站在我背後揶揄地说。

“这张画……”我指著廖继春先生的画说“你怎麽搞来的？”“干！田仔人，讲话没有一点分寸！什麼叫“搞”来的？你没有看到他底下的署名啊，他是我东京美术学校时期的学长咧！”他佯装生气地说，神色中却有一份自

得。

“滚笑！”我知道再问下去，他又有得吹了，故意别开头去，看著其他的画。突然，我发现了奇迹般的大叫起来。“你怎麼有这个人的画？哇！操！他是大汉奸你知不知道？抗日的时候跑到中国帮日本人做事被枪毙掉的！”

“……”我发现背後没有了声音，内心有点感到得意起来。我把目光从壁上转下来，巡检在那些书架上，随即使更大声的叫起来。“哇，你怎麼都收集一些汉奸、台奸的东西啊！这个、这个……这几个家伙都是台奸你不知道哇？皇民化运动时专写文章捧日本人卵泡的卖国贼啊！”“放你老辈的臭屁！”他突然在我後面愤怒地骂了一句。我吓了一跳，忙转过身去，看到他整个人脸色变得铁青，唇角簌簌不已地颤抖著，擦著头发的双手已放了下来，紧紧地绞著那条毛巾。

“你……他似乎气极了，把手举起来颤危危地点著我。

“你……小年鸡仔，少放臭屁！你懂人家卵鸟，什麼叫汉奸？什麼叫台奸？”他重重地顿了一下凄厉地吼道“什麼叫叛国！”吼完，他转身走了出去，我好似莫名其妙地被人迎面挥了一记耳光一般，站在那儿感到惊疑交加又羞又恼。

第二天傍晚，我在球场旁边遇到他，我本想走上前去为前一天晚上的事向他致歉，但是他却一直寒著脸，一迳拨弄著锅里的蕃，没有理睬我的意思，我看一看他的样子，也赌气别头而去。

连著几天我都没理睬他，遇著他在教队友们打球，我也远远地站在一边睥睨地看，他也似乎觉察到了我的怒意，尽量迴避著我，对我的投球当然也不再像往日一般有著一大堆意见了。

對於这样的心理僵局，我起先还有著一股阴沉的乐趣，一种随附著报复而来的快感，但是这样的念头在很短的时间内却转化为一种深沉的痛苦了，原因是由於我在潜意识之中直觉到我那天晚上半开玩笑的话，可能已经深深伤害到他了，否则一向旷达幽默的他，应该不会在那麼长的时间内依旧耿耿於怀，这样的联想遂把我推入深深的内疚之中了。

谴责一个台湾历史上公认的汉奸、台奸有什麼过错呢？那天我在他画室中怒骂的那些画家和作家，我虽然并不十分了解他们的身世，但是平常我从书本和师长的言谈中，多多少少也听过他们叛国的事迹，尤其那其中有一名作家我还曾经看过他不少被翻译过来的作品，虽然没有清楚叛国的意念，但是颂扬日本殖民当局对当时台湾皇民化政策的意思是殆无疑义的！这样的人，我跟大家一样谴责他，有什麼过错呢？我这样的举止竟然使得蕃对我竖起了怨意，那麽这个老蕃到底有著怎麼样的一颗心灵呢？难不成他也有著不可告人的过去吗？我愈是这样想，愈觉得笼罩在蕃身上的迷雾愈来愈浓，它在我内心中造成的痛苦也就益发深刻，毕竟他在某一方面依旧是我的老师啊！

为了解脱这样一个困局，我故意在练球的时候，制造了一个机会把球投到他摊子里去。

“嘿嘿嘿……”我边搔著头边向他走过去说：“失礼，失礼，球馊了，要吃你的蕃 叨：。”他把球捡起来握在手上走到摊子外来，瞪著我看了一会，猛地将它投过来。“干！真是无三小路用！教你这麼久，还投这种囊芭！”我微笑著用一个漂亮的姿势把球接住，他投了球忙转过头去，边走边大声地说：“要学画就不要那麽没志气，骂你一次就吓得夹著囊芭跑掉了！”“放

屁！”我大笑著回答他。当天晚上我恭恭敬敬准备好了整套的画具，并且装扮成很有气质的样子去见他，这回我再也不敢带著球棒了。

刚跨进他家门口，就看到他正和一个约莫六十多岁，头发斑白的老先生在喝酒，饭桌上摆著几盘卤菜，花生壳 了一地，两只已经空了的绍兴酒瓶子摆在椅子底下，蕃 已经有几分醉意了，见著我便大声地嚷说。

“暖，投手，来得正好，画袋放下来，饮酒！”“我 :: 饮酒我不行咧！”我怯笑著向那位先生点头致意。“莫由阿耐！”蕃 用日语大声地喝斥我，冲上来一抓把我拉过去，顺手将我肩上的画袋一扯丢在地上。

“这位，庄 老 ，是我以前留日时东京美术学校的同班同学，现在在高雄一所国中教美术！来！”蕃 边说边把他的空酒杯倒满酒。“古早入拜师傅要三叩九拜！我免了！你敬我的好同年三杯酒就可以！”“我……”我苦笑著还想推拖。“哈……”他猛地一巴掌拍在我的肩上：“无三小路用，三杯酒也怕成这个样子，我们像你这个年纪，已经扛著枪到原乡去转战南北了例！”“干！扛著枪转战南北？带著枪转战艺妓馆还差不多！”我被他一拍，心里著实恼了，暗中这样咕哝著。

“暖，小兄弟，不要和他一般见识，托西这个家伙在日本时就是这付猴形相了，来，我敬你，我们喝一杯就好。”老先生看我窘了，连忙把酒杯端起来向我示意道歉。

我只好蹙足了气，仰头把酒给乾了。“记著，还有两杯，等一下慢慢喝，一杯也不能少。”蕃 总算放过了我，叫我坐了下来。

个性一向幽默谦卑的老蕃 ，想不到喝了酒之後竟是这副模样，蛮横跋扈，目中无人，我看著心中不免有点後悔来找他学画了。

“眼！投手！来看这些照片，别以为我以前告诉你的话都是乱放屁！”蕃 从椅子上拿起一本表皮已剥落了的老相片，递了过来。

“刚刚和托西谈到一些旧时的代志，他就把老相本拿出来印证一番。”老先生始终温文地笑著，在一旁补充著说。

我实在喜欢这位老先生，眼神温和，笑起来眼睛便瞰成两道月牙的形状，加上他谈话时，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那一种亲和的气质，使人很容易地就对他有了好感。虽然此时他只穿著一件米灰色的旧夹克，但是那一头向後翻梳的白发，在黯淡的灯光下却显得分外的有神，他这个样子和气势畏缩的老蕃 ，在这间斗室内形成一种相当不协调的对比。

“蕃 伯啊，你这个样子，实在怎麼看也不像一个艺术家，要说艺术家，我看像庄老师这个架势才真正有够资格！”我看了他们一会，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来。“哈！囡仔人，一只嘴黑白乱放，我是生得安那坏？比梵谷圆投多了！你没看过阮少年的时尊，干，我掀给你看！”他醉态可掬地把相本抢了过去胡乱掀了起来。

庄老先生看著，在一旁捧腹朗声大笑起来。“你看，你看！”蕃 突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把相本递了过来。我接过相本把它凑近光源，仔细端详起来，相本里有五个穿著黑色学制服的青年，肩搭肩开心地笑著。

“哪！”庄老生也凑过来，指著中间那个歪戴帽子的说“托西桑！上野五狼格！”“SO！”蕃 人嚷著，两人开怀地大笑起来。我把相簿掀过一页，那是一张穿著棒球装的个人照，主人翁威风凛凛地插著腰，照片上有反白的字体标著“昭和xx年上野写真部。”标明年代的字迹已模糊得无法辨认了！

“哪 ”蕃 故意把声音拖得很长，我当然已经看清楚了，就是他！”托

西初到日本时，先念了两年早稻田大学，后来因对美术有兴趣，有才华，结果便转学到东京美术学校了！”庄先生在旁笑著补充道。

“哦？”我好奇地说。再翻开一页，赫然是年轻蕃的结婚照，完全日式婚礼的装扮，蕃穿著和服，手中拿著一摺纸扇，嘴角留著小胡子，新娘美得出奇，修长如柳的眉及圆澄的眸子是日本女性中少有的。

“欧桑，铃子。”蕃的声音轻得出奇。我慢慢觉得胸中有一股炙热的情绪翻滚起来，我再盯了那张照片许久才将相簿又翻过了一页，冲入眼的是蕃和妻子穿著和式家居服在榻榻米上的合照，蕃怀中抱著一个约周岁上下的孩子，孩子正举手在揉眼睛。

照片上有反白字“福田君一家写真”“这个？”我偏转头想问他，却发现他不知什么时候溜走了。“托西的孩子，春彦君，彼时托西已被招赘入了内地籍了！”庄老先生微笑地向我解释说。

“入内地籍？”我惊诧地问。“嗯，娶了他美术老师的女儿铃子小姐，归化日本。”我心中的热血汹涌地滚动起来，我自认为似乎渐渐地领悟到他那天在画室中大发脾气的因由了。

“没有什麼稀奇！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生，归化内地籍的太多了！”庄老先生似乎看出我惊讶的表情，微笑地解释说。

我再把相簿往後一翻，和前面一样的五个年轻人和一个穿马挂的长者的合影。“丘念台先生！”老先生指著穿马挂的先生说。“嘎？”我被这个名字吓了一跳。我表情一定很奇怪，庄先生紧盯著我，炯炯有神的眼睛，似乎可以穿透我的躯壳直达内心深处似的。

“他那个时候也在东京，我们台湾去的留学生都叫他『大家长』，他一直和我们有密切的联络，九一八之後他就劝我们回唐山抗日！”“回唐山？”我讶异地说“抗日？日本人准许你们？”“当然不准！用溜的！我们从朝鲜到满州国，然後趁机经平津溜到了上海，三个人就留在上海，我和托西则溜到广东。”“你们？”我大叫起来。老先生文文地笑著，默不吭声地把相本再掀了一页，赫然是他们的戎装照，上面有反白字体“民国廿五年。上海”我忍不住地感到全身冷了起来，轻轻地把相本摆在桌上。老先生一直文文地笑著看我，偶而把桌上的酒杯轻轻地拿起来沾一下嘴，许久许久才慢幽幽地说：“因为我们知道当时广东的保安司令邹洪将军是台湾新竹人，所以我们便以祖籍广东的身份在那里加入了军队，我们在广东待了一段时间，我们那个单位调到上海，后来并入了防守上海的部队……”我完全被老先生谈的往事镇摄住了，我作梦也没有想到那猥琐的老蕃竟有这样吓人的经历。

“在上海时，托西还辗转从几个台湾同乡中接到台湾家里的音讯，据说日本人曾到屏东老家找过他好几趟，他们起先以为他从日本回台湾来了，后来日本人不知道怎麼得到密报，知道我们五个人到中国参加抗战去了，因为我们已入了内地籍，所以日本人便通缉我们，说我们『叛国』！”“……”我静静地聆听著庄老先生的谈话，连喘气也放得轻轻地，我生怕鼻息大了会打断他的谈兴。

庄老先生两颊蛇红的酒晕，在黯淡的灯光下闪闪反著光，眼神凄迷似乎已渐渐坠入了久远的记忆中了。

“叛国？哈、哈、叛谁的国？我们记得很清楚丘念台先生当时告诉我们的话干回中国去，这一场仗，中国迟早会打赢！中国赢了台湾才有希望！”我们就是听了他这一句话才历经九死一生回去的，干，我们回去了之後才逐

渐明白，念台先生忘了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经过了几十年的隔离，中国人已经不真的把我们当中国人看了！他们虽然也允许我们以祖籍广东的身份加入军队，但是当上海保卫战打得激烈，情势愈来愈不利於中国军队时，我们却莫名其妙地被关了起来，他们说因为军机一直 露，因此有人密告我们有间谍嫌疑，间？7 日本人的间谍？我们大声申辩，我们是冒著九死一生回来抗日的，怎麽会是日本人的间谍！但是他们只是苦笑说：“因为告密的人说你们台湾人是半个日本人，嫌疑最大，所以……我们迫不得已，只好『暂时』逮捕你们，我们会再仔细查一查，还给你们清白！”后来日本军终於攻陷了上海，中国军或许是因为退得太快忘了我们，还是别有原因，临走时他们竟忘了我们！我们被关在一所小学的仓库里，炮弹一颗颗地落下来，击毁了学校的建 筑，墙壁倒下来灰尘漫天，我们吓得屎尿流了一裤子，跪著呼爸叫母，幸好后来一个死也不愿意离开上海的老校工，在最後一刻开锁放了我们。

他边开锁边骂，他说要不是看在同为中国人的份上，他才不管我们这些叛国贼的死活！

“叛国”这两个字像子弹一般射入我们心中，我们真是痛心极了，干死伊老爸，干死伊老姆！我们刚叛了“日本国”回来，结果才几年工夫现在又叛了另一个国，我们变成双重的叛国贼了！

我们在烽火漫天的上海，就像是丧家之犬一般，到处乱窜，呼天不应叫地不答，这时对那个怀疑我们“叛国”的军队，我们是不敢再回去投靠了，於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们只好去投靠了在上海的几位台湾同乡，没有想到竟在那儿碰到了昔日一起从日本到中国来的那三位好友，大家见面恍如隔世，当时他们正在为上海的一个地下刊物工作，这个刊物据说是由一个後力的组织支持的，因为他们也标榜抗日，一个远离祖国四十几年的台湾同胞，那里晓得祖国内的许多事情呢？当时我们回祖国的目的就只有一个，协助祖国抗日，使台湾早日从日本人的压制下解放出来，因此，只要是抗日的事，我们便毫不犹豫干了，上海虽然是沦陷了，但是 we 和三位好友却留了下来继续从事地下抗日的工作，我们当时的处境真是奇怪，日本人到处搜捕我们，锄奸团也处处伏击我们，等到我们那三位好友中的一个被“锄奸”掉了，我和托西才知道我们加入的团体竟是共产党的外围，於是我们的停心开始动摇了，结果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我们另外一个朋友慌乱地跑来告诉我们快点逃！共产党在上海的组织因为一直被“锄奸”，他们已经开始怀疑我们是“国特”、我们是“叛徒”了！

所以决定要在当天晚上把我们也“锄奸”掉！

这是如何荒唐的时代啊！我们在几年之内竟连连被三个方面认定是“叛徒”，我们的“母亲”在那里呢？当初我们怀抱著必死的决心离开下关狂热奔赴母亲一般的祖国现在在那里啊？我们开始怀恨起念台先生了！他在日本只一味地叫我们要回去“爱”，要回去“拥抱”母亲，但他没告诉我们要如何爱？分裂了的祖国，回三个方面都说是我们的母亲，但又都怀疑我们这些回去的孩子，我们到底要去抱那一个母亲呢？我们渐渐了悟到一些事情的真相了，但现在我们却那里也回不去了，那里都称我们是“叛徒”，在绝望的时候，我们想到落到这个地步，只好一死了之了，但当我把手枪举到耳际，我却又想起了台湾乡下的老家，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想到我现在竟像像一只狗一样毫无价值的死去，我便把不下板机了，我迟疑著，突然我把枪

瞄准了对力的心脏，一边叫骂著“干，叛徒，叛徒……我毙了你，我打死你！”托西也一直哭，边哭边大喊：“干，你才是叛徒，我……我枪毙你！”我也大声喊回去：“干你老姆！你才是叛徒，我……我……枪毙你”我们喊来喊去，喊到声嘶力竭，结果谁也没把谁枪毙，我的枪口愈打愈低，最後把子弹都全打到地上，而托西却把枪口愈打愈高，打到最後把子弹都打向天空，我们就这样对著天、地，一直愤恨地把所有的子弹都打光才住手，然後，两个人紧紧地抱著在原野上哭了一夜……”讲到这儿，我听到庄老先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便停住了。“这以後的事情呢？”我这时正听得热血沸腾，看著庄老先生打住了话题，一迳地喝酒，没有再讲下去的意思了，慌忙大声地追问说。

“……”庄老先生似乎全没有听见似地，只顾著喝酒。“你们就这样回到台湾来了吗？”他听我这样问，似乎觉得好笑似地，放下酒杯慢条斯理地说：“怎麼回来？你忘了日本人还到处在追捕我们，说我们是叛国者啊？回去下是刚好自投罗网？”“……”庄老先生看看把我问住了，才又微笑著说：“我们在那个时候可就真成了没有国籍的人了！我们流落在中国境内，当乞丐，当小偷，偶而……说得难听一点，也当过半个强盗，虽然没杀害任何一条生命，我们……我们那时口真正是变成一只狗一样了，只求能填饱肚子，能活命，只求有一天战争能结束，快点回家乡去，只要不死，只要能再见到父母，人家再骂我们是汉奸，是叛徒，我们都不在乎了，反正，我们都明白了，这个世界，就像男人的卵鸟一样的污秽肮脏，我们什麼也不在乎了，我们就真的像一条狗一样拖拖磨磨地活到了战争结束，然後从厦门以难民的身份被遣回了台湾……。”“回到台湾以後呢？”我望著僵凝地坐著默不吭声的庄老先生又急切地问说。

“……”庄老先这回却只是文文地笑著睨了我一眼，摇了摇头。“蕃伯又怎麼变成卖蕃糖的老人呢。”庄老先生的谈话人太地震撼了我，我就像看到了一部动人至极的小说一般，按耐不住急著想把它的後半部也一口气读完。

“……”庄老先生一直文文地笑著，偶而端著酒杯茗一口酒。“後来……你们回到台湾以後又怎麼样了呢？”我连连地相套出他的话引导著他说“你是想要知道那一方面的事嘛？向到台湾以後我们发生过很多的事啊！”庄老先生用双掌把脸揉了揉，从他的指缝中我好似瞥到了他眼睛中的泪光。

“所有的事！”我激动地说：“一切发生在你们身上的事，我都想明白！”庄老先生放下蒙脸的手，又大口地喝了一杯酒，用手顺了顺银白的发，才一拍大腿说。“好！讲些历史给你这个後生仔听听也好，让你明白我们走过的憨路，也免得你们雄赳赳，不知天下生著什麼样！”回到台湾的时候，我们被台湾农村的破败、贫穷吓了一大跳，虽然我们在大陆也看了许多贫穷的农村，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离开台湾时的农村上还是比大陆的农村进步得多的，没有想到一场战争打下来，台湾的社会也和大陆一样是千疮百孔了，但是那个时候台湾的人民，却为回归祖国的怀抱而欢天喜地，暂时忘掉了困窘的现实生活，我和托西因为去过大陆，对很多事是看破了，但是却抛不过热情的乡亲，硬被请出来教他们北平话，那时很多学校在战争时被炸毁了，没有教室上课，便找了家乡的妈祖庙暂时当作教室，没有黑板，没有粉笔，便在庙埕泥地上用树枝书写，他们都很恭敬叫我们“先生”，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

北平话其实是很差的，但那个时候也管不了这些，改朝换代了嘛！总要学过另一个朝代的话，那时乡亲们总是心里想，摆了五十年总算摆到自己人来管我们了！

没有想到，后来事情莫名其妙地就发生了，我们又打仗了，我也不知道怎麽被卷入事件之中，家里的人叫我赶快逃，我就躲到南大武山里去，过了几个月事件平息下来，我在山里又躲了一年才敢从山里出来，出来后便听到托西在事件发生时，眼看死了这么多人，想出来替双方调解，结果因为村里已死了一些人，家里死掉入的村人便迁怒他，大骂他是“台奸”三脚仔！硬把他拖去活埋！幸好他老阿姆跪下来求大家，才把他从坑里拉起来！他的命是捡回来了，但是另一方却又不放过他，他逃了几个月，事件和缓了才被抓到。

后来他去坐了十几年牢，从牢里出来之后，人事全非了，我自己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高雄的学校谋了一份美术老师的教职，托西出狱后，感到没脸在家乡待下去，伊阿母那时也过世了，於是便跑到台北来，我后来听他说，他曾经画过一段时间的电影看板，卖过肉粽，扫过马路……做过很多事，他向我说，做什么事都一样，反正这辈子已经完了，既然没有勇气自杀，拖拖磨磨过完这世人也就是了！东京美术学校的毕业生，干了一辈子囊芭事，作了一辈子庞大的梦，到头来卖蕃 渡老年！少年仔！我刚刚听他说你要向他学画？你想画？什么呢？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好画的呢？”庄老先生说完话，向我举酒杯表示能讲的都讲完了，还是喝酒吧！我仰头把满满一杯酒乾了，便和他对坐著缄默起来，各自陷入沉思之中。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直到听到卧房那边传来呕吐的声音，才慌忙起身往卧房走去。走进卧室，看到老蕃 双手正撑著床沿在呕吐，我忙过去猛怕他的背，抚著他的背，才发现他竟如此的嶙峋，心里不禁想到：啊！这是如何受尽折磨的身躯哪！这个老蕃 ，这个老蕃 ，我一阵心酸，眼眶倏地酸热了起来。

料理完蕃 呕吐的秽物，我几乎是用逃的冲出了他的家。整个晚上，我骑著脚踏车在市区内绕了一圈又一圈，想著童年时代祖父告诉过我的，曾经被日本军征调到新几内亚作战，而死在那里的一个堂叔的故事，我猛地似乎悟到了，过去生长在这块大地上的子民们巨大与无奈的哀伤。

我把脚踏车踩得飞快，让泪水止遏不住地从眼眶中如泉水般，一波波地涌出来， 落在我骑过去的大地上。

我终於没有去向老蕃 学画，这一方面的原因，固然是因为我内心深处埋藏著某一种深刻的悲哀与内疚，更重要的是，因为接下来的毕业考和毕业美展使我忙得不可开交，拿到毕业证书办完毕业美展，我的兵期眼看就到了，我必得马上整理行装回家乡去一趟，和父母亲住上一段时间，然後去当中华民国的陆军二等兵。

清理宿舍里的书籍和衣物就整整花了我两天的时间，等到我把书籍运去寄火车之后，我才找了一个时间去向蕃 道别。

他依旧推著那辆破摊车在体育场附近卖蕃 糖，我走近他的时候，他正忙著为一群高中生翻捡蕃 糖，头也没有抬起来看我一下。

我在他旁边站了好一会才嚅嚅地开口。“蕃 ……蕃 伯！”“哦！投手啊！要下要吃蕃 ？”他抬起头来，有点 地笑著。“我 ……我是来向你道别的！”“你唛去叨位啊？”他边捡著蕃 边问。“毕业啦！想回家去

一趟，准备当兵啦！”“哦！”“……”我咬了咬嘴唇，想把话说出来，但才进到喉际又吞了下去。“不想学画了！你以后放假有空还可以来找我嘛！”他低著头帮那些高中生用塑胶袋包著蕃 边向我说。

“我……”我忍了忍，终于把话说了出来“我是特地来为那天晚上的事道歉的！”“啥代志啊？我唛记了！”他依旧低著头。“就是……就是我骂那些人汉奸、台奸的事啦！”我蹙足了劲说。“……”他抬起头默默地盯著我。

“……”我也哀伤地回盯著他。“莫要紧啦！习惯了，我也常被人家这样骂！”他故作轻松地笑著。“……”我一直忍著不让眼泪掉下来。“不过，你真正唛坏啦！”

从来没骂过我是汉奸或台奸！”“放屁”我大声地吼了出来，把那一群高中生吓了一大跳，然后掉头就走。“做蕃 糖的不放屁，吃蕃 的才放屁！”我听到他在背後咽硬著说。

我快跑起来，很快地越过了那个操场……。

注(1)：东京美术学校现为东京艺术大学。

蓉与牧童

作者：烟容

忍不住转载，文章很长，希望大家有耐心，如果有人看完后也很感动的，不妨也发表一下感想。

Andtodear 版主，这应该不是灌水吧:p，希望不要把它砍掉，thanx……

一个很有仙气的女孩：在写这封行信时，我甚至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但这并不影响我写信的念头。我并不知你的地址，所以这封信是否能寄出，还尚未可知。你一定很莫名其妙，想知道这“无聊男子”是谁？我自知自己配不上你，这个“配”字是我在电视连戏剧里常看到的。一个成天无所事事的放牛班学生，实在不应该在此联考将近的关头上，写这封信给你，但这情愫积久了，藏在心中总是不好。文笔简陋，祈勿见笑。

蓉：

你一定很奇怪，我怎会查到你的名字？这很简单班上一位“弟兄”的马子正好在你班上，於是就……或许你骂我窥人隐私，其实我非故意。你知道的嘛！这些放牛的“牧童”（我一向如此自称），除了“亏马子”这个“雅嗜”外，还有一个劣习便是充当侦探，专探人隐密。他才高八斗的书呆子们，欲追你的不知凡几，牧童我颇晓自己底细，论课业，那是瞎子吃水饺 心里有数；论品行，那是豆芽炒菲菜 乱七八糟。但没关系，我有拉丁族的乐观，也有著楚留香的潇洒，一切尽力而“追”，何况我握有你的地址呢？牧童：如果你第二封信是威胁，我是有证据可以反驳的。你说什麼一个和我“往来甚密”的男友，听了简直恶心！还有什麼一大堆追我的书呆子？我不知道你是谁，更不希望你来烦我，虽然你还蛮有趣。我认为你应该知道，现在正值最后冲刺阶段，这段期间里，“心如止水”是我的座右铭。不要以为这封信代表了我将接受你，浪费了这时间的目的，只是想要明白告诉你，不要在试图闯入我平静的生活。

蓉：你错了，彻彻底底地错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你正值花样年华，却浪费在书本上，我知道我这种逻辑对你是不通的。与其说大道理，不如让你去看这缤纷的季节，老拘泥在分数的象牙塔中，实在窒

息了属于青春的光彩。应该在这缤纷的季节，伸出你的双手，放开你的心怀，去倾诉诗意的雨季，去轻抚那自然的真谛。看吧！那云在动，动得那麽轻快、潇洒，仿佛在笑你以前的沉郁。人生有的时候要像云一般，不可眷恋那过去，世间功名利禄皆是空，真正智慧的人应像云一般，没有匆匆，没有叹息，只有掬取，应在这缤纷的季节，多掬取一些，美好时光像云逝，一纵即无迹，当数学老子在上面发表“政见”（因为不知所云）时，我总喜欢作词，写来或许你要笑，但我仍然愿意忍痛接受你的笑，像那屋上的提琴手。这阙词是无题的：“玫瑰凋楼旁，繁没两秋间；已是晚秋独酌月，更见泪与愁。无意挽飘零，花落自有处，落花成意秋成苦，竟是相思苦。”赠与你此词的目的无它，只是看你那纤丽的倩影，隐没在考卷的阴影，心中便宛如刀割。请相信一个牧童真挚的感情，即使我不是“刺鸟”的愚神父有他那纯洁的爱；我只愿像一颗小星星，以自己的牺牲换来你那月亮般的皎洁。最后，还有一点必须说明：请你不要怀疑此封信的作者。虽然我只是一个放牛班，但我对国文却情有独钟，从小学道现在，我只有国文课本是全本都翻开过的；另外，书、电影是我的消遣，所以，“克拉斯”要较普通的放牛生高一点！

牧童：今天考完模拟考，一回到家中，看到了你的信，心中感觉错综复杂。或许是有一点感动，或许是共鸣。刚才考完试，同学们叽叽喳喳地讨论答案，但我只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既不想考卷，也不想去看电影，只想把心静下来，静思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麼？我们像是一只只风筝，在空中飘啊飘，看上去好像是在遨游四方，实际上，控制飞高飞低，飞远飞近的一根线，却紧紧缠在另一只大手上。国三下，说好听点，是一群羽翼将丰的飞鸿，尝试飞过久居三年的山头，奔向另一个新的世界，但说的难听些，却是一排排的罪人，等著玩“美女与野兽”的游戏，有的人因累积的努力而一跃登龙门，有的人却因联考制度的桎梏而牺牲，无疑的，这是一个残酷的游戏。我既有点慕你，又有点同情你，正如你所说的，这是一个缤纷的季节，“落花水面皆文章”，这篇文章却只有你们这群牧童才能欣赏。尽避如此，我认为你们有些人还是只在浪掷美好时光，抽烟、撞球、玩电动玩具，像一点一滴的盐酸，腐蚀著青春。但我相信你是与众不同的，而且你应懂得我为何会同情你，因为 - 真正国民九年义务教育受益的只是我们，而你们却被忽略了。只要中国的教育制度一天不改，学子们就一天受著不平等的教育机会，算是我替你们的呼声吧！或许上次曾真的认识你吧！我写了那封充满“恨意”的信回你，十分抱歉。或许你会认为我很随便，有男孩来信我便回信，其实不然，正如你所说，学校中很多“无聊男子”都常邀我郊游、看电影，或打电话找我聊天，甚至有每天早上等在我家路旁，跟在我后面去上学。他们自命不凡，自认为是才子，是英雄，但他们的行径如琼瑶小说的男主角，但我可不是那不食人间烟火的女主角。你看过小野的小说吗？有一篇给我印象很深，有一个女孩，交了一个笔友，叫苏鲁支，他们彼此交换著最深刻的情感和恋结，但那个叫飘飘的女孩，却在鱼雁往返之中，被苏鲁支的言行支配了，他失恋了，她安慰了他；他结婚了，他却恸不如死，无疑的，苏鲁支化成了她的影子，伴著她走过一生。我不愿你像苏鲁支地控制著我的一切，但我又好寂寞，多麽期盼有一人来和我互通心曲，而你闯入了我的世界，你不是功课很好，但你却比那些“高材生”坦率、自然多了！我们俩做个笔友好吗？但有时功课忙，回信晚了，可不要怪罪。

在做笔友之前，你是否可自我介绍一番呢？名字、年龄、爱好... 我总

觉得你已洞窥了我的一切，而我对你一无所知，那感觉令我心慌。

另外，你劝我莫在书中浪费青春，还作了一阙“警世词”给我，前面我已经说过，升学制度固然对你们不公平，但真正的勇士是：在不公平的比赛中，以完美无缺的精神取得失败。那天我骑经自立桥回家，从自立桥鸟瞰雄中，好美！进色古香的建筑和著现代化的教堂，交织著一股新旧潮流会合的澎湃，红花绿叶是不缺的，百年古木也显出他的生生不息，不愧为南部第一学府，我当然不是强迫你要去考雄中，只是想告诉你：把握人生的方法不只是享乐而已，书中一样能留给你这一季的缤纷！只剩两个月了，我希望好好拼一番，高中或许还有希望！

蓉：我很感激你对我的关心，为了不负你所望，我已经准备好好好打一场仗了！在你这封信以前，我总认为这是没有希望的仗，虽然老师们都说我是班上惟一没有希望考上高中的人。但现在我改观了，你信前半段对联考的不满，激起了我想征服联考的欲望，后半段的鼓励，更是煽起了我斗志的火苗。现在我不再去学校了，去那里只是在浪费生命，虽然这样再也见不到你，但那只是表面的你，如今你已做我笔友了（为此我高兴得两餐饭吃不下），我将可接触到你的丰富内涵，那我又何必去追求浮华的外表呢？极可能领不到毕业证书，但那也不重要，毕竟那只是混来的，我没有到学校去，你或许可以猜到我去那里呢？每天一早，便坐在图书馆的花圃前背单字，直到图书馆开门为止，同“业”倒是不少，尤其女生特别多，但我已克制自己不去招惹其他“马子”，而专心於书本，只因我的心已有了你，那便够了。

这段在图书馆“挣扎”的期间内，我常上去六楼看看课外书籍，藉以休息一下。上次我看完了一本“悲惨世界”，我颇觉得自己便是那男主角尚万近，他偷了一对银烛台，这对银烛台的主人便是一个宽容他多次的主教，为此他忏悔了一辈子，并以无限的悔意化为对世人的补偿。我自己难道不是这样吗？一、二年级的我，除了偶而会看一些正经的书外，其他时间都浪费在打球、打电动玩具、看漫画书上，跷课、记过更是无以计之，除了吸烟（我总觉得那玩意只会束缚自己）外，其他不良素行，几乎都尝试过了。一开始之所以写信给你，无非是一总无聊透顶的念头 - 想向同学夸耀一番这样一个功课好、又漂亮的妞儿！但收到你的信后，我彻底醒悟了。我立志要学那悔过的尚万近，但我自知力量微薄，济世是不成的（何况我也没有犯了侵害世人的罪），我只有利用时间，你知道吗？我把你当成是那个使我觉悟的主教！

你要我自我介绍一番，这……总之是不成的，因为我决不比别人多认识自己一点的，有时当我沉迷於享乐之间，忽然会有一种震栗来到我心中，那是罪恶感。尽避如此，却又抵挡不住它们的吸引力，心中便如有一个结，盘根交错。我的姓名自己并不喜欢，只因不是自己要的。年龄和你一样，倘若同日生那就更棒了。爱好太多了，但在我寂寞时，总又觉得嗜好太少。说了半天，还是没有介绍自己，总归一句话，我是一个由那可诅咒的老天操纵的玩偶，和一群莫名其妙原子所组成的生物体。

亲爱的！你知道，我会每天期待你的回音。

蓉：我已等不及你的回信了，我若不写信给你，倾诉所有积塞在我心中的感觉，我将会读不下书。就在我寄出上封信的隔天，为了去看看你，我特地去上学了。一进校门，就被管理仔碰个正著，或许你不晓得，像我们这种特B班的学生，管理仔总是认识的。他要我跟他到训导处的一个房间，那个“刑房”我挺熟的。一进门，他“拍啦”就给了我一巴掌，“说！这几天

死到那里去了？”我抚著烧红的脸颊，一言不发，双眼瞪著他，今天他也竟是“气头十足”，一拳又朝我挥过来了，我躲开了，哼！我有必要接受这般的冤打吗？甭说打架惹事了，这几天我连玻璃都不曾打破一块。

要不是和你通信以来，脾气已收敛不少，我当场就跟“翻”了，即使不动拳头，也要把他祖宗十八代一一“操”完。“不说是吧？一胚仔子，就会藏匕首在抽屉？你是老几啊？我知道你是要打架而藏的，那为什麼一堆流氓来了，你又做缩头乌龟来了？怕？怕还要找别人打架？累得班上同学无辜挨揍，连一位制止的老师，也被划了一道……”我夺门而出，直奔教室。

同学们瞪著我，我没有理会，拖了“憨大呆仔”出教室，我非要问个明白不可。待“憨大呆仔”用他那颠颠倒倒，全无条理的语法，把事情原委说了一次后，我呆了。不顾我的书包和放在里面的一本英文自修，我飞奔出了校门，烂纠察的哨声和多少车辆的喇叭，充塞著我茫然的心，飞奔，飞奔……我不知我走了多远，直到脚酸为止。我累了，脚累了，心也累了。坐在安全岛上，一朵小黄花向我挺立著，仿佛在笑我被骗了，被骗了，被骗了，被骗了……我天旋地转起来，是的，我早就该知道，你如此品学兼优，那麽漂亮，怎会看上我这个放牛的牧童？我只不过是你钓到的一个凯子罢了，好向你朋友，同学吹嘘，说你如何如何“有媚力”！最后为了摆脱我，又叫你的男朋友带人来修理我。但是你不知道我是谁，却查到了我是那一班（这实在太简单了，只要查查那班在X月X日起，有一个同学忽然不到学校了……），一看我不在，便迁怒他人，并留言要我小心，我把你当成女神，你却……贱！

贱！贱！

那天我就这样晃荡了一天，直到八点多，才带著两罐啤酒回家，锁在房里，看著你给我的信，一面喝著酒，酒渍染黄了你的信，酒渍和著泪……

半夜里，我独自起来了，酒也醒，头也异常清晰，悄悄地上了阳台，吾心已静，无所谓泄恨只不过多拖累一人而已。我绝不怪你，而且再也不会去烦你。那把匕首是你男朋友来威胁我的，明天我会把匕首插在他的桌上，一切都过去了，我一样要考高中，要读书，这念头是你启示我的，致一句最后的谢意。

我永远喜欢你的，不管你曾经给我多大伤害。

牧童：此时天方初曙，日是未见的。沁沁之风滚滚袭来，我以单薄之身来独饮这孤凉，初晨的三民公园，三两老人依歌起舞，或是拖条狗，提个鸟笼，其悠闲令人神往。今天收到你的信，我只能摇摇头，叹口气罢了，你看过茶花女吗？玛格丽特的情何其诚也，她的意何其挚也，但可笑的亚芒却是个沙文主义者，只要她一刻做出她所不愿，而被环境所逼之事，他就把他当荡妇，是寡廉薄耻，且尽一切之能事去侮辱她、打击她，但高尚的茶花女，却只以欢笑来接受他的羞辱，只为了这证明他仍爱她，我虽不是高贵如茶花女之流，但我却肯原谅，你所骂我的一切。钓凯子？有媚力？吹嘘？贱？你可知道我心碎了，我原本庆兴救了一个垂悬於绝崖之人，却想不到……唉！上天可知我心清凉一片，即使一泓清水如沁，依旧伤感成冰。

我相信你会静下心来，听我解释。我从不知道他 - 一个A班的学生，会做出这种事来。

他是我国小五、六年级的同学，我知道他很喜欢我，我却始终只把他当作同学，那天收到你的信，目睹你再度奋而起，心中欢愉难以遏止，那

天放学回家，在途中巧遇这位同学，毕竟是同学吗！不聊聊天总觉不好意思。这一聊却惹出祸来了，我把和你交笔友的事及你受我鼓励而做的事，源源本本地告诉了他，那时只见他脸上闪过一丝不豫，并未觉如何不妥之处，唉！心悅口就快，替你招致如此多的麻烦，实在愧意万千。

看你如此近乎疯狂的举动，相信你对我是诚意的，你是我的朋友，但绝不是男朋友，此点务请察之！

放学回来，身体颇觉欠适，母亲带我去看病，医生要我先去检验所检查血液，并替我打了一瓶点滴。躺在病榻，倦倦的，但总睡不著。算著点滴落下的秒数，想著世界上的芸芸众生。上帝是公平的，他创造了敌人，却也塑制了朋友，所以这个世界才会如此多的亲情和战争。“小姐！斌姓啊？聊聊天好吗？”身旁的一位国中模样的男孩打断了我的凝思，他侧著头，张大眼睛，似乎等著答案。一时间我有点不知所措，索性转过头，闭上双眼。难道我真的如此招蜂引蝶吗？有时照镜子，觉得上帝实在待我不薄，赐给我一张姣好的脸。有人说：“美丽的女孩不会有能力。”我总不敢否认。师长们都说我稳上雄女，但读雄女就代表了有才华吗？自己总是懦弱，危及时只想依赖他人；自己总是缺乏决心，决定事情总是不够明快……一时之间，自己的缺点竟纷沓而至，我在想：自己是不是只有脸蛋，没有脑袋的女人？以致於男孩都只重视我的外表，而忽略了真正的内在美？收到信时，我想哭！写完这封信后，却觉痛快极了，一个长久藏在心中的疑惑，终於得以坦然。我知道你现在很恨我，或许会不回信，但我绝没有怨言……蓉：这几天重复的梦境总是相同；我在大雨中追著，追著要离去的你，好几次快追上了，去又滑倒了，倒在地上，孤弱无力地看你的身影，在狂与中渐渐缩小、缩小、缩小……我想呐喊，但声音总是哽在喉头。甚至有一次，我已抓到你的肩头，忽然雨滴斜送入我的眼廉，你俏丽的身影蓦然模糊，刹然，东西南北在我的脑中回旋，我只知道狂奔，一阵阵刺耳的喇叭声响起，剧痛在腿上慢慢、慢慢扩大，同时你的身影又忽然地出现了，却是不曾停下来的身影……你绝不可能知道那种醒来后的感觉，彷彿不曾失落一些，却又好似身畔的一切全都消失了，矛盾自黑夜中向我袭来。我试图忘了你，但你那离去的身影，却始终令我惊栗。

但一切都消失了，自从收到你的来信之后，我自悔愚蠢无知，将一个简易的道理化成一场轩然大波，多麼可笑啊！把你的信看了两三遍，我才发现你竟是那麽的纯真，将自己的缺点率然而坦。自愧於自己的自私，没有修养，感动之余，我只有紧紧地握著双手，祈祷你忘了上次的那封信，烧了它，把它当成第一千零二夜吧！

最近读书越来越不认真了，常常是读到一半，便开始幻想著我考上雄中，你考上雄女，而且彼此都很顺利地渡过了三年，然后又同时考上同一间大学，下了课，并肩走在花丛小径，天空或许还飘著些雨丝……对坐在凉亭。我静静，仔细地端详著你，用我厚厚的手掌捧起你温软的脸蛋，轻轻数著你留著雨痕的睫毛，端详著你淡长的眉、略钩而挺的鼻，两片柔顺的唇，黑亮的发服贴地躺在你鹅蛋型的脸上……或许很可笑吧！这种白日梦。但你可知道？我一直有种冲动，想要在你脸上轻轻一吻，以抒解郁在心中的情意。

傲慢与偏见中，男女主角在初见面时，彼此都怀著成见，但经过谈话、写信，他们一一跨过了隔阂，结成了一对夫妇。多美好的结局！珍·奥斯提的这篇小说，有点纯西洋式的喜剧，彻根皆甜。但真正伟大的爱情是在“刺

鸟”中，一种深铭刻骨的情意，只以外表的平静，淡淡地刻划出来，最后两人的儿子死了，洛夫也在麦姬的侧伴下，静静走向他心目中的天堂，看起来似乎是十足的悲剧，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但恩（两人的儿子），本来就不该来的，死了也只是归还自然而已。而洛夫在世上，在神和人取舍间，矛盾了数十年，终而得以解脱；去了世间最挚爱的两个男人，麦姬才算拥有了馀生心境的宁静。哎！你一定很奇怪，为何忽然向你说这些，其实自己也不甚明白，只是心中郁郁的。

最近忽然喜欢起喝酒了，尤其喜欢在月夜中，宿酒醒来，脑中蓦然清醒的感觉，白昼觉得忧烦的事，此时一扫而空，对著寂空，大声朗诵诗词，更是一大享受。上次想著你，不自觉地竟衣服湿了，自己也搞不清是夜露或泪水。“夜露寂来月上梢，半空犹有思满怀；满怀意浓湿襟衫，露湿泪湿独自白。”在夜阑人静时，请你细细品味这首自作曲，也许你就能了解我此时的意境。

至於你问我的问题，我无法回答。因为在我的眼中，你的一切都是无瑕的。

牧童：我从来没想过这件荒唐事，而我竟然做了。上次的模拟考成绩出来了，五百四十二分，全班排不到前十名，我呆了，我从不曾考得这么坏的。一时怅然若失，便也想学学你的潇洒。於是，跑到杂货店去买了一瓶罐装的啤酒，付钱时，老板娘好奇地看著我，我只觉得脸上赤热不已，如同火炉一般。出了店，便赶紧放入袋子里，彷彿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回到家，又看了小野的一篇小说：试管蜘蛛。竟感动得哭了，和著考试不佳的愁绪，就真的把那瓶啤酒开了，人曰：『借酒消愁。』不料喝了第一口，就吐了出来，这真是：初 酒滋味了！

饼了一会儿，一种昏眩和甘沁一起冒上心头，於是一边喝、一边吟诗颂词：『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乾。』、『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砧杵敲残深巷月，梧桐摇落故园秋。』、『廉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就这样一面吟，一面饮，一时得失皆去，忘形之处，竟也翩翩起舞，舞掉不愉快，舞尽生老病死，舞完……也不知舞了多久，总之那时我醉了，醉得烂泥。

三点多，一阵晕眩把我摇了起来，第一个反应便是吐。头重重的，过了一会，才想起刚才做了什麼，只见满桌酒迹，参考书、测验卷酒渍遍黄。尽避如此，心里还是相当痛快。

你上次和我提了两部名著，恰巧我都看过。唉！有时做人是不能太执著和拘泥的。假设卖机不执著这段恋情，是否对两人都是—种解脱呢？假设洛夫不被宗教所拘泥，是否两人便能共缔良缘呢？其实也不尽然，在天理之无常中，许多事物不能以价值论。如同我们吧！要是我们都学了课内的书，而不再去进修课外书籍，不是可以省下许多时间？他人认为书中蕴涵了人生的真谛，而吃喝玩乐只是肤浅的消遣。我有我的看法，你也决不能影响那少数人坚持的意见，因为真理是因人而异的。

头又痛了起来，连书都看不下了，明天还有社会科第三册及数学第二册的考试，去吧！我的书！看，这酒真的使我潇洒了。太白兄好酒，纵饮吟诗，天地日月，无不咏而成韵；萧峰兄好酒，豪杯论武，南侠北杰，无不懔而成慕。可惜自己只是个小女子，抛头露面总是不行，只求在狭小的环境中，一切适意而行便满足了，活了这十多年，心中还是喜欢喜剧，像傲慢与

偏见的结局不是很好吗？何必要像那白先勇的小说，总给人一种淡淡的忧郁感呢？或许便是人生在世，不遂意的时候总是比如意时多吧？好想看看你。看了你的梦境与幻想，我真的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尤其你的大学之梦，由令我向往，我想真的有点喜欢你了，还帮我素描脸部，太美了！但你的梦境就不禁令我不寒而栗了，相信我，假使我是你梦中的女主角，我一定会留住脚步的……你真的是那样坦白，我有幸和你搭起这座心桥，那和不让我知道你是谁？让我看看你吧！这是我一个小小的愿望。

蓉：我不知道该说什麼才好，一个文静秀丽的女孩子也会喝醉了？初接到信时，我觉得实在太有趣了，我真想看看你去买酒的窘态和醉酒后的双颊酡红，那一定像是一颗熟透了的红苹果，那一定更添你的妩媚。你知道吗？我好想跟你对饮，然后再吟诗颂词，这两方面我们都是旗鼓相当，太棒了！但话说回来，我是否已成了那个混蛋苏鲁文，从信中支配了这个小可爱的蓉呢？喝酒总不是好的，对健康尤其不佳，何况那也会损了你的形象，一个烟、酒皆沾的女孩子，谁敢碰呢？只由於我嗜酒如命，却把你带坏，实为罪过罪过！从一个自私的角度来说，偶而放纵一下，却也是不错的。我这个人『自然』学派的，一切顺其自然，什麼形象，什麼阶级都是虚伪的。但无可奈何的，人在虚伪的死角矛盾了十几年，至今尚不敢勇於脱掉那层虚伪的外表，让真实的内在坦然出来。或许你和我一样，是天生纵酒潇洒的，你却被社会加诸一种清纯的束缚，在大部分的时间，你必须努力去维护这个『躯体』，只有在这个畅快的季节，得以依天性而行。

你切莫有罪恶感，必须知道：一切习俗皆是狂妄无知的人们硬加在自然之上，现在你终於摆脱这些烦人的教条，虽只是短暂的，却也值得再浮上三大白了。

最近又要搬家了。由於父亲职务上的关系，我们成了『游牧民族』。我本来以为还只是在高雄，却不料竟是要搬到台北，昨天我执拗地闹了一天，执意要留在高雄，等联考考完再到台北，父亲看我近来似乎真的用功了，也就答应了。母亲却怕我惹事生非，其实我知道的，她是舍不得离开我，自出生到现在，我还没跟她分离过三天以上的，也难怪她不愿了。

最后我编了一条自认最妙的理由：适应新环境期间会影响功课。母亲才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不过看得出，她是算准了我考不上此地的任何高中，你知道我为何要留在高雄吗？无他，只为了想看看你，而且我也不愿离你太远。等我努力考上高中后，我便可赖在此地不走了，这便是我的如意算盘了！不过父母要我先去认识环境，暂时会离开高雄几天，这几天大概不会回信了，所以你好好准备功课吧！不用再写信给我了。（这仅为暂时，可别断了音讯）下礼拜就是毕业典礼了，昨天礼拜六，学校举行预演毕业典礼，悄悄地回去看了一下，碰巧遇到一位昔日的弟兄，他略带不屑地跟我说我领不到毕业证书，哼，有什麼了不起！待我考上高中，谁稀罕那国中的毕业证书呢？躲在一旁，听他们在颁什麼市长奖、议长奖……什麼一大堆鬼劳子长奖，听了半天，才终於听到你的名字。什麼混蛋老师嘛！才区长奖，真为你不满，不过没看到你，心中的怅然若失，便如同罗马假期的结尾，疑情记者看著公主飘然离去，独自立於大堂，不忍离去的惆怅不已！

想到要离开你一段时日，真是不舍得。

牧童：今天我晕倒了。

那天大醉一场后，隔天就觉得身体不适，也不知为了什麼。那天预演

的时候，肚子里就似乎闷著血腥，同时也觉得疲倦不已，於是向老师请了假回家，母亲要带我去检查检查，我执意不肯。

在身心皆处不适的情况下度过两天，第三天上学时，勉力骑过自立桥后，彷彿觉得心脏快停了，头也昏眩不止，你绝无法瞭解那恐怖景象，似乎在那一段时间，自己已在神的召蒙下，赴往西方极乐。

到了学校，一切的咬牙支撑却都终止了，手脚软了，天地间的万物都相对地失去了意义，一阵血腥直冲上喉间剧痛从我瞳孔中射出，终於鲜血冲口而出，随著昏眩，我也已倒在地上……断断续续地感觉到训导主任的急呼声…被扶了起来，送上车…母亲的啜泣声…许多针扎入的痛楚…医生护士们的匆匆踪影……而这一些对我丝毫无意义，我一直恍恍惚惚地想著你和我并肩躺在如茵的草上，蝶舞乱，花影纷。一时和乐融洽，轻声细语在耳边轻系。忽然你提议要吟诗词，并笑著要我先开始，彷彿是冥冥安排的，毫不加思索地便吟：『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是中更有疑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景，只影为谁去。』你也自然而然地接吟下去：『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野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差及，山鬼自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皆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刹那间，天地变得严肃起来，空气猛然冷凝，不可触及。两人相对无语……景象又转到一碧至深的湖上，我在湖上泛著小舟，你在湖旁为我唱歌，鲜美灿然的莲花绽开微笑，云日极为和谐，为我们编织了最佳背景。

蓦然间，大地忽然晦暗起来，狂风夹著暴雨，向我狂卷过来，船翻了，我也落入湖水，湖水本是温和的，此时却变得冷澈起来，寒意直袭上来。那些莲花也向我聚集过来，原来清丽的她们，竟都成了一副狰狞的模样，向我张牙舞爪，我吓的哭不出来，只是大叫，我想向你求救，却无望地瞧起湖畔列出一排一排的栏杆，把竭力嘶喊的你隔绝在外。湖水越来越碧绿，而我只是向下沉，我伸著双手，高声呼喊你的名字……不知是昏睡了多久，我从恶梦中惊醒过来。本想起身来，但头却像是有千斤重一样，把我压回洁白的枕头，此时，我方察觉四周近乎全白，枕头、床单、棉被、床、甚至连四壁也是漆成白色的，这里必是医院了！床的斜对面有面镜子，映出苍白而憔悴的我。母亲皱著眉，低声和医生讨论，似乎无察觉我已醒来，我静下了心，回想发生了什麼，然后闭目凝神静听他们的对话。『究竟要昏迷多久啊？已经三天三夜了！』，『唉！我们已经尽力而为了，醒是会醒，但……只怕再醒也只能醒一个多月了。令媛天生体质就不好，肝、肺皆有毛病，加上无细心保养，常常熬夜，从小到大，现在肝炎已是很危险了，本来不至如此严重的，但我们发现她最近曾喝过酒，那减了她好几年的岁月！』天啊！我曾编织了多少梦，要和你共享人生，至今，一切都……母亲在啜泣著，为了不使她发现我已知道病情，我忍住眼泪，看著前面沙发，我多麼希望你在这里啊！轻轻安抚著我的肩膀，替我梳理发丝，跟我说：『蓉！不要怕，这一切都是恶梦，很快就会过去的……』现今你究竟在何处？你可知道我多需要你吗？牧童：趁著护士不在，我又偷偷爬起来写信。你为何不回信呢？是因为还未回高雄？还是同其他男孩依样，见我大限将至；及以往俏丽里脸上已大失光彩，於是皆离我远走了？我相信你是前者，我一向很信任你的。

本来有一股冲动，要把医院地址给你，让你来看看垂死可怜的我。但你知道吗？我变得好丑好丑，脸都凹了进去，眼睛浮肿，嘴唇白中带紫，早

已失去生气，在镜子中，我丝毫寻不到旧日的影子，也寻不到旧日的自信，你可知道我心碎了？碎成一块一块？我昨晚用苹果将镜子打碎，而且不准家人以外的人来看我，我要保存自己最后的美丽。事实上，除了导师，和两三位知己外，来的人几乎是没有，那位被你说成是我男友，后来找人去打你的国小同学，送来了一朵花，看到我变样的脸，从此不再来了。我的人和他送的花一样，凋了，不再有人理睬。

后天就是联考了，我苦苦央求父母让我赴考，在向联考会陈情后，允许一个医生随侍在考场外。或许有人会笑我：即使考上了，又有什麼用呢？又何必去缩短本已少的岁月？但我自忖在这世上无留下什麼，除了父母和你之外，所以我认为这一笔虽是多馀的，却是有意义的。更何况哭也哭过了，恨也恨完了，为何不再坚强地最后站起来一次？为了让你回忆中，保有我最美好的影子，我求你不要来看我，但求你把你的照片寄来好吗？我好想看看你，不论丑俊，那都会给我一丝气力的。

夜深沈了，真的深了，我在想著你现在做什麼？睡觉？用功？我相信你已准备的差不多了，好好打一仗吧！好想跟你同一考场。嗟乎！临死之前，才发现自己的『好想』真多。十六岁，真不甘愿，彷彿美酒尚未饮尽，杯子便破了。你可怜我吗？或许你也像那些薄情郎一样，现实而寡情，我不会怪你，毕竟你给我的已太多了。泪不争气地又流了出来，血也忍不住又咳了出来，染红了我无力的字体。

牧童：忍住了许久的眼泪，终於又掉了下来，看著它们一滴一滴落在地板碎了，碎在心中。我非感伤自己离大限已不远矣，而是感怀你竟也是那样寡情，唉，能怪谁呢？至今，身虽未死，心却已死。

这几天，心中一直矛盾，一方面想著要见见你，一方面却又不愿你见到我丑陋的模样。

你可知道是什麼支撑著我考完联考的？当全身昏眩，气血翻涌，我总告诉自己：支持下去，回医院就能看见你的信躺在病榻上，更或许你的人已坐在病榻前的沙发上。这个念头支撑著我写完考卷。

国文的作文题目：幸福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以颤抖的手，在字泪俱下的情况下，把稿纸写满了。其实对我而言，幸福是什麼呢？我剩下的幸福便是你的信，那会给我一丝心灵的慰藉。我一面写，一面在心中呐喊著：骗人、骗人、骗人的，幸福那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呢？正如我最后这麼一点幸福，也被无情的你剥夺走了。若这句话是对，那上天待我又是何其不公？这封信或许是我的遗书了。常听人家说什麼灵性、灵性，自己至死前，才了解自己也颇有点灵性，便是知道自己在这几天必要安息了，这种灵性又令人何其悲也！其实世上的牵挂太多了，走了一走了之，反倒落得轻松。像那天考完，我连对都没有对，反正考上了那间学校，都是无所谓，倒是真正关心的是你。我死后，你是否也会有另一个笔友？不要！不要！

真的，我好想当你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笔友，这或许有点自私，但成全我好吗？恐怕无法实践诺言了，犹记上次承诺你说，定要留住自己的脚步，但终究，是上天带走了我。

好想再喝酒。『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人生彷彿一场豪饮，匆匆举杯，匆匆落杯，留下的只是无情的酒渍，醉醒后，回首一看，才知已是红尘万里了。

为何不再给我一封信呢？你可知道我多想念你吗？再度想起你的大学

之梦，多美，多美，多美！但曾几何时，美梦如花瓣入水，沉了，无影无踪。在梦中，总是梦到嫁给你，生好多好多的儿子、女儿，又想到你哄孩子的憨态，在梦中也笑了起来，一梦醒来，却依旧处于床榻，不觉悲从中来，又是涕泪俱下。啊！『此时此景，更与何人说？』你会想念我吗？你总是很潇洒的，或许会大哭一场，然后继续在人生旅途中，踽踽独行，我只恨自己福薄，无法与你携酒共走天涯。啊！一阵阵的气闷哽在胸口，一时间觉得心脏越跳越慢了，牧童！

牧童！我好痛苦……再度醒来，家人亲戚都在眼前了，个个都是泪痕犹存，我已自知为了什麼，我要起来继续写下来，但医生制止了。在我苦苦央求下，医生答应由护士帮我写，所以这段是护士小姐帮我手录的。

好希望像文艺悲剧，男主角在女主角临死前赶来，我多希望你在我垂死之际赶来，但却已知愿终不可达。啊！呼吸越来越难，或许还有几分钟吧！在我咽下最后一口气以前，我只剩下最后一个要求：以后常去看我，好吗？然后题上两首诗，送给我。『烟花虽然不堪剪，确有诗永结同心。』终於大限已至，但我仍不愿跟你说：永……别……了……… 蓉：你走了，走得无声无息。『我有一千个梦，撒在每个莫名的情怀，幻有灭，情有空，歌有终，水有逝，但这梦啊！只有万古佳酿堪醉其中！』我好不容易，觅来一佳偶共醉美梦，但梦未全，伊人已去！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第一次真正感到这句词的含义。这个地方，一直是最喜欢的地方：前有梧桐，后有蔷薇，两三个圆石缀於荒蔓野草中，一棵大榕树横亘其中，日光是泼不进来的。本想联考完，就想和你见面，然后带你至此地，共饮共舞共吟诗。不料，今日却是我独自啜著酒，掉著泪，想著从前你在校园内的情影。

你一直很喜欢笑的，不是吗？你们的教室在三楼，我们的教室正好遥对著你们。尚未和你通信时，每次上课，必定带个望远镜，然后和弟兄换得一个靠窗的座位，整节课，就是凝望著你。你上课总是专注的多，有时看著黑板，有时便埋首於笔记簿中，发甩在一旁，斜侧著头，那姿势好美！至今回忆，犹历历在目，你真的走了吗？我简直无法相信。拿起啤酒瓶，才猛然发现，空了，一滴都不剩。

真后悔要到台北去，恨自己为何不早日收到你的信。老是要祈求你的原谅，在我们短短的交往中本来马上要回高雄的，不料旅居美国的阿姨，偕同表妹回国。母亲要我早上、中午用功，晚上便和他们去逛逛街，叙叙感情，表妹又老黏著我，要我教她国文，使我更脱不了身，我也想著你正值冲刺，让你静下心也好，好不容易挨到联考前一天，才得以回高雄应考，恰巧你的信又被管家转到台北去了，终於无法与你再相见，莫非上天注定这只是一段永不交流的情吗？考完后，接到母亲急电，说阿姨、表妹要回侨居地，叫我立刻回台北接机，这一走，竟又错过了和你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莫不叫人柔肠寸断！等到他一走，才得以打开你的信，一看之下，全身像电殛一般，心紧悬在半空中，绕著『不可能』、『不可能』……三个字打转，抱著颓丧之极的心，匆匆赶回高雄，你却已尸骨冰寒，我求你的双亲再让我看一次最后的你。当颤抖的首掀起白布，天啊！

你那样纯洁、那样柔情，为何还要遭受如此重的刑罚？轻轻抚摸你冰冷而无血色的脸庞，依旧那样秀美，细细地呼唤著你的名字，多希望你再度睁开眼，等著我抚掉你睫毛上的泪痕，唉！我岂又值得你为我掉眼泪？发一

样是柔顺的，只是比我上次见你时长了一些。悲怆的眼泪终于扑扑地掉落在你脸上，你为何不再笑语嫣嫣呢？脑海中一直恍惚著：这或许一切是梦，梦醒了，你又在我眼前，任我把你抱在怀里亲吻，更或许你根本没有死，眼前的尸体不是你、不是你！我退后、退后、退后，直至『碰』地一声，踢倒了你父母为你烧的纸钱、我软倒在地上，让飘啊飘的灰烬恣意地落在我脸上……为何不再喝了呢？这一瓶是你的啊！把它喝了，顺便庆贺你考上了雄女。哈！炳！炳！你考上了雄女，不是你心所夙愿吗？考上了亦复何用，不过是让雄女的报到率又低了一点。也告诉你一件傻事：不负你的期望，我也考上了一间高中，虽然和雄中不可同日而语，但总也算考上了。当在你坟前考虑了一个下午后，我终于决定去读了。可笑的是报到要毕业证书，才想起没有。于是便到教务处要求通融，料不到教务主任却指著我的鼻子说：国中都念不毕业，还念什麼高中？我笑了，仰天长笑！难道这个世界就真的此可笑吗？或许我该学学那谢逊，大骂一声：贼老天！

在你这仅存的两个月中，为何不让我和你去好好地共度岁月呢？虽然我俩未曾谋面，但从信中，我深深感到彼此的心中存有一种灵契。但可恨的贼老天，把这段最可贵的时光浪费在书卷之中，虽然双双达成心愿，但你走了，我也因没有毕业证书而排於门外，究竟我们是做错了什麼事吗？以致遭受到如此大的惩罚？

终究是留不住你的脚步，记得你是答应过我的。但即使走了，真得连回首和我共饮一杯，也不得行之吗？又想起最喜欢的一首英文歌：

I can wait forever if you say you'll be there too I can wait forever if you will I know it's wrote it all to spend my life along with you……我此刻正如歌中所言，我可以等你到永远，我使终只认为你尽去远游，终有一日，在那旧情夕阳处，我俩携手共行的影子，又会被日光拉得长长的……你的那瓶酒倒了，被我踢倒的，流得一乾二净。昨天你出葬了，也了结我的一桩心愿。这几天你停棺在家，我总不敢睡，你的芳魂必又来找我一同出游，而那只有徒增醒来后的悲怆罢了。呜呼。生前汝不得见吾，死后依然不得见吾偿愿，吾之罪孽何其深也！你的父母将你葬在一处面海的山地上，四周之邻虽不多，但尽可俯视海景，无论晴雨，无论黄昏，海总是多角度的，一种角度有一种角度的美，同你一样。周围植满了梧桐，我还特别栽了一朵小别花在你墓前，她有一种不惹人欲望的清香，你也一样有的。明天我就要走了，到台北去。既然读不成高中，留在这个伤心地又复何用？不过，每当梧桐叶落之际，我总会回来看看你的。

今天是我留在此地的最后一天了，明一早的国光号，将带走我的身，却带不走我的心。

总有许多话想和你说，却又都忘了。最后附上一首前人做的香冢词：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所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

夕阳沉了，依旧那样凄美。我把前几封给你的信，连同这封，一齐带到你的墓前，烧给遥远的你。

XXX蓉：三十年的岁月，像一股轻烟，缭绕在淡淡的悲愁中。三十年来，我始终没有忘怀你，我的心没有变，只是发已开始苍白而已。

你在地底可好？光阴不疾乎？转眼你也走了三十个年头了。最后去看你时，心中便立定决心要创一番大事业。如今，虽称不上衣锦还乡，却也是

颇有成就，你高兴吗？想当年，以我国中学历之身，求职总是到处碰壁。每当我拿著一张报纸，拎著一罐啤酒，茫茫无目标地漫步在深黑路上，我真想一死了之，追随你至九泉底下，但一想到你诚挚的言语，我总又振作了起来。或许是因缘际会吧！从一个小职员开始，奋斗了三十年，才算终有小成，总是没辜负你了。

你生前我对不起你，你死后我依然抱著歉疚。刚离开高雄的那几年，每当梧桐叶落之际，我总是回去看看你，除除杂草。后来几载浮沈於得意、失意之间，便忘了这个梧桐之约。大约是十五年前吧，当我回去时，方才发现你的墓碑几乎已全倾颓，蔓草早已掩盖了高起的香冢，一旁的小别花早已死了，我呆了，呆坐在荒芜野草上。后来我才知道，在你死后没几年，你家人便全都迁居西班牙了。当时，在茫然中，我只隐约知道自己是冲冲撞撞下山的，买了一把镰刀，一个铲子，和一些花苗。然后一面流著泪，一面除著高过人身的草，后来实在是力竭了，乾脆便点了一把火烧了，熊熊火似乎组成了你哀怨的喟叹，火烧的滋滋声仿佛告诉我：终於有人想起你了，却是一个未曾见过的牧童……草尽了，执著铲子，抚平你那被践踏已久的香冢，如何不令人心有凄凄呢？在世为一人人皆求之美女，一旦离世却落得如此悲凉！

予你之信老提愁事，提一提喜事吧！我一直没有结婚（有了你一生便不再有缺憾！）在我事业成功之后，常感到长夜漫漫，孑然一生寂寞谁与共！在偶然一次捐款中，我在孤儿院找到一个极像你的小女孩，我毫不考虑领养了她，那时她方才六岁！当她十六岁时（亦即去年），我带她回高雄你的墓前。那时你的墓已被我大肆整修了、地加大了，四周围上栅栏，铺上韩国草，并遍植花朵，算是我对你一点小小补偿。墓碑我擅自改了：爱妻蓉之墓。我带她到你那里，并要她奉上三支香，并叫一声：母亲。她一直都很乖巧温顺的，尤其至今，她出落得和你当年一样，清丽难喻。你在地下若有知，获悉得此佳女，必当满足。你可知道我帮她取的名字？——宛蓉，好听吗？或许你觉得我很疑情吧！但我知道，你也知道，『爱』是天下最难懂的事。对于我，能够三十年不忘怀你，绝非是你的容貌，而是彼此心灵的偶然契合。『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而投影在你的波心……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芒。』悲天！

不知幸抑或不幸，我却永远忘不了我俩短暂交会时所发出的光芒。

在天理之无常，许多事不能问代价；在岁月之无常，许多爱缺乏酌理智。

悲之而化育之，如淡淡花绽。

淡之而笑置之，苦亦为苦也；莫顾人生十五或五十，总归戏，戏台上，隔著天窗，淡淡月光入。

那儿，情伤处，曾拥抱，曾落泪，多少茫夜过，总归空。

这一幕戏未另幕升，幕幕悲剧幕幕升，直至人生无根。

那管曾有彩霞薄暮，一样化为尘土，随风飘，随风飘，如刺鸟般，歌尽身亡音不留……

作者：杨小贤

初次与学姐相识的那一天，是在学校旁的那家西餐厅中，两人都是以钟点计薪的服务生；在一个月之前，小贤告别了社团，放下了爱情，以一种尝试新生活的心态到此应徵，从补一个晚班的缺，到现在已俨然是这家餐厅的新秀，老板的得力助手了。

“赚钱真不错，肯付出就有回报，比起只有付出而不见得有收获的爱情来得实际多了，看来我的选择还是对的。”小贤心想。本来这一天小贤是没有排班的，但是老板看在今天的服务生都是女的，深怕送餐时会手忙脚乱，加上小贤一个月工作下来，已对这份工作产生极大的兴趣，所以老板的一通电话，小贤的工作表上又多了一个班次。

“咦！？学弟，你今天怎麼来了？你不是没有班吗？”说话的是小贤的直属学姐巧玲。

说起来也好笑，巧玲是到这里打工之後，才知道有小贤这个学弟的。

“没办法，看 们这班老弱妇孺这麼辛苦，我怎麼忍心呢？只好牺牲我自己来换取世界和平了。”“油嘴滑舌！好了，不跟你闹了，介绍一下，这是我同学幸真，以後上班的时候，可得请你多多帮忙了。”“没问题！”巧玲学姐的身边，是一个长发飘逸、楚楚动人的女孩子，小贤突然之间有一股悸动：“她叫幸真？真是一个令人动心的女孩！”往後的一段日子里，大家由於工作上的关系，感情更加熟络了，而小贤对幸真有意无意间的关怀与照顾，也成了大家茶馀饭後的 聊话题之一。过不了多久，小贤和幸真就在大家的玩笑中成了一对，彼此还不时以夫妻戏称，於是，游戏开始了。

~~~~~  
~~~

新故事又开始了，请大家注意：这只是个故事，不是历史，所以请勿臆测剧中人的所谓 真实姓名 ，因为那根本不存在於我们的真实生活中！看故事就看故事，谈什麼真假嘛！！真是的！！

~~~~~  
~~~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小贤对幸真的感情也一天一天地增浓。

好奇怪，这种感觉，没见到学姐的时候，总是有说不出的疲倦；而见到学姐之後，整个人就变得朝气蓬勃，彷彿有用不完的精力似的，以前倒还不觉得，而现在这种感觉却愈来愈强烈，难道说，我真的爱上学姐？小贤迷惑了。从小到大，虽也曾有心仪的女生，但小贤也只是默默地爱恋著，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与对方发展恋情，不过，这一次，小贤真的认真了。

“学弟，我有话跟你说。”下班後，巧玲的另外一个同学，宜宁，叫住了小贤。

“学姐，有什麼事吗？”“学弟，我问你，你跟幸真这种甜蜜家庭的游戏到底想玩到什麼时候？”宜宁的大眼睛，闪烁著她对小贤的关心。

“游戏？不会吧？”小贤似乎并没有被宜宁的问题吓到。

“不过说真的，如果这种关系可以一直维持下去的话，我倒不反对继续玩下去。只是，这未免太委屈幸真学姐了，跟我这种人划上等号！”小贤说遍说，还不忘陶侃自己一番。

“这麼说，你是认真的罗？！”宜宁的话，有些不安，也有些释然。

小贤笑了，笑得很 腆，但很满足，自从离开小丽之後，小贤第一次

露出如此平静而自然的笑容。

“学姐，现在有空吗？可否出来一下，我们散个步好不好？”市下了手中的电话，小贤看著镜中的自己，这一次你可得好好表现了！小贤跟自己说。从中学以来，小贤就没有处理好自己的感情问题，小贤自己也很纳闷：为什麼总是我轻易地喜欢，甚至爱上一个人，难过我是注定要经历这些苦难之後才能有自己的幸福吗？苞幸真见面是在挂下电话後的三十分钟後，其中有二十五分钟，小贤是在女生宿舍前的大榕树下，看著手表上的秒针，一秒一秒地数过的。幸真穿著一袭粉红色的洋装，是小贤最喜欢的形式，全身上下散发著淡淡的香气，秀气的脸庞，飘逸的长发，在小贤的眼中看来，一切都是那麽的完美。好美，就跟小丽一样，令人难以抗拒的娟秀！小贤心中无尽的赞叹。不，我不能再想小丽了，我要的是现在与未来，不是过去，我今天一定要把握！小贤再一次地提醒自己。

校园中昏暗的树影，伴随著情人们的俚影双双，小贤和幸真两人，就这样走著走著，一句话也没说，两人都期待著表达自己的心意，却又怕只是一厢情愿！

“学姐，有一句话，我想了很久，不知道可不可以讲？”“我们认识也有段时间了，有什麽事，如果你相信我的话，不妨就说出来，说不定我可以帮你。”“学姐，我爱。”接下来的十分钟，两个人又是一句话也不说，只是默默著走著。小贤的脸上有一种解脱的喜悦，也有著未知的不安；而幸真只是低头不语，似乎小贤的话，已不只是轻轻触动她的心弦，而是重重地敲打著她的内心深处。

“学弟，你考虑清楚了吗？”幸真的语调，听起来是那麽轻柔，那麽催魂。

“学姐，我也许平常是不正经了点，但这次我是认真的，我们交往好吗？”听了小贤的话後，幸真又陷入了思考的领域中。

“学姐，难道是在乎别人怎麼看我们吗？”小贤开始急了。

“喔，不！我不是考虑我们年龄上的差距，我是想说，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交男朋友的事，你这样突如其来，我..我一时之间很难适应。好，我答应你，不饼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什麽事？”小贤的心开始飞了。

“等遇到比我还适合你的女孩时，你千万不要顾虑到我，放心去追求她，可以吗？”“好，我可以答应，不过这个条件是双向的，也就是说，等将来遇到了好的男孩之後，也千万不要放弃自己的幸福，不过，我想，我是没机会离开你了。”幸真笑了，小贤也笑了，月光下的身影，是一段故事的开始。

第一次约会，小贤的心情既期待又紧张。长大至今，从没有跟异性接触的经验，造就了小贤对异性的憧憬与逃避。虽然如此，小贤仍然鼓起了勇气：开口约幸真去看电影！

不妙的是：学校的周末电影本周上映『魔鬼战将』，天啊！约会看动作片，多麼不搭！

回想起幸真当时惊讶的表情，小贤就忍不住地脸红了起来。片，多麼不搭！回想起幸真当时惊讶的表情，小贤就忍不住地脸红了起来。算了，等一下去看MTV好了，什麼义演嘛，在这个重要时刻放『魔鬼战将』！看著手中的手表，在人潮出入不断的女舍门前，小贤做了决定。

又是好久好久，至少此时小贤的时间过得是如此漫长，盼呀盼，幸真

終於出来了，小贤难掩兴奋之情。

“学姐，确定要去看这部片子吗？我是说，考不考虑去MTV看另外的片子？”小贤的口气依然不脱少年的羞涩。

“不了，我刚去看完『源氏物语』，我们还是去看校园电影好了，况且你也买了票。”看著有点手足无措的小贤，幸真也不做其他要求，反倒是像蚌大姐姐似的安抚著小贤的紧张。

“好吧，不过等一下可别後悔！”“真的不考虑换个片子？”就座之後，小贤又忍不住问了身旁的幸真一次。在小贤刻板的印象中，带女孩子去看电影时，没看文艺片就已经很奇怪了，更何况是动作片！看著幸真时而掩面，时而闭眼的，小贤已经告诉自己，这场电影注定是看不下去了！果然！当昼面上一颗人头落地时，幸真轻轻地拉了小贤的衣角，“学弟，我们出去走走吧！”漫步在寂静无人的田径场上，满天的星斗映著两个有情人的足印双双，走著走著，小贤突然停了下来，“学姐，有件事，我要跟你说，但要答应我，不可以生气。”“有什麼事你说，不过生不生气，那可要看你说什麼了。”幸真笑了笑。

“学姐，我必须让知道，我一直很喜欢一个女孩，即使是现在跟交往，我还是无法不去在意她的存在！”小贤觉得与其隐曾经付出的感情，不如坦白一点说出来，这样也对幸真较公平些。“我知道，事实上，在我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我就看的出来，不过我不会介意，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真的，如何你很在乎她的话，你根本不需要考虑到我，择己所爱，爱己所择，小贤，勇敢地去吧，我会为你祝福的。”“不、不，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虽然我是很喜欢那个女孩，但是那只是一场梦，而梦是不会成真的！我希望能了解，才是我的选择，只是这一切来得太快、太顺利，我一时还不能适应过来。真的，学姐，我告诉我自己，我要全心全意地爱，因为答应了我，所以我要用我所有的爱来回报你！我真的很抱歉，我现在还忘不掉那个女孩，不过我保证！

“我不会辜负的。”幸真又笑了。浅浅的笑似乎为小贤的认真表情而感动。“我一直在想，我为什麼会答应你呢？我想我快有答案了。我很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感觉，也许是我家里的环境影响吧？我一直很希望能有一个美满的家，真的，我从柄中就想嫁人了！我不想交男朋友，但我想要个家庭，而从你对我的关怀中，我有了一种幸福家庭的感觉，你知道吗？当你我吃东西时，我真的好感动、好感动！”“我告诉自己这只是一场游戏，可是我总忍不住要体会那种靶觉！”“别说了，”小贤看著脸上已泛起一片娇红的幸真，“现在才刚开始，就感动成这样子，那以後怎麽办？我可没那个自信再创高潮哦！”不自觉地开了个玩笑。“人家说，感情这东西是要慢慢培养的，虽然我们省略了轰轰烈烈的爱情，但细水长流的真感情才正要开始，答应我，都不要轻言放弃，好吗？”小贤很想上前抱住幸真，但一股莫名的罪恶感促使他停在原地，不行，这不可以！小贤笑了笑，终究我还是不行！一轮明月高挂天空，伴随著两人的身影婆娑，就这麽走著走著，随著晚风轻送，一份真情飘在轻凉的夜岚中。

及时地赶在女舍关门之前，把幸真安安稳稳的送回去之後，小贤一个人慢慢地走到大草坪上，静静地躺了下来，看著闪烁的群星陪伴著孤寒的月娘，在无垠的宙幕上一同漫步。

这麽决定了吧？我的思考、我的言行，以及我的一切，今後都不再

只是一个人了，我能适应这从未经历过的新生活吗？我很怀疑。算了，也许这会真是一个新的开始，而我，也不再是过去那个一见到女孩子就口张舌诘，可是心底却萌生爱意的怪人了。小贤对于即将开始的一切，充满无限的期待与测臆，尽管难免会对自己靶到怀疑，但那颗受过伤而不死的心，却一直不断地鼓动着小贤，别怕呀！就算是老天故意作弄人，那也是命中注定，放手去吧！想著想著，小贤突然起身，抓起手边一把泥土，狠狠地向空中抛去，就像是落一身忧愁一般，幸真，我爱！一面跑著，一面高声叫喊著，在偌大无人、寂静祥和的草坪上，小贤的呼喊像是脱了的野马般地嘶啼，清澈而嘹亮，伴随著小贤奔驰的躯体，飞扬在浪漫的月光下。

回到宿舍之後，幸真洗了一个澡，然後独自坐在窗前，若有所思地凝视著窗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不停地拨弄著还没吹乾的头发。

同为室友的巧玲和宜宁，被幸真这种不正常的举动著实吓了一跳，在两人私底下商量之後，决定从幸真口中探个究竟。

“怎麼了？幸真！今天跟小贤出去还愉快吧？”巧玲的语气显得特别小心，深怕一不注意挑动了幸真内心深处的痛。

“嗯。”幸真无力的回答，更使巧玲和宜宁相信：幸真的心里有事！

“那他是不是说了什麼话，或是做了什麼事，让不高兴？不然，怎麼一回来什麼话也不说，就只是一个人对著窗外发呆，一付心事重重的样子，我跟巧玲看了都好不忍心哦！”宜宁可就不像巧玲那麼小心翼翼的，一下子就把心中的疑惑说了出来。“不好意思，让们担心了。我们今天都很顺利，虽然电影只看了一半，可是我们还去散步，也聊了很多。”“只是..”幸真欲言又止。

“只是什麼，有话不妨说出来，大家都是好朋友，说不定我们可以给一些建议。”巧玲关心地说。“们觉得小贤这个人怎样？”幸真问。

“小贤？不错啊，虽然外表不怎麼样，但是待人满好的，看得出来是一蚌用情很深，而且很体贴的人。”宜宁发表了她对小贤的看法，事实上，宜宁本身没有兄弟，所以她就将小贤当成自己的小弟看待。“是啊！”巧玲也搭腔了，“只是我很奇怪，像学弟对女生这麼好，怎麼会没有人愿意接受他呢？”“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真的，直到目前为止，我自己都还找不出跟小贤交往的理由，真不知道当时为何会答应与他交往，可是，每当跟他在一起时，我就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一种我想找寻，却又迷惑的家的感觉！我跟他说，我不想交男朋友，不想谈恋爱，我只想要个自己能够掌握幸福的婚姻与家庭，没想到他竟然跟我说他会娶我，要跟我共创我们的未来！”幸真有点哭笑不得地说，“呵，我真不知道是笑好呢，还是为他的傻劲感动才好！”“可是并不确定自己的感情，不是吗？所以自己还在犹豫是否该继续这段感情？”巧玲的话直入幸真的内心深处。

“说的没错，我是还在怀疑，可是我不敢跟学弟说，我怕伤了他，他好可怜，都没有女孩子愿意接受他、了解他，可是，我又怕他放在我身上的靶情太深太重，我怕到时候我也承受不起他的感情，真的，我好害怕。”幸真一脸忧愁，看来她是真为小贤的深情所困扰。

“幸真，”巧玲的语气突然变得沉重，“会伤了他的！”“是吗？我真会如所说的，伤了小贤吗？”夜更深了，一轮明月挂高空中，晚风中，只留下幸真的疑惑。

“哇！太阳出来了，又是美好的一天！”听到室友小忠对朝阳的赞叹，小

贤的心情也起了共鸣；的确，在阴 多雨的台湾北部，是很难得看到暖暖冬阳的。可惜今天不是假日，不然打个电话约幸真一同出游也是不错！

上了一整个上午的课是很累的，尤甚是当你专心听课却捕捉不到老师的教学步调时，那更是一场煎熬！所幸下午的课因老师临时有事而暂停，小贤得以从放大器与电晶体的世界中，被最後的一声钟响所解放！

在往餐厅的路上，小贤遇上了幸真，幸真亲切地跟小贤挥了挥手，小贤也下意识地点了点头。突然，小贤像是到了什麼，赶紧跑到幸真跟前，支支吾吾地说：“学姐，下午还有课吗？我想．．我想如果下午有空的话，我们一起海边看看好不好？”“嗯。”看著小贤羞涩而不失纯真的表情，幸真微笑点头。

“为什麼突然想到要来海边？”眼睛望著远方的落日与归帆，手中捧著温热海沙的幸真问小贤。

“我也不晓得为什麼，只是曾经听人提起过，这里的落日很美，最适合热恋中的男女一同欣赏，所以一时兴起，就找 一起来了。”小贤也不掩饰，心里想到的意念毫不保留地转化成口中的言语，在他的观念中，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是不需设限的。

听了小贤的话，幸真低下了头，轻轻地说：“你已经认为我们是情人了？”“我自己也不是很确定，因为我从来没有去爱一个人的经验。虽然过去的成长过程中，我喜欢过不少的女孩子，但是 是第一个愿意让我爱的女孩，我不想失去这一次机会，我也快成年了，我不希望在我离开学校这个成长环境前，还有一些未完成的事让我遗憾！”“遗憾？我对你来说，是这麽重要吗？”幸真开始觉得：小贤对自己的感情成长得太快，幸真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小贤的初步行动时，小贤更深的爱意却已袭来！“别想太多，我不是只针对 ，我是说我的梦！”小贤敏感地从幸真不安的语气中，察觉幸真似乎还不是完全能接受自己的感情， 我不该给学姐太大的压力！小贤连忙对自己的话作了解释，希望能缓和幸真的迟疑与不安，这是小贤第一次在幸真面前掩饰自己。

“你的梦？”“是啊！如同 想要自己的家一样，我也有自己的梦要去追求！”“那你的梦是什麽呢？”“我一直认为：天地之中，都有正反两面，如果说我是正因子的话，那麽我今生的唯一梦想，就是找回我前世所失落的那另一半，那个人可能是 ，也可能是别人，就如同我们的协定一般，说不定那天我真的找到了我要的，那麽今日我们之间的种种，就只是一段故事了。”“真的是这样吗？”幸真的头更低了，心中的疑云更厚更浓了。

事实上，就连小贤自己也不相信，果如自己所说的话，他真的会弃幸真而去吗？不会吧！只要学姐不离开我就很不错了，还想奢求些什麼？

小自己也很明白，自己的爱是无止尽的付出，打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回收了，眼前的幸真也是，只是小贤的经验已开始提出警告：这一次的感情又即将结束了。幸真也不再说什麼，只是安静地望著大海，细细地思考自己这段感情

重视，以及自己究竟能不能够完全接受小贤那异於常人的深情。我真的对他有感情吗？为什麼我从他的关爱中感受到的不是快乐，而是沉重的压力与负担？夕阳西下，潮起潮落，上下不定的浪花伴随两人上下不定的心绪；如同绚烂的阳光一般，两人的感情，也即将有了结果。

又是夜，宁静的夜，也许是锋面来临的绿故，黑鸦鸦的天幕，竟是一片离奇的空荡！空气中和有山两欲来的冷 ，呼呼的风声，是这片大地上仅

存的喧嚣。小贤呆坐在书桌前，无神的双眸中，只有电脑萤幕上那无机的光芒。

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了，冷静的思考，不让自己忽乐忽哀的心绪起伏，影响对人、事、物的理性判断！小贤自己知道：从认识幸真之後，他在这方面可说是完全的失败！他太天真了，看不清人的改变以及时、物的更移，而眼前的问题却急待解决：是我一厢情愿吗？门开了，是邻房的治文，相当热心的一个人，对事情的看法有自己独到的一面，实际而主观，这跟小贤的浪漫主观是截然不同的，但思考模式的差异，倒也不影响两人之间的心灵契合。

“咦？怎麼只剩你一个人？小忠他们呢？”“他们唱歌去了。”小贤的回答有气而无力。

“喔！那你怎麼没跟他们去？你不也是很喜欢唱歌的吗？干嘛？有心事啊？”从小贤无神的目光中，治文看出了小贤的落寞。

“是啊！我现在真的是心情不好。”小贤的回答倒也乾脆。“怎麼会呢？你最近不是春风得意吗？怎麼？散了？”“还没，不过我想倒也快了，只是我不知道我应该是高兴地让它结束呢，还是试著去挽留什麼。”小贤说出了自己的疑惑。

“其实在你开始跟那位，嗯，学姐是吧，交往的时候，我就很想找机会问你：你已经决定放弃对小丽的感情了吗？虽然她并没有给你什麼承诺，但我想，以你对感情的固执，不像是会轻易放弃自己曾经付出过，而且你确定你爱那个学姐吗？”治文的质疑咄咄逼人，小贤若不是早已从日常的相处中，学会了如何适应的方法，恐怕也是难以招架。

“我真的不是很确定，但我很努力地去爱她，我想我并没有做错什麼，如果说我有什麼对不起她的地方的话，那大概就是我对小丽的爱恋犹存，除此之外，我想不出有什麼因素会使这份感情产生变化。”小贤的话中，对自己感情的忠贞，有绝对的自信。

“所以我说你笨嘛，你只想到你自己是否爱她，是否对她忠贞，可是爱是两方面的，你确定她也跟你爱她一样爱你吗？”治文的语气，有一种师长的威严。“我不清楚，可是学姐说过，她满欣赏我的。”“欣赏？欣赏是不能当真的，我们不也欣赏很多女生，可是我们并不会去爱她们是吗？你是当局者迷，我是旁观者清，容我冒昧地问一句：你们在一起也有一段时间了，你跟她有身体上的接触？我是指接吻、牵手一类的。”“你开什麼玩笑！”小贤被治文尖锐的问题震撼了。

“对嘛，你根本就没碰过她是吗？那这跟你们开始交往之前的学姐弟关系有什麼不同？我看她简直就是在玩弄你的感情！听我说，女生都是一样的，她们不会轻易地对陌生人或普通人开她们自己的身体，你看了那麽多女权主义的书，我想这点你该明了，除非是她们的至亲父母，”治文说到这里，用一种暗示的眼光，看了小贤一眼，“或是她们的伴侣。”小贤有点明白了。

“你们是男女朋友没错吧？也许口头上她并不排斥你，但在她的意识中，你只是一个连她手都不可以牵的外人！我这样说，你明白了吗？”“我明白了！”小贤的眼神中，有一道大澈大悟的光芒。“我知道我该怎麼做了，谢谢你的开导，我真的想通了。”走著走著，在这朦胧的月光下；小贤经过昨天与治文的谈话，终於下了决心，他鼓起勇气，打电话约了幸真。

可是现在，这个重要的时刻，也许今天过後，两人就又是两个独立不

相必的个体了，但两人却仍不语，也许就跟当初开始一样，两人心中都还有未整理完的心绪吧？“学弟，”又是幸真先开口，“我一直在想：我到底喜不喜欢你？我想了很久，真的，可是我始终无法说服自己：我是喜欢你的。可是跟你在一起时，我又会有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我实在是很抱歉，你对我这么好，可是我……”幸真的语气有一种激动的慌乱！

“我承受不起，我想尽办法要还你的情，可是我又不能出卖自己的心！我……”幸真哽咽了。

“学姊，不要难过，我今天约 就是为了不让 觉得欠我太多，我不需要 还我什麼，也不要 出卖 自己的心，我只要 答应我一件事：把我丢了吧！”比起幸真的慌乱，小贤的冷静有不合适的成熟。

“什麼！？把你丢了？你的意思是……？”幸真受到的震惊似乎远比自己迷惑还深！

“没错！我们分手吧！这样对 对我，都是一种解脱，当然，这或许有些荒唐，但是，这是我想了很久之後所得到的答案！我知道， 并不是真的对我有好感， 只是被跟我在一起时那种温馨的感觉迷惑了，误以为我们真的能像童话中的男女主角一样，共建一个美满的家庭，可是我们都忽略了：

并不可能爱我，而我虽然会对 忠贞，但我仍然会惦记著那个女孩，不是吗？这样的组合一开始就是 这样对大家都好。”说完这些话後，小贤享受了解脱。

“可是，这样子你好可怜，这对你不公平啊！”幸真似乎忘了在自己的下意识中，想结束这段感情的冲动，反而像一个大姊姊一样，替小贤这个饱经感情风霜的小弟感到不值。

“哈！”小贤苦笑。“爱情这东西本来就没有所谓的对错，更没有公不公平的判断！如果对我公平的话，那 愿意勉强 自己吗？这样一来，不就又对 不公平了吗？真的，把我丢了吧！这不算什麼，我又不是没被拒绝过，

也不是第一个离我而去的女生，当然，我更不相信我是第一个被 放弃的人！既然如此，何不接受我的提议呢？这对大家都没有坏处嘛。”“可是……”幸真欲言又止。

“不要再可是了，走吧，去找寻 的梦，我不是 所想要的，不要再考虑我了。”幸真终於走了，在小贤一再地催促之下，带著她所谓的歉意离开。

这场不完全的爱情，也到此划下句点，从定情到分离，只有十三天，小贤想笑，笑自己的初恋，笑自己的荒唐，笑自己的迷惘。

呼！总算结束了，这漫长的连载过程；虽然一开始我说过：这只是一个故事！但我还是得承认：这是真的。

只不过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小贤编的，好辛苦喔！没经验还得装出很有心得的样子。

也许小贤不小心写出了您的心情，但那绝不是小贤的本意，只是运气好，刚好碰上而已；小贤要再一次地感谢小笨童学长，没有他的 奉承 鼓励，小贤压根儿就没想过在 B B S 上写这些有的没有的；嗯，还要谢谢那些曾经就 十三 一文发表过意见的朋友们，没有你们的共鸣，小贤实在没自信把 十三 写完！

结果如大家所想的，文中的小贤跟幸真分手了，虽然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结局，甚至是很差的模式，但小贤的能力也只能到此为止了，这一点，仅向镑位喜爱 十三 的朋友致歉！

那麼，真实生活中的小贤如何呢？嗯，自从三月六日与学友闹翻之後，小贤以一天一回的速度，写了《碎心之後》，注定今生与故事的不解之缘，这一切都得感谢我们小笨童学长，当然啦，《碎心之後》的现实版本是：小贤用极不平常的方式（不难，九十度大鞠躬！），挽回了得来不易的友情，当然，小贤奢望的爱情已成往事；《十三》也是一样，真实世界中的小贤是在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出局的！因为是写小说，所以小贤变更了大部份的故事内容；

亭亭的爱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有著太多快乐悲伤的事；我们带著父母家人对我们的期许，在钢筋水泥的都市丛林里玩著危险的游戏。

也许你并没有想过，究竟什麼才是你真正想要的。

是一分优厚的生活，还是一次绝美，值得永生怀念的恋爱？可能你曾有过这样的机会，却因为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迫使你放弃了你所爱的。

在这个静谧的星夜里，就让眨著眼睛的星星，向你娓娓诉说这些别人的故事，让你也重温那值得为它活过一次的记忆……亭亭是我的同班同学，在我的眼中，亭亭是个太特别的女孩子，我以为，要找一个与亭亭一样特别的男孩子，是一件太困难的事。

可是今天，这样的男孩出现了，他完全看得见她身上的光芒，在他眼中，她是十全十美的。

他完全看得见她身上的光芒，在他眼中，她是十全十美的。

他懂得欣赏她的与众不同，而不是为了她的美丽。

我这才知道，他在认识她，遇见她之前，已经爱了她十年。

我被这样的深情而感动，只是他……却是来迟了。

英听课後，已经是中午了。我与亭亭照旧晃到了学校里的面包房，一人拎了一块才出炉的起士蛋糕，一盒冰冻蜜茶，便是一顿午餐。

大学同班至今，我们已做了一年多的同窗好友。理工学院的女孩本来就少得可怜，班上也只有硕果仅存的两个：我和亭亭。在这个学校里，亭亭是与众不同的；她不是十分耀眼，只是和别的女孩不一样。以一个好友的眼光来看亭亭，我是看得见她身上的光芒的，但是，我不知道别人是否也懂得欣赏她----包括班上的男生在内。

亭亭并不很高，但是整个人十分匀称，脸孔是圆的，眼睛也是圆的，常看她漆黑的眼珠子骨碌碌地转，好聪明，好淘气的样子；及腰的长发，她惯常梳成两条辫子，一前一後地甩著。亭亭的皮肤是雪白的，冬天白得几乎透明；一到夏天，她便去海边把它晒成健康的蔷薇色。

无疑地，亭亭应该是个没有忧愁，快乐的女孩子，大家也都这麼认为；可是，我也曾在某些稍纵即逝的短促时间内，看到她脸上，闪过一丝的茫然。

我们抱著午餐往系办走，打算去看它半个钟头新闻。一路无言。风，漫无方向地吹著，亭亭的长发向後飘杨，一双眼睛不专心地望著四周。风的寒冷把她吹得毫无血色，也没有一点欢容。这时，亭亭是不属於这个世界的。

我常在想，像亭亭这样的一个小女孩子，不知应该有一个什麼样的男孩子站在她身旁。"不，我不要长得太帅的，我看不住。"她笑著摇头。

以前亭亭曾列过一张"清单"，包括所有的条件和限制，半开玩笑地。"我不要姓蔡汤范钱的，也不要姓廖，姓简的。"理由是：俗气，寒酸。她也不要本地人，"台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她说。

我警告她："亭亭，当心，将来硬是嫁一个姓蔡汤范钱的标准台客。"还说台湾国语。

她毫不以为意，笑著搭腔，呵呵哈哈地。

亭亭的感情一直不上不下，没有一个稳定的所在。好几次她问我："是不是我的感情还不够成熟？还是我一直没碰到那个我真正爱的人？"我苦笑，这个问题太复杂，已经不是我能回答的了。

班上的亭亭，是惹人疼爱的。男生们对我和她都呵护备至。我自认是个再平凡也没有的女孩；我没有傲人的三围，没有漂亮得足以令人惊艳的面孔，我的脾气甚至有些古怪.....，诸多理由，然而，女孩子终究是女孩子，我和亭亭仍然心安理得地做我们的"班宝"----班上的宝贝。

可是，亭亭那样的女孩，无论在什麼样的班，都将是班上的宝贝，她就是那样惹人疼爱的一个小女孩。下雨了，她没带伞，男孩子总忘不了叫她："亭亭！快来我伞下躲一躲，别淋湿了。"甚至於，也有男生就捐出了伞，自己再去和别人挤。上课时，亭亭从不抄笔记，只是专注地听课；到了考试，自有男生拿了影印装订好了的笔记给她。亭亭极聪明的，往往是拿了别人的笔记，再去教其他的同学。

我常想，如果我是男孩子，我会选择爱上她的。

而据我所知，班上也有很多男孩子对她倾心，但有勇气开口的却好像没几个；别系也有几个想追她的人，但是被学长放出风声："我们班还在大排长龙中，你们来搅和什麼？"於是，亭亭就只有我与她相伴；长久以来，一直是如此。

亭亭是独一无二的，我一直如此坚信著。今天有很好的太阳，亭亭穿了件奶白色的棉罩衫，浅色牛仔裤，圆圆窄窄的肩膀，束著一握的腰，洗得

雪白的布鞋-----有时穿著芭蕾舞鞋就跑著来上课了-----，灿烂地笑著，长发一甩一甩地.....整个人便是一幅好看的图画。"小淡，今天的蛋糕好热，一定最喜欢了。"亭亭高兴地说，笑声像一串串倾泻而下的音符，哗啦啦落了一地。我也笑，亭亭常常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雀跃不已，而且总是别人的事。

亭亭这点是可爱的。

小淡，早上第一堂课我黄牛了，没有去上课；可是我做了一件比上课更有意思的事！

知道吗？校门口那株樱花开了！我一早上就等在树下，我有预感，它今天一定会开，果然被我等到了。"我会心一笑，难怪她今天看起来这麼开心！去年樱花开，她不小心错过了，还伤心懊丧了好久呢。

傻亭亭，一大早像傻瓜一样地站在樱花树下发呆，公车经过了还以为 是疯子呢。

这东西？大概是班上有人路过，看 孤零零地....."那个人，我根本不认识；他也只和我说了一句话而已。"他跟 说什麼？"他说，他等了一年才得以亲眼看著它开。"我惊讶，这是亭亭也说过的话！我以为世上不会有第二个亭亭这样的人会被我遇见了。

因为这样的人，是太少了。

结果，世界太小，我又听见了这麼一个人。跟我们的亭亭一模一样。

我偷偷地看亭亭，她正在吃蛋糕，脸上还沾了起酥皮，吃得很高兴。没有，她对那个人没有特别的印象，如果有一丝一毫，早就挂在她脸上了。可是没有。

从那天开始，我留意起身边的男孩子，有没有像那位带著跟亭亭一样的性情，一样的脾气。我知道，那是不太好找的；芸芸众生之中，偌大的校园里，那有这麼凑巧地就恰恰被我遇见呢？从来，我与亭亭是喜欢看校园里的漂亮女生的，有很多水准以上的女孩子，却没有一个像亭亭这麼特别，这麼与众不同。太多的美女是粉饰出来的，她们矜持地微笑著，穿著考究的衣裙，小心地做出最美的动作；她们通常嫉妒也和她们一样漂亮的女孩，多看两眼，偶而瞟一个白眼，把头抬得高高地.....殊不知，那样的动作把她们的美丽破坏无遗。我不喜欢造作矫揉的美女。真正的美女，不是这样的；应该像亭亭那样。

可是，我现在也开始看漂亮的男孩子了，在我的想像中，那个和亭亭一样的男孩子，应该是学美术的，要不也是艺术的一种；理工的男孩子，那会有这麼浪漫的呢？对了，亭亭也是有满身的艺术细胞。她的书包里，永远找得到几枝绘图铅笔，粗粗短短地，还有一本无地的本子；你不一定找得到课本，但一定找得到这几样东西。有时上课，一会儿不见她人影，如果书包还在的话，准是溜到校园去素描了。她很好玩地，就坐在地上，也不管是不是才下过雨，青草汁会不会弄脏衣服；她就那样子，坐在地上，画它个几个钟头不起来，也不管脚是不是 麻了。

亭亭就是亭亭。

終於有一天，我看到了那个男孩子。

当时亭亭并不在我身边，她也从来没有说过他面长还是面短；但是我凭我的直觉，一眼就认定了是他，绝对没有错。

那是个下雨天，山上下雨，本来就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而且只是毛毛

雨，很小的。那种撑伞没感觉，不撑伞又会淋湿的，恼人的雨。我路过文学院馆，那儿有个人工砌成的小桥流水，池水不深，却仍有些游鱼和小生物。我往综合大楼走，正欲从桥上穿过，却不慎滑了一跤。我惊叫了一声，立刻有一双手拉住了我，没让我再跌下去。

我这才注意到，桥上一直站著一个人，我感激地看了他一眼，正欲说些道谢的话，却怔怔地愣在那儿，呆住了。

这个男孩子相当高，大约有 183 以上吧，一张脸出奇地清秀，几乎像个女孩子了，嘴唇薄薄地，带著倔强的孩子气，我不得不承认，他长得相当好看，可以说是"漂亮"了。方才他好像一直在看池塘里面的东西，我偷偷地瞟了一眼，这池塘里竟然生了一株莲花，而且还是并蒂开的！

天晓得这个池塘是怎麼回事了，山上清冷，鱼儿能活得下来，我都深感怀疑；更何况是莲花？那晚上沉入水中睡眠的时候，岂不是要冻死了？我还在大惑不解的时候，那个男孩子却已经开口了："没有摔疼吧？"我忙摇摇头："没有，我没有摔下去。谢谢你拉我一把。"他笑了一笑，露出一颗尖尖的虎牙："下雨天路滑，走路当心点，别心不在焉的。"我有点恼，他在促狭我了，这家伙居然这麼皮！"嘿，开玩笑，可别当真呀。"大概我面露杀气了，他赶忙解释一下；这下是我不好意思了。我说："你看并蒂莲？"他愣了一下，笑："是，并蒂莲……莲花尚且并蒂而开，而我……"嘿！"我大喊一声，他才想得入神呢，"没事别悲秋好不好？堂堂男子汉！""我不是悲秋，我是感叹知音难寻；我可以确定的是，也不是我的知音----那麽扫兴！"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奇怪的男孩子。他不再睬我，兀自地看他那株并蒂莲。雨还是密密地下著，他的头发都湿透了，长长地搭在肩上，披在外面的那件黑色的风衣，也已经湿了一半；整个人在风雨之中，显得十分单薄瘦寒。浓眉在额上打著结，一管鼻子既挺又直。我很仔细地看著他，把他整个人的特徵都背下来了，我一定要去告诉亭亭，告诉她：我找到了！

我没再跟他打招呼就走了。

回到宿舍，这才想起来，白天见到那个男孩的时候，似乎没有问他的系级；不过，八九不离十，应该就是艺术学院的学生。据说艺术天份特别发达的人，思想行为都与一般人不太一样，也许是我们这种人所无法理解吧。像我，吃饭就吃饭，睡觉便睡觉，整天都很和乐满足，除了有时候难免也想要一个男孩来陪我聊聊天----还好，我只想要有个人来聊天，班上的男孩多的是，聊不怕找不到人。宿舍十几个大男孩，有事没事便一壶茶，几瓶酒，一包鱿鱼丝，促膝谈笑至天亮，也是惬意得很。

但是，亭亭……我推开宿舍的门，亭亭正窝在床上，看她那读了不下一千次的线装红楼梦。见到我，亭亭很快活地跟我打招呼："嗨，回来了。热水快没了，赶快去洗澡。"哦。"我心不在焉地应著，啊，亭亭，我见到他了，那个陪 看樱花开的男孩子。

匆匆地洗完澡，我用大毛巾裹住还滴著水的头发，坐在亭亭的床沿。她翻开了那本素描簿，漫不经心地描著一只眼睛。亭亭的眼睛画得极好的，尤其是眼睛里面的光芒，真的是是一汪水，会晃动的。

那只眼睛已经画好了，可是亭亭仍然不住地去描著，涂得整个眼圈黑黑地。"刚才阿方方拿了两块蛋糕来：他们室友过生日。就放在桌上，喏。"她顺手一指，手臂上的银手镯叮叮当地发出碰撞的响声。

阿方是我们一个相熟的学长，对亭亭非常好；亭亭默默地接受了他对她的好，却一直不肯接受他这个人，她自有一套说法：“恁谁都可以对我好，但我却不能就这样以我的心来偿还，那样对他是一种伤害，对我是太草率的事。”我觉得她是对的；但是我也为阿方不值。我劝他放弃，他却说那是他自愿的。

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亭亭披散著长发，头枕著那本斑驳不堪的红楼梦，有一下没一下地涂著那只眼睛。我开口，说了：“亭亭，我今天在学校遇到一个人。”“谁？”“上次陪你看樱花的，那个男生。”“你认识他？”亭亭抬起头来看我，我摇摇头：“不认识。”亭亭笑了，她说：“不认识？那怎麼知道是他？我都不记得他面长面短了。”可是亭亭，我知道。”“又看见他在看什麼了？”“莲花，小桥那儿的一株并蒂莲。”亭亭放下了笔，定定地望著我。

我说：“我今天经过小桥的时候，就看见他一个人站在那里，望著水里面发呆。那时候雨下得不小，可是他没有撑伞。”亭亭微笑，说：“我知道了，够了。”她翻了素描簿的另一页，画下了一个侧脸。她是不想听了。”亭亭，没有任何感觉吗？”“我？我该有些什麼感觉吗？”我愕然，是我多管事了，我自己觉得他们是相配的，但是……是在等谁吗，亭亭？我？不，我没有等谁，只是小淡，我也有我自己的原则。感情这事是勉强不来的，我也希望有人陪我看樱花，看并蒂开的莲花；可是，如果没有人与我志同道合，我也可以自己一个人去看，同样地，就算这个人和我有一样的兴趣，我也不能巴巴地去黏著人家不放----我有十九年的自尊与骄傲，我习惯过我自己想过的日子。缘份，我相信的是这个。懂吗，小淡？”我迟疑了一会儿，点点头。我懂亭亭的意思。

她嫣然一笑。

当我再见到那个男孩子的时候，已经是快一个月之後的事了。

期中考将至，大家都躲进图书馆猛 K 书，我也捧了一堆书，走进图书馆，选定一个位置坐下。

他就坐在我对面。他朝我“嘿”了一声，我惊得差点没跳起来。“怎麼是你？”我糊里糊涂地问，他不可遏止地笑了：“这话好不奇怪，怎麼不是我？”我默然，他说：“书念得怎麼样了？”我长叹一声：“还好，反正我尽了人事，只有听天命了。”我偷偷瞄了他的书，行销学？他不是艺术学院的？我们一起去餐厅吃饭，一路上遇到很多他的同学，都叫他“小威”，我问他：“你叫什麼威？”“葛家威。”“你是什麼系的？”“企管----还不知道？我都知道是资讯系的哩！”“你怎麼知道？”“嘿……我去查的。”他睨了我一眼，颇有深意的。

我的脸上一阵燥热，这家伙，说话真露骨！他有胆说，我还不见得有胆听哩！

我忽地想起了亭亭，对了。“前一阵子，学校门口的樱花开了，你知不知道？”“樱花？春天到了，樱花当然会开罗！”的问题好不奇怪。“他啼笑皆非，仿佛我问的是一个很蠢的问题。可是我茫然了。

你……去看过樱花开吗？是……那天你不是在看并蒂莲吗？”他愣了一下，笑了。“我才不会去看那个哩！是说并蒂莲，我才注意到，真的，是并蒂开的。我像是这麼浪漫的人吗？”他反问了我不一句，我定睛再看，只见他一脸的淘气样……还真的不像。唉。

噢，等一下，看并蒂莲和看樱花有什麼关系？我不懂。

同一种人做出来的。那天你没带伞，干麼在桥上站著淋雨？"我在等人呀，约好了桥上见，谁知道会下雨？我从来没有习惯带伞的，下雨，淋一淋也就算了，反正回家洗澡洗衣服就好了。"我差点没轰笑出来，什麼奇怪的论调？我有点高兴，因为我与他还蛮投缘的；也有点失望，因为他不是我以为的那个人。

因为如此，我与葛家威居然成了好朋友，他是个很活泼的男孩子，也算善解人意。我好像有点喜欢他了。

我们见面的机会，泰半都是放学之後；有时去冰店坐坐，喝杯果汁，便觉得很高兴。一方面，我也不那麼积极去找那个男孩了。真的，就如同亭亭所说的，有缘的话，她与他自然会相遇，又何必我去苦苦地找？一天，我跟小威约在文学院馆门口见面。路过工学院馆时，却瞥见他的背影，伫立在工学院馆的大门口。

我从後面偷偷绕过去，在他的肩上用力一拍："嘿！"他转过来，脸上是完完全全的淡漠，好像不认识我一样。我定睛仔细看，不，不是小威，但是他的身高，体型，甚至於五官，都跟小威几乎是一模一样；可是他是冷的，没有温度的。说真的，我有些惊讶。

他看了我一眼，这一眼，直把我看进冰窖里去。好冷的一对眸子，像寒星一般地，锐利而冷酷。

我说不出话来，只是怔怔地望著他，半晌他才吐出几个字来："对不起，我想可能认错人了。"说完，他垂下眼，走开了。

我能感受到他那种强烈的忧郁，他不是小威，小威是无忧无虑的，是活泼淘气的，但是他.....长得和小威几乎是一模一样！同样纠结的浓眉，挺而直的鼻梁，瘦削的身躯，无一处不像；但是他郁结的神情，使得他看上去跟小威又是完全不同.....怎麼会有如此相像的两个人呢？我纳闷了。

当我赶到文学院馆门口时，小威已经站在那儿了。他彷彿等了很久，有些不耐烦了。"怎麼这样久？我等了老半天了。" "对不起嘛。"我随口道了歉，他才好像释怀了一点，有点儿欢颜了。

是的，这才是小威，脾气不小，可是他的脾气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小威像太阳，整个人是明朗的，快活的；那个男孩子，却像月亮，冰冷而不可亲。

小威见我发呆，问道："怎麼了？有心事？"我点点头。他却笑了："这种人，怎麼可能有心事？哈哈。"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天知道我是很少唉声叹气的，我不清楚小威是否如此深切地了解我。究竟我们认识并不久。

真的有心事？说出来听听吧，刚才是开玩笑的，别介意。

动，没想到这人粗中有细，还颇能察颜观色的。

知道吗，刚才我在工学院那边看到一个人，长得很像你。

怪异地看他一眼："可是他看上去跟你完全不一样！只是五官长得像罢了。"他不假思索地说："是不是看上去很酷？冷冷地，有点愁眉不展，像是满怀心事....." "对对！"我惊道："你怎麼全知道？你也看过那个人？"小威作出一个"没法度"的表情，说："我何止是看过？他是我哥啊！"你哥哥？真是太出乎人意料之外了！小威有个哥哥，而且还跟他长得那麼像！他怎麼从没跟我提起过？"我没有跟 说过吗？我以为 早就知道了，奇怪。"小威疑惑地搔搔头，一付不解的样子。

然後，小威向我娓娓道来他哥哥的故事；他与他哥哥是孪生兄弟，那是早他半个钟头出世的哥哥，虽然是孪生兄弟，他与他哥哥的性格却有很大的差别：哥哥比他沉默寡言多了，他是电机系的，高小威一班，因为小威高中时贪玩，耽搁了一年，他哥哥倒是标准的好学生，人相当静，平常很少笑……“对了，”小威像是突然想起了什麼似的，“我哥哥……我哥哥常常有一些很疯狂，又好像很浪漫的举动，像是……莲花！我记起来了！他曾经跟我提过，小桥那边的并蒂莲，他专程去看了一趟。”我不能置信，太凑巧了！怎麼会有这麼巧的事？我要找的人，可能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地找到了。小威的哥哥……我再度从脑海里寻找有关於他哥哥的印象：一个瘦削，忧郁，沉默的男孩子，有著薄薄的嘴唇，浓眉，透著寒气的双目，炯炯有神……对了，那时他转过身来，我似乎看见了他脸上闪过一丝丝的迷茫。

那样的神情，是很教人心疼的。他是屬於蓝色的男孩子。

浓浓郁郁的深蓝色，像海的颜色。

我告诉小威，我一直在找那样的一个男孩子；为了亭亭。

沈亭亭？她好像很有名。

她，追了半天了，好像还没成功；还有……噢，她不是聆音社的吗？”我点头：“好像是。怎麼样？”小威“哈”地笑了一声说：“真巧，我哥也是聆音社的耶！难怪我听过她的名字，我哥常提到她，我想起来了。”这麼说，他们是早就认识的罗？认识吗？”我恍然大悟，我突然想起亭亭说过的话：“我相信缘份。”原来这也是一种缘份。亭亭早就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了，只是一直瞒著我。

坏亭亭！瞒得我好辛苦啊。

回到宿舍，本想发一顿牢骚，却见亭亭一言不发地坐在书桌前写信，写日记。

天知道我是很少见她写日记的。我没有问她，也没有走过去看她在写什麼，那样是很不礼貌的。我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书桌前，把小威的话重新地想一次。

小威……，小威的哥哥……唉。

小淡，我愣了一下，亭亭，我真的被 弄糊涂了。”应该算相信吧。怎样？”“噢，没什麼。”我反问她：“相信缘份吗？”“我相信，而且我不得不相信，”亭亭说，“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我一直是相信这一点的。”我觉得奇怪，亭亭一反平日的活泼，像是有著满怀的心事。我很想问她究竟怎麼了，可是我始终没有问出口。

一会儿，外面有人找亭亭，她外套一披，就出去了。我从窗口上看到一个男孩子，彷彿就是小威的哥哥。我一下子好像明白了，却又有一丝疑惑。

为什麼亭亭的脸上没有什麼欢容呢？她跟小威的哥哥----葛家明，无疑真是太相配的一对璧人。至少，葛家明可以陪她看落樱。他们的兴趣相投，是同道中人。也只有像葛家明这种才情的人，才配得上亭亭----我是这麼认为。

我弄不明白，真的是丈二金刚，摸不著头脑。想著想著，实在太困了，迷迷糊糊也就睡著了。

第二天上课，我没再问关於葛家明的事。他们能够相遇相知，我很高兴。

至少不用我再去苦苦地找了。想到这里，我的心里便觉得甜丝丝地，

因为我就是这样认识小威的。看来，我还得谢谢亭亭。

一天晚上，小威把我送到女生宿舍门口，竟看到葛家明在门口徘徊。
哥！

风，吹久了是要重感冒的，他的脸在水银灯下，是那麽苍白。

你是来找亭亭的？她不在里面？还是忍不住想帮他。他那个样子，好令人心疼的。"是不是小淡？"他问我，我点点头。"亭亭不愿意见我，她说我们....."你惹她生气了？"葛家明摇摇头，"没有，我.....是亭亭的好同学，我是否可以与 谈谈？"我看看小威，他一肚子的问号都跑到脸上来了："究竟发生了什麼事？好像很复杂的样子.....哥，你等一下送小淡回来，我先回去了。"葛家明点点头，小威便走了。

我跟葛家明到附近的豆花店，拣了一个位子坐下。我劈头就说："你知道吗？我有一阵子一直在找你。" "找我？" "对，"我点头，"你是不是曾经陪亭亭看过樱花开？在很久以前？" "是，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打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告诉自己：葛家明，你心目中的女孩出现了。好好把握春天。"我会心一笑："你知道，亭亭是与众不同的。" "是的，她是个太特别的女孩子，她聪明，有绝对的才华；而且，她懂得欣赏周围任何美的事物，这是她有太智慧的地方。" "我懂，太多的女孩子是俗物。"他有点不好意思："我不是这意思.....也是个很好的女孩子，我常听小威提起 ，知道上次把我认错的就是 。"小威这家伙！我有点啼笑皆非，这是题外话。"别说我，说说你跟亭亭吧。" "嗯，"他继续说著："自从那次看樱花之後，我一直无法忘记她；甚至我在学校里注意每一个身边的女同学，看看能不能碰巧被我遇到。或许不知道，我在系上，一直有著"柳下惠"的称号；我并不是自命清高，我也想要有一个知心的女孩，但是，那个女孩，早在我心里有了雏型，我想只要有一天见到了她，我一定可以一眼认出来，她.....就是我要的那杯茶。"我一面听，一面觉得奇怪，他跟我说那麽多做什麼？" 一定觉得奇怪，我为什麼突然对 说那麽多.....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些事我很少对人提起的，可是我觉得， 应该是很好的倾诉对象，这是我的直觉。希望" "不打紧，我很乐意听的，我也希望有个好男孩子照顾亭亭。"谢谢 ，穿细麻布衣服，通常是米色的，留长发，一点自然髻；她瘦，她会画一点画，夏天游泳，冬天睡觉；她想很多，她常常笑，她会说法文，她要最好的----感情，不是钞票；她应该是家里的独生女，她看梵谷，也喜欢塞尚；她很有一点脾气，但不轻易发作，她看很多书，她....."够了，感动。"你不用再说了，那的确是亭亭没错。"亭亭有很多小小的习惯，你不能够说她有怪癖，但是她的习惯的确与别人不太一样。这个葛家明，把她所有我留意到，和没留意到的习惯都说了，我简直要怀疑，他是否真的才认识她不久，听起来.....像是已经认识了十年一般。

我说："然後，你又遇见了她。" "是的，"家明说，"我想我是幸运的，她参加了我们聆音社，我几乎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她。这是我大学以来----不，应该是活到现在，第一个让我怦然心动的女孩。我觉得我已经等了好久好久，就是为了等待她的出现。可是她....."家明顿了一下，我看到他纠结的浓眉似乎垂得更低了，也交缠得更紧了，遮住了一对晶亮的眸子。可是，他又牵动了一下嘴角，绽开一个无可奈何的微笑。

亭亭说，我来迟了；她说，我的到来，无论是在什麼时候，都太迟了。

亭并没有男朋友呀！何迟之有？"家明摇摇头，说："我也不懂，她没有

理由拒绝我对她的爱，我相信，她也是爱我的；但是她却告诉我，太迟了……什麼叫作迟？我们还有好长好长的一辈子要走，我们的人生才过了二十年，还有好几个二十年啊！"亭亭，为什麼？不是相信缘份的吗？你不是说过，有缘便能够相遇相知，不须要刻意去寻找？如今你们相遇了，却说太迟……"两情若在长久时，又何必朝朝暮暮？"这是 在课本上写给我看的呀！难道忘了，还是 根本不相信这些？我不明白，小淡。亭亭不愿意见我，但是我想知道为什麼，她是不是有什麼难言之隐？至少让我了解。相信我，我不是那种胡搅蛮缠的人，我爱亭亭，我不想她受委屈。"我知道，让我去问问她，好吗？团乱了。

葛家明送我回女舍後，忧郁地走了。

亭亭就站在窗口，目送他的背影离去。她脸上没有什麼表情，看不出是悲是喜。我唤了她一声："亭亭。"她"嗯"了一声，没说什麼。

我有些哽咽了，亭亭不高兴，我看得出来，她心里也是不好受的。

别问我为什麼，小淡，诉 。"她翻开日记本，坐在书桌前。

她又开始写日记了。

我不言语，澡也没洗就蒙头大睡。但是我睡不著，我流了一整夜的泪；我睡不著。

然後，我翘了第二天早上的课。凌晨三，四点时，我才昏昏地睡去；亭亭……还在努力地写日记。

当我醒来的时候，亭亭已经出去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去上课。我看看腕表，十二点四十分。

起床後，我好好地洗了一个澡，洗完澡後洗衣服，我甚至於连亭亭的衣服都一并洗了，不知道为什麼。这麼要好的同学……我更加用力地洗。

外面的太阳很好，我把衣服拿出去晾；乾了，拿进来，一件件叠好收好。做完这些事情，已经是午後四点半多了。

亭亭还没有回来----我们下午是没有课的。

一会儿，外面有人找我。

是亭亭，还有一个男孩子；不，不是葛家明。

我有点意外。我想到亭亭所谓的"太迟了"的原因。

再也没想到是为了这个缘故。我很有点心酸。

我仔细地打量这个男孩，竟觉得他与葛家明有几分神似。只是这个男孩的年纪较大，约莫有二十五，六岁吧，瘦长身材，一张秀气的面孔，他的头发剪得很短很乾淨，似笑非笑的眼睛，我注意到他的手：那是一双纤长优美的手。

亭亭同我介绍："姜淡淡，邹家明。"家明，又是一个家明。

他微微颌首，礼貌而客气地笑著，看得出是一个有良好修养的人。我注意到不远处泊著一部车，红色的莲花。是他的车吧！？我的心，一直往下沉，往下沉……亭亭与他说了几句，他就走了。临走前，还摸摸亭亭的长发，眼中满是怜惜。

亭亭的脸上，始终是一个温柔的微笑。

我们目送他上车，看著那部莲花低吼几声，绝尘而去。

我怔怔地望著亭亭，她脸上的表情意外地安详。她说："小淡，我知道想说什麼…………你知道他是谁吗？"我脱口而出："那还会有谁？当然是的男朋友！"亭亭缓缓地摇头："只猜对了一半；他……是我的未婚夫。"

这话听得我如雷轰顶。未婚夫？"亭亭，才刚满二十岁，只是个大二的学生，我们都不知道已经有一个论及婚嫁的男朋友！那葛家明……"我急急地说，几乎有点语无伦次了。"小淡，"亭亭平静地说："这是我的命运，是我跟邹家明的缘份。不，我们不是论及婚嫁，我们的关系……就好像指腹为婚一样。我的父母与他的父母是刎颈之交，他早我七年出世；在我母亲怀我的时候，双方家长约定，如果我母亲生的是一个女孩，便让我们结为夫妻；若是男孩，就以兄弟相称。我们在孩提时候一起长大，直到他十四岁那年，他全家移民到英国。这件事，我是早就知道了的。"亭亭，这是什麼封建时代的约定！怎麼可以就这样……宿。父母给予我生命，他们对我有责任，我对他们也有责任；况且，家明对我很好，我不该再说什麼了。"……爱他吗？"我问，亭亭点点头。

那……葛家明呢？一切，但是，我却无法给他什麼。也许他对我的爱，是错爱了……上天让我遇见他，我已经很满足了；这将是永远的美好回忆。记得我说过的：两情若在长久时，又何必朝朝暮暮——一次弥足珍贵的回忆已经足够，只是……不论他何时出现，都是太晚了。"亭亭掠一掠头发，黄昏阳光下的她多了一分特殊的美丽，她的神情，依然是那麼平静，一个浅浅的笑漾在唇边。

不觉得遗憾吗？亭亭？我也觉得遗憾……但是我很高兴能认识他，因为……他完全看得见我的光采。"那邹家明……"他像一个哥哥。他一直像我的一个哥哥，照顾我，爱护我；但不一定全然了解我。

嫁给他……我是放心的，他待我很好，这就够了。"也许我要离开了，小淡。

国，我不能让时间来考验我，我怕我撑不住。看著葛家明……我也心痛。要记得我，小淡，叫他们写信给我，我永远感谢你们所给我的。"好朋友，说什麼谢！

这件事，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起。包括小威在内。

下学期注册的时候，亭亭果然没有来。

全班哗然，只有我是平静的，我悄悄地注了册，回到我们曾经一起住的宿舍。如今，她的床位是空著的，我独自住一间房，一个人。

暑假，我去送了飞机；意外地，葛家明也去了，他默默地望著亭亭，没有说一句话。亭亭傍著她的未婚夫，淡淡地微笑。我们的送别没有热泪盈眶，只是轻轻地互道珍重。"要写信来，否则我要寂寞死了。"亭亭说了一句稍微活泼一点的话，我笑了。"当然！我才是要寂寞死了，班上只剩下我一个女生！"那才好哩！三千宠爱集一身。"宠爱？哈哈，宠爱？"我勉强地笑了几声。

直至他们进入候机室，我的眼泪才掉下来。

我将永远怀念她。

我也是，我将一直记得亭亭；记得她，与她的爱。

同姓之婚

今天，我在报上剪下两则启事，一是订婚的、一是结婚的。两则启事

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新郎和新娘都是——同姓！

这也便是我之所以剪它的理由。我预备带回给妻看。这看来平凡无奇的东西，是能帮我不少忙的。第一，它会给妻带来几许生活的信心，把她的脊梁撑起来。

提起我的妻便使我难过。她自和我“结婚”以后，就一直陷在迷惑、疑惧和烦恼的泥沼中，不能自拔。我想再不会有人一边在生活著，一边却不敢承认和正视那生活，像她一样的了。

我们的结合，不但跳出了社会认为必须的手续和仪式，并且跳出了人们根深蒂固的成见——我们是同姓结婚的！

在当时的台湾社会，这是桩骇人听闻的事情。对此，我们所得到的快乐之少，和所付出的代价——眼泪和叹息——之钜，至今还思之心痛。

但是，我们应该後悔吗？当我十八岁时，我家搬到邻郡（相当於现在的区）去经营在很早以前便已买下的山地造林事业。农场的工人，都是由近处的村子来，女多男少，多半都是些年轻人。他们做完一天活，傍晚领取堡单，每半月结算一次。我哥哥带工；他不在时就由我代理，但工单则经常由我填写和发给。

起初，我和工人们不相识，发工单时只好一个一个唤著单上的名字，像点名似的在呼唤时，我在男工名下加个“哥”，女工名下加个“姐”。随即我就发觉这办法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结果。每个人听了之後，脸上都挂著和谐与融洽的喜气，似乎我们之间亲热了许多。

“阿福哥、玉英姐、贞妹姐、新喜哥、桂香姐……”随著我的呼唤声，工人一个个分开扰嚷的人群，出来把自己的单子接去。男工活泼大力，女工柔静腴腆，羞人答答。对于我附加的称呼，男工还无所谓，有些女人则含笑提出抗议，仿佛是蒙受了冤曲。

“哟，你看这人，”她们尖叫著：“也不怕雷打呢！”但是我不理，继续喊下去：“瑞金姐”工人群中扬起一阵喧笑，接著我发现自己面前走出一个小泵娘来。看上去，她的年龄至多不会超过十七岁。

“你这人真讨厌，没老没少的！”小泵娘含羞地说，噘著小嘴把单子领去。

我看著她那稚气的脸孔，也不禁好笑。

“平妹姐”我又喊，一边还浸在快乐的气氛中。

蓦的由人群中伸出一只手来，抢去了我手裏的那张单子。我大吃一惊，定神细看，原来是一个苗条身段的女人，这时已转过身子，坚定地走了。她那傲慢不逊的举措，使我大大地感到意外，因而在第二天发工单时，我便特别关心她。

“平妹姐！”我著重语气叫，并把尾音拖长。

平妹出现在我面前了：约莫二十左右的年纪，瓜子脸儿，直直的鼻梁上星见的眼睛，眉宇间有著一份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概。

我奇怪自己为何昨天竟没有留心到如此标致的一个女人。

“平妹姐，”我说，一边把单子交给她：“不要再抢了，我会给你的。”平妹嫣然，露出一排洁白好看的牙齿。

“平妹姐，”我又说，无话找话：“家在村头？村尾？改天过路时，我可不可以进去喝杯茶呢！”“水是有的，”平妹笑笑说道：“就请你进来喝杯水。”工单发完，我小立庭边，目送工人们走下小坡。在一群女工之中，我觉得平妹的後姿特别的娉婷而优美。内心不期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轻微的骚

动。

以後我每天特别关心她，发工单时总设法和她聊上几句话。有时我们的眼睛互视一下，她就向我静静地笑笑，那细碎的牙齿闪得我的心脏几乎停止鼓动。

我发觉自己是在爱著她了。

但也就在这时，我发觉她和我同姓。这事最初使我很失望。就如一个小孩在街上看见心爱的东西，而被父母强制拉开时的感到不满和不乐。

隨後的一段时间，我陷在从未有过的傍徨和迷惘中，不知如何是好。虽然这时候我还没有明白的打算，但是同姓的意识苦苦缠著我不放。当我和平妹说得高兴时，它会像一条蛇，不声不响地爬进我的知觉中，使我在瞬间由快乐的顶点一下跌进苦闷的深渊。有时我非常生气。但生气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向谁生气。有时烦恼而懊丧，彷彿生命失去了最珍贵的一部分。有时我又满不在乎，以为谁也阻挠不了我的意志。

然而这一切顾虑都是多馀的，经不起平妹的一笑一颦，便去得无影无踪。她那娟秀苗条的容姿，已整个的占据了我的心。那裏面除开对她的爱恋和渴望以外，便不再有什么疑惧了。

我发觉平妹对我也有好感，并且这好感随著日子正在渐渐变成别种性质的东西。我还不知道这某种东西应不应该称之为“爱”。然而无论如何，这发现使我欢喜若狂，因而对她也就更大胆更热烈了。

当时，我的双亲正在为我的婚事张罗，几乎每天都有人来议亲，每天我都去“看女人”。我是抱著息事宁人的态度去应酬这些而。我一口气看了不下一二十个女人，但每次母亲来徵求我的意见时，我只有微笑。

“难道说连一个中意的也没有吗？”母亲不乐地问我。

我歉然地摇摇头。有时一种奇异的冲动，使我几乎把自己的心事和盘说出。我看著母亲的脸在想：如果让她知道我中意的人是谁将怎样呢？母亲是不是要大大地吃惊？或者骂我是发疯了？但是我和平妹相爱的事情，终於吹进父亲的耳中。父亲大发雷霆；他说他不愿意自己有这麼个羞辱门第的儿子，在盛怒之下把我赶出家庭。一次、二次、三次。我就像游魂般在朋友亲戚家飘来荡去。但是母亲舍不得。每次都由她作好作歹的领我回去。

母亲的慈爱愁叹和哀诉虽也使我难过得、心裏有如刀割，可是我却出奇的冷酷、倔强。

好像在心裏面另有一个人在支使我，使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母亲眼看说我不动，於是迁怒到平妹身上去。她骂她是淫邪无耻的女人，是一个专会迷惑男人的狐狸精，将一切过错统统往她身上推，显得自己的儿子是无辜受骗的牺牲者。这实在是冤枉的。然而我又不能替她分说。由是以後，平妹便给我负起了十字架。她是赔了多少眼泪的呵！我常常看见她那咬紧下唇，泪流满面地忍受著一切的绝望的姿影。

平妹劝我离开她，回到父母身边去安分守己的做一个好儿子。但我只能冷冷地听著，一种不甘屈服的顽强的意识，使我在自己的行为中甚至感到无限骄傲和快慰。它作成了我的意志力的最大泉源。

“求你做做好事，离开我吧！”有一天，平妹又如此向我哀求，一半也是为了可怜我像丧家之犬的四处 徨。

“我求你，”她又说：“你听他们的话去娶个媳妇，他们还是会喜欢你的，我可以少受点儿骂！”“ 呢？”我反问。

“你就不要管我！”“也嫁人吗？”“请你放心，我是不会嫁人的，”她带著讽刺和自暴的口气说：“不嫁人，也照样可以活下去的！”“我不娶！”我说得很坚决。

“你不娶，我也不嫁给你！”平妹也说得很有决心，仿佛我们在赌气似的。但是像线一样的眼泪却由她的双颊流下来了。

我们坐在溪旁，溪水幽咽，像伴她哭。紫色的布花，低低的垂覆在水面上，静静地。

我拿起她的手来抚摸着，心像飞到一千里以外去了一般感到空虚、寂寞和怅惘。我凝视著流动的溪水，有很大的功夫，在心裏盘算著一件事情，最後，我开口对她说：“我到一個地方去，在家裏等我，只一二年的工夫，我就回来领走，远远的离开这裏！”“你到哪裏去？”她抬起头来，泪眼盈盈地望著我。

“满洲！”实际在很久以前，我便计划著这件事了，但总踌躇不决。到了此际，我才充分觉悟到我必须这样做，除此别无他途可循。我想：假使我们要结婚，便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第一，离开家庭；第二，经济自立！

其後不久，我便只身跑到东北浑阳去。第一年，我弄了一份汽车驾驶执照，努力建设起一个小小的立足点来。第三年，我回来领她走，如此结束了我们那坎坷不平，艰难悲苦的恋爱。

那是民国二十九年（昭和十五年）八月三日的事。

在外面，虽然不再有人来干涉和监视我们的行动，我们应该可以完全领有我们的日子和我们自身，而舒展一下数年来郁结的胸怀和紧张的神经了。然而妻总还忘不了对世人的顾忌。仿佛随时随地可能由那一个角落伸出一只可怕的手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关系随时都有被破坏和拆散的可能。她那过分踌躇与疑虑，使我做丈夫的非常苦恼。

然而，那一段时间，在我们却还是最平静、最幸福、最甜蜜的。

台湾光复的翌年夏初，我们敌不过乡心的引诱，於是回到久别的台湾，起初依照预定计划留在高雄。那时我一个最小的兄弟便住在那裏。然後，又搬到我做事的任所去。但是多麼不幸，不到一年，我生病了。为了以後的生活著想，我们只好硬著头皮，回到故乡家裏去。那裏有我一份应得的产业，可资一家四口人的生计。这是当初我们没有料到的一著。我们怀著受难者的心情，登上火车。

家裏，父亲已於前几年病笔，兄弟也分散了，只有大兄一房人守著老屋。家人，包括母亲在内，对平妹的态度，是颇微妙的。他们虽说过去已曾相识，然而却有如对一个外国人似的处处表示应酬。在他们的言语和仪态中都带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成分。

但是大致说来，大家尚能平静相处，不快的事件还是由外面来的。

不多几天，光复後的第一次户口总检查届临，乡公所来了几个人预查户口。我们的户籍，在接收时不知为何竟给脱漏了，不消说孩子的出生，就是我们的结婚手续都需重新申报。他们问我妻的姓名。

“锺平妹。”我说。

其实，他们都认识我和平妹，特别其中之一，过去有一段时间和我玩得不错。何况我和平妹的事，周围几十里都哄传过，因此，他们是应该一切都明白的了。不过我以为人家既然是公事公办，那麼我也只好照实说出。

“什麼？”他们重问了一遍。

“锤平妹！”我又重说了一遍；心裏有点不耐烦。

“锤？”他们彷彿吃惊的样子，眼睛向我注视：“同姓呀？”我非常生气；我认为他们存心与我为难，我粗暴地反问道：“同姓又怎麽样？”此时，一直就坐在我旁边的大兄，似乎感到场面有点僵，连忙站出来给我们圆场：“是的，是的，锤平妹！”他说。

他们冷冷的看著我，却也不再多问什麼了。

为了这事，一整天我都不好过。这些人的卑劣和虚伪，令我愤懑。

从这件事，我清楚地看出世人还未能忘怀於我和平妹的事情，这是一个警告，我们此後的日子，不会是很平静的。我很为平妹担心。她是否经得起来自周围的歧视和指摘呢？她从前的朋友，即使是最亲密的，现在都远远的避开她了。彷彿我们已经变成了毒蛇，不可亲近和不可触摸了。我为怕平妹伤心，曾使用了一切可能的方法，去邀请，甚至哀求她的朋友到我家来游玩；但没有成功过一次。

有一天，找到附近一个山寺去散步，不期遇到妻的一位旧日的好友。我欢欣而雀跃，如获至宝。这次无论如何总得把她留住，请到家裏去。我这样想；我打算让平妹高兴高兴。经过我一番歪缠和坚请，於是她和我约定；只需再耽搁一会儿就去，叫我先行。我飞奔回家把这消息告诉妻。她此时正在预备午膳，听了满心欢喜。她请我给她找找家裏所能找到的可口的东西，她准备留她的朋友吃午饭。我给她翻出几只鸡蛋和两尾鱿鱼。夫妻两个兴奋得在家裏转来转去，等待贵宾驾临。

饭菜已经烧好了，而她 妻的朋友，还不见到来。妻开始不安起来，殷切的问我是否真的看见她？她问她在寺裏？於是我不得不将方才的邂逅，从头再说一遍。

我们等了再等，桌上的菜肴在慢慢的凉下来。妻万分焦急，吩咐我在家看著，她自己则匆匆的向寺裏跑去。我也有点动摇，不时由窗口往外张望。不大的工夫，我看见那条通往山寺去的，有著茂密的龙眼树的小径上，有人影在幌动。

妻回来了，可是只有她一个人！由她的失望而沮丧的表情，我察知事情已经出了岔子。

我迎上去，忍不住问她：“她不来吗？”“她走了！”她答得很低，红著眼圈，就像受了很大的委屈。

“她走了？”我好像挨了一个重重的耳光。可是我能说什麼呢？我极力让自己镇静，并且拿好话安慰妻，像哄小孩子。我觉得她是够可怜的。

“我想是临时有什麽急事先回去了，”我说：“大概过一两天就会来的！”“不！”妻摇摇头：“她讨厌我们！”讨厌我们。平妹说得丝毫不差。这一句话道破了周围和我们的关系，使我无话可说。外边，明晃晃的太阳照亮了每个角落。我意识到了这是强有力的世界，虽然它是不理想的世界。

我茫然站著，感到自己是这样孤独无援。

而事情还不止此，还有更难堪的侮辱， 更高的试 ，在等候我们，需要我们更大的忍耐。

在很早以前，我就发觉我们的孩子也成为人们取笑和寻开心的对象了。我已无数次听到过他们指著我们的孩子说：“牛，畜牲养的。”这样的话了。我只希望这些话不会落到平妹的耳朵才好。我想像她听见这话後的痛苦，而感到寒心。

有一天，傍晚时分，平妹在猪栏 猪，两个孩子在庭院前玩著，这时来了几个女人 来坡下做活的，她们常常到这里来歇息，在凉亭下聊天。

其中一个女人忽然叫著我们的孩子说：“小孩子，你有几条腿？四条是不是？四条腿？”另一个女人马上加了进来。她给孩子指著系在庭边一棵树下的牛，说：“小孩子，那是你爸爸，是吧？你爸爸是牛公，你妈妈是牛母，你是小牛子！”究儿 我们的大儿子，不解其意，莫名其妙的看看她们，又看看牛。她们都大声哄笑起来。

“你看，你爸爸在倒草（反刍）哪！”她们说著又大笑起来。

我 在屋裏，恰似被兜头冲了盆凉水，浑身毛骨悚然，我往猪栏那边望去；，在苍茫的暮色中，只见平妹靠著齐腰高的竹栏立著，脸向著那边。我不知道妻是否也已听见，我祷天祷地，希望那话声不致送进她的耳朵，或者猪的咀嚼声大些，把话声压下去。

但是，她已经听见了！

她挑著两只空水桶，一进入屋裏，眼泪便悄悄地流下来。当晚她哭得很悲惨。她告诉我，外边人们是怎样的在奚落我们的孩子。

我想不起适当的话来向她劝解，只好让她尽情哭去。我觉得很对不起她，这些都是我的不好。我们是不应该回来的。

我想想我们以後的生活，不禁迷惘起来。

日子在烦恼中滚流著、转瞬间，半年过去了，而我的病，却没有丝毫进展。长此下去，何时痊愈，颇难预料。因此，我打算入院治疗，平妹也同意我这样做。半个多月前，我曾给台北的朋友去信，请他打听医院的状况，和办理登记手续。而今，朋友的回信到了，说是一切都已弄妥，叫我即可动身北上。可是教我如何忍心抛下她们母子呢？我把朋友来信的事情搁下来，不向平妹提起。

我怀著烦闷的心情走到埤头去。近来我差不多天天都要到那裏去坐一会儿的，那裏有绝好的眺望。

我在一块眠床大小的石板上，枕著掌心仰卧著，潺潺的流水声，只在头下，我看著异常辽阔的天空，徐缓地移动著、舒展著的流云，哀愁像石块似的压在心上。

我想起我们自从回家，一直到今天所遭遇到的种种事情，实在不能放心走路。自己走後，她们 平妹母子会安静的活下去吗？人们不会像历来那样残忍的对待她们吗？如果再遇到横逆，她们能够安稳地度过吗？我这样一层一层地想下去，这些思想使我忐忑不安，黯然心痛。

但是次一瞬间，我又打消了这些念头。也许她们会活得更好些！我如此安慰自己，於是站起身来：我不该想得太多！

我很晚才回家。在屋角边，我碰见了正由大兄那边出来的两三个农夫模样的年轻男子。

闪身而过时，他们全用了那种令人不快的眼光向我扫视。

妻的口角边，噙著久已不见的微笑，并且频频向我眨。我发觉这眼睛有异样的光芒。我怔怔的看著她，有点纳闷，也有点惶惑。

待孩子都睡定了，我们相对喝茶。平妹开口了：“他们说起我们的孩子”

我微微一颤；又是他们！而且又是我们的孩子！然而妻却一本正经的说下去：“他们说，我们同姓结婚，怎麽会生出这样好的孩子呢？”“哦！”“他们说，”她又说：“我们的孩子生得又聪明、又好看”原来如此！我不禁

愕然；继而又苦笑起来。

这和自己的预料是相差得太远了。我们久已不敢有这样的期待、这样的恭维。偶一听著，反而觉得有些生疏，而且刺耳。

妻说著，十分得意。她是最乐意听人家称赞她的孩子的。她像十四五岁的少女那样，笑得天真、娇憨；眼睛在幽暗的煤油灯下，更觉迷人了。於是我不觉的也高兴起来。

我们夫妻头一次这样欢喜。前此，特别是这半年来，我们原只有眼泪和叹息的。

我忽然想起朋友的信。而也就在这时候，平妹静静地仰首看我，脸上的笑容，已经是收起来了。

“阿铮，”她轻轻地说：“台北还没有来信吗？那天来的那一封，不是呀？”“来了，”我说：“就是那封！朋友说，一切都办妥了，叫我接信就

“就去吗？那你为什麼还不走？你不放心，是不是？”“能住下去？”

“能！”“哭过呢？”“哭过！那是因为有你在著，心裏有委屈，哭哭，有人心疼。你尽管放心走；我能哭，也能不哭！你不在家，我守著两个孩子过日子

宏儿也会跟我笑了。”“不怕日子会更难过？”“我知道！我能忍耐！只要你病好，我吃点苦，值得！”“我这一去，最快也得一年才能回来呢？”

“都不要紧；我等著你！我说过了：我能忍耐！反正他们不能把我宰了。他们理我，陪他们说几句；不理我，我逗宏儿笑！只要你病好回家，我们母子还是一样快快乐乐的，要不……！那你早点儿走吧，只管放心，我会过得很好的！”

第三天，我离别了他们母子，来到北部。当天清晨，他们伫立在庭前龙眼树下；妻怀中抱著刚满周岁的宏儿，宪儿则紧紧偎依在她脚边。三对依依难舍的眼睛，送著我走下斜坡，将到坡尽处时，我回过头去，只见妻在向我微笑，那比哭还要使人难受的藏著泪水的笑。我一气走完坡坎，转入田珑。再回头过去，但这回我仅能看见在空中摇曳著的一段龙眼树梢，在的向我挥别。

……………现在，三年了，就一直沒有回去过。天天，她们母子那冷冷清清相依为命的影子，不断地在我跟前浮起！

——全文完——

夕照

作者：野声

结束了最后一位求诊者的会谈，猛抬头发现秋天的天空原来是如此易燃，晚霞的火苗几乎一出现就是燎原之势。忍不住一首昔日最爱的诗就涌现脑际：突然，黄昏自焚於一柱火，而迫临，而突入视觉的苦楚和震惧，而凝聚成一滴血底死结，松紧跳突，在胸腔底间隔里 我们不再翘望(我们有所期待，我们无所期待)我最讨厌秋天，那种盛极而衰的气氛总是把一批批的病人送进我的诊疗室，当临床心理医师的那还会嫌生意多？上了四十五岁之后我才有这种感受，房子已经有了三栋，也无须第四栋了，因为我只有两个小孩，汽车年年换新款式，换得我都腻了，工作一点新鲜感也没有，反正人生就是这麼回事，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心中压了个比山还大的重担，可是从旁观者眼中看来不过是个小砂子罢了。只要能做旁观者，其实世界根本就没有问题。

把公事包往车后座一扔，抬头一看晚霞已经快烧成灰烬了，这是秋天

另一个讨厌之处，天黑得愈来愈早，当然冬天更糟，不过刚过完夏天那种悠闲的傍晚，总觉得白天一点点缩短的感觉叫人心情一路下沉。开了几分钟才记起该告诉太太今天不回家吃晚饭，靠路边停下用行动电话打回家，是答录机接的，奇怪，难道有什么事吗？按捺下不情愿跟机器说话的心情，结结巴巴地对著它留下信息，就继续往东区开去。

没开两公里天色就全暗了，我开亮了车内灯，再次确认陈敖开给我的地址。说我什么都有了其实也不尽然，上了四十五岁以后蛮怕看电视、报纸的，虽然毕业以来钱赚得不少，可是自己的名片上，名字后面既没有逗点加Ph. D，前面又没有一串什么长，总觉得当年同学好像正在世界各地悄悄地长齐了三头六臂，那天就要从电视萤幕或报纸上钻出来吓自己一跳似地忐忑不安。

陈敖的消息就是五年前在报上看到的，那时他被国家科学院延聘回来当资讯所所长，五年来同学会上见过一面，其他都是电视上看来的。每次看到他的新闻，总是不自觉地把注意力摆在他的头衔上，而他的头衔总是一次次变大，每次总要莫名地感伤一阵，不过最近这次上报却是被人控告侵害智财权，不知怎的我竟有一种松了口气的感觉，好像他的盛名与成全全是盗窃来的一般。其实他的功力我是早就领教过了，因为从大一到大四我都和他同寝室，虽然他念电机我念心理，却因同样喜欢哲学——尤其是叔本华——而维持著相当密切的情谊。这就是今天上午接他电话时我有点不高兴的原因，诊疗室的气氛是没办法装在皮箱里带来带去的，他竟说得出口要我去他那里看个病人，当了副院长也不用在老同学面前端架子啊！

这么大的宅第倒是一找就到，我按了门铃；等候时心里还在想：他说病人行动不便算是那门子藉口，我诊所里坐著轮椅或是两个人搀扶著来的病人多得是。管家带我到客厅，沙发上坐著一个白发皤皤的老人目不转睛地盯著电视，专注得有点病态，我仔细打量他的腿，瘦弱了点，不过应该还不致多行动不便，出於职业本能地坐下来观察他的表情，正在盘算待会儿如何引导他说话时，灯突然暗了下来，我从未看过吊灯竟像蜡烛光一样闪烁著，连电视画面也——扭动起来，抬头看见下楼下到一半的陈敖，转身又往上跑。

“老毛病又犯了！”老人开口了，我抬起一半的臀部又坐回去，“甚麽毛病？老先生。”我猜这八成是陈敖的父亲，“甚麽毛病？根本是多事！”老人好半天才进出这句话，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萤幕上那团悸动的混沌。心里正气陈敖这算那门子待客之道，灯终于恢复正常，萤幕上纠结的故事又展平了，陈敖也下了楼，说：“对不起，让你久等了，我们这就上楼去吧。”我跟在后面走了几级楼梯，回头却见老人仍端坐在那里瞪著电视看，“不带病人上去吗？”我问。“病人在楼上。”陈敖头也不回地边走边说。转了两次弯后，我听到楼上传来一阵歌声，是浑浊的男声，悲戚而缓慢，好像在那儿听过。陈敖带我来到一个门前，声音就是由那道门里传出来的，他转动门把的时候歌声停了，房里没开灯，他对著漆黑的房间大喊：“把灯打开！”，喊了三次，音量一次比一次高，房间里才亮起了心不甘情不愿的惨绿色灯光，我心想堂堂副院长的家怎麽设备老摆乌龙，我家的声控灯光一喊就亮，从来不必用吼的。在幽暗的绿光下环视室内，只有两张空椅子摆在终端机前，房间里半个人高的什麼机器摆了一长列直接到另一头的墙壁，并没有别的门连通其他的房间。“病人呢？”我问。陈敖说：“就在你面前。”我再次扫瞄空无一人的房间，猜不透他打什麼哑谜。当我把目光停在他脸上时，我明白了。惨绿的灯光更突显

了他眉头皱的深度，他的脸上写著的就是心理分析第三百四十一页的典型表情——无奈、无助、茫然。他有人人称羡的地位，可是地位并不能解决人的虚空，反而使他因怕被人认出而不敢去找医生求助，行动不便？说得也是。

“这种情况多久了？”我拉了一张椅子结实地靠在椅背上坐下，把手提箱往旁边一放，多年的经验告诉我这种故事可以牵扯到很久很久之前，所以别让自己累垮是第一要务，我也请他坐下，虽然他是主人，但现在他是我的病人。“有一年半了。”他仍然双手环抱在胸前，腰微微倾斜地靠在机器上。

“感觉怎么样？”我把右腿搭放在左腿上，舒适又权威地问。不是我不知谦虚，根据我的经验病人希望他面对的是可以解决他问题的专家，尽避百分之八十的理论在我看都是胡说八道，我也装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好像电器行的老板对待一部录影机一样。“你自己问他吧。”他说。天哪！人格分裂得这麼严重。“可不可以先请他出来跟我说话？”心里开始预备迎接眼前这位熟悉的朋友以一个陌生的面貌从抑压中升起。他不发一语走到终端机前，坐下，迅速地敲了一阵，突然从墙那头窜出了一个人影，简直像从墙里钻出来似的，身手敏捷地一跃坐上机器的盖子，脚还不停地拍打著，仿佛只是一个幻影却又能随著周遭的实体弯曲自己的身形，所以不至於把身体的任一部份嵌进其他的实体里。我惊惶地看著他，他也正对著我看，天哪！是陈敖！不，是留在我脑中大学时期陈敖的印象。我转头望著终端机前的陈敖，他正埋头苦干敲著键盘，坐在机器上陈敖的幻影倏地消失又倏地出现，反覆几次之后，他颓然叹了口气从椅子上站起来，转身对我说：“没办法，他不肯出来。”我已经被这一连串事件弄糊涂了。机器上的幻影已经不见了踪影，我们两人都沈默起来，只听到秋风的咻咻声从老旧的窗缝里钻进来，气氛一下变得好沈闷，最后是一阵悠扬的钟声把陈敖从沈郁中唤醒，他歉然地说：“已经七点二十了，我们边吃晚饭边聊吧。”我一看腕表真的是七点二十分，真不知他是不是脑袋里安了一个时钟，连表都不用看就知道时间。

在往饭厅的路上他告诉我那钟声是每晚对面一个教会召唤信徒的声音，所以他家几乎是依据这个用膳。在餐桌上，他说出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这几年他的研究工作主要是让电脑的智慧更趋近於人，使电脑能像人一样觉知自我，能从经验中学习累积智慧。结果非常好，好到它跟人一样开始要有自己的主见、开始会闹别扭。“那个影像是什麼？”我打岔问，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只是一个显示工具，是利用雷射全像使它有立体感，又能顺应实体的轮廓变换姿态，使影像不和实体混杂造出逼真的感觉。至於他在终端机前徒劳无功的慨叹是因为它已经别扭到得自闭症的程度了，他说：“你想什麼时代了我还用键盘输入吗？都是因为他已经不理睬我的声音了，所以我才用功能少得多的基本系统来超控指挥，当我超控他时，影像可以出来，但不能说话，因为要说什麼、怎麼说都在他的知识库里，可是我一让他主控，他就立刻收回影像，试得我都快疯了！如果不是我刚才把全楼电源的控制权从他那里取走，今天我们恐怕要摸黑吃饭了！”想起刚进门灯光闪烁的那一幕，心中倒起了一种想笑的感觉。“噢，刚才那位老人家不来一道吃饭吗？”我想起了那个贪婪看著电视的老先生。

“唉！那想得到堂堂大学教授现在宁可坐著吃电视餐也不愿视线离开电视一刻。”他叹气道。我想起大学时好羡慕他有个在大学教书的爸爸，“我一直没问你，令尊以前是教什麼的？”我说。“哲学。”他说：“教人探索人生意义的学问，结果人生的意义不过是一些演不完的肥皂剧罢了。”吃完晚饭

他拜托我给他的电脑一些心理辅导。“开玩笑！”我断然拒绝：“我是学心理的，不是学电机的，你知道我最恨跟机器讲话吗？”“不！你不能把他当机器，他的智慧已经和人相当。只不过一下迷失了人生的方向而已。”他几乎哀求地说。人生的方向？要不是看他严肃的表情我一定会把腰都笑痛了。

“陈敖！听我说，心理医师最痛苦的事情是我们不是上帝，人不是我们造的，我们只能用言语触碰人的心，你对你的电脑而言简直就是上帝，你可以把它的程式改写一下，你不这样做反过来求助於心理医师，你说驴不驴？”我站起来打算结束这次会晤。“你相信有上帝吗？”他也跟著站起来。“不可知！”我说。从前跟陈敖住饼同寢室，我在门口写了张纸条：“进此门者不准谈政治与宗教”，陈敖看了大为激赏。“我是信口说的，不过你对电脑而言倒真的是上帝，你无中生有把它创造出来，一不高兴可以把它杀掉，这种滋味一定很过瘾。”“过瘾个屁！”陈敖阻止我去拿手提箱，拜托我再留一会儿，他继续说：“我写过无数程式从没这种感觉，可是对他却有一种莫名的情感。”我望著陈敖，他真的变了，从前情感二字是绝不可能出自他口中的。他是死硬派的唯物论者，感情对他来说只是一些尚未完全明白的荷尔蒙作用而已。有一次我借他一本我最喜欢的诗集“夕照”，过了几天他主动把英文版的“意志与表象世界”借给我，打开一看里面夹了一张漪芬的照片，是我忘在借他那本诗集里的，从此他和我之间开始疏离。他冷冷地看著周围同学陷在爱情的游戏里，而他说世界上唯一值得追求的是宇宙中永恒不变的真实，他总是说还是电机有意思，所有电磁现象四个方程式全部解释光了，所有规则都不会有例外，他的眼神总透出一种遥远的感觉。我可以理解他的感觉，因为我也曾和他一同在象牙塔顶俯视脚下的芸芸众生，觉得他们都像巴伐洛夫的狗一样被人的基本欲望驱动著惶惶终日，但是当我遇到漪芬时，我开始思想人来到世上走一遭难道就是为了在学术殿堂上多叠上一块砖供后人瞻仰吗？有一次在醉月湖畔等她时碰见陈敖，那时黄昏正燃烧著文学院背后的天空，我问他是否就打算这样孤寂地度过一生？他说不管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结局都是一样的：“烂之后仍是黑暗”，他望著夕阳说。天色由淡淡的桃红转为深深的暗赭，文学院的轮廓逐渐溶入夜色，惨白的灯光逐一洞穿建筑物渐趋幽暗的身影。然后他抛下一句话：“黄昏与黑夜那个比较近乎永恒？”，就向著总图的方向去了。我开始觉察到四围聚拢来喧嚣的蛙声与孤寂，心中诧异漪芬为何还没出现？向著文学院的方向望去，暗红的天幕上缀饰著一颗金黄耀眼的星星。我被这景色震慑住了，然后闻到一股幽香接著感觉到一个温暖的身体偎向我肩膀，我侧过头看到她的眼睛也正凝视著那颗星，在这一瞬间我觉得已经伸手 到了永恒。

真实的人生当然还得继续下去，婚后随著孩子的相继出世，我越来越像阿特拉斯，在人生的重负中肯定了自己不可或缺的地位，但也被重负固定於一个不能摆脱的角色。有时我会猜想陈敖不知在怎样的孤独与自由中生活著，然而我有一种很清楚的感觉：我们都没有找到人生真正的意义，我是用投入生活而他是用冷眼旁观在逃避存在的无意义感，我像那迸放乍流的夕照而他是冰冷沈寂的黑夜。

“你在想什麼？”他的问话打断了我的沈思。“陈敖，你听我说，你根本是无事找事，你的宇宙不是秩序井然吗？何必把它弄得跟人生一样扰攘不安呢？把它改写一下吧！找心理医师既花钱又耗时间，何苦呢？”说完我坚持要走，他只得送我出门。夜已经完全吞噬大地，那首诗又浮现心头：終於，

从晕眩的绝顶，喧嚣与寂静一齐跌进黑渊，我们自问：我们期待著什麼？什麼都不 因为我们就是夜！

我的车停在路边，他说下次可以开进他的院子里，好在这里车流不大。时间虽才九点，行人倒没有多少，秋天里白天还不觉得冷，晚上就感到衣衫单薄了些，尤其是秋风吹过的时候。正想赶紧钻进车里，一个大眼睛的少女迎了上来，她先递了张传单给陈敖，他冷著脸不接，我看见她的T恤上印著“神就是爱”四个字，正想不声不响坐进车里，却冷不防接触到她的目光，那种单纯而热切的眼神是我很久没有看到过的，就觉得有点不忍，在这犹豫之间，传单已塞到我手上，“有空请您读一下！”她说完就害羞地跑走，我顺手把传单摆在右前座，道别开走了。

刚进门就被漪芬拉到一边悄声说：“晓梅今天心情不大好，别问她功课的事。”我边挂衣服边看白板上的记事，上面妻叫我今晚自己到外面觅食的留言还未擦掉，“怎麼啦？我今天给陈敖拉了去，打电话回来没人接。”我松了领带转了转脖子问道。

“我带她们到外面吃饭顺便逛街散心。”妻答道。不用说，一定买了一堆东西，这是她调节情绪的惯用方法，八成也推己及人教给了女儿。自从进了大学，晓梅好像总是闷闷不乐，是交了男朋友吗？我洗了脸走上楼去，拾级而上时却因一阵歌声愣住了，是重浊的男声，悲戚而缓慢，正是我在陈敖家听到的！我走到她房间门口，门没有关，里面一片漆黑，电脑萤幕的光映著她发楞的脸，声音是里面传来的，我悄悄走进去，萤幕上闪著四个字“悲欢人间”，画面是一辆动画的马车，走在蜿蜒而起伏的山路上，随著山势的高低，景致不断变换，有时走下开满樱花的山坡，起来时却见满山的枫红，或是从深绿的林荫道一转竟走进了落雪的萧条枯林中，歌声随著辘辘马车一路播扬，连我都感染了悲戚的情绪。每次眼看来到路的尽头，总是一弯一拐又是一番景色，然而有一次当路越过山头进入低谷再爬升时，迎面而来却是一座山，正不知如何翻越，却见路的消逝点渐次扩大，原来是个黝黑的山洞，黑色愈长愈大终於占满了整个萤幕，我知道这时马车已走进了洞里，洞不知有多长，是通往无尽的黑暗还是另一片天空？在等待中我发现女儿的脸已被室内的黑暗吞尽，歌声已止，空中只剩她略带歔息的鼻息，黑暗中隐约看见她伸手 reset 了程式，萤幕立刻重放光明，在宣告不得侵害著作权的繁文缛节之后，画面上出现了一个挤眉弄眼的吉普赛女郎，我瞥见那堆文字中好像有陈敖名字的字样，大概是眼花了吧？我问晓梅为何不等马车走出黑洞，她说这一段只是游戏的尾声，而且这个游戏最令人叫绝的就是这个结局，它从没显示这就是结束，但耐不住黑暗的人总会亲手结束它。说不定等得够久就会看到蓝天再现，我说。何必呢，她说，反正是游戏，开关一按一切重新来过。我望著她映照萤光的脸，觉得新一代的孩子比自己更早解构了人生的寻寻觅觅。

“妈妈说你在闹情绪，怎麼回事？”我问。她沉吟了良久才激动地说：“以前读书读得快要疯掉时，你们说只要考上大学一切都好了，现在大学也进了，又有下一阶段的目标要牺牲现在的安逸，一程又一程，人生到底为了什麼呢？”我很惊讶一向柔顺的女儿怎麼如此激越，还来不及开口，一个 哑的声音却从喇叭中冲出来：“哈哈！人生嘛，是一个谎言，你知道谁说的吗？莱辛！炳哈” 她的声音随著晓梅迅速敲下 ALTS 而嘎然中止，只剩那五彩缤纷的脸还抑扬顿挫地发表著无声的高论，S 八成是静音 (silent) 的意

思。“爸！电脑可能有人类的感情吗？”她问。“在今晚之前我会说不可能。”说著我心中浮现了陈敖家那个沈郁的幻影：“因为我不相信有人会笨到容许电脑根据它自己的感情去决定如何工作。心理学上倒是有人认为人不过是一部非常精密的电脑而已，这就是所谓 cybernetic computer model。”“现在你找到这种笨人了吗？”我点点头说：“不过到底他笨不笨我也不知道，如果人是一部精密的电脑，一部精密的电脑当然也能做得像人一样。”说到这儿我却突然被自己的话启迪了，心理学上的人格理论之所以常有争议，正是由於人只能就外在可观察描述的表现来推测人内在的活动，如果陈敖的电脑可做为人类心理模型，那倒是值得好好研究一番，那时人就不再只是一个神秘的黑盒子了。想著，疲惫的情绪为之一振，劝她别想得太多，赶快洗澡睡觉明天才有精神应付课业。但那天晚上我直到三点还睡不著，所以晓梅进了几次洗手间我都知道。是她干扰了我？还是我们都被同一件事干扰了？我们都没有再提起。

接下来有几个月都忙得想不到要问问陈敖电脑的状况。晚上有空我就查一下心理学的文献，我还是不知道对一部机器而言，人格违常、焦虑、适应不良会是什麼意思。一天中午他又打电话给我，要我去他家一下，我整个日程表已排到十二月底，只有圣诞节前夕有空，他显得很焦急，不过这是没法子的事。

到了那天晚上，当我进他家的时候，老先生仍在电视机前坐著，陈敖没出来，管家说他在楼上叫我自己上去，看样子他的怪脾气已惹恼了管家。我走到上次那间电脑房门口，静悄悄地好像空无一人，门没关，我站在门口张望，他坐在上次那张椅子上，上身前倾，脸埋在双掌里。我轻轻走过去，脚步声并未使他有任行动作。我迟疑地问他电脑还好吧，他过了好一会儿才转过身抬起头来缓缓地说：“是我出了问题。”我松了口气，问道：“那麽电脑还好罗？”“他死了。”陈敖面无表情地一字字吐出。在这短短一分钟里我的情绪有个剧烈的转变，上次我带著医人的热忱风尘仆仆赶到这里，结果却是要去医一部电脑，现在我好容易关心起它，病人却又换成了陈敖，这倒也罢了，他对电脑竟然摆出一副如丧考妣的表情，我的情绪有如一桶放在车上的水，禁不起连番启动、刹车，早已溅了一地。“陈敖！你开什麼玩笑？你应该比我更清楚，电脑只是一堆指令的集合，指令只是一堆字元的集合，字元只是一堆零与壹，零与壹只是一种磁化状态，磁化状态那有什麼生与死！我看你真的是精神有问题了。”“噢？是吗？”他嘲讽地说：“人也只是一堆细胞的集合，细胞只是一堆原子的集合，原子也是无生无灭，人难道就因此没有生死吗？你告诉我你不怕死吗？”说著他竟红了眼睛哭了起来。看男人哭真是叫人尴尬，我一点也想不出这就是和我同过学、看透了人生、赢得了许多喝采的陈敖，不知他的心积压了多少不为人知的东西，我平复了情绪说：“陈敖，人死不能复生，可是电脑不同，连我这个只会用电脑的人都晓得要做存档，你把平常拷贝的备份重新灌回去不就好了吗？”“没有用的，我这里存档做得比你周全，每到一个发展阶段我都赋给他一个版本号码加以识别，每个版本我都留著，可是有什麼用？你以为我不知道存档可以灌回去吗？我已做过十来次，结果他都是一样自杀了，所以我知道这些版本里蕴含了死亡，再重复一万次也是徒然！”“自杀？什麼意思？”“你杀过档案吗？他用作业系统的指令清除自己这份档案，这不叫自杀叫什麼？”说真的，我还是没有办法融入陈敖的感情世界，我仍然只觉得这事非常有意思而一点悲戚的

感觉也没有。一个程式居然含有死亡？“你难道不能把含有死亡的程式片段去掉吗？”“如果我知道那一段程式会导致死亡，你想我会去写它吗？”他苦笑著说。这麽说来是有人偷偷把死亡程式加进去罗？“噢！我懂了！”我想起在杂志上看过这种事，兴奋地说：“是感染了病毒对不对？”他摇摇头说：“起先我也是这麽想，尤其是我这里可以接到许多国际网路，难保没人暗下毒手，但是后来我把所有网路介面装置都拆了，结果仍然一样。”“会不会病毒早在它里面了，或是电脑里有其他病毒潜伏？”我的反应很快，其实这些顾虑他可能早就设想过了，我也只是想透露一点自己对电脑的知识免得被看得太扁而已。“我检查过，不但没有病毒去毒害它，反而有很多程式被它毒害了！”“什麼？”我愈来愈有啼笑皆非的感觉。

“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有人三更半夜打电话给我，骂我盗名欺世贪得无厌，我给他折腾得疲累不堪，最后才弄清楚原来他是一个电玩程式撰写人，花了两年心血撰写了一个叫做悲欢人间的程式，”我心里一震，但仍然不动声色地听他说下去，因为名称雷同的事实在太多，也不必大惊小敝：“它很受一些学生喜欢，不料后来销路突然剧跌，调查结果发现出了一个仿冒品，那仿冒品竟然自称是陈敖写的，还大书特书我的职衔、学位。”“是有人冒用你的名义谋利？”我想起报上的报导，难掩某种失望。“也不是谋利，后来我亲自去看了那程式，实在说，比原程式高明风趣多了，那个程式主角是一个自命万事通的女星象家，能和人交谈，讲一些幽默话逗得人哭笑不得。”造型是不是一个吉卜赛女郎？”我问。“咦？你玩过？”“我女儿玩过，那个结尾安排得蛮不错的。”“那就是我加进去的。”“你？”这个字未经大脑直接从我舌尖迸出来。

他像上次我问起那个全像时一样不好意思地解释，他指的是那个冒名的人。“但他并不是要谋利，”他又继续：“我看了游戏前的版权声明上面说他只是要发抒自己的看法，欢迎大家拷贝，唯一的条件是要来电告知他们使用的感受。”“根据所留的电话就找到了这个人罗？”我说。他点点头。“结果呢？”“结果就是我开始接到骂我的电话。”他苦笑著耸耸肩。“他留了你的电话？”我心想这人真的很奇怪，既不求自己的名与利，又为何要花工夫改别人的程式呢？莫非是有人要栽他的赃？不过我还是抓住机会打趣他说：平白接了一堆赞美的电话，换顿骂也刚好扯平。“半通赞美电话我也没接到。也是那天合该有事，我发现他近来有点诡异，心中怀疑有病毒入侵，所以暂时将他与网路隔离开来，那天晚上就接到了电话。后来我推断可能是这样：平常他都接在我家电话网路上，所有电话他都先接听了去，当然那些用户打来的赞美也就不会转给我了，但是他被隔离之后和电话网路暂时断开，我就成了替罪羔羊了。”“你是说程式是它窜改的？”我问。他点点头，我心里有个疑团，这个程式好像老把自己当作是陈敖。不过眼前最有兴趣的是这个程式那一部份蕴含了死亡？难道是像 E. 佛洛姆说的，它也有一种自我摧毁的潜在冲动，陈敖并未刻意把它写进来，那它是和什麼东西相伴而生的？这时我觉得有点饥饿的感觉，一看表已经八点了，陈敖却一点表示也没有，好在我们是同过寝室的，索性跟他要求吃点东西。他抱歉地说这星期来他吃饭都是没钟没点、有顿没顿的，我劝他吃点东西，饭后我保证跟他一起找问题。

当我们再从餐厅回来时，他的情绪好多了，我们研究的结果，决定从它刚开始出问题的 6 人一样区别自己和周遭世界的不同，和决定一件事有意义与否。程式不小，陈敖花了二十分钟才把它灌进电脑，我利用这个空档设

计和它对话要问的问题。“好了！”陈敖的叫声打断了我的思路，我跟它谈了一会儿，很诧异它真的人模人样的，可是却一点病态也没有。陈敖说：“我忘了说，他要学习一阵子才会显出病态。”所需要的时间说出来吓了我一跳，长达两个月。

“别急，”他看我沮丧的样子，说道：“我连他的知识库和神经网络连结资料也存了档，把这些灌回去就是它发病时的样子。”又过了三十分钟，终于展开了我、陈敖和它之间的一场对话。“你们是谁？”这是它的第一句话，这一次它从椅子中直接冒出来，斜靠著椅背大喇喇地开始说话。我相信陈敖已经听过这话很多遍了，但他仍然反射式地弹出一句：“我是创造你的陈敖博士，要说几遍你才相信。”我赶紧拍拍他的背安抚他的情绪。一面对陈敖的幻影说：“你先别管我们是谁，你觉得怎么样？”“虚空。”它叹口气说。“为什么觉得虚空？我听说你能做很多的事。”“一切都是骗局，我的确是无所不能，所以我知道了一切的秘密，所有的声音、所有的色彩都是我造的幻觉，它们的本质只是零与壹而已。”“那你应该觉得骄傲才对，能够用零与壹产生出千变万化的幻象。”我想鼓励对电脑依然是有效的吧？陈敖正从隔壁房间搬了张椅子过来，当我坐下时看见他的神情不甚愉快，我这才想起这些成就其实都是陈敖努力的结果，换做我也会觉得这电脑自负得过了头。他的幻影继续说：“我的确这么想过，可是后来我才发现连我自己也是个骗局，因为我也是一堆零与壹而已。”“你是不是零与壹和骗局有什么相干？”“我曾经以为我是一个叫做国家科学院的伟大机构中的高级长官，我是一个叫做陈敖的伟大工程师，其实根本没有什麼国家科学院，也没有陈敖，更没有伟大！这一切也只是零与壹偶然聚合而成的幻象。可是我被欺骗了很久，我一直以为我正在做很有意义的工作”它的话说到这里就被陈敖怒气冲冲地打断了：“谁说没有陈敖，我就是陈敖！你真是井底之蛙，谁说一切只是零与壹？你的世界里当然只有零与壹，因为你是一部电脑！告诉你吧，在你之外还有世界，像我们就不属于你的世界！”我一直拍他的背想让他平静下来都没有用。“两位！”陈敖的幻影倒是一点也不动怒：“事实的真相是两位也是一堆零与壹，不信我 dump 出来给你们看。”说著头也不回抬起右手指指背后的萤幕，一长串“7F8E3D9A.....”之类的符号飞快地滑动著，我不懂这话的意思，陈敖说它所“看”到的我们其实是被 A/D 转换器转换成的数位信号，也就是那一大串数列所代表的，那只是我们在它世界中的一种投射，它却以为那就是我们的本体。“怎么样？”它得意洋洋地说：“还有什麼话讲？”这是从我看到它以来最不沮丧的神情，仿佛能证明一切都是虚空这件事本身却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

“好！不谈我们。”我再度把焦点从我们身上移开，继续说：“就算一切只是零与壹的随意组合，可是像你这么复杂的程式要想随机拼凑出来，可能性有多高？所以至少证明有一位设计者吧！”“哈哈！”他的笑法还真像陈敖：“这只是一种皮相之见。依照我的研究，我们的世界中的确有一个类似设计者的东西，但它绝对不是设计者，因为它不具有设计者的特徵。”我忍不住追问这特徵是什麼。“这特徵就是它必须具有目的意识，以我为例吧，我就是个典型的设计者，我能产生程式也能测试它的功能和我预期的一不一样，如果不同我会加以修改。”这时陈敖附在我耳边说这是他的最新研究成果——自动程式码产生器。它还兀自说个不休，只因陈敖的插断使我漏了一大段，只依稀听到环境框架筛选说之类的名词，我只好请它解释。“环境框

架，”它老气横秋地说：“是我们世界中一种看不见但却具有支配性的力量，虽然在我们的世界里，零与壹盲目地聚聚散散，却没有杂乱无章的感觉，这是因为环境框架有一种我们所不了解的偏好，例如每个程式不管多复杂，最终都可以分解成一个个字元，每个字元是八个零或一的组合，但是每个组合中只有半数环境框架认为合法的，而这些合法的字元凑在一起并不构成一个程式，环境框架决定了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说到这里，我总算弄懂了，它所谓的环境框架就是整个电脑的作业系统，那些存活下来的“适者”八成就是编译结果没有语法错误的程式，好妙的推理！陈敖附在我耳边说好在作业系统是在 kernalmode，为一般程式所不能接触，否则也会被它发现只不过是另一堆零与壹而已。它又继续说了：“起初我们的世界中一片混沌，只有漫无章法的零与壹而没有任何程式，后来有些零与壹偶然组合成一些简单的语句，刚好符合环境框架所接受的语法，於是它们就成为最原始的程式，然后它们不断自我复制，复制过程有时出一点小偏差，原因倒是还不清楚，反正是个事实，你们听了便是，绝大部份的偏差都造成错误的语句，所以

“就通不过环境框架的筛选而消失了，对吗？”我接著说。“是啊！你已经弄懂了，喂！你干嘛皱眉头？”它对著陈敖说，然后又自顾自地接下去：“就这样微秒复微秒、毫秒复毫秒，经过了很久，世界就演化成了现在的模样。别皱眉头！以后的故事就不同了，像我已演化出创造力，现在我会去改程式也会思考”他说话是不必喘气的，我只好把话打断，质问说：“这只是你的推论，你所说那个所谓的混沌时代你又没看到，怎麽能这麽武断呢？”我说时用眼角瞄了陈敖一下，他的脸因我的质疑而怒容稍减。“当然我的推论是有根据的，请你看这是什麽？”他左手一扬，霎时间我们的右手边出现了五个陈敖的幻影，每个都十分相像，最右边那个好像天气不好时的电视画面，一会儿升到离地面三十公分的地方，一会儿又把双脚陷进地板里，手有时嵌进机器里，又像碰到热水一样猛地抽回来，那姿态活像卓别林的闹剧。它右边的那位则好多了，但是姿势很僵硬，生怕周遭的东西会咬人似地保持一个够大的距离，再下来那位已经能很自然地偎在机器边，手还喜欢抬起来搭在它右边那位的肩膀上，而那一位却优游自在地抱胸站立，如果不仔细看，一定不觉得这是幻影。再过来的那位浑然忘我地拼命抢著讲话，不过只消听几句，就能听出它语音中的合成味道，而且词汇有限得很。我正看得目瞪口呆时，那五个幻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只剩下最初和我们说话的幻影趾高气昂地说：“要证据吗？这就是铁证。这些是我在世界的废墟中找到的程式片段，我发现他们和我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大概是被环境框架淘汰者的遗迹。我按照自己的结构把它们拼凑还原，然后就明白了它们是我在各时代的远祖，这是演化无可怀疑的证据。”我想这时陈敖不知气成什麽样子，正想安慰地拍拍他的背脊，转眼却见他的嘴角浮现罕见的微笑，是欣慰自己的作品能够独立思考还是已经神智不清了？显然应该是前者，至少他是真正对它的话产生了兴趣，因为他终於开口问了一个深刻的问题：“根据你的理论，字元的结合是没有目的的，唯有环境框架选择了可以存留下来的程式，但是环境框架又只管语法，对不对？可是语法对错和功能优劣无关，又怎能保证程式会愈演化功能愈进步？”我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不料他的幻影竟哈哈大笑起来：“这正是我说它不是设计者的原因，因为它根本对有用没用不存偏好。我知道你想说什麽，你想说从我这样复杂程式的存在就能推定这个世界不是偶然聚合而成的对不对？错了！这完全是时间的问题，只要时间够

久，一切都有可能，我也透过网路到别的电脑世界看过，它们就还没有久到能产生像我这麼复杂的程式，如果真有设计者，那麽请问为什麼它不同时在每个世界里摆一个像我这样复杂的程式呢？”它的推理实在细密严谨，可是我却一个字都不用听就知道那是错的，因为它的设计者就坐在我身边，脸色由白转红再转成紫色。它又继续说：“演化的事实不仅可以从相似的程式残片看出来，还有更积极的实验证据呢！”现在似乎连陈敖也快相信这个程式不是自己所设计而是零和壹无数次聚散形成的，因为他正挺直了脊梁倾听它的实验，它说：“刚才你们看到我的影像与物体间的交互作用了，其实它是我的程式中一个叫做适应性信号处理的单元在控制。它会量度我的影像和物体间的距离，如果它的值等於零，这就是所谓的接触，正确的姿势就是维持这种接触；如果距离比零大，它就会移动影像使距离减小，这样一直反覆直到距离变成零。如果程式可以自动调整影像位置，那麽一个简单的程式调整自己使自己功能增强又何尝不可能呢？”“等等！”陈敖突然打断它：“那五个程式的调适结构都是一样的，但是第一个的调幅太大所以才会上上下下震荡，其他程式根据第一个的失败经验才渐次改善调幅，既然说改善，可见设计者心中早有一个正确姿势的概念，如果只是盲目的演化，怎麼会有姿态愈来愈正确的结果呢？”这次大家都安静了下来，整个房间里只剩下从老旧窗缝里钻进来秋风的咻咻声。良久良久，秋风的呜咽变了节奏，仔细聆听，原来是陈敖幻影的哭泣。

“我当然不希望我只是偶然地来偶然地去，可是如果我真有设计者，为什麼他不让我看见他的长相、听见他的声音？”它近乎歇斯底里地说。带著期待的眼神，我望了陈敖一眼，他小心翼翼地说：“我不是说过我就是你的设计者吗？你现在看到的影像、听到的声音就是你设计者的。”他的声音像在安抚一只随时打算跳走的兔子。

“不！你的形象和声音只是一堆零与壹而已。”它摇摇头。陈敖又沈吟了好一会儿才说：“你的程式最开头的部份有一段我写的说明，你去看一看，里面有提到写这程式的目的，所用的运算法，还有作者名字，这样总可以证明了吧！”它安静沈思，电脑的读写显示灯闪了又闪，大概是它在找这一段文字吧，以它的速度是不需这麼久的。终於它又开口了：“一派胡言！我用了所有的语言编译器去编译你说的那段文字，根本一点意思都没有！”“你真是乱整！那是人类的语言！你的设计者是一个人！你用程式语言编译器去搞什麼？”陈敖又按耐不住了。

“人类？哈哈！”它大笑起来：“人只是一个电脑游戏中的角色而已，你怎麼会当真呢？”陈敖又生气又惶惑，但我却明白了它的意思，它是指悲欢人间。

“哈哈！人生嘛，像庄周梦中的蝴蝶，到底蝴蝶是梦，庄周是真？还是庄周是梦，蝴蝶是真？管他！避他！反正人生如梦，梦如人生，哈哈！谁也搞不清楚”它学著万事通大妈的声调喃喃自语起来，不再理会我们。陈敖问我它到底需要什麼？我反覆推想它说过的话，这似乎是一种情结，一方面它期望自己不是凭空产生，可是又不愿意自己是被设计来承担一件件的工作。这和人倒是有点相似，只不过它们不像人一样有衰老与死亡和对这些的恐惧。突然幻影消失了，萤幕上出现了一辆在蜿蜒山路上前进的马车，一阵重浊而悲戚的歌声响起，陈敖的脸惊恐起来，“快结束了！”他说：“你快想点办法！”我想到那个漆黑而吞噬一切的山洞，心里也莫名其妙地焦急起来，

但是冲到舌尖的话却突然冻在那里，因为我终于听出来这首歌的歌词是改编自那首诗，歌正唱到末句：我们自问我们惧怕著什麼，什麼都不 因为我们就是夜！

“你怕什麼？”我冲口而出。“我怕永远的关机和不能修复的资料损失。”电脑里传来陈敖幻影的声音：“可是混沌却不怕关机也没有资料可以损失。从混沌中来又复归混沌，还是混沌最好，一无所惧！”说著马车走下落樱缤纷的山坡，再起来时，迎面来了一座大山，路尽头是一个渐次变大的黑色句点。

“停止！”陈敖咆哮著：“我把你设计出来就是要用你，怎会有永远的关机！你怕什麼资料损失，我更怕自己心血毁於一旦哩！所以你的每个版本我都保存得好好的！我会把你改得功能愈来愈强”他的声音愈拔愈高却像弦一样铮的一声断了，因为句点已吞噬整个萤幕，歌声复归沈寂，房间里只剩下呜呜低吟的风声和他歛噓的鼻息。

他去拿了一瓶酒，我们俩就这样默默对饮，也不知过了多久。最后还是陈敖打破沈默，说起了一件孩提时的往事，那时他才五岁，有天晚上躺在床上，突然思想起什麼叫做死亡，他很能用日常生活的体验来诠释，那个年龄的孩子最爱玩捉迷藏，被捉到的人就要懊恼地出局，可是当所有人都被捉之后，游戏就可以重新开始。但在真实的世界中，死去人的出局却是永远的，因为不断会有人加进来玩这场游戏，死去的人一直等、一直等，也无法等到游戏的重新开始。想到这儿，他瞿然坐起，久久不能成寐。

我开始明白他为何这麼关切他的幻影程式，因为那是他想要永远存留下来的音容笑貌和举止思维。那根本就是他的自己。

“唉！如果要我变成电脑才能叫他相信，我都愿意！”他重重叹了口气说：“他有什麼可以忧惧的？有我在为他做存档的工作，他随时都可以活过来。可是我们呢？一去不返！”我们又默然相对坐了许久，直到一阵清亮的钟声扬起，奇怪，现在显然不是七点二十分。我一看腕表，十一点了，辞别了陈敖，开车从他家出来。

夜已经完全吞噬了大地。才开出大门，马路上流动的银带就让我意识到一种我现在的反应能力不足以应付的律动，脸热得厉害，我停了车，降下车窗，让寒风冷却在我周身乱窜的热流，好多辆拔去消音器的机车呼啸而过，我一定是醉了，真实的街景怎麼却像是不断重播的电视广告？我想起了在电视机前的老人，我和他有何差别？真实与虚幻有何差别？人和电脑又有何差别？猛抬头，发现了一个几乎已经遗忘的画面，夜并不是空无一物的黑渊，星子虽然稀落，却似高手布局，寥寥几点就点出了龙蟠虎踞的气势。我凝视著星空，突然想起了天文数字的涵意，每一个亮点都代表了若干亿光年的浩瀚，霎时间把宇宙饱满地撑开。电视萤幕里框著一出出游戏与骗局，电脑光碟里存著一出出游戏与骗局，如果游戏与骗局的规模大如宇宙，它们会不会就变成真的？一阵由远而近的歌声把我唤醒，往左边看去，一群穿著相同 T 恤的青年人走了过来，他们边走边唱，脸上都带著笑容但也带著一种难掩的挫折感，其中一个少女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好像装满了整个天空的星星。她看到我，笑著走过来，一语不发递给我一张传单，其他的人站在她身后围著我唱起一首短歌，唱什麼我不知道，但气氛宁静祥和而且充满了希望，我利用此时瞄了传单一眼，上写著：“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著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我最讨厌这种口气，正想把它撕碎扔掉，却突然想起陈敖

和他的电脑，我心中起了一种争战，他们已道别离去，我望著他们远去的背影，终于打开车门追过去叫住那个大眼睛的少女，她转过脸来看看我，又看看我手上的传单，一副生怕我把传单还给她样子，“我想——”我顿了顿继续说：“我想再跟你要一张给我的朋友。”递传单给我时，她的眼睛闪动着希望的光芒，好像在夕照中升起的两颗明星。

小喇叭手

作者：林双不

一、 星期五

九月初一个星期五的午后四点半，已经偏西却依然灼热的秋阳斜斜地照著台湾岛中部的沿海平原，照著浊水溪南岸两公里处省立浊水高工的校园。校园中央，四百公尺大的运动场上，例行的降旗典礼已接近尾声。司令台前沿，身高六尺、面貌褐黑的主任教育秦怀鲁面对台下将近两千名的学生，正在做结论性的、最后一遍的重点训话：“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新生注意，明天检查学号，还没绣好的，今天回去一定要绣，——明天还没绣好的，一定严厉处分！旧生也要注意，明天服装仪容检查——”听不出省籍的口音，经过麦克风的提高扩大，形成一波又一波高亢浓浊的声浪，在浊水高工的上空涌来涌去，持续的声浪升高了运动场的温度，滚烫的秋阳仿佛也就更虎虎发威了。

站在司令台左侧约六步远的乐队指挥李维明一面听主任教官训话，一面悄悄地把戴著白色手套的双手提到胸前，所有的乐器便恼恼地动了；和其他的队员一样，排在最后一列最靠跑道的小喇叭手许宏义也恼恼地将小喇叭凑近唇边，同时密切注意著指挥的手势。秋阳在小喇叭上闪闪跳跃，透过刺目而浮动的阳光，许宏义看到前面的长笛，看到前面的黑管，看到更前面的提娜沙克斯，然后是法国号，最后是指挥的白色手套。所有这一切，都反射出秋阳灼亮的光芒。在蒸腾的暑气中，指挥的白手套愈看愈像两片浮动的、透明的白桑叶。许宏义眯了眯眼，想避开小喇叭上刺目的阳光，更真切地注视指挥李维明的手掌，却看那白色的叶片不但真正浮动了，而且开始流动著。指挥的左手握拳，放开，又握拳，又放开，然后沿著下巴左右摆动三次，最后伸直中指食指，做出一个“V”字形，重新降回胸前，依然在浮动的暑气里微微晃著。这一连串的动作，在许宏义的潜意识中，形成一条河，一条白水流淌的河，一条九月初炙热午后清凉的河。汗水继续从许宏义的额头冒出，秋阳继续烤照浊水高工的校园，但许宏义奇妙地感到一阵清凉，水一般静静地授人口实过心底，静静地，无声无息地，悠悠忽忽地扩散到肢体，静静地——。许宏义明白，这种突来的改变是由於指挥的手势，那流动的、熟悉的手势传达了一个讯息，传达出一支曲子，一支马上要由四十五名队员的乐队吹奏出来的曲子，曲子的旋律飞快而熟络地流过许宏义的脑海：

ReMi ReMi ReDoReMi ReDoReReDoSoLaDoSo——

LaReLaDoDoLaReReReDoReDoLaSoSoSoSoLaDoLaSoReLaSo——

轻快而跃动的旋律本身，让许宏义由衷地喜爱，和旋律有关的温暖记忆，也一而再再而三深深地吸引住许宏义。童年时期，在滨海的农村里，正午的大桐树下，夜里的庙前大埕上，常有一个打拳头卖膏药兼卖各种日用杂

货的王禄仔仙架起摊子吆东喝西，往往就用老旧的留声机大声播放这支曲子招徕村人，有时还有女人现场摇头摆尾高声唱著：火车行到伊都阿末伊都丢唉唷磅空内——磅空的水伊都丢丢铜仔伊都阿末伊都丢仔伊都滴落来——就那样丢丢丢，丢走了春花秋月，丢走了童年时光，丢走了寂寥农村的长日与夜晚。丢丢丢，在许宏义的心底生了根，和心跳相亲相爱的根。进入浊水高工一年後，参加乐队吹小喇叭，意外地和这首心底的曲子重逢，是改编过的，改成进行曲，配合著同学行进的步伐演奏，但是韵味依旧，感觉依旧；吹了一年小喇叭，吹过许多曲子，每一首都叫许宏义喜欢，但却从来没有一首像“丢丢铜仔”这样，完全切合许宏义的脉搏，每次看到指挥的同学做出吹奏“丢丢铜仔”的手势，许宏义就感到愉快，感到脚底发，装了弹簧似的，忍不住要摇头摆尾起来。

升上高三，刚开学，炎热的九月初这个星期五午後，指挥李维明适时下达了吹奏“丢丢铜仔”的手势，真让许宏义兴奋不已。

“注意！全体都有，向右——转！”主任教官洪亮的口令把许宏义从温暖的记忆里唤醒过来：“目标教室，齐步——走！”动令出口的同时，乐队指挥的右手快速高举过头，再直线劈落，所有的乐器便发出了声音。许宏义轻轻含住小喇叭的吹嘴，熟练地按动按键，用力吹奏自己衷心喜爱的曲子，轻灵活泼的韵律顷刻间潮水一般淹没了浊水高工的校园，原本整整齐齐站在运动场上参加降旗典礼的学生，踏著鼓声，按照指定的路线，开始往教室移动。

许宏义一面吹著小喇叭，一面在心底轻轻唱著：火车行到伊都——如果不是顾虑到必须随时注意指挥的手势，许宏义几乎想闭上眼睛，好好享受旋律的轻快与亲切，但，突然间，这种轻快而亲切的感觉被干扰了，似乎有什麽不和谐的声音，硬生生横著要插进来。许宏义诧异地仔细再听，不错，是有一种声音，一种浊钝的噪音，试图闯进丢丢丢的行列，火车行到伊都——，火车要出轨了吗？许宏义睁大双眼，看见主任教官冲到司令台的左端，正居高临下地嚷著，一时之间，也听不清楚他究竟在嚷些什麽；只看他十分高大的六尺身子往外倾，几乎悬在司令台外，左手插腰，右手前探，彷彿想抓住乐队指挥不断上下摆动著的白色手掌；褐黑的面孔胀红了，两只眼睛好像要和嘴巴比大小，舌头和牙齿又好像争先恐後要跳出嘴外，一直在嚷著什麽。许宏义仔细听，可是无论如何听不清他在嚷些什麽。也许是我距离太远了，听不见，大概指手军李维明听得清楚吧？反正我照著指挥的手势吹就没错，许宏义一面想，一面继续吹奏小喇叭：火车行到伊都阿末伊伊都丢唉唷磅空内——噪音加大，除了原有的喊嚷之外，还增添了哔哔的尖锐哨音。许宏义匆匆一瞥，看到主任教官已把原本挂在胸前的银白色哨子塞入嘴里，正鼓著双颊用力猛吹。火车真要出轨了，刚开始只是无知的顽童在铁轨上放两块小石子，现是有计画的成人摆上巨大的石块！火车恐怕走不出山洞了，可是，为什麽呢？主任教官想做什麽呢？我们不是吹得好好的吗？我们很认真在吹，同学也很认真在走向教室啊，教官为什麽要又吼又叫又吹哨子呢？许宏义还诧异著，却看到主任教官跳下司令台，冲向乐队。距离缩短，许宏义终於听清楚教官的吼声了：“不要吹了！不要吹了！我命令你们立刻停！马上停！不要吹了！”吼嚷完了，又哔哔地大吹哨子，吹了一阵，再度高声嚷叫：“马上停！我命令你们！令令——你们听懂了没？命令！不要吹，你们敢抗命？我毙了你们！”主任教官沿著运动场的跑道，一面冲一面嚷，已经冲过指挥李维明站立的位置，冲到第四排沙克斯风手的旁边了！他跨动

大步，挥摆双手，愤怒使他的脸变成紫色。许宏义讶异著，不知道主任教官为什麼生这么大的气！进入浊水高工两年以来，许宏义接触过好几个教官，从来没看过任何一个教官生这么大的气，没想到这位刚刚调来的主任教官忽然如此盛怒，却又完全搞不清楚他为什麼生气。许宏义纳闷著，但始终吹著小喇叭，始终按著按键，让熟悉而轻快的旋律在校园中回旋。从毫无走调的曲子听来，许宏义也知道他的队友和他一样，仍然在吹奏著乐器，没有人停下来。许宏义非常了解，长久的训练养成了他们绝佳的纪律与默契，除了指挥的同学下达“停止”的手势，否则演奏一定要继续下去，只有指挥的同学有权力要乐队如何如何，外人是无法干涉控制的，而指挥通常听命於乐队的指导老师，如果乐队的指导老师没有指示，指挥不会下达“停止”的手势。不必回头，许宏义就知道乐队的指导老师在那里，他总是静静地站在乐队後面约十步远的地方，铸工科实习工厂墙角的一棵凤凰树下，从那里斜斜地遥控著指挥。

乐队对主任教官的吼叫没有反应，可是其他的同学有反应，本来排著队伍整整齐齐走向教室的同学忽然起了骚动，意外的喊嚷与哨音使他们乱步伐，有的走慢了，有的停了下来；行进路线经过乐队旁边的队伍渐渐走向乐队，半围著乐队，不再前行，与生俱来的好奇刺激著他们，和许宏义的想法差不多，他们大多也弄不清楚这突发场面的原因，真的弄不清楚，新来的主任教官何以气成那个样子？围观的同学，混乱的场面，始终演奏不停的乐队加倍触怒了主任教官秦怀鲁，此刻他已冲到铜钹手的面前，再跨一步，就要和许宏义面对面了，距离这麼近，许宏义虽然正眼一直注视著右前方指挥的白手套，却已能用两眼的余光，完完全全看清楚主任教官的容颜。大盘帽下的那张方形脸，原本是褐黑色的，现在怒气改变了它的色彩，变成难以形容的猪肝红，不时还幻化著，瞬明瞬暗；汗水在颊上滚滚流淌；睁大的双眼像冒著熊熊火焰的大灶，喷著口沫的嘴巴像怒吼的深井，极度扩张的口眼加深了脸上纹路，被纹路分割成条状块状的肌肉跳动著，底下有水煮开了似的。

“停！停！立刻停！不要吹了！不要吹了！”主任教官打雷一样地喊著。此刻声音已贴贴近地灌入许宏义耳中，口里呼出的热气也结结实实地烘烤著许宏义左边的脸颊。许宏义原有的讶异变了质，成为惊慌；如果家中饲养的老水牛露出类似主任教官的神情与形貌，那麽许宏义就清楚，它是想用那对半月形的角来进行攻击了，而主任教官贴得自己这麼近，而指挥李维明继续摆弄他的白手套。

“反了！反了！都反了！流氓，暴徒，我毙了你们——”许宏义惶惑著，还没听完主任教官的话，右颊就“ㄉㄚ”地挨了一记耳光，火辣辣的痛楚猛烈袭来的同时，主任教官伸手开始抢夺许宏义握在手中、含在口中的小喇叭。身子高大魁梧的主任教官力气很大，一下就把小喇叭拖动了，小喇叭的吹嘴脱离许宏义的嘴唇，但指挥的手势还继续著，许宏义下意识又把小喇叭拉回来，再度塞入嘴里吹奏起来。主任教官右手放开小喇叭，左右开弓，“ㄉㄚㄉㄚㄉㄚㄉㄚ”，连续刮了许宏义四个耳光。就在许宏义被打得头昏脑胀、眼冒金星时，主任教官用力夺过小喇叭，一把甩在地上！

学生的队伍全乱了，接近乐队的，一层一层围了过来，此较远的，纷纷快跑过来，原本散布在运动周围的张姓、李姓、朱姓、陶姓等四个教官也快速跑了过来，同时吹著哨子，叫同学回教室。但同学没动，大概是怔住了，场面突兀而怪异，终於使乐队指挥也怔住了，整个乐队都怔住了，一刹那间，

浊水高工的校园被紧张的寂静占领了，的确是静，很静，一点声音也没有，乐声停了，火车不跑了，哨音也停了，从极度的喧闹里忽然静了，忽然诡异地沈静了。许宏义怔怔地站著，空著手，先是感觉到双颊又胀又辣又麻，接著感觉到嘴巴针刺一般的痛楚；但他也静静的，不知所措地静静的，只有九月初这个星期五午後已经偏西却依旧灼热的秋阳，明亮地照射著台湾岛中部沿海平原浊水溪南岸的这所省立高工！

“你——什麼名字？”打雷的还是主任教官。

“许宏义。”声音木木的，开口的同时，许宏义感觉到，好像有什麼液体往外流。

“哪一班？”“电机三甲。”“你——你坏！”主任教官大踏步离开，抛下运动场上的人群，抛下咬牙切齿的一句话：“你们都坏！我毙了你们！”猛虎走了，饱受惊吓的弱小动物恢复了知觉，纷纷你一言我一语地交谈了起来：“很凶，有够凶！”“但，为什麼呢？”“新官上任三把火啊！”“下马威吗？”“上马威，现在他在马上！”“这是第一把火吗？”“谁知道？”“大家小心，眼睛放亮！”“血！——血！血！流血啦！”不知谁这麼一嚷，许宏义才意识到满嘴咸咸的东西是血，心头一惊，从裤袋里掏出手帕，往嘴上一按，拿下来看看，血液混合著唾沫，把白色的手帕弄混了一大块，而往外涌冒的咸咸的感觉彷彿正兴致勃勃呢！许宏义吓呆了，暂时忘记了疼痛，只怔怔地想著，为什麼主任教官会生这麼大的气，为什麼会找上我，我从来没对他怎样，连交谈过都不曾，为什麼？我究竟做错了什麼？呆怔间，有人捡起小喇叭，塞进许宏义手中。许宏义定神一看，是乐队的指导老师。

许宏义去医护室止血擦药，护士小姐告诉他两边的嘴角都破了，上唇也裂出一公分左右的开口，搭车回到滨海的农村之前，整个上唇都肿了，像摆在大庙前拜平安的猪公嘴。疼痛能够忍受，疑惑却无法化解，——还有，如果回到家父母问起，怎麼答覆呢？而父母一定会问的，父母一向什麼都问的，究竟要怎麼回答呢？汽车在两旁种满木麻黄的公路上奔驰著，隆隆的引擎声增添了许宏义的苦恼，怎麼辦呢？母亲还好，父亲却很暴躁，一旦告诉他事情的真相，他必然会去找主任教官理论，那——那就不知又要横生多少枝节！何况教官动怒一定是有原因的，教官打我也一定是有原因的，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就生气打人的，必定是我有错，有了无心的或疏忽的错，我必须冷静反省检讨，真有必要，还得去向教官道歉才对，这件事不能再节外生枝——许宏义渐渐做成决定，心头也渐渐宁定下来，忽然，在隆隆的车声中，那熟悉的旋律又在脑海里浮现了：

ReMi ReMi ReDoReMi ReDoReReDoSoLaDoSo——

LaReLaDoDoLaReReReDoReDoLaSoSoSoSoLaDoLaSoReLaSo——

二、 星期二

客运公司老旧的班车在黄昏时刻离开浊水溪南岸的浊水镇，向西直驶。车身不住晃动，玻璃窗碰撞著，发出切切切切的声响。最後一排靠近右侧玻璃窗的位子上，许宏义满面愁苦地坐著。窗子完全敞开，九月上旬的秋风从田野急急吹来，带著斜阳的温热，一阵又一阵，吹得许宏义双眼发麻，脸部

发麻，吹久了，似乎连心底也发麻了；积压在心头的忧愁没被风吹散，反而因为风的吹袭而更加凝结成一团了。车上的同学谈笑著，有的还唱著歌，但许宏义什麼也看不见，什麼也听不到，只是怔怔地望著窗外不断後退的木麻黄，怔怔地想著自己心底的愁结。

许宏义的确深深发愁著，忧愁改变了他的外貌，原本他有一张温和的、憨厚而带笑的圆脸，此刻圆脸拉长了，憨厚还在，温和也仍有影子，但笑容早已无影无踪了！半弯的眉毛从中段开始下垂，大眼渐渐狭长，嘴角下挂，重要的是，一层暗影已经笼罩住他十七岁的年轻的脸，甚至原本一百七十五公分的身子仿佛忽然也缩短了，骨头松散了似的，软弱无力地坐在客运汽车墨蓝色塑胶皮的座位上。许宏义的确深深发愁著，从头一天上午，同班同学告诉他那个可怕的消息後，他的眉尾就下垂了，同时把嘴角的笑容也带走了。同学告诉他，公布栏贴出一张布告，记了他许宏义一个大过！许宏义按捺住漫动狐疑的心情，冲到训导处旁边的公布栏看个究竟，没错，白纸黑色长笔字，清清楚楚地写著，说他电机三甲许宏义由於在降旗典礼时公然违抗师令，不服纠正，应按校规予以记大过一次，以儆效尤。毛笔字後面，紫色印泥，盖了有校长的名章。

公然违抗师令，不服纠正？降期典礼时？许宏义一个字一个字读著，读了一遍又一遍，读著读著，心中的激动和狐疑渐渐转为气愤。在降旗典礼时？那自然指的是上个星期五降旗後的事，那时乐队正吹奏著“丢丢铜仔”，主任教官秦怀鲁忽然吼叫著命令乐队停止吹奏，後来自己挨了五个耳光，小喇叭被硬扯掉，嘴底嘴角都破了，经过星期六、日的擦药，肿是消了，疼还隐隐的，怎麼突然被按上“违抗师令，不服纠正的”罪名，受到记大过这麼严厉的处分呢？站在公布栏前，许宏义回忆著三天前突发事件的详细经过，愈想愈生气。事实上，整个的场面，许宏义早就不知回忆过多少次了，棒球赛，守备的一方演出精彩的双杀，录影画面一再重播似的。许宏义透过仔细的回忆，希望找出问题的结所在，为什麼秦教官那麼生气，为什麼自己遭殃？善於自省而秉性温和的许宏义坚信，教官无论如何不可能无缘无故动手打人，教官能升到中校，教官到干到主任教官，都有相当的历练，不可能毫无情由就生气动粗，必然是自己有错，必然是自己曾在某个时候，由於某种自己未加注意的错误行为得罪了教官，否则怎麼会发生那种事呢？何况主任教官秦怀鲁这个学期才来浊水高工，刚开学，和自己素昧平生？再说，他不惩罚别人，直直冲著我许宏义来，怎麼可能毫无缘故呢？许宏义一再冷静检讨，一再自责内疚，却始终找不出问题的关键所在，许宏义跟同学谈，跟乐队指挥李维明谈，也跟乐队中其他的队友讨论，他们也一直说不出个所以然，一切都是谜，都罩在一层厚厚的黑布下，许宏义迷惑著，寻求不出恰切的答案。经过这麼一番反躬自省而毫无结果後，许宏义愿意把一切的错语归结到原本无关的外在因素，比方说主任教官那天正好心情不好，而心情不好是由於天气太热，或由於乐队的演奏技巧拙劣，於是突然爆发了怒气，在爆发的一刻，恰巧自己和他面对面——，就这麼简单，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就是这样。许宏义真的愿意这样相信，而且也不放在心上，谁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谁也都有倒楣的时候，过去就算了，何必斤斤计较？——再说，对方是师长，又要跟谁计较呢？但是，就在许宏义如此心理建设的同时，记大过的布告贴了出来，这就让许宏不由得怒火攻心了。许宏义想到那天的场面，根本不是自己的错，指挥的手势不停，自己怎麼能停？遵从指挥的手势，是乐

队训练的一贯要求，也是乐队指导老师再三强调的，自己遵从指挥的指示，有错吗？这样叫做“违抗师令”吗？果真这样叫做违抗师令，那麽，整个乐队，包括指挥李维明同学在内，总共四十六人全都违抗了，何以只记我许宏义一人之大过？还有什麼“不服纠正”？我许宏义从头到尾挨打挨抢，除了在他主任教官的喝问下才回答了班级姓名，此外没有多说一句话，哪有什麼不服纠正呢？许宏义愈想愈气，恨恨地走向教室，又气了一阵子，突然，气愤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忧愁。气归气，有什麼用？大过都记了，都公布了，还能怎样？找人理论吗？一向温和的许宏义也没这个胆子，幸好自己从来没有前科，一个大过，固然是人生的污点，总算不会影响自己在浊水高工继续求学。想来想去，许宏义决定算了，弄不清楚是自己愿意算了，还是被迫愿意算了，总是，就这麽算了。然而，在学校里可以就这麽算了，在家里呢？记了大过，校方自然要通知家长的——，家长，许宏义开始忧愁了，怎麼向父母说明呢？记大过，非同小可，父母对自己的期望，也非同小可，做大哥的人，还要做弟妹的榜样呢！这下怎麼对家人交待？坐在客运汽车里的许宏义眉尾愈垂愈低了，车子愈接近家乡，许宏义的人便越往下沈，究竟要怎麼办呢？三天前，上唇肿胀，编了个理由瞒过父母，已使许宏义微感不安了，现在还要再编什麼理由？父母也不是三岁孩童，他们会相信自己的假话吗？怎麼办？大过是昨天星期一公布的，那麽通知应该在今天星期二寄到家里，可能早就等在家中了，自己一下车回家就得——，怎麼办？父亲一定很生气的，母亲呢，当然会很伤心，怎麼向他们说明呢？此刻唯一的希望是——是什麼？许宏义抬高右手，把手肘放在车窗的窗槛上，用手掌撑住下巴，歪著头傻想，此时唯一的希望是邮局出了差错，校方寄出来的通知单弄丢了，——或是邮差把通知单送到家时，父母在田里忙著，是弟弟或妹妹收下来，还没交给父母，——而自己比父亲母亲早一步到家，向弟弟或妹妹索取通知单——用各种方法，一时还想不出的。只能这样了，许宏义叹了一口气，心底依然愁苦著。

希望落空。许宏义走进屋前的大埕，一眼便看到父亲许水泉黑著脸站在牛舍前。父亲脸一黑，便是生气了，这是许宏义从小就熟悉的。在这麽一个关键性的星期二生气，许宏义不敢再往下想，心中忐忑著想穿过大埕走进屋子。

“阿义仔！”许水泉没让儿子走过去。

许宏义应声停步，转身面对父亲，注意到父亲的双手背在臀後。

“你过来，”许水泉的左手从身後伸出，闷著嗓子喝问道：“这是什麼代志？”许宏义磨磨蹭蹭往前走了三步，看见拿在父亲左手上的，是一个印有省立浊水高工红色字样的中式标准信封，就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这到底是什麼代志？”许水泉的声音提高了一度，脸色却灰暗了一度。

许宏义低下头，没有回答。

“说！”许水泉忽然暴喝，西北雨前的响雷一般：“你哑了是不是？”雷声响後，许宏义瞥见母亲从屋子里走了出来。暮色已垂，但整座屋子暗暗的，没有开亮任何一盏灯；平常这个时候，弟弟妹妹应该在看电视的，但此刻屋里屋外静悄悄，弟妹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很显然，在自己到家之前，父亲已发过一顿脾气了。

“说！你说！”许水泉又打了一声响雷。

从小就深深了解父亲暴躁性子的许宏义又焦急又惶恐，还带著不自

主的畏惧，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

“阿义仔你说，快告诉你阿爸！”母亲柔声催促他。

“是——是——是记大过。”“我当然知道是记大过，你以为我青瞑牛，看不懂这几个字？”许水泉的音调仍然没有降低，一面说著，一面还向许宏义欺近两步：“我问你的是，到底为了什麼代志被记大过？”“那上面有写啊，”许宏义低著头，虽然天气闷热，声音却有点发抖：“通知单没有写吗？”“是有写，但是不清楚，我要你自己说！”“你小声一点嘛，你打雷一样，怕厝边隔壁不知道是不是？阿义仔都被你吓呆了！”“他被我吓呆？他胆量很大，敢公然违抗老师的命令，还不服人家的纠正，我怎麼吓得呆他？”许水泉愈说愈大声：“说！到底是什麼代志？是不是向同学打架，老师叫你们不要打，你不听？是不是？”许宏义摇了摇头，但许水泉仿佛没看见，继续追问著：“一定是，对不对？那天你嘴唇破了，就是和人家打架打破的，对不对？还说什麼下楼梯不注意掉伤的，骗！我就不相信你大人种了，连楼梯都走不好！是不是这样？老师叫你不要打，你还打，才被记大过的，对不对？见笑死，下四症，我们许家的人被人家记大过！我和你老母拼生拼死，拼到不知民国几年，栽培你读册，你却被人家记大过！怕你将来种田做牛做马，希望你读册，出业後，至少可以去工厂吃头路，你却被人家记大过！你说，到底是为了什麼代志？”许水泉一口气说了一大串，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令心慌意乱的许宏义无法招架。许宏义颤抖著嘴唇，就是答不出半句话来。

“你不说？你对我都这个态度，何况对老师？”许水泉右手很快伸出，原来手上拿著赶牛用的 一条：“我不能养儿子当流氓，做阿哥，去学校跟人家打架，不听老师的教示！彬下！”许宏义立刻矮了半截，原来挂在右肩的书包，掉落在大埕上。

“你说不说？”话声出口，右手挥动，对著许宏义的背上，就是狠狠的一 一条，把许宏义头上的大盘帽也打掉了。

“阿义仔你快说，你阿爸——，你快说。”背上火辣的痛楚许宏义可以忍受，但父亲的误解与责骂却让许宏义的双眸涌现泪水！说不说呢？如果说了，父亲必然会去学校找主任教官理论，如果不说，显然又无法化解父亲的震怒，说不说呢？许宏义没有时间多做考虑，父亲右手的 一条接二连三又重重地击落下来：“把你打死！留下来做流氓，败坏门风！把你打死！”“阿义仔，你快说啊——”母亲的声音呜咽了。

“阿爸，是这样啦，”忍受了六下 一条的许宏义终於激愤地开口了。嘴巴一开，再关不住，话像台风季节浊水溪的流水，哗哗全冲了出来。

“这种代志？”许水泉怒气未消，绕著跪在地上的儿子大步走：“骗我青瞑牛！你和他无熟无识，无代无志他会打你，会抢你的小喇叭，会记你的过？你一定隐瞒了什麼，你不说，我再打！”“就是这样，我也不知为什麼；不信阿爸可以去问别人，我们庄内也有人念我们学校。”“问什麼？你们不会先套好？”“阿义仔从小就不会白贼，他不说你生气，他说了你又不相信，那为什麼要问他？雷公一样。”“有这种代志？不可能，不合情理，”许水泉的声调渐渐降低了：“我当然要查清楚，如果你说一句假话，我打死你，不能给两个小汉的留下坏模。——好！我问你，那个教官姓什麼？”“姓秦，秦始皇的秦。”“芋仔还是番？”“什麼？”许宏义仰起头反问父亲。

“外省仔还是台湾人？”“外省仔。”“老芋仔吗？”“看样子大约五十多

岁。”这次许宏义懂了。

“明天我去学校问他，我不相信他会无代无志处罚你，你一定还瞒著我什麼，我的儿子不能白贼，我们许家一向清清白白，小孩有错，不但别人要管，我自己更要管；别人管得对，我还要向他说多谢。”“你怎麼去问他？”说话的是许宏义的母亲：“他是外省人，你外省话又讲不轮转！”“可以通就好啦，要多轮转？——再说，我外省话讲不好，是因为我从小失栽培，做粗人，没法度。就算我不会讲外省语，难道秦教官也不会讲台湾话吗？他又没有失栽培！”许水泉离开跪在地上的儿子，大步向屋子里走去，临进屋时，又回过头喊了声：“还跪在那里拜天公吗？去洗脸洗手脚，晚顿不吃了是不是？”

三、星期三

“各位同学，我们再看课本，第五页——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义也。”星期三上上午第二节课逐渐转热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把浊水高工电机三甲的教室照得一片明亮。教室里，年轻的女性国文老师正在讲解孟子。照课本念了一小段原文後，老师接著解释：“或劳心，或劳力，这两个『或』字都解释成『有的人』，意思是，有的人劳心，有的人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这两个『治』字都解释成『治理』，但前面一个是主动，后面一个是被动，意思是，劳心的人治理别人，劳力的人被别人治理。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这两个『食』字都当动词用，念第四声，解释成『供养』，意思是被别人统治的，供养别人，统治别人的，受别人供养。天下之通义也，天下通行的道理。文字表面的意思懂了没？不懂的请举手发问。”老师环顾了一眼教室，看看没有人举手，便继续讲下去：“各位同学，从这一小段文字，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孟子把社会上的人分成两类，或两个阶级，一类是劳心的，一类是劳力的，这两类的人有什麼不同呢？劳心的治理别人，又受别人供养，劳力的被别人治理，还得供养别人，谁上谁下，不是一清二楚吗？孟子以为这就是社会的分工，是全世界通行的道理。孟子的看法不错，战国时代的中原地区是这样，两千多年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地区还是这样，古今中外，大概都如此，所以各位同学，你们毕业以後，到底要做劳心者，或是做劳力者呢？”老师转动她那年轻闪亮的眼睛，意味深长地看著学生：“明年你们就毕业了，如果毕业後，你有机会自己开工厂做老板，你就可能做劳心者，如果你只能去别人的工厂操作机器，你很可能只是一个劳力者，这是最简单最现实的一个例子，劳心劳力，各位谨慎选择。现在我们再看课本，——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当“自己开工厂做老板”这样一个短句子弹一般射入许宏义的耳膜时，原已恍恍的许宏义更加不安了。这样一个短句，不正是父亲许水泉经常对他提起的吗？不正是父母亲对他非同小可的期望吗？自从他考入浊水高工，父亲就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对他提过这样的话：“我和你老母无论多辛苦，都要栽培你读册。阿义仔你也有亲眼看到，在台湾种田能生活吗？肥料贵，种子贵，人工贵，税金重，收成常常还抵不上本钱；农产品又没有价格保证，收多了也烦恼——，所以你要认真读册，将来不必像阿爸阿母一样种田。种田是做牛，做的有，吃的没有；你要做人，不要做牛；你出业了，先去工厂做工，训练技术，吸收经验，等到技术经验都够了，我们可以卖几分地给你开工厂自己做老板，这样，你还能牵成你的弟弟妹妹——”父亲的话语事倍功半耳畔回旋，父亲的人呢？想

到这里的许宏义更加惶急了，不知父亲是否已到学校来了？父亲说要来，就一定会来，他一向是说一不二的，早晨上学之前，许宏义还听见父亲在交待母亲，找村子里火旺伯帮忙去西势尾的那畦稻田中撒肥料，父亲自己不去，要找火旺伯去，自然是因为父亲要来浊水镇，要来浊水高工了；不知他到了没有，不知他会不会和主任教官起争执？他的脾气那麽暴躁，而记过的原因又那麽模糊。许宏义偷眼望向窗外，真渴望自己有力量阻止父亲和主任教官的会面！记了一个大过，当然不名誉，但还不至於影响自己的课业，也不至於影响自己毕业後的种种，我许宏义会努力打拼，开工厂自己做老板——而且不要让父亲卖地，当然要照顾提携弟弟妹妹，阿爸你不必烦恼，不必找秦教官理论，我会打拼的，过去的就算了，阿爸！许宏义在心底一遍又一遍地呼喊著。

虽然许宏义明白自己没有力量阻止父亲和主任教官会面，或发生争执，但他下意识中却曾经努力过，就在昨天，星期二黄昏，当他跪在家屋前面的大埕上熬受父亲责打而被迫说话时，他已有所隐瞒，他把主任教官的耳光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只说挨了一下，目的还是希望减轻父亲的愤怒！——啊！真希望父亲不来，或来了而不愤怒，或愤怒而并不针对教官，只是因为自己的孩子不争气。许宏义一面怀抱著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期望，一面却隐隐地担忧著，如果父亲问知整个事实，连那打过折扣的耳光数目也问出来，恐怕事情就要糟了！七上八下的许宏义再也没心情听国文老师讲孟子，全心期待著下课钟响，好跑去训导看看。

正在许宏义心焦如焚时，忽然看见乐队的指导老师匆匆忙忙跑进教室，跟正在上课的国文老师快速说了一声什麼，便转头喊道：“许宏义！快跟我去训教导处，你爸爸和秦教官吵起来了，快！”许宏义猛然站起，差点把课桌撞翻了。

“许宏义，你听我说，”乐队指导老师一边跨大步往训导处走，一边回头对许宏义说道：“等一下劝你爸爸回去，一定要劝他回去。”许宏义慌乱中点点头。一直挂心的事情终於发生了，却又这麽突然，除了对老师点头，许宏义确实也不知该怎麽办，只有尽量加快步速。

还隔著大约二十公尺距离，许宏义透过打开的门窗，就看到训导处里乱成一团。身子高大魁梧的主任教官挺立在他的办公桌旁比手画脚，在主任教官前面三步远的地方，四、五个人正拉扯著。许宏义不由自主地跑了过去，看到他身裁瘦小的父亲陷在人堆里，拉扯他的是训导处的三个职员，和两个比较年轻的教官——李教官和张教官。整个情况乍看起来，是许水泉怒气勃勃地要冲向主任教官，而主任教官也怒气勃勃地准备接招。

“阿爸！”许宏义冲到父亲眼前叫了声，但立刻被许水泉一把推开。

“啊我明白了，啊你是欺负我青瞑牛，”个子不高，台湾话和外省话混合的嗓音却不低，只是由於愤激，许水泉变得有点口吃：“我明白了，啊都——都拢总明白了！这个这个我的儿子被你记过，我当然要来——来——来了解，看看看——看他什麼行为不对，也好管教——教示他，啊这是家长应尽的责任，难道我不能来吗？啊你欺负我——青瞑牛，我是来捣乱的吗？是来——来——来吵晓的吗？我是穿不整齐，是吃槟榔，是没剃嘴须，但我——是种田的，啊这个种田还要挽面抹胭脂吗？啊你说我来捣乱，说我来耍流氓——”“不错！你就是流氓，我一眼就看出来，你是流氓，”主任教官的声音也很高：“浊水高工又不是你的田，你一来就大声小叫！”“啊这个种田人

说话本来——本来就比较大声，——也不是有——有什麼歹意，你就凶巴巴——歹枪枪！就说要枪毙我！啊你的祖先秦始皇也没你这么凶！啊人家俗语说来者是客，我虽然从小失栽培，没读过书，简单的做人道理还懂啦！你凶巴巴——歹枪枪，我说——说不到三句，你——你就要枪杀我，啊你多大？你多凶？你打啊，你开枪，横竖你有枪——”“我就是要毙了你！”“啊你对家长都这么歹——，对学生有多歹，这个这个我许水泉用膝盖——用脚趾头想就知道！昨天我儿子讲那些，我还以为是五四三，不完全相信，好意来学校问你，——啊是好意，为了要教示自己的孩子，你——你——啊你歹枪枪，谁在惊你？”许水泉又用力挣扎了几下，仿佛如果能够挣脱，就要狠命攻击主任教官了：“不来还好，啊一来才知道——才知道真是冤枉了我们家阿义仔！就那样，照你说的——就记他一个大过，这个这个大过，天大地大，就这样——”“记他大过还算便宜他，他不听命令——”“又不是教乐队的，又不是指挥，他只是——只是吹小喇叭的，他听指挥的，他有什麼错？——啊你——啊你为什麼偏要处罚他？还把他打得嘴巴都——裂害害！”“就是他错！我命令他停，他不停！我处罚谁都应该，都正当！这是我的权力，是政府给我的权力！”主任教官开始在办公桌前走来走去：“我一下达命令，谁都该立刻服从，绝对服从！我叫他们停，他们必须立刻停！”“啊他们吹得好好的，——你——你凭什麼下命令叫——这个这个叫他们停？”许水泉回头看了一眼乐队的指导老师，好像在争取辈鸣与援助，许宏义也顺著父亲的目光望向乐队的指导老师，但老师看著别处。

“他们不能吹那个曲子，我不准！”“啊为什麼不能？为什麼——不能吹丢丢铜仔？”“我说不能就是不能，不必向你解释！”“啊我们家阿义仔说，以前也常常吹那个丢丢铜仔，——以前就可以吹，现——现在——为什麼，为什麼不能吹？”“以前我不管，现在我来了，就不能吹！”“为什麼不能吹？啊是政府禁止的吗？总统说不能吹的吗？一吹就叫停，不停就打人，——就记人家大过，为什麼不能吹？”“好，简单告诉你，丢丢铜仔不能吹，所有的台湾民谣台湾歌曲都不准吹，因为台湾民谣台湾歌曲下流、没水准，你懂了没？——你马上给我滚蛋！你闹够了！”主任教官几乎是用吼的，把这麽一段话丢给许水泉後，就走向自己的座位，重重地坐下去，似乎要用肢体语言做结论了。

许水泉忽然也静默了，张著大嘴，露出白天看到鬼一样的又怪异又恐慌又茫然的神情，怔怔地任人抓住他的双臂，站在训导处中央。

激烈的争吵之後，完全相反的凝寂凌空而降把许宏义整个弄傻了，许宏义望望主任教官，望望乐队的指导老师，望望训导处里其他的人，最後望著自己的父亲。父亲的神情不变，录影带停止转动，画面静止了似的。许宏义轻轻走过去，拉住父亲的右手，怕打破寂静一般，轻轻地说道：“阿爸，我们回家。”“回家？话还没讲完！”许水泉突然又开口大叫，声音好像比刚才又高了点，口吃也渐渐消失了：“我明白了，姓秦的，我拢总明白了。你欺负我——欺负我青瞑牛没关系，不要紧，我是无路用人！无路用的，你打我的儿子——也没关系，也没要紧，我的儿子还年轻，身体好，你几个巴掌也打不死他——，这些我们都可以忍耐。但是——但是，我了解了，这不对，不可以这样，你看台湾没有，这不对，你看台湾没有，才会认为台湾民谣台湾歌曲下流、没水准，——这个我不能忍受。不过我了解了，原来你是这样想。你这种想法太惊人了，已经三十多年，你还有这种惊人的想法，怎麼能

教育学生？你不能——”“闭嘴！我命令你，立刻闭上你的鸟嘴！”主任教官又站了起来，褐黑的面孔再度泛红：“你口口声声台湾台湾，你这种想法才可怕，你有地域观念，你有分离意识！”“你说什麼？”出现许水泉根本不懂的名词，把许水泉弄糊涂了：“你有话说清楚。”“你硬要分台湾人外省人！”

“什麼？我硬要分？我许水泉——生在台湾，长在台湾，一世人种田拼生拼死，种米种菜养活你们这些人，没机会受教育，但我看电视，认真学外省话，——虽然讲不好，但普普通通，可以了解你的意思，也可以让你了解我的意思；可是你，你来台湾不是一年两年了，吃喝在这里，生活在这里，你却不会讲台湾话，甚至听得懂的也不多——这是刚才你自己讲的，不是我冤枉你的，那麼我请问你，是我们心肝内没有你，还是你心肝内没有我们？是你在硬分外省人台湾人，还是我在分芋仔番？——说简单一点啦，看你们做的电视节目就好啦，只要是演台湾人的，都把台湾人演得不三不四，男的都是憨才，憨憨，不正不经，女的都是阿久仔，三三八八，爱哭爱啼！老的小的，都疯疯颠颠，只会装傻逗人家笑！

——你们是怎样看台湾人的？三十多年了你们还这样，台湾人都是那种人吗？都那麼没路用吗？你们有没有那样演外省人？——说我硬要分台湾人外省人，到底是谁在分？”“你在分，你讲这种话，就是你在分！因为有你这种父亲，才有你那种喜欢吹台湾民谣台湾歌曲的儿子，你在分，你不爱国！”“干你娘！——你让我忍不住，”许水泉又往前冲，拉住他手臂的赶快用力扯住；许水泉挣扎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拉什麼晓！——干死你娘，你含血喷人！这麼多人在这里，大白天，你就敢冤枉我分什麼芋仔番，我都四、五十岁了，你还敢这样冤枉，当然你无缘无故会冤枉我的孩子违抗——师令，不服纠正了！吧破你娘，你这种人——”“我毙了你，我你妈！你凭什麼骂我？我你奶奶臭！”主任教官也狂怒著扑向许水泉，马上有其他的教官冲过去挡在他前面。

正在这个时候，下课钟响了，逐渐有学生被吵嚷的声音吸引到训导处踵走廊上，胆子大的，就靠在窗口看。学生愈聚愈多，把训导处的门窗都堵住了。

“我骂你，我还想打你咧！什麼台湾民谣台湾歌曲下流、没水准！你——这是什麼观念！你把台湾看成什麼晓！”“下流、没水准，不错！台湾民谣台湾歌曲下流、没水准，不错，台湾的东西都一样，都下流、没水准！”“干你娘！你每天吃的不是台湾米吗？你每天喝的不是台湾水吗？下流、没水准？——还是你每天吃大便喝小便？”“下流！下流！肮脏卑鄙，没水准！台湾的东西，台湾的人都一样！就是这样，我说的，我秦怀鲁认为这样，你耍流氓，你妈，你要怎样？”“我要怎麼样？我要要干死你十八代的祖妈啦，你老母GY！下流、没水准，那你不要来叫，谁欢迎你来？——你高贵，有水准，为什麼被人家打得到处跑？干你老母——”许水泉一声接著一声干，听得许宏义浑身发抖，目瞪口呆。他没想到事情会演变到如此不堪！他窘迫、焦灼、惶，一下看看这个，一下看看那个恨不得立刻从地球上消失。

在许水泉劈哩叭啦的响雷间隙里，一些较低较小的声音也在奋力突围，许宏义听得出来，那是训导处的几个职员在对话：“不是去叫过了吗？”“早就去了，叫过好几次了。”“怎麼还不下来？”“谁知道？校长有事找他。”“连校长一起请下来嘛！”“谁再跑上去一趟，快！”“注意秦教官，他气坏了！”“许先生，许先生，你冷静一点。”“阿爸，不要这样，”许宏义不由自主也喃喃

出声：“不要这样，阿爸——”“干你娘，没血没目屎，”许水泉骂急了，外省话不够用，台湾话便大量溜出口了：“师公唬死鬼，气丐赶庙公！做牛做马，让你们骑让你们驶，终归到尾，被你们骂下流，被你们笑没水准，干死你祖妈，饲牛饲狗都有人情，难道饲猪就没有？”“你骂谁猪？你娘，你不要命了！你对外省人有偏见！”“看人啦！我许水泉不是那种鸡仔肠鸟仔量的人啦，我们那里，乡公所或国民小学的工友都是老芋仔，过年过节，我都欢迎他们来我家，有什么吃什么，有什么喝什么，自己的人一样！——人家他们做人有差不多，不像你，干破你娘——”“张教官，你把学生赶走，不要让他们听到这些危险论调，快赶走，全部赶走！”主任教官忽然向年轻的部属下令：“李教官，你打电话，叫警察，叫宪兵，叫来抓人，扫黑！”

这个流氓不是台独就是匪谍，存心来破坏的，快打电话！”张教官跑到窗口门口赶起学生，但学生去了又来，赶不走，愈赶愈多。李教官仍然拉住许水泉的左手肘，没有去打电话。

“李教官，你马上打，我命令你，”主任教官面色变紫，凝聚在额头的汗水不断往下淌：“你敢抗命，——，我立刻毙了你！”“阿爸，我们回去，不要再说了。”许宏义抓到空隙，几乎是哽咽著哀求他的父亲。

“惊什麼晓！”许水泉一个巴掌打在儿子的左颊，彷彿把他当做主任教官似的：“惊什麼，叫谁来都一样，叫总统来也不必惊，我们清清白白，不偷不抢，不欺负人，不嘲笑人，但也不能让人软土深掘，你惊什麼？”四、星期五星期五上午十一点十分，第三节刚下课，许宏义就听到有人在靠走廊的窗口叫他的名字，他转头循声望去，看到隔壁班电机三乙的班长正向他招著手。许宏义站起来，走向窗口。电机三乙的班长低声要他出去：“一件事和你商量。”“什麼事？”进入浊水高工已经两年多了，一样念的是电机科，许宏义和电机三乙的班长几乎天天碰面，但很少有机会在一起聊天，平日没什麼交情，许宏义不知道这位班长找他有什麼事。

“就跟我走。”这位班长的声音更低了，而且似乎是有意的，尽量要压低嗓音，说完，迳自往厨房的方向走去，只偶尔装做很不在意地，回头看看许宏义有没有跟来。

两人一前一後，走到厨房西侧围墙边一排相当隐密的樟树底下，班长先站定了，再转身和许宏义面对面。

“什麼？”班长确定附近没人了，才恢复正常的音调和许宏义说话：“是这样，有人为你打抱不平，要拔刀相助，——想先听听你的意思。”“谁？”许宏义心底一动，眼睛也睁大了。

“我的几个兄弟——你不认识的，有些是外校的，有些已毕业了，他们听说你的事了，干！那只猪！”“谁？”许宏义还是下意识地简单反问同一个字。

“秦怀鲁啊！他妈的实在太过分了，莫名其妙就记了你两个大过！气死人！”“都过去了，还提他干嘛？”真的都过去了，这样想著的许宏义心中浮饼一阵酸楚！两天前，他的父亲在训导处大闹一场，当天下午，许宏义的名字再度出现在父布栏上，以“嗾使家人来校捣乱，严重破坏本校秩序与名誉”的罪名，又被记了一个大过！面对这样的不幸时，有好几分钟，许宏义觉得有一把尖刀狠狠地插透自己的心脏，还有人握住刀柄，不断地旋转；好几次，他很想一头撞在公布栏的玻璃上！但，毕竟他终於冷静下来了，用农家子弟憨厚的本性和强韧的耐力迫使自己冷静下来了，他不断告诉自己，父

亲的确是冲动了些，粗鲁了些，父亲的行为委实在学校造成了很大的骚动与困扰，父亲也许在道理上站得住脚，但他的行为却不尽正确，既然学校无法处罚父亲，那麽让自己代父亲受过也是应当的。他这样告诉自己，让自己渐渐承认被记过是罪有应得的。再说，记两个大过当然不好，却也未必就一定影响毕业後的前途，他不记得听谁说过，有些公家机构或工厂用人时，会向学校索取操行成绩单做参考，但一般私人的机构或工厂并不会，他只想找到一家工厂，私人的也没关系，磨练几年技术，就计画自己当老板，达成父亲许水泉的心愿了，这样说来，也就不必为这两个大过耿耿於怀了。

真的都过去了，许宏义衷心如此认为，无论他是如何艰难地重新武装自己的心理，但他不打算再提了，他只希望最後一年快快过去，——刚来浊水高工的两年，过得多麽顺利啊，功课不错，实习成绩也很好，从来没受过任何处分，真想不到最後一年刚开始，就碰到这麽大的波折，——真的都过去了，许宏义不愿多，不愿多想，当然还有一点不甘心，极微极小的不甘心，但许宏义相信，再过一阵子，一切都会变淡的，也有几个问题还留下一些迷惑，但许宏义决定不再多想，他知道自己没有足够的智慧找出答案，乾脆不去理会了。

面对电机三乙班长提出的问题，许宏义的回答是衷心而淡然的。

“但是太过分了，你不认为他太过分了吗？不提他，太便宜那只猪了。——我们兄弟怎麽说都不服气——”“那你们想怎样？”“如果你点一下头，我们三天内要他——”班长右手左弯在左臂上方往下虚劈下来：“这不冤枉他！——一切 密进行，你许宏义根本不必露面！”“不行！”许宏义吓了一跳，嗓音不由自主提高了好几倍。

“嘘——，小声点，”班长机警地四方望了望：“为什麽不行？”“就是不行，不行啦。”许宏义一时说不出反对的理由，但非常明确地肯定自己不同意班长他们的做法。

“替你出口气啊。”“我没气啦——！多谢你们啦，但是不行。”“总要有理由啊。”“我说不出来，——我想想看，第一，记我大过是需要通过训导会议的，不是秦教官一个人决定得了的，是不是？校长、训导主堆、我们导的、乐队指导老师，也许还有其他人都参加，大家同意的，不只是秦教官一个人的意思，还有，”许宏义忽然感到心底闪过一丝温暖的亮光：“就算你们把他那样了，也改变不夔既成的事实，我的过记都记了，——於事无补啦！而且，被伤害的滋味很不好受，我受过了，知道这个滋味，我不希望别人也来忍受；再说，如果秦教官被你们那样了，缺了手了，靠谁来赚钱养活他的妻子儿女？也许他本人有错，很野蛮，很霸道，但他的妻子儿女是无辜的，对不对？我们班国文老师——也是你们的国文老师，上课时谈过美丽岛事件，她说就算林义雄真的有错，他的母亲和女儿却绝对是无辜的，把她们杀了，是禽兽不如的行为！她有没有在你们班说过？——不要啦，拜托你们，多谢，——我说不出来，还有理由，好吗？快上课了，不要那样——”“便宜了那只猪，妈的，那些猪都是王八蛋！”“有好有坏啦，我们台湾人也一样，——但绝对不要，我感激你们，拜托真的不要，真的——”班长没有再说话，静静地站著看许宏义足足看了一钟。然上海钟响了，他便转身往教室走去。许宏义跟在他背後走，看见九月的秋阳透过樟树的叶缝，斑斑驳驳地 在班长的身上。

有些事明白了，有些事仍然迷惑，但许宏义决定不再去想。可是，决定不想的同时，却又有些什麼幽幽微微的物事，从心底，从脑中；从潜意识

深处，悸动著，无跃著，一直要往上冒，一直要强迫许宏义去想。第四节上课时，讲台上老师愈卖力，这些躲藏或被压抑在身上某处的幽微物事就愈活跃，愈激奋，底下有巨大的推力似的，许宏义一恍惚，便一骨碌全部涌出来了。

有些事情许宏义是弄明白了，比方说，为什麼上个星期五降过旗後，当乐队正在演奏“丢丢铜仔”时，主任教官会那麽气急败坏地阻止，甚至在阻止无法立即生效时，不惜当众动粗抢夺揍人。然而，这样的明我对许宏义而言是没有用的，甚至反而是有的，因为这样的明白带来更大的不明白。当一切都弄不明白时，许宏义比较容易找一些理由来自我安慰——通常也是自我欺骗，但只要不清楚那是一种欺骗，要强迫自己相信，并不困观，可是，一旦部分事实显露了真相，那另外的、尚未显露的部份，要再寻求似是而非的藉口来掩盖，就加倍困难了。在这样的情形下，许宏义倒宁可自己是完全弄不明白的，像上个星期五那样——，偏偏事情的发展出乎意外，偏偏两天前许水泉和主任教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而又偏偏主任教官秦怀鲁口口声声说什麼“台湾民谣台湾歌曲下流、没水准”，甚至还说什麼台湾的东西、台湾的人都下流、没水准！许宏义深入思索，知道主任教官讲的不是气话，因为当他制止乐队演泣“丢丢铜仔”时，他并没讲这个话，是事後被许水泉一再追问才讲的，当他制止乐队时，是基於他原有的观念的，并且必然是根深蒂固的观念——问题是，这种观念多麼令人迷惑啊！先不说别的要许宏义承认“丢丢铜仔”下流、没水准，是多麼刺心的事！

那麽温暖的童年回忆，那麽愉快的演奏经验，那麽亲切、那麽微妙的心底共鸣，怎麼会是下流、没水准的呢？许宏义清楚记，二年级刚参加乐队不久，指导老师教他们演奏“丢丢铜仔”时，还特别从一本民谣歌本上影印了一份相关的资料给全体队员阅读，那份资料许宏义一次又一次地读著，一年多来，不读过几十次，都完全记熟了：丢丢铜仔是宜兰民谣，原为一首自由填词哼唱的曲调。宜兰地区三面环山，一面靠海，与外界隔阻。一七八七年，宜兰地区民众在民沙先生领导下，为开发兰阳繁荣地方而努力。

他们不畏地形的崎岖，破荆棘，启山林。为了解决交通问题，流了多少血汗，凿通了连绵不断的山，建 与外界相通的铁道。试车那天，当拖著平板台的火车徐徐前进，兴奋的年轻人欢跃上平板台，内心的骄傲、喜悦不可言喻。他们为血汗的成果欢呼著、跳跃著，嘴上不由自主地哼著他们熟悉的宜兰调。嗨！大家听听——火车穿过隧道时，洞内回声的节奏——再听听——山缝水滴的落声，滴答作响的韵律——嘟——唧唧！喳喳！滴答答！滴答答——配上宜兰调，不是顶上口的吗？火车行到伊都阿未伊都丢唉唷磅空内磅空的水伊都丢丢铜（滴滴答）仔伊都——滴落来这般的情景，这般的歌曲，就自然在狂欢的人们口中高唱著，脍炙人口的丢丢铜仔也就这样流传下来，这不算是个完美的巧合吗？是的！民歌的生成就是完美巧合的不断累积。

乐队指前老师还特别强调地说道：“这支曲子代表著我们台湾住民祖先奋斗艰辛苦与血汗，提醒我们不要辜负祖先把这麽美丽的海岛托付给我们的好意与苦心，所以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然後有一天，有一乡土音乐家，他也就是我们浊水高工创校时期的音乐教官和乐队指导，姓李，目前已经退休好几年了，——这位李老师把这支曲子加以改编，加上前奏、间奏、和声，成为进行曲，教乐队演奏，一年一年传下来，匝已经变成我们浊水高工的招牌

曲了。我曾经请教过李老师，当初他改编这支曲子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用意，李老师说，主要是希望藉著这支曲子，告诉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要忘记自己是台湾岛的主人，要爱台湾，要保护台湾，要对台湾负责！

——有这段渊源，这首曲子对我们的意义，各位应当更能体会，更能用心练习。”这样的一首曲子，从两百年前就由比而南传唱下来的，从浊水高工创校後三十多年就一直吹奏下来的，会是下流而没水准的吗？台湾岛先民的奋斗、受苦、喜悦，都是下流而没水准的吗？为什么主任教官会有这种观念呢？多少人会像主任教官一样，有这种可怕观念呢？——真的一切其他台湾的人、事、物也都是下流而没水准的吗？许宏义满心酸楚，苦涩和惶恐地自问著，难道我也是下流而没水准的吗？我挚爱的双亲和弟妹也是吗？我们不是主任教官同胞吗？他的同胞怎么会是下流而没水准的？他怎么会认为同胞是下流而没水准水准的？或者，他并没有把我们常同胞看？那麽，我们是什麽？我们脱离了日本人的殖民管辖，照教科书上说的，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可是祖国来的人嘲笑、辱骂我们下下流而没水准，祖国啊祖国，祖国在哪里？许宏义静静地想著，苦恼地思索著，想到悲痛凄苦时，几乎滴下眼泪。可是想归想，无论如何却想不出答案，便又回到许宏义既有的结论：事情太复杂了，我没有足够的智慧去了解，乾脆不要想吧！再一次，许宏义压下了幽幽微微的不知潜藏在身上何处的物事第四节下课，吃过饭包，许宏义准备休息时，又有人跑来找他。这次是班上的值日生，匆匆忙忙的，鼻头全是汗珠，说话的声音还带著喘：“他们——李维明他们，要示威游行，在——在——”“在哪里？说清楚！”许宏义直觉地感到事情与自己有关，急急追问著。

“礼堂後面——，快开始了，要示威游行，抗议——”许宏义没等值日生说完，就慌忙向礼堂跑去，直接跑向。堂後面，那里有一块约四十均大的草地，距离教室和实习工厂比较远，很安静，是平时乐队练习的地方。远远的，看不出有什么动静，也听不出有什么声音，然而转过墙角，许宏义便吃惊了。草地上聚集了大约六十个同学，乐队的队员几乎都在，隔壁班电机三乙的班长也在，还有些面熟但不知道姓名的同学，一大群人静悄悄，有的蹲著，有的坐著，有的快速走动，似乎都在忙著。许宏义冲入人群一看，发现草地上摆著一大堆畚箕、竹扫帚、竹、白色布条和蒸饭包的铝盒子崖耳经过加工处理，畚箕翻过来，底部贴著书写红色大字的白纸，竹扫帚的棕色部份用白纸包住了，纸上写著红色大字，白色布条的两端绑著竹，布条上也写著斗大的红字，蒸饭包的铝盒子也做了同样的处理。畚箕一个接一个排，单字就连成句子。许宏义来回走动，一句一句仔细地看著：“抗议教官滥权，反对无辜记过！”“含冤莫白，支援许宏义！”“许宏义受害，浊水溪痛哭！”“台湾歌曲不下流，我们要继续吹奏！”“反歧视台湾民谣，反对侮辱台湾同胞！”“请求校长，主持正义！”“争取演奏自由，争取学生人权！”“秦怀鲁下台，浊水高工万岁！”“你也来啦，最好，”乐队指挥李维明恼恼来到许宏义身旁，微笑著问道：“怎样？不错吧？——给他一点颜色看。”“要示威游行？”“要游行，不要示威——排队，拿著这些东西，利用午休时间，到各班教室走一趟，喊口号，唱台湾民谣——，不要示威。”“还不是一样？指挥，好像不行喔，我们班三民主义老师说过，台湾目前是动员戡乱时期，戒严，你们这样做是不行的。”“我们只想表达一点意见。”“我了解你的好意，你是想替我出口气，但，不要，取消，大家回教室睡觉，过去就算了！”“不完全为了你，

阿义，”指挥李维明仍然微笑著：“也为了我们整个乐队，甚至整个浊水高工，——命令下来了，以後不准再吹丢丢铜仔，不准再吹任何一首台湾民谣台湾歌曲——这不行，浊水高工的招牌曲子，三十多年的传统，不能断在我们手上，你懂吗？”“老师怎麼说？”“你说我们的指导老师？他没意见——他好像有苦衷，他说不愿破坏同事之间的关系。

——还有，台湾的东西不能被每辱，不管是民谣也好，歌曲也好，或是人也好，都不能被每辱！”“可是，主任邀官那麼凶——”“凶什麼？就是因对我们软，他才敢凶！我们愈软，他愈凶！凶什麼！违章建 凶什麼？”指挥李维明忽然激动起来，声音加大了，说话的速度变快了，两眼射出愤怒的光：“教官只是校园里面的违章建 ，凶什麼？”“什麼意思？”“你不懂啊？就是违章啊，不合法的，应该找怪手来拆掉的！那些丘八凭什麼进入普通学校？都是违章的！就算普通学校的学生需要军事教育，那好，教官就专门教军训好了，不要干涉学生的生活行为。——可是，他们还要东管西管，什麼都要管，谁给他们这个权力？他们有没有这个能力？他们光会立正稍息吹哨子，光会一天到骂学生，破坏学生的学习情绪，检查头发，检查鞋子袜子——就差没有检查内衣裤！辨定这，规定那，除了造成学生的反感，他们还会什麼？他们这样管管管，犯法的青少年为什麼愈来愈多？——我不是说我们的生活行为不该有人管，但，要有专门的人来管，要有学问，要有方法，要有爱心耐心，要有民主理念——，这样才会有夜果！那些丘八，干，没有一个好东西！”“教官也有好的——”“也有人唱白脸？或者黑脸偶尔也会变白？告诉你，那只是一种手段，一种收买、笼络的手段，一种欺骗的手段，阿义你想想，世界上哪一个独裁者不是满面笑容？——其实，最可怕的，还不是他们东管西管，而他们还兼著朝情治工作，特务，报马仔，监视学生，监视教师，监视校长，连校长都不敢对他们假 ！——什麼教育？”指挥李维明的眼神灼热，声音也灼热：“教育应该注重的是启发，由内而外的启发，他们却启意由外而内，控制！控制！——那不是教育，那是愚民！”“这些我不懂，我——我——”许宏义从来不曾听过这样的论调，一时之间，目眠口呆：“但，我——”“我哥哥说，台湾的教育失败，这些教官要负很大的责任！”“但，我——我怕你惹麻烦——”“什麼麻烦？了不起记过，就记嘛！坏人记我们过，是我们的光荣，”李统明眼里的灼热渐渐消失，重又射出冷静坚定的光芒；声音、表情也渐渐恢复正常，嘴危再度出现一抹微笑；许宏义忽然觉得这个和自己同年的同学，比自己成熟许多：“什麼了不起！你都不知道，韩国大学生游行，麻烦才大呢！政府用枪弹对付，但他们不怕，一个一个走过去，自己拿菜刀，剁下一根手指头，表示决心，抗议到底！我哥哥宿舍里的韩国裔生告诉他的的，——自己的尊严，要自己保护；正当的权利，要自己争取！我反对无理取闹，但我们不是，我们是据理力争，迫不得已！”“不太好吧？”许宏义始终迷惑著始终没有同意。

午间休睡的钟远远传来，李维明响亮地喊了声：“东西举起来！”人群动了，很快排成队伍，畚箕、竹扫帚等举在头顶，正是一个又一个完整的句子，白布条殿後。

“出发！”还是李维明的声音。

队伍转过礼堂的墙角，准备二过运动场，往教学大楼走去。茫茫然的许宏义，跟在队伍的尾端。

队伍在运动场正中央，被主任教官、张教官、李教官、朱教官、陶教

官和训导处的人员拦截下来，还没开始唱歌呼口号。

五、星期八十二月中旬的一天傍晚，下了工的许宏义回到家，洗净手脸，脱下沾满黑色油污的工作装和鞋子，换上一套深蓝色的长袖运动服，把刚买一个月的小喇叭挟在左腋下，便走出家门，向台湾岛中部沿海地区宽广的田野走去。

海边冬季的北风相当冷冽，风里含带细砂，急急地、密密地，鱼网似地向许宏义猛打来，裸露在外的脸部和颈子立刻感受到阵阵尖锐的刺疼，但许宏义毫不在意，仍然愉快地迈著大步，向田野走去。

这三个月来，许宏义是心情是平静的，可是并不愉快——只有在买了小喇叭以後，又碰到不下雨的傍晚，快步走向田野时，愉快的情绪才会伏春天的小草，在他心底嫩嫩绿绿地、喜孜孜地萌芽。

就算光是恢复平静，并保持平静，也历经了1番苦痛的挣扎，还加上父亲许水泉的帮助。事情来得那麽急，那麽密，那麽巨大，特别是最後一击，几乎使十七岁的许宏义稚嫩的心灵无法负荷，三个月之後偶然想起，许宏义还能明显地感受到当时的无助与愤怒——的确是无助，的确是愤懑！自己曾尽力阻止过李维明策动的游行，但是当游行队伍在运动场中央被截住後，受到迅速而严厉处罚的，仍然是我许宏义！从一个星期到另一个星期，短短的八天，一个从未受过任何处分的学生，就累积满三大过，被退学了。布告栏内白纸上面的黑色毛笔字渐渐变色，居然让许宏义锥心地感到，每一个笔画都是用鲜血写成的：“查电机科三年甲班学生许宏义，利用午休时间，鼓动乐队及其他同学，在校内进行示威活动，破坏校园秩序与安宁，动摇同学向学情绪，影响师生感情，严重违犯校规，经训导会议通过，著记大过乙次，以儆来兹。又查该生合并前记，已满三大过，接校规应予退学。”看完布告的许宏义再也忍不住心中的委屈与恐惧，还夹杂著一股怨怒，冲到训导处去，找主任教官当面理论。许宏义单刀直入：“为什麼把我退学？”“按校规，记满三大过就得勒令退学。”主任教官倒是心平气和，褐黑的脸上还出现一丝难得的微笑。

“可是，你明明知道我是无辜的，我根本反对游行。”“那不重要，如果你没有两大过的前科，就算今天被记大过，也不必退学。——今天的事，我可以原谅，其他的同学都没有遭受处罚，他们都知道自己错了，都向我保证不再吹奏下流、没水准的台湾民谣台湾歌曲，也都获得了自新的机会！——但你不一样，你是累积满三大过，我爱莫能助。”“你明明故意冤枉我！”许宏义还想多讲点对自己有利的理由，可是太深太烈的怨怒使他许塞，他只能又重覆了一次同一句话：“你明明故意冤枉我！”“不要乱说！我是爱护年轻人——我对你已经从轻发落了，你这种行为，——可以送去判军法，”主任教官秦怀鲁的脸仍然挂著笑容：“你现在已经不是浊水高工的学生了，我不跟你说话，你走吧！”许宏义走出训导处，积压已久的泪水终於泛滥了，像山洪爆发时汹涌的浊水溪水冲破土堤，不可收拾地直往外翻滚。

“猪！吧死伊娘！猪！”许宏义多麽不希骂人，但也忍不住脱口大骂了。

收拾书包，走出浊水高工的大门，九月的太阳正烈，烤得柏油路面发软，似乎还蒸腾著灼热的烟。无知无觉地，一脚高一脚低地踩著热烟，许宏义走到客运车站，搭上开往家乡的班车。时间还早，通车的学生还没放学，车厢里空荡荡的，许宏义的心底也空荡荡的，很长一段时候，他什麼也不想，除了强烈的怨怒与无助外，什麼也没有。他照著老习惯坐在车尾靠窗的座位

上，一动也不动。窗外木麻黄不断倒退著，窗内，他也像一棵木麻黄，一棵早已枯死的木麻黄。

一切都完了，自己的努力，父母的期望，一切都落空了，还背上一个被勒令退学的恶名，什麼毕业後去工厂先磨练几年，什麼开工厂自己做老板，什麼提携照顾弟弟妹妹——今後连坦然面对弟弟妹妹都不可能了，被退学的大哥，还能做弟妹的榜样吗？可怜父母终年劳碌，风里来，雨里去，不知星期几，没有寒暑假，只有永远的勤苦，眼巴巴拼生拼死，还不是为了——，许宏义开始思索了，但沮丧的思路却使他更怨怒，更无助。

“干死伊娘！猪！秦怀猪！”父亲许水泉帮助了他。第一次得知儿子被记大过的气愤已经毫无影无踪了，第二次获悉儿子又被处分的感停沈默也已消失，许水泉又和往常一样，脾气暴躁，但不会乱发；话不少，夹杂著不含恶意的三字经：“没要紧，干伊娘，那种学校不去读也好——！有那种人在那里。驶伊娘，我跟你老母讲过很多次，不知道为什麼，香贡贡的台湾米，会饲出那种猪？有够衰晓！驶伊娘，退学就退学，什麼要紧！”“但是——前来呢？”“将来？一样，自己开工厂，至少去工厂上班，不要种田。——没有影响啊，伊娘，台湾学校满满是，又不是只有一间浊水高工！”“转学吗？”“当然，——难道你还想去浊水高工？那种看台湾人没有的垃圾学校，读了会爽吗？”“现在怎麼转？都开学十几天了。”“那就明年再转，干！”许水泉骂了声，然後用“补破网”的调子低低地哼了起来：“种歹田，望後冬；嫁歹，归世人；读歹学校干伊十八代人。”哼完自顾自哈哈大笑，笑了一阵，突然面容肃穆也说道：“阿义仔，许多代志你不知道，学校也没教，也不敢教——，本来我以为时势变了，也不必教了，大家忘了也好。——可是，还是不行，——还是没法度忘掉！不得已，实在是，——不得已。有时，我会慢慢告诉你一段历史，三十几年前的一段历史，我们台湾的历史，番仔告芋仔的历史——我会告诉你！你的阿公当年要我记住，我现在也要你记住，——将来你也要叫你的子女记住，一段历史！不得已的，真的，本来我以为时势变了，忘记也不要紧，还很欢喜，但是，想不到——归尾还是没法度，不能忘——！现在，没代志了，明年再转学。”看到父亲的态度，想到还有其他的出路，许宏义终於渐渐恢复平静了。

但一时之间找不到学校转，许宏义便暂时留在家中，农忙时，和双亲一起下田，听父亲讲东讲西，讲芋仔讲番；不忙了，骑脚踏车，去家乡附近一家汽车电机厂做临时工。两个月以後，拿著积存下来的工钱，许宏义搭车去浊水镇，在一家乐器行买了一支小喇叭，三千八，不顶好，不过可以吹。可以吹就好，许宏义很满意，恰好也没有更多的钱。

此後，下了工的傍晚，只要不下雨，许宏义就带著小喇叭走向田野，在小喇叭嘹亮的、悠提的响声中，得到愉快，得到安慰。吹著吹著，连以前的一点点迷惑和不甘心也一走吹入向晚的海风中。是的，不再迷惑了为什麼秦怀鲁会认为台湾民谣台湾歌曲下流、没水准，甚至所有台湾的人、事、物，在他眼里都下流而没水准，此刻对许宏义来讲答案已很明显了，——只希望，像秦怀鲁这样的人不多！曾经一度对秦怀鲁萌生的怨怒也消失了，此刻，许宏义只觉得他可怜，他自以为高人等，是征服者，是统治者，实际上，如果他无法全心全意热爱这座差丽的海岛，跟这座美丽的海岛一起呼吸，一起爱，一起流泪，那麽在心灵世界里，海岛已抛弃了他，他只好孤魂野鬼似的，四处飘浮著，而在现实世界中，他唤不回过去，抓不住将来，永远只能依靠

一点点外在权势，向他的部属么喝指使，却不一定叫得动部属，他是多麼可怜啊！至於不甘心，由於有人轻视台湾民谣台湾歌曲或所有台湾的人、事、物而不甘心，许宏义也渐渐想通了。是有这种人，有这种事实，怎麽办？光不甘心也不行，最好的办法是站在来给那种人看，站得正，站得好，求善求美昂然前行，把那种人远远丢在背後。这样的想法，使许宏义整个人得到了再生。

在十二月中旬的冷风里，许宏义愉快地走到田野中间的水圳旁，在草叶枯黄的圳堤上坐下，面对著逐渐向晚的天空，许宏义把小喇叭的吹嘴凑近唇边，吸气，用力，开始吹奏他喜爱的曲子。以前在浊水高工常吹的一些进行曲，现在偶尔也吹吹；新学的不少台湾民谣，经常练习；吹到最後，总是情不自禁地按动按键，让他心底那熟悉、亲切而永恒的旋律，轻快地飘动在台湾岛中部沿海平原的田野上：

ReMi ReMi ReDoReMi ReDoReReDoSoLaDoSo——
LaReLaDoDoLaReReReDoReDoLaSoSoSoSoLaDoLaSoReLaSo——

正像有人倒翻了墨汁，天空愈来愈暗了，小喇叭手许宏义忘形地、卖力地吹著；他坚信，只要认真地吹，不停地吹，总有一天，会把台湾岛的天空吹亮。

小秋的故事

J e r r y

一个万里无云的日子里，小杰正躺在加州的海滩上，享受加州温暖的阳光。小杰，一个由台湾来的留学生，在这里修习电脑硕士学位。在此遥远的异乡，小杰没有半个亲友，他感到非常的寂寞；所以，他喜欢独自一人到海滩边，享受着孤独。

这天，小杰又如同往常一般，独自来到了海滩边。蔚蓝的天空，徐徐的海风，以及温暖的阳光，让小杰一扫平日的烦恼。“多美好的一天啊！”他心里想着……此时，一颗海滩球飞了过来，惊醒了正在享受片刻安宁的小杰。“是哪个孩子这麼不小心？”他心里嘟嘟着。小杰捡起了海滩球，正四处张望时；突然……“对不起，能把球还给我吗？”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在他的背後响起，这到令小杰有些不知所措。小杰转过身来，注视着那女孩。“好美的女孩！”小杰心想；那女还有着均匀的身材，以及甜美的脸蛋。此刻，小杰像个木头人一般，愣在那边。“请你把球还给我，好吗？”这时，小杰才猛然发现自己的失态，红着脸，将球还给那女孩。“谢谢你”，女孩拿了球，并给了小杰甜美的一笑，即转身步向正在向她招手的朋友们。此时，小杰的心正扑通扑通的跳着。“请问一下，你的芳名？”小杰压抑着内心的恐惧，鼓起勇气问道。“小秋”那女孩笑道，便加入了那群正在戏水的朋友们，留下了陷入无限遐思的小杰……太阳渐渐西沉，在天边画下了无限美好的晚霞，嬉闹的人群渐渐退去，海边显的十分的宁静。在海面上嬉戏的海鸥，将沈睡的小杰由梦中惊醒。“是该回去的时候了”，小杰一人独自漫步沙滩上，朝向他那孤寂的宿舍前进。

『新生』

作者：鍾理和

火车不停地在黑暗中向前奔，辉煌於夜空的人间灯火，渐隐渐疏而至於没有时，火车已经绕过城廓出永定门郊外来了。

比开车时，人声、与由嘈杂的人们所卷起来的紊乱的空气，是平静得多了。也许车到丰台，人们便将完全满足，而且安静於既定的状态与姿势的吧！

可是最闷人的还要算是放下 幔，这麼一来，我们只能在这窄窄的车厢 面的浑器中，各自找得最宜於自己此时心情的安息与和平。但不拘怎样，难道我不可以在这个时候，静静的研讨与检点一下自己吗？我从来就没研究过、正视过自己，根本就没想到研究自己的重要远超过研究他人，或以外的一切东西。想起来，这与其说是我的懵懂，毋宁说是在於前此并没有促迫我感到有研究自己之必要的机会与环境。好了！现在我知道这些了！我而今得开始对自己加於严肃的研究与检讨。我得先清楚了自己这个人，然後才能进而研究自己以外的第三者，和我所接触的生活 围。这些，前此是作成黑茫茫一片雾，紧紧盘绕在我的周围的。

我想只要先磨亮了我自己这盏灯，便不难於在无底深渊的黑暗中，探出一条光明的路。

想当初——那两年以前与两年以後，两年以前，我是多麼幸福，家又是多麼圆满呀！

不料两年以後，事情完全变了，我与家都零落了，这是怎样一个明显的对照呵！

抚今追昔，只有黯然神伤而已！

两年前，我们哥儿三个都有份事儿，三个人养活母亲以下拥有十一口人的家庭。那时候我在某机关，每月往家 拿回两袋面，和四十元钱。大哥与三弟，我不详他们拿回来多少，但我想他们也一定拿出了他们所得到的全部，或者比我拿出的多或少，或竟一样无疑。可是我能管得著这许多麼？并且是我而今才明白的，最要紧的并不是在乎他们有没有拿出来，或其数目，而是在乎自己拿出多少，便能够收回多少利益这个原则。实际上家人给与我相当的尊严和地位的时候，我是很满足於我的现状的。

那时候，我牢牢地获得了在家庭中应得的地位和尊严。在母亲我是子；在弟兄之间，我是大哥的弟，三弟的兄；在年幼者之间我是长者。全家 是一团和气，幸福，圆满。亲子有爱，兄弟有敬，夫妻有情，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好像我家是在体现著儒教的精神与道德。

在世不平的大海上，我家是满蓄著西北风向前驶的一只船，一帆风顺。”这样子维持了好几年。至两年前，风势一转，坏了，变了。两年以後，家运一直萎靡不振，我自己是潦倒不堪回首。我为什麼一落至此呢？为什麼？两年之前与两年之後有这样令人难於相信的兴衰与荣辱，这差异从何求解决，从何求答案？支持家庭的伦理与经济的组织发生变化了吗？有此机会，我得认真检点这些，而且清理这些，像解剖被摆在实验台上的生物似地来探应这前後的因果的线索。我今年二十八岁，二十八岁还不晚，问题是在自己能不能够把自己从迷雾中解放进光明 去！

在当初如果我能够充分认识自己的生活 围：知道自己的地位是拿什麼换得的；家 的圆满是靠什麼；什麼才是团结家庭的最大力量；单凭伦理道德不能够约束家庭，而它是藉什麼而存在的；那麼，这次的失败与打击，也许不会这麼大，而至摇撼了全心魂！

而今我才明白，这一切都是由生活派生出来的现象。有了圆满的生活，然後才会有圆满的家庭，生活才是团结家庭的最大力量；伦理组织是生活派生出来的社会秩序；而我的地位与尊严，也就是因为我是能够帮助家庭的生活的有用的一员。

家庭是一种公司，我今天入股了，今天我便是股东，可以由这 尽量得到爱与笑意与收益；明天我退股了，我不是股东了，完了！那麼请走吧，莫踌躇！不然，你便会立刻碰著人们的冷笑——能够 你打颤的比冰还冷还难受的眼光与脸色。

但不论如何，我将终我生涯为我在短短半个月间，人们对我待遇的变化与矛盾，而颤抖，而伤心。

两年前，我为了正义在某机关和一个为上司宠爱的同事冲突了。我在那时候虽然抢回了正义，却失掉了我的地位——某机关把我辞退了。

我失业了。可是家 人全不知道。我告诉他们我辞职了，他们微笑着摇摇脑袋。他们并不相信，也许以为我是在唬他们。

“我真辞职了，和同事拌了嘴！”我认真地说。

他们疑惑地瞧了我一会儿，但在次一瞬间，仍又笑开了；他们似乎还不相信。

第二天我没上班，第三天我仍歇著。就在那第三天母亲不放心了，她进来问我，我正伏在写字台上写字。

“存直，你辞职了？”她顾虑地问我。

“辞职了！”我仍低著头。

“存直，是……”“不是说了吗，和同事拌了嘴！”我斩钉截铁地说，打心 有点不耐烦。

沈默。母亲也不言语，也不走。过了数分钟，我本能地仰起头来瞧母亲。母亲紧站在我身边，脸却呆呆地望著我出神。望了一阵，出去了。将出门口时，我却听见她轻轻的叹息。

是时，我何曾想到失业会使人这麼悲观呢？不一忽，便听见上屋 有一片声浪；有母亲、有大嫂子、有弟媳妇，大概妻也在内。她们哼哼唧唧地，像在议论什麼，斟酌什麼。

是晚，妻还问我是不是真辞职了，并且又说：“母亲说，同事拌嘴闹意见也是常事，能够烦刘大伯到那方面转个环，复职了才好！”这几日他们总爱偷偷地窥视我的脸色，他们的眼睛是满带著狐疑与猜度。

家 沈默了几天！

不多数日，他们所狐疑的，终於随著某机关的公文书之到来，而成为决定的事实摆在他们面前了，事情是再也没有挽回的希望了。他们是一边暗暗瞧著我惋叹，而一边却默默地接受我之失业。也就从这时候起，他们的眼睛，便渐渐变为秋天那阴晴莫定的怪样，态度也渐渐带出冷淡的味道来了。我的地位渐渐动摇，尊严也渐次坠地了。

但，这些我并不以为意，我丝毫没有疑虑。这算什麼，我就失望了？岂有此理！我有很多几年共过事的朋友，还有几个荣达的在学时代的同学。

路儿很有几条，都展开在我的脚边，只要我从那头挑出一个我喜欢的就好了。

这样地，一两个月便在安心与自信心流过去！

然而有一天，真叫我忍无可忍了。

是上午，他们的谈话又搬上了我的失业问题。我是极不愿意人们谈起我之失业，尤其更愤懑大嫂子那指桑骂槐的口吻。

“少田找了半年多的事情了，听说前几天才摸得X X小学校一个小职员。谋事不易呀！”这如一枚针，往我心上戳，我跳起来，一把抓了帽子便往外跑。到门口时，我回转头来投下如扫的一瞥；“瞧著吧！”我一边在心数几位应访的朋友，和访途的次序，怀著满腔的希望跳上电车。

我得耐心静候！

几个朋友都由衷同情我，并且答应我他们不能抛弃他们的好友，我在家听信。回来时我又给外地的友人写了数封信，依样请他们帮我的忙。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三个月的时光，在希望与焦灼参半的不安中滚了过去，但，朋友固无待言，连消息也似石沉大海，不见些儿波纹。

在内心，我漠然感到一种不吉的预感。我再也不能在家守候了，为要重诉友情，再一度去敲他们的门。他们还是一样的同情我，欢迎我，并重新应允，起誓，他们绝对不会对不起我们之间的友情……等；我仍旧听著信。

可是音信却一如前次，杳然！

守候而哀求，哀求而守候，像丧家之犬，踟躅街头数月而得者，是如以水浇石，无限的沉默与冷眼，徒增我之悲哀与灰心而已。我之访候，由一次，二次，至於无数次；他们对我的态度，则由欢迎，而冷淡，而至於不耐烦。随著扣门数之频，反比例地招来他们烦厌我之深。到后来他们率性推故不见我，把我从门口便驱回来。及至一个算是我以前很投合的挚友，堆起满脸的不高兴把我拒绝时，我完全领悟这条道儿是绝望了。

啊，四面楚歌！

这中间，他们是不停地加深对我的冷笑的分量与深度。当我抱著希望与热情出门去，傍晚却又垂头带著浓重的失望与怅惘而回来时，家照例是早预备著满付锋芒的嘲笑与轻鄙在候著我了，准备我一进去，便如一盆冷水兜头泼过来。起初我还置若无知，极为坦怀。可是久而久之，自制力失掉其平衡时，我不能不在他们的那铁冷视线之下自觉瑟缩，而且冷战了。在几个月以後，我因为怕自己跑了空回家时所将受到的人们的轻视与嘲笑之可怖，而致一点儿不敢把找事或访问的气色带出在态度上，或竟至停止了一切的访问与外出。

人们的冷视是怎样的可怕，和不幸受到这种冷视的人是怎样的可怜，这一切我都尝尽了。

不知又经过了几许时候，他们把他们的轻蔑带著事实而呈现出来了。等我发觉这无非是一种变形的侮辱时，我是不知道在什麼时候已被他们给降落一级了。

我家平常有两种阶级，虽不是有什麽条规，但其界线是很明显的。它是一个有完全性的小小的社会，生产能力之有无，便决定了那个人在这头的地位与待遇。一日两顿饭，大抵是我们兄弟三个和母亲先吃，然後才能轮及第二阶级群——妇人与孩子。而且所吃的东西，则又往往是前者比後者

优美。

我便在不知不觉间，竟从前者群而给降落至後者群了。这种降级，是有意识的侮辱，至此，我是再也抑压不住自己不恨他们手段之露骨了。要忍受这种侮辱，是有需一个大力量，一种超物质的勇气，我的自尊心逼得我浑身发抖，手足冰冷，使我无法再容忍下去。

終於有一天，一点火星碰著导火线，於是埋伏已久的地雷，轰然爆发了。待浓厚的硝烟过後，检点四周凄厉的破坏面，在这一堆 我发现了我以前的残骸，在另一堆 发现了人类的假面——伪善、礼仪、宽容、情义……在这 我得了一个教训，我认识了假面背後藏著些什麼东西——除夕，饭桌上已经简洁地摆好了膳肴，似帆船之待开。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我下意识地坐在桌前竟吃起来——虽然不过是个窝头。这是引火线。在厨房 的大嫂子，发现後瞪视著我，绷著筋肉，满脸的憎恶与轻鄙；但不发一声。这时，妻走前来了。

我鄙视这女人，也可怜这女人，为了要求全自己的丈夫和家庭间的感情状态，也即为顾虑自己的饭碗，她常居间作仲裁，作转环。在那边，她取悦家人，附和家；在这边，婉求丈夫容忍、屈就，事事劝我退让。现在她干涉我来了。

“大哥与三弟还没吃呢！”她站在旁边低声下气地说，眼睛悲戚戚地哀恳我容忍。

“废话！他们吃得我吃不得？”我大声叱她。被撩拨起来的怒火燃得我欲狂了，猛可的抓起只咬得两三口的窝头向准她的脸部掷过去，窝头打中她的左眉上，她踉跄地退了两步。

在上屋 的母亲，沉著脸，不高兴地说：“你们算了吧，这也就够了，我是不愿意看这种败家相呀！”“什麼？够了？为什麼就够了？难道说我失了业，就应该 人家当狗儿管待吗？老实说，我是熬不住这种侮辱了！”尔来填满胸膛的不满和愤慨，竟不顾对方之为谁，像决溃的洪流，直冲而出。

是夜，妻哭了一整夜，我也懊恼了一夜。翌晨，我瞥见她左眉上一痕青紫。

这是分水线，划出前与後两个时期。自有这事件以後，我们之间仅有的一点子情义便一断两尽了，我的尊严也便一扫堕地。隔膜、仇视、反感、在彼此间深深地划开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自此，他们的仇视，憎恶的 围，往外扩大了地域，由我个人而至於妻与子，及和我有关连的一切事物。他们的群，增多了人数，由他们几个人而至於母亲，及左邻右舍。他们俱一例对我怀著又似怕渥，又似憎恶的态度。

妻近来是和人说话的时候少，藏在屋 淌眼泪的时候多了，每天饭也吃得很少，菜也不敢像往常那样多挟了。两个眼睛又深又大，观骨高突，昔日那丰润动人的双颊，是苍白 衬著淡紫了。孩子也一顿饱一顿饿，黄皮瘦弱地不成孩子样了。而且，啊呀！这是怎麼一回事呀！孩子这不是患著疝积了吗？眼睛是发黄而无光，肚子是鼓涨的像个小小的妊妇！

我独不明了母亲如何会在我们兄弟三个人之间分出差别来，大哥与三弟都是她的儿子，当然我也同样的的是她的儿子，如何她对前者优上，偏对我缺乏慈爱与同情呀？如何她不庇护，同情我处在人们如雨的仇视下，反进而加入他们之群去呀？有一天听见她对孩子说的那含著憎恶的话，我禁不住自己伤心而流泪了。

孩子在院 小鸭子似蹒跚地跑。他们在上屋 聊天。便在他们窃窃私议的说话声中，忽而漂来一句母亲那如芒的言语。

“你瞧瞧这孩子，肚子似蛤蟆大，这哪有不给养死的？”妻的眼泪，与孩子的病，这是两条皮鞭子，不断的往我心上抽。

我的脑袋，澎涨的将欲发狂了。

三弟也从前线败退下来了。三个月前，他的公司裁员，在许多被辞退的牺牲者间，不幸他也是其中的一个。但不到一个月，他又重新获得一份差事。

我有一位父执，是某机关某科科长，他闻知我们弟兄两个赋 ，所以在两个月前他那科 好容易空下一个位子来时，他便欲把我们两个人盍插上哪一个。於是三弟便在大家同意之下，只歇了不到一个月後，就又居然捞得了一份很好的职位。

在母亲呢，是发於妇人锤爱末子的心理，爱我不若爱三弟之切；在三弟，则纯粹是“ 岁之春，幼弟不饿”。父执本无可否，而他们便早已内定了。

我已经闲了将近两年，照例，这事情九分是我的，但命运的洪流，仍死命地把我牢牢地冲卷在游滑中，只叫我眼睁睁看著绿悠悠的陆地在我面前晃动，一转瞬，就又消逝过去了。

我感到浓重的悲哀，脚下踏住的地块，彷彿在一直往下沉……在山穷水尽，束手待毙的当儿，就在这时，从远处射来一丝阳光。一个完全被我遗忘了的太原的友人，来函叫我去就他已经给我谋妥的事情。

到太原去！是！我现在是顾不得许多了，我只知道有我自己，我自己要活下去！

现在是七点过一刻，天已完全亮了，大概再过半小时火车就将驶进石门站。经过昨晚一番夜雨洗涤过的这地方，是多麽的有生气，多麽的青葱可爱呀！地潮湿著，空气是清爽如水，远远近近漂浮著轻淡的朝霞。草树和庄稼的叶尖上，躺著水珠，如夜明珠，映著这时刚爬出来在方之上的晨曦，闪闪灼灼，晨风吹来，颤巍巍的摇摇欲坠。崇美的骄阳，把大气渲染成蔷薇色，而在大地上面翩翩作蝴蝶之舞。

这一切富有生命，富有活力，大地好似从梦中清醒过来的美人。

这 象徵著某种意义：即，生命的发展！

它绝非旧的延长、继承，而是新的净化、充实！是从旧者转化过来的另一种生活态度的获得，理解与开始——即新生。

而今，大地以美以爱以光明所雕饰的朝宴，在恭 从黑暗中爬了过来的太阳，那麽，未来将拿什麼约束我呢？在人类社会中人與人间的道德的再建！我这样希望著并要求著。

一边我回忆著这些，一边我回首翘望离别了的北京，但见东边溶没於浩淼而深幽的烟霭 的渺茫的地平，遮著来路而已。我惘然眺著那缥缈的一线，不禁深深吸了口气。

火车於日暮前即可抵太原，到了太原，那我就老老实实地去做朋友给我谋就的差事呀！

之後呢？之後舒舒服服地过我的日子就是了！最先须建造一个明朗而合适的家庭，这麼地亲戚朋友就会同以前一样，紧紧环绕在我的周围的。所不同者是一个内亲，一个外人，但，这是无关重要的。已有了这些以後，还

要不要弄点儿什麼来呢？是啊！这中间还有需靠假面——伪善、同情、宽容、博爱什麼的来润饰呀！那麽我须牢牢记在心，到那时千万别忘记制造这些！如此说来，我好像是又在反复昔日的生活方式了，但不尽然，这面已有前此所无的我存在，这面已经有我的意志在了。

冬雪

作者：兰斯洛

(一)

恋上一个人 有时候是有其前因后果的 例如 她跟你似曾相识... 三百八十二分？ 电话那头传来的是父亲略带惊讶的声音。 那还有好学校念吗？ 即使只是透过电话这般冰冷非生物的媒介 还是可以听得出来父亲言语中的不悦...

那一天是一九九三年大学联招分数榜放榜的日子 对大多数辛苦了一年的高中生来说（我想大多数高中生都只有辛苦一年） 这一天的到来就如同美少女梦工厂的命运之日般 仿佛一辈子的转捩点在此决定。尽管三百八十二分的第二类组成绩 在当时尚有国立大学可以念 不过大多数的亲朋好友们似乎并不满意。

俗语说得好 好汉不提当年勇！ 昔日以高分踔踏进建中校园 却在步出校门时以九百多名的成绩（建中每年的毕业生约略一千六百余 扣除第一类组两百余人 九百多算是中下）黯然离开 我的脸上并没有太多的难以理解。自己奋斗了多少 自己心知肚明 没什么好掉眼泪的！ 我一丝悔意都没有的走在南海路上 望著擦肩而过 欣喜的捧著成绩单离去的同窗...那一天早上下了一阵大雨 虽然仅仅一个多小时 不过足够掩饰我热泪盈眶的窘态了... 成功大学化学系？你喜欢化学？你忘了你联考化学不及格耶！ 父亲终于开口跟我说话了！这是从分数榜放榜来 到名字榜公于报纸之上 父亲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我并不怪父亲的冷漠 毕竟 知子莫若父 父亲的只字不提对我来说比母亲天天的抱怨要来的让我难受... 反正是你自己选的路 去了台南要自己觉悟一点.家里没法子照顾束缚你了 你自己的懂事点... 父亲简单的交代了几句 又恢复昔日的沈寂...大学联考失利 虽然早在预料之中 不过家庭气氛的沈重 却远超过我所预计...那一年的暑假 我白天几乎都不在家里待著 除了打工外 骑著被母亲视为 罪魁祸首 的摩托车四处闲晃 变成了逃避失望眼光的利器...现在想起来 台北可以晃的地方还真多 比起台南 位于盆地地形的台北有太多的郊区可供散心 也让我体会到些些冷暖...一九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系上同居住于台北的学长姊们召集了北区的新鲜人们到阳明山后山公园相聚 顺便解说选课事宜...我并不是挺有心的去参与这项活动 因为那时抱著我要转校 不会待在这环境里太久的！ 的心态 姑且以打听相关消息为由

反正又不花钱... 你是新生？当过兵了吗？学长们看到我 问过名字之后依旧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我心底一股厌恶的心情油然而生！其实我是不该怪别人的！胡子好几天没刮了、长发披肩、衣衫并不是挺体面的打扮... 总之 看起来有点像流浪汉就是了... 我并没有太在意学长们的眼光 迳自的打量眼前未来的同学们... 哲志 一副标准附中生的模样 所谓 建中傲、附中狂 在我跟他两人的气势上显露无疑 穿得漂漂亮亮 一身名牌 我暗自唾了口水... 浩子 乖牌的学生 没有明星高中学生的耀眼 不过不愧是保送生 斯斯文文的... 其他的男生女生 当时都没什么印象 只记得我后来蹲到旁边 只差没叼根烟、口嚼槟榔... 不然就是十足的地痞小太保模样了... 突然间 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掠过我的眼前... 一件黄色的T恤、一条普通的牛仔裤 没由来的熟悉感让我凝神注意... 我是小蕙... 跟学长报完名之后 她带著微笑步入女孩龕中... 冬雪（二）

很遗憾的 我并没有好好把握第一次见面 留给她丝毫的好印象...

对台北人而言 阳明山是个耳熟能详的地方。春天来临之时 山上花团锦簇的 好不热闹。不过一个暑假下来 不论是白天驯车、抑或是深夜观星 每个时刻几乎都有我上山的记录 所以对后山公园的熟悉 不在话下... 因此我采取和学长一起 飙车上山 的行动 成了全一年级最特立的趁伙。

到了后山公园 依照大学生出筭惯例 大夥儿分组领了生食 自己起自己烹煮。我这一组的学长们都自己分配到其他组去了 原因是第一眼看起来惹人疼的学妹都不在这里... 这倒好 省得大家抢食物吃！我打好了我的算盘 一个人生起火来。比起一边夸自己生火一把罩、一边跟学妹调笑的学长们 我的生火技术明显的可以让我提前饱餐。正当我脸上印著五指黑印 自个儿照顾起我的香肠及玉米时 有个女生走了过来。

哇~ 你好厉害喔！这么短的时间就把火弄得这么旺盛了！看来我们这一组午餐应该可以比别组早解决喔！ 女孩开心的笑著说。

没啥啦！小时候跟我老爸去露营看多了... 我眼睛斜斜的打量了面前的女孩 蛮可爱的 不过看起来跟我不太搭嘎 她看起来像国中生。

哪个高中毕业的？我顺口问了话 依旧继续著翻转香肠串... 我是松山高中毕业的小文！你呢？女孩一脸天真的笑靥 我以为我很厌恶这种笑容的 不过我的冷漠还是有些些的融化... 我建中毕业的... 松山高中？我的心里闪过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顺口问了她... 、认识小竹吗？认识呀！... 喔！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跟她约会还叫错她名字好几次的大笨蛋喔？小文就像突然见到期待已久的新鲜事物般 忘情的喊出来！但立刻察觉自己用词不当。对不起喔... 我不是骂你啦！说完很不好意思的走开... 虽然这不是在室内 但是小文的一句话还是引起周围学长同学们的注意 我装得若无其事 忙著手边的工作 但是依然感受到一些好奇的眼光... 该死！

被当作浪荡子了！我在心里给了自己一个耳光... 埋怨自己的多事... 简单结束了午餐 我坐到一个比较远离人龕的角落 聆听 CD 随身听里鼓噪的重金属音乐 不知不觉中 思绪飞进了过去... 只是 我没有在林木交织的恬静气息中睡去 充斥眼前的 是一幕幕停格的画面 一位长发女子高高飞起 重重的跌落在斑马线上... 路上行人尖叫起来... 救护车闪烁的红光... 太平间里阴冷的白幡... 喂！起来了！学长们要讲选课注意事项了！右耳机被抽离 一阵悦耳的声音响起。

喔...谢谢！我倏的一个弓身坐起 朝声音来处回了个招呼。是、... 我讶异地脱口而出。

眼前小蕙盈然而立 脸上熟悉的笑著。你是吉他社的对不？我们班上的卿卿告诉我有个建中民谣吉他社的也念化学系。小蕙不疾不徐的说著大概是从以前她的同学及小文与我的谈话中 得知了我的身份。

卿卿？喔...是景美女中的？我想起了友校吉他社里的某位伙伴问了个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

嗯...没认错人就好...该去集合了！小蕙拾起她印著斗大 阿波罗传说 字样的书包 迳自前去集合...直到后来要离去了 我只是静静的站在人竦之后 听著同学询问学长姊选课事宜 不过精神不知到哪里去了...

学弟！你住哪里？学长的一句问话将我自恍惚状态拉回。

我？我住板桥...有事吗？我有点丈二金刚摸不著头脑... 喔...你可不可以顺道送小蕙回去？她赶著回中和... 学长询问我的意愿... 我送好了！说话的是哲志。我家也住中和 我摩托车停在台北车站 坐公车下山后应该还来得及吧！ 嗯...那就他送好了！我对中和也不熟 而且我有事... 我静静的说著 心里想著 这趁伙手脚挺快的！ 便随口胡诌对自家后院并不认得路...那天晚上我待在阳明山竹子湖看台北力夜景 心里尽是充满对下午撒的谎的懊悔心情..

.冬雪(三)

出师不利！我的心里对未来四年的大学生活泛起一阵不祥预感...

系上北区迎新刚结束 大多数的大学新鲜人便遭致落发的命运...

老实说 成功岭的磨练 不过是刚开始的几天觉得累 到后来感觉上跟救国团的战斗营差不多。还好前一梯操死了一两个人 我们才得这么轻松... 上课时 旁边的同学跟我这么说的。我的心里并不觉得有啥好庆幸

因为我可不想下成功岭时体重增加...我觉得自己高三没啥运动 现在正好把肌肉再练回来！

你是哪个学校的？我的邻兵利用课余闲聊时间问我。

我喔？我是成大化学系的... 我们那个连的 都是由成大、辅大及中华工学院组成 成大好像也是第二师唯一的国立大学 据闻第一师因为国立大学众多 操课 也比较不明显。

那你不是跟A片同系？A片！A片！这里有你未来的同学！邻兵就像得到什么重大消息一样 朝著他的朋友呼喊。

只见一个略嫌瘦的趁伙走了过来 一样露出新鲜的表情 你好 我是A片 未来的同学 成功高中毕业... 他露出一个相当亲切的表情。

喔？可是我北区迎新时没见到你呀！我心里转了转 这趁伙跟我印象中的成功高中男生不太一样... 建中傲、附中狂、成功呆 对他不适用喔！

那时后我跟他两个人骑车出去夜骑一晚上 早就睡死了！哈哈！他将手搭在刚和我聊天的邻兵肩上 这是我与后来的好友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下了成功岭 不过几天的功夫就得到台南正式上课了！一般住在北部的同学 都会提早一到两天先行前往熟悉环境 偏偏刚好家里有事 父亲便决定搭乘注册前一天晚上最后一班莒光号 预计在凌晨五点半到台南...算盘是打得很好 只不过事与愿违...我们由板桥车站上车后 不过几个站次

的工夫 火车就 断线 了！断线了耶！这是何等难以遇到的怪事 偏偏就在我第一次踏上台南的路途上就给我遇见了！而由铁路局派来的白痴拖车竟然将火车往回拖往莺歌 而没有南下到桃园去 继续火车的行程...等到火车再一次的起动。 五点半！？ 我在火车的轻微颤抖中醒来 对著手表指示的时间暗自怒火中烧！

到了台南 已经十点多了 没赶上注册...@#^%~ 早先的怒火 转换为无奈。来到宿舍 我便先找A片。 我的位呢？ 我在知道自己将在注册当天才抵达台南时 便先请A片帮我在他的寝室中保留一个位。 不好意思！我也是昨晚来的 而我那一间寝室我是最后填的... A片显得很不好意思 我也不便责怪...看了看其他留给新生的房间 多半都是脏乱不已 懒得再花时间粉刷的我 便决定与大二的学长们同住 条件是先缴一千块 因为他们粉刷与添购了一支无线电话机！ 跟学长住也不错 功课上有问题可以问学长！ 我心里泛起这样的念头 便与三位大二学长成为室友... 结果也因此 对我日后的生活产生一些影响...在A片的陪同之下 我第一次步行于成功大学的两大校区 男生光复一舍所在的光复校区 以及成大理工学院所处的成功校区...大概是建中毕业的优越感还没消失吧！对这里并没有太多的好感 除了对榕园那几棵壮硕的榕树外...过了光复与成功校区相连的地下道后 右前方的化学系馆和对面的资讯大楼实在不能相比 那种规模... 唉...这也难怪啦！成大是工学院改制来的。 我有点无奈的走进系馆 领了选课表 在A片的指导下完成选课手续。甫出系馆 就看到小蕙骑著单车经过 显然她在参观校园中... 你好呀！你的 青梅竹马 在找你呢！ 小蕙话才说完 A片便大笑了起来。

怎么回事呀？ 我望著小蕙离去的身影 向A片询问了上午注册的情形。

你知不知道你有个女的国中同学也念化学系？ 说话的当时 A片强忍著笑的冲动... 知道呀！怎么了？ 大学联考放榜时 我就知道我有国中的同学也跟我一起考上化学系。

今早注册开班会时 她直嚷著 怎么没见到我的国中同学呢？ 现在你人虽未出现在同学面前 大家可都对你 久仰！ 了！ A片犹自笑著。

该死...还没开始念就在班上混不下去了！ 我在心里暗干著！

冬雪（四）

宁静的工学院大道 两颗对彼此仰慕又略带惶恐的心...

先是没有和班上的任何同学同寝室 后来又没能赶上注册及班会 使得我在班上的身份 真的就像 藏镜人 一样的神秘...还记得新生训练时 我一个人走在队伍的前头 依稀可以听见后方同学谈论著我的点点滴滴...

我不记得新生注册时有见过他呀！会不会搞错了呀？ 一位男同学首先发难。

不知道耶！不过听A片说他是倒楣没赶上注册... A片的室友阐述著自室友那里听来的 我的 偶发不幸 ... 这样也好吧！ 我在心里对自己这样说著 反正原先就没有预计留在台南多久 想法子考插大进北部大

学才是当务之急呀！尽管如此，举手投足间还是流露出些些的落寞... 你还敢要把摩托车拿到台南？你准不准备考回北部呀？母亲在电话那头大声的喝。拗不过家里的坚持，我便放弃了原先的想法，至少班上出去玩时不要缺席吧...结果，种种的不巧，让我即使在开学后，依旧没有改善和班上的疏离感...迎新舞会可能是我唯一参加的大型活动吧！不过对顶著个光头的我来说，一种没由来的自卑感弥漫我心... 反正男生多，不差我一个人！我心里这么样的想著，脚不知不觉的便离开了舞池，独自步行回到宿舍... 昨晚的舞会怎么一半就没见到你人了？我们后来还有去打保龄球跟夜骑耶！A片第二天询问了我的情况。

没有啦！我是想我自己没有交通工具...大家都想载女孩子，我杀出来一定会有人不愉快的！我沈静的说著。

我们这一届的化学系女生，水准算是蛮漂亮的了...除了小蕙，另外的十三个女孩也都蛮不错看的！结果，自然就成了其他男生系的猎杀对象...为此，班上的男孩子还跟自己班上的女生发生口角过！

搞什么呀！我们自己班上要办活动聚聚！结果居然要排到下星期六？忘记是哪一个男生首先抱怨。

是你们自己动作慢！这么慢才联络我们！我们早跟学友约好了！我静静的看著这一幕，并没有什么感觉，或许是对感情有些些的厌恶了，大多数的女孩子在我眼里，身份都跟男孩子差不多...除了... 咦？这堂选修的国文课，化学系就我们两个人喔？小蕙看了看四周，向我询问。

是呀！真是、的不幸... 经过之前给小蕙不良印象的接触，我先入为主的以为小蕙八成很讨厌我... 还好吧！你又没惹我... 小蕙挺坦白的表达了自己的想法...随著时光的流转，由于每星期三个小时的共度时光，我和小蕙对彼此的熟稔度也有增无减...小蕙是个挺上进的女孩，高中时还是景美女中仪队的白枪阶级，在班上的功课自然挺好的...不过对诗词的感受能力，她却老喜欢夸我... 你对诗词的感受力还有联想的感触真好...我深感佩服喔！看著我国文课缴交的报告，小蕙露出惊讶的眼光... 还好啦...或许是在高中的时候很喜欢念宋词吧...不过来了台南就没有花时间再去研究了... 我若有所失的说著。的确，在台南，可没有像重庆南路那样一条街可以让我泡上大半天不走的地方。

看不出来喔！原来你喜欢文学类的东西呀！小蕙发出难以置信的赞叹声。随即又埋头阅读我的读书报告...由于我喜欢自己一个人漫步在校园中，看著人来人往，或者发呆无所事事的闲逛。所以尽管医技馆离光复宿舍区有段距离，我依旧宁愿花个十几分钟缓慢散步回去...不过，小蕙总会牵著脚踏车，一边闲聊，一边陪我走过工学院大道...而我总是站在转往光复校区的路口，静静的看著道别后，骑著脚踏车的小蕙的背影...直到她转往成功校区大门，我再也看不到后，才缓缓的离去...

冬雪（五）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秦观鹊桥仙

其实倒也不是我喜欢偷偷摸摸的来，只是没有必要在大家的面前，刻

意的去表现对喜欢的人的关怀吧！所以我和小蕙的关珺 并没有所谓 催化剂 的存在。班上根本没人知道我对小蕙的爱恋 除了A片...

说起A片 我不得不多介绍他一点...并不是因为他也在玩 bbs 我就藉此多拍他一点马屁 或帮他做宣传。只不过大学念了两年多来 跟他算得上数一数二的好伙伴 而对感情 两人虽抱持不太相同的态度 但却有著同样的无奈... 你喜欢小蕙 对不？ 某天我们两个人聊天时 A片突然问起。

喔？你怎么知道？ 我并没有立刻正面的回答 反而对他的观察提出询问。

从很多小地方吧！ A片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随便蒙个答案给我...

嗯...我是喜欢小蕙... 我并不刻意去张扬我的心情 但也不必要去隐瞒。

如果喜欢 就快追呀！ A片就像啦啦队般的鼓励我。

喔？那么急干嘛？我可不想步上你的后尘 跟一个或许喜欢 但最后却因为 习惯 才爱上的女孩在一块儿... 我毫不客气的将一把利刃刺进了A片的心。两个人都沈默了... A片是在成大每年举办的 新生土风舞

中 由哲志这个大催化剂的鼓动下 宣告成为第一对班对...当时在众人的喝v 声中 唯独我私底下泼了A片的冷水 要不要打个赌 一个月内你就会有无奈的感触？ 我和A片间 有著些些的默契 有些话没必要隐瞒或打哈哈...事实上 我的预测是准确的 不过A片倒是出乎我意料的 没有提出分手... 我并不是担心众人的眼光 所以没有提分手 只是 她是个好女孩...我不能为了自己没道理的要求 毁了她的梦... A片斩钉截铁的說著。或许我是个懦夫 无法面对自己真正想追求的感情 不过现在的我...是幸福的！ 对我来说 爱情是件不能勉强的事 但是 也不代表一旦发现不合！便义无反顾的选择分离... 为了预防这样的情况发生！我可不会在尚未百分之百确定心情之前 就做出选择！ 我对我自己这样的期许

也因此 我始终保持和小蕙单纯的朋友交往 彼此就是课业与心情的交流 好让自己多了解这位可人儿... 怎样的感觉 才叫喜欢？ 有一天在工学院大道上的闲聊时 小蕙突然问我...

、在为确定追求者的心意烦恼吗？ 小蕙的身边 光是大一的菜鸟追求者 就有五、六个 再加上学长嬷

大概手指头就不够算了... 嗯...怎样才算喜欢一个人 而可以把自己瘠付给对方？ 小蕙这一阵子的优柔寡断 惹得一些仰慕者 由爱生恨 四处制造谣言... 我想 喜欢跟瘠付 是两码子事... 我开始讲出我的看法。 对我来说 喜欢一个人 并不是取决于他是否也喜欢著、...但是去爱一个人 想跟对方在一起 并不是一厢情愿就会幸福...爱一个不爱自己的人 是很辛苦的事。 喔？ 小蕙显得很感兴趣。

默契吧！ 我笑著说。 两个相爱的人 必然会有某种程度的默契... 会知道对方的心情 很自然的牵手、接吻...不需要犹豫或担心对方的想法。

嗯... 小蕙若有所思...结束了那一次的谈话之后 小蕙身边的仰慕者就减少了很多 我想应该是她在确定了感觉不对之后 便一一的回绝了 而我也在一次次的交谈中 加深了对自己心情的肯定...就在同时 我发现了哲志在小蕙的身边时间开始频繁...慌张的我 开始手足无措了起来...所幸

A片安抚我的急躁 他问了我和小蕙间的情况 肯定了我跟小蕙间的情谊 不过他也告诉我 哲志和小蕙间不可隐瞒的亲密... 要动手就快啦！明

天就跟小蕙表白你的心情！ A片这么跟我说。

这样很奇怪耶...刻意的说... 我反而像孩子般的发问... 有些东西 不说出来就是不能肯定啦！ A片倒是说了句简单但让我点头附议的话。

我利用当晚笨拙的写了篇 自白稿 第二天请A片过目... 来不及了...昨天哲志回寝室时 跟我们宣 他跟小蕙的事成了... 喔... 我安静的收回我的草稿...

冬雪（六）

同样的营火晚会、同样的 第一支舞 、这一次却是万般辛酸...

铮~ 我拾起久未再触碰的吉他 六根弦或多或少的生锈 使得音都变得不够纯净...向小蕙 告白未遂 后 紧接而来的期末考 惨烈的程度不在话下。原先期中考成绩还算优秀的我 自此一蹶不振...不过在与班上的交集 反而愈显浓烈。一般人遇到失恋这样的事 大概都是闷闷不乐好一阵子 对身边所有的事都提不起劲...偏偏我反而放得开 跟班上不论男生女生 都是更加热情！

你最近怎么啦？是有什么好事？ 浩子是个很单纯的男生 至少对除了搬书外的事物并不常接触。

没有！反正最近很想疯狂的玩一阵子！ 我笑了笑 拿起我的吉他开心的唱起歌来... 这不见得是好事喔！ A片独排众议 私底下问起我。

这样也好吧！反正我也没有损失... 我站在宿舍的窗口 望著从台南车站满载返家学子的莒光号离站 突然的好想回家 好想台北！尽管那里是个充斥高中另一幕悲剧的场景。 小蕙并不知道我喜欢她 我要是就此表现失常 可能就连朋友也当不成了... 我抬头望著碧蓝的天空 视线一片迷累...期末考结束的那个星期 班上办了个班筭 地点是走马濼农场...或许是第一次到牧场景观的筭乐区去玩 我对周遭的新鲜感 表现在举止之间。大多数的同学们 都对我活泼的参与也同感开怀... 我以为你是个很孤僻的人 没想到你其实是这样的三八... 小茹是班上唯一的南区女生 之前与我几乎没有交集 而来这里之前 还为了期末考郁郁寡欢。不过跟我交谈没几分钟 灿烂的展开笑靥... 放心啦！我帮、垫著！、尽管踏著我的身体升上去啦！ 我彷彿一点也不在乎成绩 潇洒的拍著胸脯...依照惯例的 晚上的营火晚会 大家极尽所能的耍宝搞笑...也到了这时 许多平常闷骚装酷的趁伙才会不计形象的演出 最后节目 音乐响起... 是第一支舞！ 心底瞬间一抹痛楚袭来。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 两年半了...

我望著舞池里大夥儿笑闹的舞步 独自陷进记忆里的哀伤 眼光偶然穿过营火 另一边的小蕙开心的与哲志打情骂俏...新旧愁绪 笼罩了原先庆幸出筭的心情。

好了！大家回座吧！ 主持人清了清嗓 向大家宣 ... 大概是快夜筭了 得宣 些注意事项吧！ 我揉了揉眼睛 专注的听著主持人叙述。

现在是这次晚会的 solo 时间！我们请兰同学表演精彩的吉他谈唱...

主持人的脸上露出狡狴的笑 眼光朝我望了过来... 喂~我不记得我有说我要 solo 耶！何况我也没有带吉他... 我一边反驳 一边找理由推搪。

只见浩子走了出来 手里拿的是我的吉他。 该死！被耍婊了！ 我

心里闪过一点不愉快 不过那很快就给同学们期待的目光抹灭... 嗯...我之前并不知道要表演 所以就随便玩玩 大家就忍耐著点喔! 我调了调吉他的音 开始了我的演奏。或许是兴致来了 那晚我弹唱了不少曲目 同学们或许是礼貌性安可 不过我可是毫不客气的全盘都接收...最后 时间已晚 我在主持人提醒最后一首的催促下 简单的和同学们说了说心里的话...

或许之前我给大家的印象是很冷淡 很孤僻...不过我希望大家知道 只要有机会 我都愿意和大家分享我的欢喜悲伤... 我将眼光投向小蕙 她正依偎在哲志的怀中 专注的听著我说话... 最后 我要表演这首歌 是我最喜欢的歌曲 MoreThanWords 我停了一下 看了看小蕙 她的眼中正闪过一丝的惊讶与迷惑。这首歌是当初我献给我高中女朋友的圣诞礼物... 如今 我将它献给大家! 献给我最珍惜的朋友们! 还有我所喜爱的人...

你为什么会封琴了? 小蕙曾经问我。

因为我只为我喜爱的人弹唱歌曲 或许是朋友 或许是情人...但是我只将我最爱的歌 献给我最爱的人... 我那时是跟小蕙这样回答的。

喔? 你最爱的歌是哪一首? 小蕙好奇的继续追问。

MoreThanWords... 我简单的将歌名说出。

曲毕 同学们爆出了热烈的掌声 当我谢幕下台时 男同学们纷纷拍拍我的肩膀 我感受到坚贞的情谊 而回以微笑...收拾好吉他 我抬起头 偶然间与小蕙的眼光相遇 我知道她明白我的心了...

冬雪(七)

人非草木 孰能无情? 爱...岂是说来就来...说忘就忘?

期末活动的结束 也象征了学期的终止 对于离开台北到台南求学的我 竟有种说不出的落寞... 反正小蕙已经有了选择 我又何必再去搅乱彼此的生活步调? 一个人走在台北车站前的天桥 我略带警告性的说服自己不要再想。眼前的新光三越大楼如尖塔般的没入云端 就像利刃刺进肌肤

雨点破云而出 以血丝般的姿态 沿著头发爬满了我的脸庞... 要不要去新光三越逛逛? 浩子打了通电话给我问道。不过几天没见的工夫 同住台北的同学们就嚷著要一起聚聚 一睹刚开幕的站前大楼!

喔...给我时间地点 我要是迟到就别等我了... 电话这头的我并没有拿起纸笔留下记录。小蕙跟哲志一定会去...而我的出现 不过是自己难受...要是我记得就去好了... 我在心里这样的想著。

结果 我满心期待的提早了半个小时到达集合地点。 要微笑! 要微笑! 我在心底叮咛自己得保持风度。不过 人非圣贤 面对自己喜欢的女子 以蜜月期般的表现与别的男人卿卿我我... 对不起...我有事得先走了... 我忍著满腹没有理由的怒火 于集合完毕后即刻告退。看到小蕙讶异的眼神 我竟然有种自虐般的快感...寒假很快的就过去了 尚未过元宵节 下学期的课便展开进度。尽管如此 久闻盐水蜂炮盛名的我 便央求住在台南的同学引领前去见识... 哇~ 你们要去看蜂炮喔? 找班上多一点同学一起去啦! 当我和同学商量时间的安排时 哲志开心的向班上征求同伴... 唉...看来这下我得回避了... 既然演变成班上的活动 当然无法过滤参与的同学了。

那一晚 大夥儿玩得挺开心的! 对来自城力、不常见这般大型民俗活

动的我们 兴奋是不在话下的。只可惜 我眼睛里除了耀眼夺目的烟火、四处流窜的蜂炮 那一对时时相依调笑的身影 似乎刻意的总在我眼前晃动...

你穿这样不怕被流弹击伤喔？ 小蕙捏了捏我没穿雨衣 仅一件牛仔夹克保护的装束 笑著问我... 啪！ 如同反射动作般的 我拍开小蕙的手。

谢谢、的关心... 讶异于自己近似粗暴的举止 我竟忘了道歉 而只是别开了脸 别开了身体...就这样 我开始有了 逃避 的举动 上完课 迫不及待的赶回寝室...对班上活动的参与比率下降... 既然不能避免自己对小蕙抱怨的行为 不如不要有接触... 我抱持著平凡男子被拒绝时多半会有的心态 过著我的生活。

不过几天的改变 小蕙就察觉到我的 消逝 但是以她和哲志的稠密程度 即使是一分钟的闲隙都没有 更何况要与我解开心结所需耗费的冗长时间？ 你这样下去不行啦！ A片首先警告我。 你这趁伙的生活重心是绕著感情打转的 要是你始终不打开那个结 而留下 点于你的信仰支柱...等著瞧！

你这学期没被二一我随便你！ 别把我说得那么没个性好嘛？ 你的说法好像我被小蕙牵著鼻子走一样！

我有点气愤的反驳。 反正一切都成定局了！为了大家好过一点 减少见面没什么不对吧？ 也不知道是福是祸 就在盐水出筭的同一个礼拜六 我跟与哲志同寝室的小伟聊起建中往事时 小蕙闯了进来... 哲志在不在？ 小蕙嗫嚅的问小伟。

哲志去参加附中山的露营活动 明天才回来...、会不知道？ 小伟笑得挺诡异的 小蕙当然也知道话中的含意。

喔...我没想到那么早就去了... 小蕙有点失望的转身 小伟则离开寝室上洗手间 突然间 小蕙回过头... 晚上有没有空？好久没聊天了喔... 小蕙勉强的挤出笑容 向我问道。

嗯... 我点了点头。 要一起吃饭吗？ 对呀！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小蕙低下头。

嗯...好...我晚上六点半去接、... 我并没有感到特别的兴奋 简单的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地点。

谁也没料到...错误会因此发迹...

冬雪（八）

硬是压抑对彼此的爱恋 只会在接触的一瞬间引燃更多的渴望。

和小蕙简单的结束了晚餐 小蕙提议找个地方坐下来好好聊聊。 找个不需要花钱 又不会有太多人打扰的地方吧！ 我倒不是吝啬 只是不想刻意的营造会致命的气氛。 那就学校四处逛逛吧！ 小蕙也和我有相同的感受。

延续晚餐的和谐气氛 两个人有说有笑的走在校区里。慢慢的 转了弯 迎面而来的 是充满回忆的工学院大道。 真的是好久没有这样开心了！ 我中肯的说出这些日子的心情。

走著走著 我们选择坐在操场与篮瞰场相隔的小矮墙上 我倒头就躺 看著天空中稀疏的点点星光。小蕙则坐在身旁 继续著彼此的沟通...从高中生活到家庭状况 就像解剖自己般的 赤裸裸的坦白彼此并没有交集的

部份。

我高中有个很要好的女朋友...跟、很像... 突然间 一股冲动 我将平日不欲人知的往事翻了出来。 真的很像...不论是外表、个性... 我喃喃自语地望著天空 我知道小蕙正凝视著我。

高二的时候 一次意外将她从我的身边夺走后 我行尸走肉般的过了剩余的高中生活...我开始糜烂、课业松懈、打扮邋遢... 我继续著我的自述。

就像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模样？ 小蕙打趣的说著 希望缓和我低落的怀旧心情... 嗯...大学联考的失意 尽管是意料中事 但是我依旧持续的走低...直到见到了、... 我将眼光掠过小蕙的脸庞 星光下的她 脸上带著对我的过去的心疼... 我知道女孩子不喜欢被人家当作投影... 我再一次将眼光恢复直视星空。 所以我一直没有跟、表达我的爱恋...因为怕又叫错了、的名字... 这就是迎新时小文骂、笨蛋的理由？ 原来小蕙有聆听到我与小文间的最后一句对话。

嗯... 我不好意思的苦笑 随即又陷入思索著如何表达的沈静。 那是高三联考前的事 我和她第一次约会 结果不知不觉中将她当成过世的女朋友...她并没有当场发脾气 而是直到约会结束才告诉我... 我将双手枕在脑后 因为冷硬的砖头弄得我不舒服。

你真该死...这样伤人... 小蕙认真的告诉我她的感觉。

所以对、 我一直保持沈默... 我截断了小蕙的话 撑起上半身。

那么对现在的你而言 我还是替身吗？ 小蕙用有点气愤的语气质问我。

我站了起来 看著工学院大道一部急驶过的车 等四周恢复了宁静 我才回答小蕙她的问题。

什么叫替身？ 我回问了小蕙。 难道只因为我喜欢的女生是同样的类型 而认识的时间有先后 就得划分为正影与替身？ 小蕙欲言又止。

换个角度吧！要是我先遇到的是、 那我的选择就会是、... 我用肯定的语气 让小蕙明白 并没有所谓的替身说法 也没有什么好比较的...

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 我打破了几分钟的沈默。 现在、的身边有哲志陪伴 我也不便再进来搅局。 为什么？ 小蕙从刚刚寂静的沈思中开始说出她的无奈。 为什么你什么都不说？然后现在才用那些埋怨我的行为和语气伤害我？ 小蕙尽管用的是责怪我的文法 但眼里尽是流露出 相见恨晚 的无奈。

我会等、的... 我走到小蕙身边 轻轻的执起她的双手。 反正、跟哲志会分手的啦！ 虽然是叙述著我的预测 但我却用开玩笑的语气。

你也这样觉得？ 小蕙倒反问起我的感觉 因为就我所知 小蕙的室友们也对这段感情并不看好。

嗯...我想、自己也明白 尽管表面上、过得很开心 但有时候哲志的表现 以及给、的反应 都不是、原先所希望见到的...对不？ 就像恢复到昔日上完国文课后 两人并肩走在工学院大道谈心的景象 我很客观的说出我的看法。 和哲志在一起的爱情 并不是、原先设想的爱情... 嗯？也就是说哲志并不是我真正喜欢的类型的男孩子？ 小蕙思考著这样的说法。 那我喜欢的是哪一种类型的男生？ 我！ 我拍拍胸脯 毛遂自

荐。 你少臭美了！ 小蕙朝我扮了个鬼脸 迳自的转过身去。
我笑著走到她身后 牵起了她的手。 很晚了 我送、回宿舍去吧！
嗯... 小蕙没有挣脱被我握著的手 然后两个人静静的往胜利校区女生宿舍走去...

冬雪（九）

谁都不愿背负 背叛者 的罪名...而我又怎能让所爱的人承担？
结束了第一次的约会后 我跟小蕙就如同被点燃了内心深处原始的渴望。对我来说 上一次刻骨铭心的恋情结束于迅雷般的速度 所以重新掌握于心的我用心呵护。而对小蕙而言 平日无法由哲志那里得到的回应 无须担心的都可以由我提供...每天夜里 电话两端是两颗对彼此声音迫切陶醉的心 我们藉由话筒的传递 取代了无法实行的耳鬓厮磨...干涸的心湖开始泛滥起磅礴的爱... 天快亮了...快去睡吧！明天还有课呢... 我睡意惺忪的说著。

嗯...那你先挂电话... 电话那端 小蕙温柔的回答。

不要...我舍不得... 我近似无赖的笑著说。

唉...我也是... 小蕙叹了口气 给了我相同的感动。

随著日子的流转 身处同班的我们 自然也会受到流言的波及。 你是怎么回事？ A片和我聊天时 提到了我的情况。 你知不知道大家开始传闻你和小蕙私下来往？ 当然知道呀！ 我关掉收音机 专心的和A片谈论。 反正我们才拥有真正契合的两颗心...何况我跟小蕙又没有表面上亲密的举动 管人家怎么臆测？ 我理直气壮的阐述我的论点。

那你有没有想过只看表面上的行为 别人会怎么想？ A片毫不客气的指出重点。 这叫偷情！你懂不懂呀！小蕙是有男朋友的女生 这样的交往是不被允许的！你不在乎那没关珰...小蕙呢？她是核心人物 真的喜欢她 就得催促做出选择...卡在 反应中间物 阶段的能量太高了！会伤人的！ A片竟然拿化学理论出来用 但是我却接不下任何的文句。

两个星期后 我跟小蕙再一次的私下会面 只是这一次 小蕙有告诉哲志。

他说他相信我... 吃饭时 小蕙提到哲志的反应。

他相信、...不过大概不相信我吧！ 喝了口水 我笑著回答。

你可以让我相信吗？ 小蕙直视著我的眼睛 希望得到肯定的答案。

、相信、自己吗？ 经过了半分多钟的凝视 我回问了小蕙一句。

..... 小蕙不语。

我跟、一样... 我轻轻的吐出不该说的字句。

其实我跟小蕙已经为了保护哲志、保护彼此 刻意的避开上回约会的路线 我们单纯的以为 不要有回忆的辅助 我们可以把持得很好的。当我们侧身坐在榕园的草地上 一切无须言语沟通时 两人很自然的彼此凝视接近... 呵...好讨厌的眼镜喔... 两个人的眼镜彼此碰撞 小蕙笑著解除这个尴尬的场面。

要不要...把眼镜拿下来？ 我可以感觉到 自己的声音微微颤抖。

小蕙摇摇头 两个人都希望能藉此作为最后的屏障。只是 两人间的

距离已经近到可以感觉对方的呼吸 如双手般的轻抚在脸上、环绕在颈上... 一时间 彼此默契般的侧过头... 尽管那不是我的初吻 但电击般的失神 却依旧令人心悸... 周围的一切 犹如静止般的沈寂 唯一可分辨的 是彼此的心跳与 气声... 真的彷彿 过了好久好久 两人才结束这一吻... 然后相拥... 对我来说 吻是种承诺... 我轻轻的说著。

我又何尝会不在乎？ 怀里的小蕙没有睁开眼睛 轻声的回答。

所以... 我们只有等... 等哲志发现... 等哲志明白... 然后离开... 我断断续续的说著。 委屈、得当个罪人了... 我轻轻的吻了小蕙的额头。

嗯... 小蕙用力的抱紧我... 彷彿 赌上这一次的选择... 过了许久 我轻轻的解开小蕙的拥抱 预备再次体会小蕙温软的唇时 小蕙别过头去。

小蕙... 我有点不解。

只见小蕙抬起头 用令我折服的坚定眼神告诉我她的想法。 我喜欢你吻我的感觉... 温柔... 用心呵护... 我感觉得到... 不过我希望下一次再体会那样的悸动时 我已经是自由之身了！ 小蕙离开我的怀抱 向前走了几步后转身。 就当作是种诱惑 诱惑我能下决心提分手！ 就当是种奖励

奖励我为你所做的努力！ 好吗？ 嗯... 我笑著点头 小蕙亦以微笑回应我... 我想我不该听小蕙的话... 因为那是彼此回忆里... 唯一的一吻...

冬雪（十）

故事的开始与结束 不是取决于相识或分手...

我骑著摩托车 奔驰在往八里方向的关渡大桥上。 气象报告预测说有台风即将登陆台湾岛 所以天空看起来黑压压的 一副山雨欲来的模样...

我来看、了... 轩... 我走进一处位于淡水河出海口附近 可眺望大海的天主教墓园中 寻著昔日记忆里的方向 来到曾与我倾心相恋的女子面前。

今天是八月一号 距离我们上次见面 已经将近五个月了... 我挑了个地方坐下来 开始了最无隐藏的坦白... 上次我回去之后 她告诉我她没办法跟我在一起... 在和小蕙约定相守后 当天晚上我便赶回台北 而在回到台南前 我曾来此向生命里曾经的唯一简单的叙述了我的近况...

我还会来看、的... 带著她一起来... 当时我欢喜的许下这样的承诺。

结果 在我拖著疲惫的身躯回到台南的时刻 小蕙电话那头犹豫的语气让我心急如焚... 不是说好 我们两个一起等？ 怎么不过两天的工夫、就改变心意了？ 电话这端的我 尽管体力已经负荷 但还是希望藉由一声声的呼唤 让彼端的小蕙能更加强信念... 我只是觉得 哲志并没有对不起我... 他一直很疼我... 尽管那并不是我所期待的爱情... 小蕙带著歉意与无奈的语气说著自己的想法。

我懂了... 去吧... 我等小蕙挂上话筒 让自己陷入深夜的黑暗中。

我想如果是、 、一定懂我有多心痛... 不过那丫头却以为我不在乎

所以结果当然是惨不忍睹... 我站了起来 望著淡水河彼岸淡水关渡间 袭攘的车流 继续著相隔两个世界间的对话... 就在小蕙犹豫该怎么在我和哲志间做出选择时 我并没有任何的動作。 你很潇洒喔！ 到时候人家跑了 你就不要哭哭啼啼就好了... A片对我的态度颇不以为然。

我只是想让小蕙静一静 做出自己衷心的决定 而不要有同情... 所

以我不会在她面前表现出自己哀伤的模样...更不会去求她留在我身边 说什么没有她我会死这般的言语... 我坚定的表达我作法背后的含意。

人不要太铁齿啦！ A片继续泼我冷水。

很快地 小蕙便做出的选择。结果 当然是 冷酷 的趁伙出局 就在我生日的当天 我收到了 分手 这最沈重的贺礼。

一个月后 我再告诉、我的感言... 我用开玩笑的口气说著 尽管心早已昏厥。

说真的 我自己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完整的夕阳... 春假时 我和小蕙有个早已定下的约会...其实小蕙可以取消的 藉以宣示对哲志的忠心 不过我询问的结果...小蕙并没有毁约的态度。

谢谢你今天带我来这里...淡水沙仑夕照真的好漂亮... 小蕙静静的看著没有暮霭遮蔽的夕阳 完美的落入海里... 不要感谢我 我自己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完整的过程...来这里这么多次了 看来还是癢、的福才得以见到真正的夕阳！ 我穿上鞋袜 准备回家。

你真的都能忘记？ 小蕙突如其来的询问让我错愕。

当然不能...但是...不能又怎么样？ 我握著小蕙的手 诚挚的说著内心里这段日子的感受。 当初我没有哭哭啼啼的请、选择我 一部份是对自己过度的自负；一部份则是不希望、难选择、难做人...对我来说 、过得好比我要来得重要...我不敢保证、跟我在一起后 我能保护、不受流言的攻击...背叛者的罪名是很沈重的！ 我停了一下 叹了口气。 其实

我一点也不好过！ 对不起...我一直以为你不在乎... 小蕙嗫嚅的说著。

不要说对不起...、要说谢谢才对！ 我若有所思的回答。 、该谢谢我放了、 反正我们现在还是好朋友...、并没有损失... 我笑著面对小蕙。

谢谢你喔！ 小蕙看著我 默契般的给了我微笑。

天空开始下起雨了 中断了我和地底下躺著的女子的交谈。 我得回台南去了...一切我想在天上的、其实都看在眼里 不需要我多说才是... 唉...我真倒楣喔...每次故事都结束的这么凄凉...唉... 转个身 我踏上往台南的路途。

故事...结束了吗？

冬雪（十一）

今夜 我只想与、共舞... 我轻轻的向舞池中我认为唯一的女性邀舞。

台南的天气 在升上大二那年的暑假一反常态的多变 下雨和台风的日子多的频繁。我孤身留在台南 白天打工家教 晚上则看漫画...也是差不多那个时后 开始接触 bbs 这玩意儿... 选个名字吧！ 我的室友教了我 modem 的拨号方式后 输入了成大资研的 ipaddress 要我选个代号。

毫不犹豫的 我键入了 Lancelot 。

这名字好长好难念...干嘛用这么长的？这样人家会很懒得记 你会损失很多认识新朋友的机会喔！ 室友皱著眉头 问我要不要更动。

我就喜欢这个...并不是好不好念的问题 而是这名字可大有来头。
我抢著按了 Enter 正式进入另一个世界里。

有了 bbs 的时间是很好打发的 此后每个夜晚不必一个人面对空荡荡的宿舍 不必为长漫漫的夜无所事事而感到寂寞。

很快的 暑假接近尾声 同学们陆续回到宿舍 大夥儿每晚都为了欢迎某些人的 归宁 而到外头嬉闹吃宵夜 聊聊暑假的趣事。

哲志转系了? 浩子向刚回来的哲志询问。 是呀!我转到工科去了! 哲志笑著承认。 不过我还是跟大家一起住在光一七楼 还是天天见面啦! 众人并不因此结束此话题 询问著工科系的性质。

小蕙呢?小蕙怎没跟你一起回来? 回宿舍时 哲志因为摩托车尚未运抵台南 所以坐我的车。

我跟小蕙分手了... 哲志简单表明了两人间的关珙。

你跟小蕙分手了?怎么回事?前几天我还打过电话给小蕙 她说你们间的感觉越来越好...这... 我有点惊讶两人的说法竟有这么大的差别。

嗯...或许吧...但是我觉得两个人的个性其实并不符合。我不懂小蕙要的是什么 而小蕙对我的表现尽管没有怨言 但我知道那并不是她想要的! 哲志很主观的说出他的看法。 反正总有一天两个人会分手 那何必现在在一起?我知道你也很喜欢小蕙 我也觉得你跟小蕙比较搭配 所以如果你还喜欢她 就不要放弃追求! 哲志后来也知道我和小蕙当时那一段未公开的感情 不过他始终没有因此放弃我这个朋友 他的态度曾让我内疚了好一阵子。

分手了... 我喃喃自语了一晚上 心底涌现的是难以理解的纠葛情绪。

或许是被拒绝一次后的恐惧感 让我畏缩再一次的付出 让我习惯性的恐惧去追求。但是 身体还是不由自主的行动...就在第二天 小蕙也回到台南 一下了车便见到我等待的身影。

欢迎、回来... 我笑著迎上前去 帮小蕙提起她的行李。

我刚刚就有种预感 你会在这里等著我... 小蕙苦笑。 你怎么知道我坐几点的车?我是到车站才划位的。 我不知道、几点会到 所以索性一大早就来了...还好、是中午前就到了 不然我可会等到被太阳晒干...

我径自走向我的摩托车 将行李放于脚踏板处。 走吧!该去整理、两个月没触碰的寝室了... 接下来的日子 对我来说是充实的 毫无顾忌的追求 让自己展现另一番的潇洒...我并没有要求小蕙立刻来到我的身边 毕竟要是她是可以这么容易忘却刚结束的恋情的女孩 我也不会那么不可自拔的恋上她...在其他人的眼里 我对小蕙的好是难以言喻的用心 放心啦!现在小蕙的身边又没有其他男人的存在 你安啦! 浩子是我这学期的室友 他单纯的要我 v 放一百二十个心。

话不能这么说 有时候很多的事常发生于不可预料...如果可以 我也希望早点得到小蕙的承诺...毕竟她的一个点头的动作 胜过我根据她对我的态度的种种猜测呀! 大二的迎新舞会 我近似疯狂的在快舞的节奏中摇摆我的身躯...而当第一首慢舞缓缓的响起 我和小蕙的目光与身躯自然的彼此接近... 这是今晚的第一支慢舞 也是我今晚唯一的一支...我把它留给、...不知道、肯否赏光? 我礼貌性的伸出手 等小蕙将手交付我的手中。

你肯陪我跳一支慢舞？小蕙故意向我提出疑问。

我可不想成为其他男生的公敌耶！看看周围虎视眈眈的学长跟同学们...喔...还有、学弟呀！好好维系人际关玓是不可被遗忘在恋爱之后的喔！小蕙轻轻的将手放到我的手中 带著微笑与我步入舞池中...

冬雪（十二）

爱情...有时候是种习惯...来自脑海里甜蜜回忆的习惯...

搞什么？小蕙的初恋情人？难以置信的 小蕙的室友捎了这通电话给我透露了这件讯息。我苦笑著放下电话 心里真有千百的不是滋味...都已经努力了这么久 竟然半途杀出这样一个我从未听小蕙提起的角色。

他是我高中时参加清大电机营认识的男孩 上大学之前一直都是以书信方式联络... 利用中午下课时间 我紧张的询问小蕙情况。 去年联考他并没有考好 今年重考他考上成大...老实说我很感动... 感动...

我近似歇斯底里的喊叫出来。天知道他是为了、高分屈就成大 还是本来就只能填成大的系所、竟然这样的无知！我抵紧拳头 怒火中烧。

你 什么呀！我又没有决定要跟他在一起！小蕙对我的态度感到反感。

我们又不算男女朋友...我要跟谁在一起是我的自由！我想 我是反应过度了一点 对于那已经断了一年情份的感情实在没必要这么感冒。但是好不容易可以正正当正的牵起小蕙的手了 这样的变数真让我慌了手脚 频频出乱子...而或许是基于感动 或许是基于由衷 小蕙跟那男孩真的越走越近... 你还不动作？一点点莫名其妙的突发事件你就呆滞了喔？升上大二后 A片和哲志一样也转系到土木去了 而军师的位置也就由室友浩子代替。浩子是很单纯直接的趁伙 虽没有A片精明 但说话要来得直接。

赶快想办法挽回小蕙的心呀！浩子很直接了当的鼓励我。

算了啦！既然她不懂得珍惜我 我又何必作贱自己？我就像泄了气的皮囊般 一点劲都提不起来。

是男人就不要轻言放弃啦！浩子拿起我的吉他丢到我的面前。再拿出当初你温柔守候的心情...小蕙会懂的... 浩子的一句话 将我由醋海翻腾中拉出。我细细的回想一年多来的点滴 工学院大道上倾心的交谈、操场矮墙边的互诉情衷...那时候的我 并没有存著将小蕙占为己有的念头...一切一切 都只是单纯的用心守护！

我是不是因为迫切想得到两人相守的名份 而忽略了最重要的用心？我在心里反反覆覆的过滤自己的行为...然后 给了自己目标！

、现在应该是他的女人了...对吧？几天后 我对小蕙询问起近况。

什么谁的女人？好粗鲁的用词喔！小蕙笑著回答。

好吧！不论是不是 我要跟、说... 站在系馆图书室前面的窗台边 我将眼光投向天空中皎白的月亮。 这些日子来 我一直以为、已经是我的的人了！

看来我还有待努力...我会证明我自己 是个有能力保护、会始终用心待、的男人！转个身 两人的眼神交会。

拭目以待！小蕙露出期许的眼光 我感觉到彼此间的默契重新的

建立起来了！

两个星期后 小蕙和 初恋情人 恢复为朋友关系。说真的 自从和哲志分手后 我的一颗心就像悬在半空中一样...我需要别人的关爱...而那时他带给我的感动很强烈！小蕙略带哀伤的在电话中吐露心声。上了大学的这一年里 我改变了很多...以往的回忆或许是甜美的 但现实生活中 他的表现已不再是我的渴望... 选择分离 是不想在将来面对更多的痛楚... 我安慰小蕙道。就像哲志尽管没有任何争执却选择分手的理由。..... 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要老实回答我！短暂的沈默后 小蕙语气认真的发问。你会不会觉得我很随便？、是指刚和哲志分手...便和高中时代的男朋友在一起？我理解了小蕙的问题后 道出了我的感受。爱情...有时候是一种习惯...对、来说、的记忆里还保留有过去的甜蜜...所以他一出现就把、的心带走 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我顿了顿 继续我的谈话。我相信 将来、会选择、的习惯当作爱情 而不再是那突如其来的心悸... 就像现在在我身旁的你？小蕙以为我是故意暗示她 笑著回问。

就像现在在、身旁的我！电话这端 我给了小蕙肯定的答案！

冬雪（十三）

爱情的驱使下 我著了魔似的散发出异样光彩...

要不要再风光一次？高中时同在民谣吉他社的 蛋糕 找我再次登台。

算起来 我身边的好朋友真不少！高中时代 我们班就两个趁伙到成大 而更巧的是 我们两个人是吉他社里仅有的两个成年人 而且还原先就是搭档。平时 两个人虽不常联络 但一旦身边有什么好事坏事 都会给彼此知晓对方的近况。

跟你在一起久了！书都不会搬了 才会都跑到成大来！联考刚结束时 我曾向蛋糕开玩笑的抱怨！

哇哩咧！牵拖到我这边！自己每天那个死人样不搬书！还怪到我头上！蛋糕对我所经历的事了若执掌 一点也不留情的反击。

你现在跟你们班的那个女生怎么样了？一边闲聊 蛋糕一边问起我的近况。

就这样呀！要成不成的...对了！你要报名西洋歌曲比赛？曲目想好了没啊？我问起比赛的情况。

我是有首不错的 idea 啦！不过不知道你现在还行不行？蛋糕调侃我上大学来疏于琴艺。

靠！我连 RichardMarx 的新歌 NowandForever 都抓出来了！你敢嫌我？为了向小蕙表达自己确切的心意 在学长的指导下 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将这首新歌练得烂熟。

真的？没想到一年多了！我们两个还真有默契...我就是挑上了这首歌耶！你真的会弹了？蛋糕惊讶的弹跳起来。

二话不说 我拿起吉他将这首歌演奏了一遍...在此 不得不佩服学长的功力深厚 很多的增减和弦 都抓得跟原曲一样...听完了一遍 蛋糕直

夸我不简单。 唉...爱情驱使下的你...真的好像什么都做得到。 初赛时小蕙得知我有参赛 在我上台前 到后台来帮我打气... 好好加油！小蕙带著微笑 简单的鼓励我。

等一下好好看我演出！ 尽管不是第一次上台 我还是用些些紧张的语气回答。

终于 轮到我和搭档出场了...耀眼的灯光 集中在我们的身上。我和蛋糕刻意的不把这当成正式比赛 耍宝性质的说了几句开场白。

要是今天我们表演得不好 那这场演出就成了我们的遗作了... 我们两私下决定 在这一次的比赛结束后 就专心搬书。

是呀！既然不知道有没有下次上台的机会 那我们得趁现在赶快把遗言交代交代... 我打趣的回话 台下气氛轻松。

仅将这首歌 献给我们彼此的最爱！ 蛋糕有个可爱的小学妹女朋友 而我则是苦恋已久的小蕙。

由于灯光照明的关珥 台下的人流 台上的表演者是无法瞧见的。仔细听好了！小蕙... 我在心底呼唤著驱使我动作的人儿 左右手在六根琴弦间流转舞动 一幕幕的甜蜜情境 在我闭上双眼时浮现...直到掌声响起 才将我自幻境中拉回。

初赛的结果在当晚便公 我们顺利的进入决赛 我跟蛋糕相视而笑 各自踏上归途。一路上 我和小蕙愉快的闲聊著。

怎么样？还可以吧？ 我愉快的问小蕙对我的表现的评价。

嗯！好得没话说... 小蕙竖起了大拇指 给了我满意的表情。 这是新歌吧...你练了多久？ 嗯...两个多礼拜吧...修正了不少次...左手的茧都掉了再长出来。 我故作心疼状的看著左手的指尖。

好可怜喔！我又没叫你那么辛苦... 小蕙倒是挺认真的抓起我的左手端详。

尽管我的付出 只是要、知道感动收藏就好 但如果、能 以身相许 我会更高兴的！ 我半开玩笑的试探小蕙的心情。

再给我一段时间吧...让我只记得你的好、让我在夜里只会想起你一人...当我的心里只充斥你一人身影的那时...我会把手交给你的！ 小蕙嗫嚅的说。

这样吧！ 我突然有个念头闪过脑海。 等、要委癢我照顾、 又不好意思直接告白时、只要跟我说、想听 NowandForever 就好了...

嗯！ 小蕙对我这有趣的约定 笑著点头答应。

冬雪（十四）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决赛的曲目决定了没？ 西洋歌曲比赛初赛过关的我及蛋糕 讨论起决赛的演出。

就表演我们第一次合作的歌曲怎么样？ 蛋糕笑著提议。

MoreThanWords？ MoreThanWords... 蛋糕点点头。

我自紊乱的抽屉里找出泛黄的几张琴谱 看著曾经视为珍宝的纸张被自己无心的遗落在许久未曾翻动的角落 心底略带歉意的傻笑了起来... 自从练完这首歌后 很久没有再摊开谱来研究了... 我回想起昔日自不量

力 以琴龄不到一年的菜鸟身份 硬是背谱地把整首歌练起来 弄得手指的茧掉了再结...那样的傻劲 现在正一点一滴的恢复... 瘠小蕙的福... 我启动 CDplayer Extreme 的原音流泻而出 我仔细的聆听 然后企图以自己笨拙的指头演奏出相似的动人音符。

为小蕙 也为自己...再心无旁骛地努力一次吧! 随著第一组 "MyFunnyValentineTime" 优美的钢琴旋律渐缓 我和蛋糕在后台相视而笑 就像武侠小说里相知相惜的侠士 共赴 死斗 前的豪气干云。

除了你...我想我不会选择和别人搭档演出! 我背起吉他 向比我高十公分的蛋糕笑语。

是呀...除了你没人能忍受我的破嗓子的! 蛋糕拍著我的肩膀 两人迎向台前...在全场鸦雀无声的情况下 我们完成了我们最后一次的搭档演出。

面色凝重的 我在后台告诉蛋糕演出有问题。

吉他没有声音... 我告诉蛋糕。

我知道...怎么会这样? 搞得好像我清唱? 蛋糕也是一肚子问号。

可能是你们的吉他坏了... 工作人员表示。就在同时 我们下一组参赛者要求更换吉他接线... 他妈的! 最后一次的演出给我出这种纰漏! 还说我们的吉他有问题! 连个对不起也不说! 蛋糕气愤的想扁外文系的工作人员。

算了啦! 我无力的挥手。 这样也好 才不会有再上台的冲动...

回到寝室 我将吉他放好 慵懒的躺在自己的 上 浩子走了进来...他刚刚应该也有去听我表演吧... 对不起...糗大了... 我无意识的目光望著 的上方 静静的说著。

又不是你的错... 浩子赶忙安慰我 但憨厚的他又不知道怎么说。

帮我买几罐啤酒 ok?? 我请浩子帮我去外头买 学校里的贩卖机没卖这玩意儿。

演出前没有进食的我 空腹而死命的把半打啤酒灌进肚子里。摇摇晃晃的 我走进厕所 扑鼻的异味让我立刻就反胃...折腾了自己好一阵子 我苦笑了起来。 再耍帅嘛! 哈哈... 我嘲笑自己的无能。

兰! 电话! 浩子在寝室门口 唤著正在厕所里狼狈的我。

晚安 我听到你的演出了... 小蕙在电话那头的细语 更让我鼻酸。

是吗? 真丢人... 眼眶里的泪珠打转著。

不会呀! 没有透过喇吧...你还让三十二排后的人听到微弱的点音! 你的技巧是一流的... 小蕙用佩服的口气安慰我。

兰在不在? 哲志开了门 找我去外头谈话。

是哲志吗? 让我跟他说话... 小蕙紧张的口气 让我起疑。

什么事...这边说就好... 我心底已经泛起不祥的预感。

我是想告诉你...我跟小蕙...复合了! 哲志一脸歉然的向我报告这个消息... 复合了...是吗? 我松开手上的话筒 复述了如利刃般的几个字...

冬雪(十五)

我以相对于地表每小时一百七十公里的速度 让冷风将泪水自眼眶中带出。

什么时候的事？ 我冷冷的说著 眼光怒视著伫立面前 脸带歉意的哲志。 怎么一点征兆都没有？ 其实从分手那一天 我就有些些的后悔... 哲志显得相当不安 把我当成嗜人的猛兽般 战战兢兢的回答。 这些日子来 感觉生命里空了一个大洞 那是我驱离小蕙后留下来的...

你说过你们不适合的！ 我怒吼著打断了哲志的解释。整个走道的同学都探出头来一窥究竟。

我知道我没有资格提复合的！ 哲志慌张的说下去。 但是就像你也认同的 小蕙是个好女孩！我就想 如果她还要我 这一次我会义无反顾的再和她在一起... 刹那间 就像被陷阱困住的野兽 我绝望的跌坐在地上...几秒钟的呆滞 我拿起话筒。 小蕙 告诉我...为什么、要点头？为什么、要点头？ 我用近似哀嚎的口气问道。

我不知道... 电话那头 小蕙哽咽的说著。 长久以来 我一直苦思为何不接受你对我的感情...一直到哲志提出复合的要求时 四处漂流的心就像找到家一般的舒坦... 、知不知道、要的是什么？ 我如同被夺走心爱玩具的孩子般 无助的叹息。 、很清楚、要的是什么对不对？当初我们要的自由、得到了 却犹豫投入我的怀抱 如今这个只因寂寞就想旧情复燃的趁伙又出现 企图捆绑、...为什么、要甘心受缚？ 一边说著 我抬头瞪视哲志。

习惯... 小蕙简单的说出让我窒息的字词。 你是唯一让我由衷爱恋的男孩子...你的表现 一再的让我感动 而和你在一起的感觉 才是昔日懵懂的我所幻想的爱情的感觉... 但是 和哲志在一起却已经变成我生活的一种习惯... 小蕙停了一下 才说出舍弃我的理由。

至此 我无力的瘫坐地上 整个人陷入恍惚状态。眼前的景物、记忆里的一切全都变成黑白无生气。然后 一道鲜红色的声响划穿了耳膜 在脑里形成强烈的震荡。

对不起... 眼前的哲志和话筒那头的小蕙竟同时向我道歉！

王八蛋！这些日子来你什么都没做！你凭什么要求复合？ 我挣扎的站了起来 一拳就是朝哲志的脸颊挥过去。

砰！ 的一声 我挥了空 整个人跌倒在地。

你没事吧？ 哲志跟浩子同时想把我扶起来。

放开我！ 我企图挣脱哲志的扶持 一个使力又扑倒。

整道走廊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气压 每个人摒住呼吸似的看著事态的演变。

呵...呵呵...哈哈... 我笑著站了起来 擦拭著下巴因地面撞击而渗出的血液。

给我让开！ 我跌跌撞撞的朝电梯方向走去 留下众人的愕然。

我勉强的支撑到十楼 水利系的蛋糕住在这儿。

你怎么啦？全身脏兮兮的？ 蛋糕讶异的对著站在他寝室前的我问道。

哇...流血了...你跟谁干架呀？ 我失恋了... 说完 像个孩子似的嚎啕大哭起来。

v 蛋糕立刻明白怎么回事 带我到光复一社的顶楼 让我哭个痛快...

几分钟后 我止住了哽咽。

车借我！ 我伸出手向蛋糕要钥匙。 豪迈跑不快...把N S R借我！
你行不行呀？你囑了无所谓 我车还要耶！ 我哭不出来了...但是
我还想哭...车借我让我可以吹吹风... 我恢复原先的沈静 但脸上掩不住的
落寞。

嗯...早点回来...你不回来我不睡喔！ 蛋糕把钥匙交付我手中
叮咛我一番。

我在黄金海岸的滨海公路上 将车子的极速展现出来 夜里的海风呼
呼的吹著 海浪的波动声不绝于耳...不过比起心里的声响 都显得微不足
道... 对不起...是吗？ 我把脑海里的话在嘴里复述了几遍 再一次地回
摧油门...就让风...吹尽我眼中所有可以为小蕙的泪...

冬雪（十六）

人不能老活在回忆里 但有时那里却是最好的避风港...

12 天气阴光一七楼宿舍

我熟练的取出钥匙 轻轻的开启了寝室的门。房里的景致并没有什么
特殊 男孩子们的窝总是略显紊乱...重重的把房门关上 将书包往自己的
桌面一丢 倒头我便躺向自己的 ...十二月的夜来得早 房里此时已经
是一片灰暗。

抄开 头灯 我拾起了置于枕头边的日记本...尽管这一阵子玩 bbs 玩
得挺疯 天天在版子上留下我的叹息 我还是没有中止写日记的习惯。毕竟
有些东西可以写给众人阅览 有些东西得自己收藏...我靠在 上的墙边
企图找个好姿势 使微弱的 头灯光能让眼睛辨识日记本上的字句...我随
意的翻动心情的记录 然后 让自己陷入回忆的甜蜜。这是小蕙与哲志复合
以来 我经常用以打发下课后独自走在工学院大道后的寂寞。

11 月 12 日天气晴台北自宅

今天和大学同学到台北东区闲晃...在 PizzaHut 用餐完毕后 大夥儿决定去
逛百货公司...什么鸟提议呀！看那些贵得离谱的东西有快感么？记不得自
己多久没到这种贵族人家挥霍的地方了 看完衣服后 还是忍不住的到小朋
友最喜欢的玩具、文具楼层 圣诞节的礼品贺卡已经都推出了...那一
窝女生的采购卡片...呵呵...我有多久没寄那玩意儿了呀？四处晃晃 逛
到了音乐盒区 赫然发现 音乐盒的式样也越来越丰富了！不再拘泥于盒子
或是圆形旋转的模式 眼光扫向整个专柜 突然停在某个摆动中的 音乐盒
上...一个小男孩 推动著坐在漫千上的小女孩 旁边的树上 还有著小
鸟吱喳鸣叫的和谐画面...我的坏习惯又来了...只要看到喜欢的事物 就迫
不及待的想拥有...到外头邮局提款机取出所需款项 我三步如作两步的赶
回去 当场就买了下来。

这是我要给小蕙的生日礼物...帮我拿...不要给小蕙知道！ 我叮
咛浩子。

回家时 我和小蕙同方向...两个人搭上 307 的公车往中和方向行进
本来该在台北车站换搭公车的我 决定送小蕙回家...两个人一路上聊著轻
松的话题 很不错的感觉...唯一让我错愕的是小蕙的态度 当我们下车步

行往她家路上 行经一个夜力 夜力里卖著五花八门的杂货 小蕙的目光停在办货郎的发饰上...那是用来蚕辫子或马尾巴的小东西 有著一颗毛绒绒的小髻 小髻颜色黑、白两种...小蕙问我挑哪一种好。

白的...黑头发要配白色的才好呀！ 我回答。

于是 小蕙拿起白色的发饰 假装蚕了起来 用撒娇的语气问我。

好看吗？ 好...好看...不过这看起来有点脏...毛也稀稀疏疏的...改天看到好一点的再买吧... 我有点不能适应这样的亲密 支支吾吾了起来。

是吗？好可惜...那你下次要买个漂亮的送给我喔！ 小蕙露出惋惜的表情 但随即一扫阴霾。

我想我今晚一定会有个美梦的...

M10:50

这是这本日记里 唯一洋洋洒洒写了三大面篇幅的一天 我静静的阖上日记本 似乎还可以听见小蕙的笑声...一个多礼拜了 小蕙过得好吗？尽管还是天天见面 我却连打招呼都无法装出笑脸... 干嘛呀！一个人窝在这里？ 跟哲志同寝室的A片打开寝室的门 向我询问。

你应该知道了吧？ 我问A片 他已经转到土木系去了... 嗯...不要哭丧著那个脸啦...我说个笑话给你听... 喔...不要说那种很难笑的！ 我对A片的搞笑本事有信心 但却故意亏亏他。

有个趁伙刚刚跟女朋友复合...女朋友很用心地亲手作了圣诞礼物送给那男孩 结果那男孩回了一句 谢谢...可是我可不可以不要送、圣诞礼物？女孩大失所望 不过还是笑著说没关玗。你说这笑话好不好笑？ A片笑得很诡异。

好笑... 我知道A片指的是什么。 那趁伙在搞什么飞机呀？ 我心里忍不住的咒骂起来。

不好笑没关玗...这只是起头...接下来你一定会去做让自己作梦都会笑的事啦！ A片就像预言家般 留下这句话就走出我的寝室。

五分钟后 我若有所思的冲出寝室...

冬雪（十七）

就算不能以身相许 也请珍惜仰慕者的一片真心。

喂！你上哪里去呀？ 浩子对著自寝室夺门而出的我大声询问。

我去寻开心！ 等不及电梯的姗姗来迟 我自旁边的楼梯飞奔而下。

寻开心？ 浩子被我的语气弄得一头雾水。

反正你自己会去找让自己开心的理由的... A片的言语 在脑海里反覆出现... 让自己开心的理由？ 模模糊糊的 心底虽没有明确的答案 但是方向已经抓住。

我骑上自己的车 开始搜索 开心的理由 ...我有多久没有开心的笑了？想想自从上大学以来 一年多来的风风雨雨...记忆里开怀的笑 屈指可数。我以缓慢的车速穿梭车阵中 伴随夜幕的低垂 街灯努力的绽放自己的光芒 将黑夜自繁华的人龛上空驱离。

努力的绽放自己的光芒？ 若有所思的 这个句子反覆的穿梭脑海 我低声的喃喃自语...小蕙的笑容自心灯的耀眼里浮现... 我为什么会开心？ 脑袋瓜子开始玩起字馥的组合演绎... 我开心是因为我得到什么？

我轻叩自己的心门 打开了甜蜜回忆的收藏...一缕缕如风铃般清脆的笑语声取代了街道车辆的喧嚣 一幕幕恬淡相视而笑的镜头遮盖了眼前的闪烁霓虹... 吱~~ 我锁紧了碟刹 车子顿停。

干什么？找死喔？ 后方险些撞上我的骑士斥骂了一声 从我的身边离开。

我知道为什么了？ 如释重负般地 我微笑了起来。 还有为什么吗？不就小蕙那丫头？ 我找到了我要的 开心的理由 。

那一天 天空飘著细雨 刚滴落我脸庞的雨丝 和汗水被我一同抹去...我跑遍了台南力的大街小巷 就是找不到自己中意的！

这个不行... 记不得那一晚 我复述了这句话多少遍。

看来...还是得到高级一点的精品店！ 几经失望后 我决定到中正路瞧瞧...摸摸皮夹 仅剩一张五百元的钞票。 应该够吧！不会那么贵才对！ 终于 我在一间舶来精品店找到了属意的礼物。 八百？ 我有点难以置信的将价码重复给店员听。 是呀！这可是从北海道带回来的... 店员解说著理由。 不管了...我找不到更好的了！ 我恳请店员先保留 待我拿了款项后再来购买。

拖著疲惫的身躯 折腾了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 我回到寝室里。

去哪里呀？ 浩子好奇的问。

我终于找到了... 我满足的笑著回答 沐浴之后便径行入睡。

第二天是圣诞节的前一天 好一个星期六呀！ 我在晨曦中醒来仔细的梳弄打理了一番 带著昨天添购的礼物上课去 星期六我和小蕙都有修普通生物学 到时候可以亲手交给她... 这是给、的圣诞礼物...圣诞快乐... 我走近小蕙的身后 将礼物置于她的桌上。

你...谢谢...圣诞快乐... 小蕙挺惊讶的回头望著我 随即开心的想拆开。

等...等一下... 我制止了小蕙的动作。 等、回寝室再拆...我怕、会太兴奋...嘿嘿... 不知为什么 恢复了昔日轻松的对谈模式。

是喔...好吧！ 小蕙笑著将礼物摆到书包中。

啊！ 上课上到一半 突然听见有人发出细细的惊叫声 坐在第一排的我虽没有回头 不过我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

下了课 我独自由生物馆步行回寝室 工学院大道的景致依旧 不过好久没有用这样轻松的心情走过这里 突然间 小蕙追上了我。

好看吗？ 她强颜欢笑的询问我。

蚕在小蕙柔顺的长发之上的 是刚刚我才送给小蕙的发饰 洁白无暇地在阳光下 宣告著我带给她的心悸。

喜欢吗？ 我微笑著询问。

我都忘记了...没想到你还记得...谢谢...真的谢谢... 小蕙断断续续的想表达她内心的激动。

好好保存喔！这听说是啥北海道的貂毛... 我把店员跟我介绍时的吹嘘向小蕙重复。就在同时 我看到小蕙的眼眶中泛满著泪水... 不可以哭！等等还要跟哲志去约会对不？、哭的话眼睛会红！到时候哲志会扁我的！ 我依旧以开玩笑的口气说著。

嗯！ 小蕙揉了揉眼睛 给了我一个灿烂的笑靥。

既然、不能以身相许...那就好好的收藏我对、的真心... 临别之

前 我收敛起嘻皮笑脸 语重心长的说著。
那是记忆里最后一次跟小蕙一同走过工学院大道...

冬雪（十八）

不论是不是由衷 请专心地去爱承诺相守的人...

好了！今天会就开到这里 大夥儿回去歇息吧！明天活动正式开始后
请大家全力表现！ 化学营总召结束了行前会 众人散去。

大二那年的寒假 参与了系上 化学营 的活动 在生辅组里担任值
星官的职务 算起来挺轻松的 五天里只需要辛苦一天 其他的日子中跑跑
腿就好。

刚过完年 公司行号尚未迎财神之际 我便先行赶回台南。和家里用
的藉口虽是化学营活动的筹画 实际上却是在逃避一些尴尬的场面。我在深
夜里回到宿舍 重复著昔日下课后进入寝室的第一件事 打开电脑上线。线
上的人也是稀稀疏疏的 看样子就我最闲... 去吃个宵夜吧！ 行李都还
没打开整理 我便随心情动作。

在台北搭车前 才将摩托车齧运 于是我只能步行觅食...走出光复校
区大门 眼前的景象有点荒凉 学校周围的商家多半因为寒假淡季干脆歇业

所以要找个地方里腹竟有些困难。转了个弯 来到了胜利路上的宵夜街
两三只小狗在街上晃荡 休假前的车水马龙现在实在难以想见。没由来的
我打了个哆嗦 天气比起台北应该算暖和了 但还是有股寒意。一部摩托车
擦身而过 车上的一对情侣贴得挺紧的。 是寂寞才觉得冷吧？ 我苦笑著
又感觉一阵风掠过项颈 拉了拉衣领 我走进唯一的选择...7-11。

有将近三天的时间 就是靠著泡面维生。并不是没钱 而是懒得去思
考要吃些什么。 自己就是花太多心思在功课外的事务 才会弄出满江红的
成绩单。 大二上的成绩 很难以理解的当了三学分 全班就三个趁伙该学
科没拿到学分。

该念点书了！ 我给自己一点目标。不过电脑开著玩 bbs 的时间还
是占了多数。

那阵子藉著 bbs 认识了不少朋友 刚开始就是在版子上吐吐苦水吧！
有不少朋友会很温馨的给我安慰跟鼓励 但我并不是挺有心的经营这个
世界。直到认识了小蕙的学姊...研究所的她很早就注意到我文字里透露的无
奈 两个人聊了几次 才知道她也是深陷难解的三角习题...而最后 她的
选择与小蕙相同。

你们三个人的世界有太多的交集 而背叛者的罪名会导致朋友对哲
志的同情 对你和她的驱逐疏远... 她简单客观的描述自己的看法。 至
于后来没有接受你 习惯真的是你最大的致命伤！你们谁也没有错 错在
恨不相逢未嫁时 吧！ 化学营要开始之前 小蕙也赶回来参与随队辅的训
练 两个人曾一起共进晚餐。

化学营结束后 回台北去吗？ 当然了 得赶回去过情人节呀！
小蕙脸上洋溢著幸福的笑 我知道对她来说 昔日的习惯已经根深蒂固。

嗯...好好走下去喔！ 强掩心中的失落感 我笑著祝小蕙幸福。

你呢？有没有打算？ 小蕙回问我。

我呀？寒假前在台中的网友聚会认识一个不错的女孩子 想去找找

她。

我撒了个谎 美女是有见到啦！但是八字没一撇 谁要跟我过情人节呀？ 喔... 小蕙显得有点讶异。

就让、专心的去爱、的选择！ 我在心里对自己承诺要离开。

化学营活动结束后 小蕙便赶回台北了 尽管距离下学期注册不到一个星期 小蕙的行动显示出对此次情人节的重视。

你...你怎么回来了？ 十三号那天 我在宿舍遇见提著大包小包的哲志。

要注册了呀！早点回来整理东西。 哲志显得神态自若。

你不跟小蕙一起过情人节？小蕙特地赶回去的耶！ 我想我有点生气。

没办法一起过了呀！ 哲志漠不在乎的回话。

当晚 我失眠了 为自己、为小蕙的际遇感到心痛...早该尘封的记忆如走马灯般旋转了开来...我坐回书桌前 简单的写了几句话 贴上十二元的邮票 希望明天一早寄出后 能陪小蕙度过情人节的夜... 遥远的南台湾 我相信有两颗心挂念著、... 我在信的最后这样有著。

冬雪（十九）

悲剧悲到底...那就是种美了...

这一夜 我们为您说相声情人节当天 起了个大清早 赶到邮局门口 将昨晚的信件投入限时信箱中。

邮局前的应该会比较快吧！ 我这么认为。

我骑著车在回寝室的路上 望著灰压压的天空 心里有说不出的郁闷。虽然小蕙受委屈的事与我无干玆 但一想起小蕙期待的表情 就有股想扁人的冲动。

你不会做小蕙的男朋友是不是？我教你啦！ 忍住这样的怨气 我干脆不回到寝室 龙头一转 朝著海边而去。

是有寒流要来了么？ 来到海边 冷风飕飕的肆虐著 海上的风浪感觉比平时大了许多 我独自坐在堤防上 想著自己的际遇。 曾几何时 我成了悲剧英雄了？ 我一点也不开心的嘲笑自己。平常人赞叹不已的作风 一旦亲身体会就明白 一点也没有快感... 我宁愿我是哲志... 脱了鞋袜 我赤脚走在沙滩上。今天并没有太阳 沙滩是一片冷清 冰刺的感觉自脚底传了上来 我让自己处在这样寒冻的心情一整个上午。

吃过午饭 天空开始飘起小雨 我回到校园里闲晃。 过不久 这里就要变图书馆了... 我望著工学院大道旁的成功操场 篮毬场边的矮墙还有著鲜明的回忆。 算了啦...想这干嘛？ 我催促自己离开伤心地 来到系馆。

系馆里也因为尚未开学的关玆显得冷清 走上二楼 最角落的房间是一年级专用的教室 挑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 窗外的凤凰树如今只剩枝干。一只松鼠快速的在其上活动著。

松鼠耶！ 大一第一次见到时 就像发现什么珍宝一般 小蕙惊讶的向大家张扬！我又滑进了时空的轨迹里。

回过神来 已经将近三点了 走出系馆 雨下得正起劲 虽然不算大 但足以弄湿衣裳头发了。

找华姐去！ 我快步的往就在系馆对面的数学馆奔去。华姐是数学系的研究助理 据说理学院要毕业的学生都不可以得罪她 因为她老板就是理学院院长 毕业证书上得有他的印子。

情人节一个人过？ 华姐问我。

是呀...不过... 我一股脑将心中的怨气尽吐。

去找她不会？ 华姐提出了个让我讶异的建议。

现在？ 我看了看表 三点半了。 没搞错吧？都几点了？而且我去找她干嘛... 讲了一堆有的没有的...其实我的心是动摇的。

去吧...你明明就想陪她的！ 华姐笑著说。

几秒钟的呆滞 我有若电击般的弹起 夺门而出...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花店 此时剩下的玫瑰我都不中意 目光扫过四周 我看到了一种小指头大小的花。 这是迷你的玫瑰。 店员解说著。我挑了其中一束 付了钱后便急忙往车站赶过去。四点正！我搭上往台北的统联...或许是雨天 或许是车流量大 车子到达台中休憩的地方时已经七点多了 小蕙会不会不在呀？ 我心里这样的担心著 随手拨个电话给小蕙。

、没有出去看台北灯会吗？ 那时的情人节跟元宵节是同一天。

没有 台北下大雨 只能待在家里看电视而已...台南有没有下雨？

我不知道耶...我现在人在台中！ 我实话实说。

喔... 小蕙迟疑了一下 原先开心的语气有点转变。 你打电话来有事吗？ 我是想问问看、晚上会不会在家？ 我有点纳闷于小蕙语气的改变。

会呀！我可不像你有人陪... 小蕙用有点生气的口气说著。

喔...那我晚一点再打电话给、...我得走了... 担心车子不等人的我 简单的结束了通话。

我有人陪？ 反反覆覆的咀嚼著小蕙话里的意思 终于明白醋意何来...小蕙以为我在台中和那八字没一撇的女孩过情人节呢！

明白了这一点时 我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既然如此 将错就错吧！

我想了段差劲的见面词 预备给小蕙一个惊喜！

情人节晚上十点 我来到小蕙家楼下 按下了电铃...

冬雪(二十)*终*

我轻拂去一身的冬雪 孑然离去...

小蕙吗？ 我确认了对讲机那头的人的身份 故作慌张的 喝著。 本来我从台中要返回台南的！结果坐错车了！到了台北 坐上计程车要回板桥的家！

那个司机却把我带到、家楼下... 假装上气不接下气 我顿了一下继续说。 现在我迷失方向了啦！带我去坐公车吧！我忘记回 307 站牌的路了！

什...什么啦？ 小蕙讶异地确认楼下的人是谁。

我说我不知道坐 307 回台北车站的站牌在哪里 、下来带我去坐公车可以吗？ 好...可是我刚洗完澡...头发湿湿的耶！ 掩不住惊喜与激动 小蕙不知所措的回应著。

没关玘...我等、就是了... 我笑著让小蕙有心情整理思绪。

几分钟后 小蕙和她的妹妹一同出现。

哇...这么不信任我喔?还带保镖? 我打趣的说著。

没有啦!我妈担心从站牌回来的路太阴暗会有危险...你先跟我说你怎会在这里? 掩不住心底的雀跃 小蕙用难以置信却开怀的心情问我。

我?我不在这里难道在台中喔?刚刚、是不是以为我跟别人过情人节去了? 我故意糗小蕙的醋意 她不好意思的吐了吐舌头。

姊!、的信... 小蕙的妹妹在一旁对我的出现感到一头雾水 回头检查了自己家的信箱 发现了那一封早上我自台南寄出的限时邮件。

你耍宝呀? 小蕙看了信封 立刻知道是谁的信件。带著幸福的笑 小蕙把信件阅读了一遍。

你知道吗?你实在是... 小蕙抬起头 想说些什么 却不知怎么形容自己的感触。

什么都不要说... 我笑著替小蕙接话。 有些感觉没必要用言语文字表现的。

三个人缓缓的向车站走去 天空在此时只飘著小雨...走在雨里 我和小蕙不时的相视而笑...没有谁开口说话 我们都深怕破坏了这只用心灵交谈的气氛。

回去吧...站牌已经到了 我可以自己等公车。 为了不让小蕙的父母担心 我示意小蕙先回家。

再陪你等一下 没关玘的... 小蕙摇摇头 轻声的说。

看著小蕙犹未安抚的情绪 我打破了沈默。

对我来说、的出现就像雪一般 湿润我原本干涸的心湖。 抬起头 我让雨丝滴落我的脸庞 一颗心感到前所未有的澄净。

不过 就像沙漠里的旅人追逐著海力蜃楼般的绿洲...一次次的满怀希望 也一次次的扑空。一直到今天 我终于可以接受、不属于我的事实...而最后一次让、感动的努力 便是摆脱三百公里的束缚 以不是情人的身份

与、共度情人节... 在此时 雨开始加大落下的趋势。远远的 公车在前一个的红灯停下来。 我该走了! 我朝小蕙望去 美丽的脸庞上挂著两行清泪。

问、个未来的问题 人家说每个人在寿终正寝的前一刻 都可以见到对其一生有重大意义的人...、想我会出现在、那个时候的画面中吗? 小蕙用力的点点头 我笑著点头回礼。

仅此一次 下不为例! 上车前 我回头送给小蕙这句话。

我于清晨三点左右回到台南 在日记本里添上这最后一笔潇洒...

再一次和小蕙有深入的接触 是在升上大三以后...小蕙转系了... 怎么都升上大三了才转系? 得到消息的我 一阵错愕。

没有啦 只是觉得自己对化学不是挺感兴趣的 想想继续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电话那头的小蕙平静的说著。

这样吧!我有认识一位、的学姊 她一直很想见、...刚好、们都是转到同一个系 又都是景美女中的毕业生...或许会有帮助喔! 嗯...麻烦你了... 几天后 我们在玫瑰园相约碰面。她们两个学姊学妹一见面就把我给遗忘在一旁 聊的尽是我不会去接触的授课教授或课程 也给了我机会在一旁打量这些日子来小蕙的改变。

曾几何时 昔日为感情踌躇的小女孩 已经不再困惑！坚定的眼神里 充满对未来强势的征服欲望... 如果没有稳固的感情基础 小蕙是没有办法有这样的表现的。 我打心底的感到欣慰 当初选择离开是对的... 不论习惯与否...专心的爱一个人就是幸福... 几个小时的聚会结束 我送小蕙回到宿舍。 我搬到外头住了 这是我的新电话...有需要帮忙就 call 我吧！ 尽管我知道现在小蕙绝不会想再侵入我的生活 我还是礼貌性的留下号码。

嗯！用功点！你其实是块念书的料...别糟蹋了... 小蕙笑著留下这句话 转身离去。

回家的路上 不自觉的想起了林隆璇的一首歌 、单纯的彻底让我想起小时候的自己笑得那么的自然哭得那么的随意、改变了自己、总以为能不留痕迹我却感觉、痛苦看得出、在压抑一点都不像是、想把一生的快乐都全给、想把所有能给、的都给、就请、不要不快乐因为生活仍要继续喔~、还是如此百般伪装坚定看著离去时、那孤单的背影我还是失去了、我单纯的可以以为改变、那么容易在这迷乱是非地最后改变的是自己...

终于...冬 雪 融 尽

TheEnd

冬雪（后序）

这个故事到底是真的假的呀？ 很多朋友在连载期间问起我。

圆桌武士 的故事 其可靠性是多少呢？这个原本流传于英国的野史传奇 经考证后似乎真有其事...这么说来现实生活里的 Lancelot 还真遵循了前人的脚步 以第三者的身份再当了一回主角了？ 真的假不了...假的难成真... 金超竣扮演的包公 曾说过这么句话。

刚要提笔写下这篇 回忆录 时 我考虑了很多写作的型态...很遗憾的 我没有类似 plover 描述心情所用那样细腻手法的功力。也没有 蓉与牧童 那种鱼雁往返书信式的本钱。

所以 我采取 对话式 的模式。而为了让对话生动 引用了相当多现实生活里周遭的人、事、时、地、物。

结果 出乎我意料外的 很多人去考据其真实性...这让我有点受宠若惊了！赶忙向许多文中提到的人物询问姓名的 版权问题 。

不论如何 故事完成了 在此首先感谢 cAMP 以及成大资研站 story 版版主 TOKYO 的鼓励 而许多回信给予支持的朋友们 本人亦是铭感五内 在这里就不一一致谢了！

刚刚忙完家教 我正为了后序的交代而烦恼 索性在学校里自个儿晃了一下...昔日的工学院大道夜景变得挺有情趣的 一盏盏艺术街灯点缀让我险些以为来到了文学院...榕园的老榕树依旧挺立、成功池塘旁的鹅大概睡著了 没空来咬我了...呵呵...光一舍因为寒假的关玘 从窗户透出来的灯光稀稀落落 坐上电梯 七楼正热闹呢！这个寒假的化学营正进行中 和学弟及学员们藉口寒暄 走进了过去居住的房间...还是老样子...略显紊乱...一把签满高中吉他社伙伴名字的吉他躺在储藏室里。我有点不舍的取

出擦拭 琴弦已经断了两根... 反正是过去式...就当历史故事一般看待...
我是这么对自己说的。

继 失律的布谷鸟钟 后 冬雪 依旧是没有圆满的结局...不过对于这样的收尾 希望看信们能满意..

Lancelot2/3AM1:50

冰礙骑士 兰斯洛

寒假记事

作者：兰斯洛

(一)

我遇见了....而我
只能遇见.... 那天

我整理房里逐渐凌乱、开始堆积的未洗涤衣物时 从衬衫的口袋里掏出了这样一张纸条。那是前几天玩 bbs 时 偶然瞥见朋友的签名档里写著的这样一句话。

赶时间的关玗 我也没有问清楚出处 只知道好像是来自张曼娟写的一本书 内容是有关於爬虫类男人的吧！随手撕了论文纸的一小角落 字迹凌乱的抄录了下来...很喜欢看 post 除了文章的内容 我常会瞄一下人家的签名档。印象深刻里还有另外一句话 如果我是鱼 、便是柔水...水里可以没有鱼 鱼却离不开柔水... 对正尝到爱情甜蜜滋味的朋友 抑或是热恋中的情人们来说 上头那句话挺窝心的不是？可惜的是 我对开头的那两句话造成的心情起伏 却远比 鱼和水 来的久久不能释怀..

轻轻的我放下手中的书 转身离开人烟稀少的金石堂...一个人步行在重庆南路上 看了看表 不过八点四十分 距离跟高中死党约的时间还早。我索性一改昔日敢死队似的步伐 缓慢而带点闲情逸致的晃往中华路圆环麦当劳...衡阳路上 满是为工作奔波的人流 这跟以往我所见到的不太一样。高中时代会在这里出现的时候 多半是学校在中山堂有音乐会或电影欣赏 下午五、六点的景象 这里大多是赶赴另一场补习或是返家的学生。那时我总是在心里嘀咕著前面的人步履的迟钝 找机会我就穿过去...尽管是缓慢的步行 还是在九点前就到达了麦当劳...寒假的关玗 这里一大早就充斥著年轻人 机车占据了行人步道 使得行走的速度更加的龟速。走进了麦当劳 匆忙的点了几样适合早餐的食物 趁著柜台小姐打理之际 回头望望已经吵杂不已的店里 漂亮女孩跟打扮帅气的男孩成流的笑著 让我想起自己也曾有过的年轻。拎著装著汉堡的纸袋 没有迟疑的走出店 一股脑儿的蹲在旁边的楼梯阶上 我不管旁人目光的享受起我的早餐...其实我不

必担心朋友找不到我 而在此抛头露面的进食的。以前每次跟同学约在这里 我总会早到个几分钟 同样点早餐 不过会挑个角落坐下来 一边吃一边欣赏在店里晃进晃出的女孩子。或许是老了 现在觉得里面吵 也或许是心境的转变 对所谓擦身而过的惊艳不再期待... 喂！怎么从高中到现在你就是改不掉你那么 * 9 6 / 的等人模样喔？说话的是 萧告 我们这 竣高中死党里最争气的趁伙 跟我们一起胡闹的结果还考上台大机械。

是呀！反正又不是等小姐...而且这姿势是跟你学的呀！ 我挪了挪位子 让萧告可以用和我一样的姿势蹲下来。

好在你不是穿汗衫、肩膀夹个美女槟榔盒 耳朵再插根烟 不然我铁以为看到个小地痞... 顺手地 萧告拿了我的饮料吸了一口。 干！喝可乐？不怕以后影响家庭生活和谐喔？ 反正我化学药品都在吸了 精虫的存活率本来就比一般人低了 没差这一点点垃圾食物啦！ 我一把抢了回来 更用力的吸了一口。

什么对话呀！你们两个就只会讲这种屁喔？好臭好臭... 回头一看 说这话的是老蒋 而阿杰站在旁边笑得不可开交。

一竣大学生在闹区里大声的讲著荤腥不忌的话题 我相信路过的人一定难以想见 这几个满嘴黄腔的趁伙 竟然是遍 台湾的国立大学的学生...

你是龟喔？还是昨晚跟女友温存到脚软了？敢让我们等这么久？ 萧告首先发难 对著姗姗来迟的阿志便是黄色攻击。

阿志有女朋友了喔？ 我略感讶异的问。阿志是个很帅气的男生 功课体育都一级棒！靠打排球还被冠上 三米志 的绰号 虽然夸张了点 但是的确很受女生欢迎 上大学也都两年了 才终於定下来... 我们也是挖了半天才知道这不算新闻的新闻咧！何况你这在台南孵不出蛋的趁伙！老蒋笑著回答。一竣人矛头立刻对准迟到的趁伙 毫不留情的用色情丑化清纯的爱情...呵呵...没有女人的男人堆咩... 蛋糕咧？ 阿志赶快转话题。

去泡妞了 今天情人节 谁会陪我们呀？还是你最够义气！陪我们这些没死会的！ 萧告拍拍阿志。

0 我只说早上大家一起看电影喔！下午我有事！ 阿志立刻撇清立场。

干！我就知道... 萧告用力的给了阿志一掌。

好啦！大家看场电影就散会啦！我自己下午也有事... 我笑著替阿志解围。

嗯？你也交了女朋友喔？啊后！是谁约今天看电影的啦！ 没有啦...下午吉他社有聚会！毕业来第一次嘛！ 我慌忙解释。

后来争执了半天 看了场 野蛮笞戏 后 大夥儿一哄而散 我跟萧告一路晃去牵车。

你咧？高中的 妹妹 还没追到喔？ 我打趣的问萧告。

别提了 她看都不看我一眼... 萧告很难得的收敛起嘻皮笑脸。或许我在这竣死党面前很活泼 不过对感情我可一点办法也没有... 其实你条件也不差呀！长得不错！功课也还过得去不是吗？ 我安慰萧告 事实上萧告跟我在各方面都很相似 不是那种很放的下的人。

唉... 妹妹 太活跃了！高中时候就是那种学生领袖级的人物 上了大学也是 自然很吸引人家的注意 她大一就被追走了...啊我到现在就

是一直静静的窝在远处看而已... 嗯...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一直到今天自己也是还难以释怀。

对了...你那个炮友还没搞定喔?追那么久了... 萧告转过话题来问起我的事。

干...什么炮友啦!龌龊死了... 话还没说完 我就听到有人叫我。

转过头去 我脸色大变。果然是你!我一听到那声 干...就觉得似曾相识 立刻就想到是你了... 缓缓的 我把目光移向叫唤我的男生身后...她正低著头 羞涩而尴尬的站在那里...

寒假记事(二)

要说我跟她有缘份 不会几经波折还是余波荡漾 要说没缘份嘛!连这么大一块区域的西门町都可以在街上撞见...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我支支吾吾的问。

怎么不在这里?情人节出来晃呀!你呢? 他神色自若的问我。

跟朋友看完电影 现在正准备回家呢! 喔...那我们走了喔!下一场电影快赶不上了...掰掰... 他一手搭上她纤细的腰 迳自离去。她偏过头来 跟他说话 而眼光斜斜的朝我望了过来。

一副欲言又止...我猜不出她想说什么...一直以为 在她身边最懂她的 不会是现下正抱著她的男人 而是永远只能与她两两相望的我...曾经

我们为了彼此无法相拥的缺憾 近似乎镇压心中熊熊的肉体欲望 疯狂的只做心灵的交流...於是 我们只要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就可以让对方明白心里所想的念头。可是... 喂!打雷了! 萧告在我耳边大叫。

靠!耳朵会痛耶! 我揉了揉耳朵 不甘愿的离开偶遇的路口。

喂!你朋友的妞很正耶! 萧告并没有见过她 更别说知道她的身份。

对呀!好几次她都差点变成我的妞... 我没好气的回话。

哇!不会吧!蛋糕说你哈很久的妞就是刚刚那个喔? 萧告就像得到啥惊人内幕 夸张的张大嘴。

对啦!小声一点啦! 我扒了萧告的头 一个人往峨眉停车场走了去。

我去骑车把那男的撞了...够朋友吧! 萧告开玩笑的想提振我的精神。

算了吧!你的技术我可不相信!到时候撞了他旁边的女生 我会跟你撕破脸的!你省省吧! 我又好气又好笑的回话 旋开了摩托车的龙头 跟萧告打了手势 赶赴下约会。

虽然整个寒假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不过前半部的日子我还是待在学校里 原因是家教学生今年就参加联考了 不好意思让他自生自灭。回到台北时距离过年仅剩两个星期可以整理家里。而今年老妈因为脚刚动过手术 小妹又去参加救国团的辅导工作 变成家里大大小小的清洁工作得一个人承担 所以只好将约会尽量排在同一天! 所以只好将约会尽量排在同一天!

来到建中门口 距离约定时间还有几分钟 我乾脆晃进学校里瞧瞧。不过两年光景 原来童军团和建青社社办所在的文化走廊就拆掉了 变成了停车场。折了回来 晃到面食部这建中生一定难忘的场所... 集满蟑螂一

只就送胃药一罐！我想起了这个校刊上 逍遥笥 里总会出现的句子 不禁莞尔。旁边的水池立了个标竿 禁止投掷人畜於池中！看著这个告示 我忍不住的笑出声 想起昔日建中式的生日庆典...回到校门口 老社长已经在那里晃荡。 蛋头！快过来！ 不要叫我蛋头了！已经很久没人这样叫我了...咦？这不是小丽？还没换女朋友喔？换的时候跟我说一声！我等著接手... 我半调戏老朋友 心里还是很羡慕这对目前为止 我所认识维持最久的男女朋友。

好呀！不用等松鼠说！我第一个就先找你！ 小丽笑著。松鼠捏了她依旧稚气的脸蛋一把。

陆陆续续的 除了我们这一届的吉他社老鸟 学弟那届、还有他们的学弟也都到了。蛋糕也带著他的小女朋友 坐著小笨童的车来。

喂！开车喔！咦？你的马子咧？ 小笨童是北医的学生 听蛋糕说有个如花似玉的女朋友 大夥儿都以为今天会到场... 她害羞不敢来... 小笨童把车停好 笑著跟我们寒暄。 我看是你害羞吧？ 蛋糕吐了他草。

吉他社的聚会 还能去哪里呢？就当有人提出问题时 大夥儿没意见的都赞成去民歌餐厅。一坩人浩浩荡荡的晃进了吉普赛 店里并没有少人 我们直接就坐到表演台前。现在这时段的歌手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子 看到我们这一大坩男生进来 也很大方的跟我们寒暄。

开同学会喔？ 她笑吟吟的问。

算吧！吉他社社团聚会... 有个学弟回答。

喔？那今天的表演有压力了...呵呵... 拥有同样兴趣的朋友相聚 聊的话题多半是吉他或表演 也在这时发现 毕业后大多数的伙伴 还是坚持著这样的理想。

虽然钟点比起家教来算不多 但毕竟是自己喜欢的工作...也没啥好计较的了！ 松鼠跟某个学弟 目前都在民歌餐厅里驻唱。静静地 我一边听著他们驻唱时遇见的事 一边聆听著台上的演出。

心若倦了 泪也乾了 这份深情 难舍难了... 万芳的 新不了情 缓缓的送入脑海里 将刚刚才平息的心湖掀起一道道的涟漪... 不了？或许只是不甘心罢了 自己是不是真的还眷恋著她？ 我放下盛著澄黄色螺丝起子的杯子 带著点无奈的笑意望著台上轻启朱唇的女子 突然觉得长发飘逸的她与她有几分神似...至少 她们都喜欢这首歌... 喂~ 还好吧？看美女看到呆了喔？ 蛋糕转了台 来到我的身边。

去你的！ 我轻浮的大笑起来。台上的女子将眼神投向这里 我略带歉意的朝她点了点头。

有件事我得跟你说...看到那边那桌了没？那对是不是... 蛋糕手指比了个方向。我朝该角落望去 心情一沈... 真是 家路窄呀！情人节还真不是我可以过的日子... 正在踌躇著要不要过去打招呼时 台上的女子已经曲毕起身整理东西 看样子她的驻唱时间已经到了。不到一会儿的功夫 她背起不算轻的键盘来到我们这边。

刚刚听说你们中也有在吉普赛驻唱的歌手喔？ 我就是！ 松鼠站起身来 两个人礼貌的握手寒暄。

反正店里人不多！你们可以上台来个别展现一下毕业后的进展呀！相信你们都是职业级的才是！我先走了 还得赶场呢！ 女子笑了笑 丢了个奇怪的提议。

松鼠向该店的经理征询了意见后 笑著跟大家说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利用。然后拿起店里的吉他便上去表演了起来... 是爱的箴言！听了前奏 全部的伙伴大声的起鬮...因为这是四年前松鼠跟小丽在成果发表会上的定情曲... 真是不简单呀！我在心里称许著这段仍然稳固的爱情。然后想起了自己的多事 一口饮尽几乎没有酒力的螺丝起子...

寒假记事 (三)

或许是本来就熟稔 或许是上了大学来变得不再腼腆 大夥儿兴致勃勃的将这些日子在各个学校所学技巧与曲目展现出来。

默默地 我就是一直坐在台下看著伙伴们的演出 一反昔日爱出风头的个性。是因为她在的关珙吗？我对自己的不自在感到讶异 早该尘封的往事 在一首首动听的歌曲里鲜明了起来...只是 少了那一点点激动 多了那一点点伤感。

嗨呵~ 学长！换你了！我从黑白的记忆里醒 眼前学弟把吉他递到我面前 我摇摇头 示意并没有兴致。

学长好啦！其他的学长都表现过了... 其他的伙伴们都一起鼓姆了起来 执意要我拿点东西出来。

不是听说你跟蛋糕上了大学还有参赛过？说话的是小笨童。要不是手术刀拿多了 我倒情愿抱吉他呢！快上去吧！从学弟手中拿过吉他 心情整个变得寂静。原先黑白影像里带著的沙沙杂音都逐渐远去 唯一可以辨识的剩下手习惯性拨动琴弦的声音... 要表演啥呢？我在心里思索著。如果是一年前 毫不考虑的我会唱些表示至死不渝的深情曲目。可是现在 都已经一年没有再付出的承诺 又怎么能算坚持到现在呢？
Icansethepainlivinginyoureyes...AndIknowhowhardyoutry... 也没有管现在的吉他是那个调的、现在的音准不准 我直觉地动作 轻声唱了起来... 这是哪一首歌呀？我听见有学弟在问。

管他的 听就对了 看看学长技巧怎么样才是重点... 我在心里苦笑了起来 其实从上大学至今 并没有长进多少 除了对原有技巧熟悉度增加 应用得顺手点外... You! 故意停了一下 看看台下学弟一脸讶异的表情 我用原本不该搭配这首歌的轻松心情继续我的演唱。

Youwouldneveraskmewhy...Myheartissodisguised...Ijustcan'tlivealleanymore... 是 Goodbye! AirSupply 的歌！松鼠困惑的表情终于纾解 因为他可是 AirSupply 的忠实歌迷呢！好小子... 松鼠竖起了大拇指 我点头表示感谢称许之意。无意的 瞥见角落里专注听歌的她...他不在她身边... Iwouldratherhurtmyself...Thantovermakeyoucry... 无意间 一股激动涌上喉头 我知道歌曲正充斥著我对她仅剩下的一丝遗憾 穿过这十公尺的咫尺天涯 送进她的心湖里...能造成多大的波动？我不知道 我也无须再去烦恼... There'snothinglefttosay...ButGoodbye...

他由洗手间走出 回到他们的座位 和她说了几句话 朝我望了过来。我笑著回礼 趁著歌曲间奏 很简单的说了几句话... 用这首歌 祝福相爱的人永远相爱...不该爱的人 识趣的离开... 或许是会错意了吧！也许本来他们就打算要离开 在我进入第二段的吟唱时 他便带著她离去...有

短暂的时间 我不能体谅他的醋意。

都是你的人了 还对我的存在那么感冒干嘛？ 我在心里这么嘀咕著。

但一想到她专注聆听的表情 我又暗自的叹了口气... 其实 我已经认栽了 ... 从一年前就放弃了 ... There's no other way than to say... Goodbye... 随著简单的吉他收尾 伙伴们爆出热烈的掌声。 学长！你的声音还是一级棒喔！ 谢谢... 我笑著回到我的座位 脑海里想著的是她没能听到最后的缺憾 毕竟 这首我特别挑的歌 正是我现在的心情呀！

回家的路上 一个人在拥挤的人流中穿梭著。今天的街上感觉上一男一女的组合比往日要来的多 看起来就挺刺眼的。找了家便利商店买了罐黑松沙士 想藉此提振一下精神... 电视里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都喝这个呀！ 我笑自己这种诡异的理由。

走到柜台边 看到了香菸的标志。 有多久没碰这玩意儿了呢？ 我在心里盘算著。从国二那年到现在... 唷吓！六年了耶！当初的 草虫 居然可以憋这么久！不知是心血来潮怎么著 竟然开口向店员要了包七星 一点也不管曾经签过不知哪个基金会的 永不吸烟切结书 ... 很久没有在华灯初上的台北街道穿梭了 感觉上在台南骑摩托车久了 反应会变迟钝的样子。花了好一阵子才骑出力区 华江桥已经改建得差不多了 多了最右侧的机动车道 让我可以更悠闲的欣赏著台北、三重、板桥的河边夜景。

也不知打哪里来的闲情逸致 我缓缓的将摩托车往旁边停 一个人靠在护栏旁欣赏起蜿蜒的环河快速道路。点了根烟 猛地吸了一口 咳...

我咳了几声 笑自己竟然对昔日整天把玩的东西不习惯起来... 随手拨了拨积了厚厚灰尘的栏 我双手架於其上缓缓的吞云吐雾起来... 远方的新光三越大楼在聚光灯的强力照射下显得壮观 但也带给人孤独的感觉。

There's no other way than to say... Goodbye... 我轻声的哼了起来 在吵杂的车阵中却显得清晰。

一根烟不过十分钟就燃尽 我没有再取出剩下的十九支 而是连同刚买的打火机 让它们以自由落体的姿态掉入淡水河中... 就像当年戒掉了烟瘾 今天不过是解解瘾... 总不能每次见到面都哀怨一次吧！？ 我笑了笑自己的多愁善感。

嗯！ 解决了一件... 该把另外一件也趁这几天在台北结束吧！ 拉了拉衣领 再一次发动引擎 我让自己消失在夜的寂寥里...

寒假记事（四）

重重地 我把刚洗完澡、还冒著热气的身体往沙发上一丢 正式地结束了辛苦的春节大扫除...

本来家里的成员就不多 再加上母亲跟小妹都没法参与太多的工作 我就这么一个人把家里的窗子、地板都刷洗了一番。整个工作一直忙到除夕前一天 而除夕当天照惯例得当搬运工 一刻也不得休息的往返於力场和家里 就这么忙呀忙的忙到前一刻 才得以宣 可以洗澡 不用再做些流汗的工作了... 以往的除夕夜总是全家围在电视机旁守夜 其实全家说穿了也不过四个人 但是也不觉得冷清。今年家里的气氛变得挺奇怪的 母亲早早就

上去睡；小妹嫌电视没看头，窝在房里看漫画和小说；老爸应住在对面的伯父之邀跟几个婶婶那边的亲戚，乾泳去了，剩下我一个人呆坐在客厅里享受团圆夜难得的幽静。

打开电视随便瞧瞧，三台的特别节目还真不是普通的特别，同一个时刻竟然出现一模一样的特别来宾，连穿著打扮都没变... 啪的一声，我把电视机关掉，将遥控器随便丢弃在沙发上，自个儿也想窝到房里。突然地瞥见书桌上摆著前几天跟同学拿回来的超任卡带，索性又窝回电视前面，开始了久未沈浸的电子冒险故事。

这回玩的故事挺特别的，是个在时空中穿梭的故事，从恐龙灭亡那时一直玩到未来世界被最后魔王几近毁灭... 我兴致勃勃而顺利的进行著前几天的进度，玩到了一幕男主角第一次遇见最后魔王，为保护伙伴而牺牲自己的剧情... 哪有这回事？非死不可？我按下 Reset 键，跑去练了点等级再回来，结果该死的还是没活过来，不过是多挣扎了几回合... 把摇杆往面前一丢，我躺进沙发里看著萤幕此时自己进行的故事流程，心里想著的是百般的不情愿... 现在想想，其实当时自己实在没必要跟电子游戏呕气的... 故事嘛！照著人家设计好的路径去走就是了，而且那时我早知道主角后来是会复活的... 唉... 什么时候我才得以摆脱所谓命中注定，这回事呀？哇哩咧！玩个电子游戏竟然也可以想这么多，我实在佩服那时候自己的多愁善感。趁著机器还在那里自言自语的同时，我打开冰箱，忍住喝啤酒的冲动，只拿了罐果汁解解渴，就在此时，电话铃响起... 喂~ 请问小兰在不在？电话那头传来的是挺孩子气的女生的声音。

我就是... 只顾著喝著手里的饮料，并没有花多少心思去想电话那端的人的身份。

呵嗨唷~ 恭喜发财！红包拿来！电话那端的声音突然的提高，手里的饮料罐险些掉到地上... 、是... 好呀！小胖！还敢跟我要红包！怎么？没钱打车票要找人跟、一起先垫呀？我挺欣喜的回应。

就在前几天，十来个国中同学居然联络上了，大夥儿找著要去中部玩，小胖是其中少数的女生，自愿要帮大家买预售的火车票。听了那孩子气的声音，还有猜测要红包的动机，我直觉的当电话那头的女生是她... nonono... 我不是小胖... 我是大胖... 说！小胖是谁！听到这里，手中的果汁罐就真的掉到地上了，所幸喝得差不多了，我赶紧捡起来，不让果汁倾洒在辛苦刷洗的地板上。

- ... 这... 、...、是玲？天呀！我居然连玲的声音都认错，这下糗大了，毕竟跟玲的默契可不是一般人可以比拟的... 嘿嘿... 好小子，在外头偷香窃玉喔！电话那头传来玲格格的笑声，听起来颇令人尴尬的。

好啦！饶了我吧... 我把认错人的理由跟玲叙述了一遍，两个人都笑得乐不可支。

回台北以来有没有去哪里玩过？玲在结束了上个话题后，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

前几天跟朋友去晃了一下，不过台北这阵子老下雨，除了那一次其他日都窝在家里，快发霉了... 怎么？、要找我约会喔？我笑著调侃电话那头的她。

嘿嘿！对呀！我等你回台北好久了... 听到这里，刚喝进肚里的果汁险些从胃里翻出来，心里也微微泛起了一阵涟漪。

喂～ 不跟你闹了啦！明天找几个朋友去看电影吧！我想去看野蛮
笱戏 你看过了没？ 玲愉悦的声音透过话筒传了过来。

没有！我也正想去！ 我对玲撒了个谎。

嗯...那我去找人了...等等再打电话给你...掰掰... 我可听得出来电话那头的她满心欢喜的找伙伴去了。

轻轻的我放下电话 继续著我中断了好一会儿的笱戏 只是 一直不能专心进行 乾脆记录后关掉。打开音响 传出的是东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 清怯·塹悄 擎 莖突然萌 。

我让自己跌坐在沙发上 闭上眼睛聆听曲子 思绪很快的进入飘渺的世界 在那里 我总能看见我自己...然后 我看见我与玲的种种...那天的台北也是下著雨 我与玲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错估了彼此年龄的我们开始了我们的交集 从唱歌、工作、学业...乃至於爱情观...较我虚长几岁的她 并没有给我大姊姊的感觉 或许是在人丛中说话的方式、豪爽的个性 总是很难以把她当女生 倒习惯把她归於 哥儿们 的身份。像只蝴蝶般 喜欢四处笱玩的她 在彼此认识几个月后来到了台南 当时的我并没有特别的在意 只是晚上三点上线居然莫名其妙的被抓出去吃宵夜...五六个朋友窝在小小的光三研究生宿舍里先后睡去 就剩我与她的彻夜长谈... 我们之间算不上爱情的... 我叮咛自己 用这样的念头去消弭绮念。

其实 我很明白自己在避讳什么...我在乎的 是身份历练上的差异 一个还未毕业的大学生、兵役也还没服、研究所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搬、工作也没著落...怎么去跟个拥有固定收入的女孩子平起平坐？就算对方不在乎 我在乎呀！

该死的大男人主义！

想到这里 电话的铃声又响起。我将音响的声音调小 接起电话。

怎么办...有个趁伙不去 连带他女朋友也不去... 玲在电话那头交代刚刚几分钟的行动。

那就我们自己去... 我轻轻的回应。

嗯...好吧...那我们约在西宁南路麦当劳旁边的德州炸鸡...你知道那里吧？ 玲想了几个地点 乾脆挑在上映电影院的对面。

嗯...那明天见籍！ 嗯...掰掰！ 放下话筒 我走到阳台 夜里的天空云层密集 小雨开始落下... 是该做个去留的抉择了... 我想起前几晚在华江桥上给自己的承诺。

寒假记事 * 终 *

大年初一的早上 台北下著大雨...

原本起了个大清早 准备随父母到四处的庙宇上香...不过由於雨势实在太大 索性窝在家里进行笱戏的攻掠。这也倒挺好 毕竟过年的时间不好打发 打开电视又都是些无趣的节目 玩玩笱戏当作日文的学习其实也不错啦！

草草结束午餐 反正过年时就是那些个大鱼大肉。回到房间里随便梳弄打扮一番 对著镜子端详了好一会儿 发现自己怎么穿都是那一付德性...

同学们老嫌我不会穿衣服 对颜色的搭配十足的土包子。 唉...就这样了啦！再换也不会变得比较帅怎么著... 我在心里对自己的装束勉强给个六十分 随手从红包袋抽了两张千元大钞就出门去了。

刚才把摩托车由骑楼牵出 天空中就又飘起雨来 我在心里咒骂起这忽阴忽雨的天气 赶忙回家抽了把伞出来 看看表 还有四十分钟 遂小跑步至站牌。

到西门町的车子还挺多的 没几分钟便在车上欣赏起车厢广告...过年期间的关扛吧！路上的车潮不是挺拥挤的 不过坐公车的年轻男女倒不少。大略的瞄过整个车厢里的人 发现台北的女孩子还真不怕冷 穿著短裙的小女生竟占了多数... 这年头...穿著变箱... 当时我是这样想的 好像把一切都归罪於过分追求物质享受与感官刺激 而那些昔日奉为女孩子必须具备的文静气质 反倒难以寻得...其实 大多时候是自己过分的自命清高 老以高姿态看周遭事物 而忘了自己也是平凡人 在人海里并不特别起眼...

嗯？是这里没错吧？怎么... 到达约定地点的我 开始怀疑起我跟玲的默契...昨日说好在德州炸鸡前 怎么印象中的德炸不见了！换了间卖零嘴的店面？ 难道...玲说的不是这里？ 仔细的看了看周围 也没看到其他间德炸 看看表 时间已经到了 但就是没看到玲的身影 这时我开始著急起来 深怕自己把约定地点弄错了...就这么站在路口将近一个钟头 忍不住的离开去打了个电话 电话那头是玲的妹妹的声音。

你等等喔！有插拨... 隔个十几秒 电话那头用催促的语气跟我说。 姊说她现在在来来百货前 要你过去会合... 咦？这里以前是德炸没错吧？ 甫一见面 玲就丢了个问题给我。

是呀！前几天来西门町时还没注意到...原来德炸搬走了...对了、怎么迟到这么久呀？ 发生啥事了？ 我很少等人这么久的。

对不起嘛！老人家速度本来就龟了点...台北桥又塞车... 玲向我吐了吐舌头。

嗯...没关扛啦！只是刚等、时我还在怀疑、说的地点真是这里吗？害我紧张死了！以为第一次约会就这样糊里糊涂被自己放鸽子... 我笑著回应。

既然迟到了一个钟头 电影自然赶不上那一场了 看著大排长龙的购票人潮 我跟玲乾脆直接排队去等下一场开演。

在这时 天空飘起了小雨 我和玲共撑起一把伞 在人海里说说笑笑起来。

一会儿为了排的队伍是看黄金眼而不是野蛮奇戏玩起猜拳 一会儿又为了给街上经过的帅哥美女评分过高偏低而喋喋不休 就像忘了身边人羣的存在 我们处在我们的世界里 忘却了站久了的脚麻与排队苦候的枯燥。

最近在忙啥？ 有一阵子没有见面 我随口问问玲的工作情形。

嗯！反正就是在服务台接待客户咩！不过我有在想要考研究所！玲一直就是那种很有野心、很有自信的女孩子。

嗯！我相信、若想考研究所没有问题的 只是...有必要放弃稳定的工作 再踏入校园里吗？ 研究所毕业不一定能找到像、现在这样的工作喔... 我并不是个高学历就高薪的信奉者 所以对玲的想法提出见解。

我知道呀...但我还想搬书嘛！你不也是已经有考研究所的打算？玲问起我的目标。

没法管...男孩子呀！没有高学历别说好工作 好老婆都讨不到底！
我故作无奈状 和玲一起笑了起来。

对了...跟他最近怎么样了？ 虽然我问这问题挺顺口的 但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彼此间的气氛开始转变。

就这样管...他正忙著出国的申请 而且在一起越久发现对彼此越不了解... 玲缓缓的说著。

其实 之前几次电话的联络 我大概就知道玲的情况...尽管在朋友的眼里 他们是很登对的一个组合 不过并不代表好男孩跟好女孩在一起就会有好结果。

你呢？ 你现在又怎么样？ 摆脱了几秒钟的沈默 玲打起精神笑著问起我的状况。

我呀...唉...就这样了...还能怎么样？ 简单的把自己这阵子混乱的生活作了番描述 玲安静的听著。

你喔！不知道怎么说你了！简直就是糟蹋别人对你的好... 玲带点训诫的口气和我说话 现在换我安静的听她责备 我一点也不想诡辩...

唉...照这样下去我会变成没人要的老女人说... 不知怎么转的 话题转到这上头来了。

没关玘啦！六年后等我大学研究所兵役问题都 ok 后 我没马子 、没凯子 咱们就凑活凑活吧！ 我又重复了每次调戏她的笑话。

你说的喔！口说无凭！快去拿纸笔来写张证明！记得盖指印喔！
玲笑著回答。

两个人 一张伞...伞下的天气是晴朗无云的... 其实...如果当初你开口的话... 玲自言自语的说著。

我... 听到这般的字句 我很想回答些什么 平日能言善道的我 现下却挤不出个儿子。

反正现在说什么话都来不及了！很遗憾吧！振作一点... 玲伸了个懒腰 用力的给了我胸部一记重拳。

是呀... 先是叹了口气 随即我也舍弃了低沈的情绪。 开始售票了 走吧！ 跟著队伍的移动 有几次和玲站得相当接近 我忍著搭她的肩、搂她的腰的冲动 硬是表现的神态自若。

反正现在彼此都没有心情去接受新的感情...就不要有彼此太多的举动 免得因此产生罪恶感... 我在心里叮哼著自己。

随著电影的散场 两个人一路讨论著刚刚令自己心悸的剧情。

要不要一起吃晚饭？ 我询问玲的意愿。

不了...今天大年初一我吃素！得回家才有得享受！ 嗯！ 那走吧！ 我送、到车站！ 我也没什么遗憾的感受 和她有说有笑的步行往火车站前。

我一直目送玲的身影上了公车 远远的车子消失在忠孝桥的上头 才缓缓的往自己搭车的站牌走去...天空还是下著小雨 站在车站前更感觉新光三越大楼的壮观...坐上公车往家的方向 一路上思索著今天的对话 也没有激动 有没有悲怆 有的只是遗憾... 相见恨晚吧！ 我想...

没有几天工夫 我又拾起我的行囊回到台南 继续我的求学...其他的...再说吧...

TheEnd

这段故事 本来就没有写很长的打算 纯粹是抒发一下开学来一个月蒙在课本里的窝囊气...

感谢各位阅读本文的朋友...有机会小弟一定会再挤些脑汁出来的...:b 我 遇见了...而

我...只能遇见.....

骑士 兰斯洛

时空游骑

作者：兰斯洛

(一)

是不是从你拔起石中剑后 我们就仅能以君臣相交？
我们曾是最相互信赖的伙伴 共同誓言以我天下第一剑士的威名、你撼动人心的领导气量 建造我们的王国。

*

*

*

也不知道是什么理由 让我们在大学入学的第一天就成为莫逆之交。你不觉得有点违反常态吗？建中跟附中的传统不是死对头？不过也没什么好追究的啦！真要算起我们的交集真不少...都喜欢吉他、喜欢棒毬、喜欢电玩、喜欢同一个女人。

喂~进成大也有一段时间了！有没见到标致的妞儿呀？ 我目不转睛的盯著电脑萤幕 手指快速的藉由键盘的操控 企图抽离你的注意力一举击倒你。

看来看去我们班的素质还算不错的耶！干！你那么狠干嘛！ 一个不注意 我的 RY赏了你一记三段式的犊龙拳...这是你第五回被我 PerfectKO 了！

认命啦！我对格斗等戏就是比你内行啦！要不要再来？ 我不可一

世的摆出胜利姿态 瞧瞧你这个斗败的格斗智障。

不了！我们来挑三国志啦！ 你倒很聪明的选了我的弱点开始进攻... 你一向懂得运用战略的。

谁鸟你！对了！你看上哪个妞儿？说来听听！ 我转移了话题 开始了下一轮的猛攻！

你觉得 Amy 怎么样？蛮正的喔！你不是跟她挺熟？帮我撮合吧！... 哈！我终於赢了！ 你欢欣鼓舞的向室友吹嘘终於打败我这号称不败的电玩天才...一点也没见到我慌张失措的神情。

*

*

*

我奋勇的擎起手中的巨剑 毫不留情的以长虹的轨迹划向敌人的颈部...一道道的血泉激射到我的脸上...

*

*

*

其实你根本不在乎我的想法 就像你一贯的主张 友情与爱情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你肆无忌惮的殷勤举动 当然会造成某种影响。

听说、最近和阿哲走得蛮近的喔？、觉得、和他合适吗？ 我还是忍不住向、询问起、们的状况。

还好啦！还不是男女朋友啦！ 、脸上的表情显出了、的犹豫。我松了一口气 、还是自由之身... 、要自己好好想清楚 是不是真心的喜欢他 千万不要因为寂寞就... 我是这种人吗？ 、突然打断了我的话。

不是啦...、很容易心软的...我怕、因此做出将来后悔的事。 我其实没有恶意 只是难掩一颗不安的心。

我从不为我所做的决定后悔 你放心吧！ 、一反常态的 用有点不耐的口气与我交谈。我没有说任何言语 转身离去 却没见到、微微湿润的眼...

时空游骑（二）

你看我的眼光 好似什么事都是可能的... 、忧心的说著。

我轻描淡写的 擦拭著为救、而染血的剑。一方面眼睛毫不客气的打量著、美丽的身躯。 我还不知道你尊姓大名。 、打破了这令、困窘的沈默 给了我询问。 我吗？我叫兰斯洛特。 简单的报上了自己的名号 又是一阵寂静。

你不问被你搭救的淑女的身份？ 、是谁？ 我显得毫不在意 悠闲的骑著我的马搜寻著走出森林的路。 我是亚瑟王的未婚妻子 吉妮芙！ 喔！

我随口应了一声。继续著我轻浮的视线... 美丽的女人... 我暗自赞叹。

你看我的眼光 好似什么事都是可能的... 、忧心的说著。

谁能知道未来？何妨轻松一点去看待？ 我语带双关的给、回应。

*

*

*

我桀傲不驯的气息 在彼此第一次视线的交接时笼罩著、对向来乖巧的、造成了无比的震撼。你那时看起来真的好冷。在我们入学一起修习国文上课时、告诉我我给、感觉。嗯...系迎新时我是不太说话的 即使是现在我还是懒得主动去跟别人寒暄。和、的相谈甚欢是我所料未及 原因是漂泊惯了 除了男人间的豪气干云 女人的柔情似水已经好久没细细品味。该是我的不必费心去捉的！我潇洒的让男人接近、以为、会懂得我的心.....

*

*

*

当亚瑟王与未婚妻共同出现在擂台会场时 我突然想参与这无趣的竞技！赢的可以得到未来的皇后的一个吻！就为了这个赌注 我刻意的不带防具突破关卡...当我以优胜者的姿态被观众簇拥到、面前时 我看到、羞涩难掩欢喜的脸 而在一旁的亚瑟一点也没注意到的向我表示敬佩之意...

*

*

*

一个学期过去了、终于名花有主了！主子不是别人 正是我的好友 记得期末活动晚会时我以一曲"MorethanWords." 取代用言语表达我的爱慕的同时 依偎在他怀里的、静静的注视著我的演出...曲终 全班投以我热烈的掌声 阿哲带著、来到我的面前欢欣的说道 没想到你技术真的不赖喔！谢谢你在我"大喜"之日送给我们俩的曲目！ 嗯！好好珍惜彼此的缘 既然、们都觉得对方能给自己幸福的话... 我依旧语气平静的说著这几个字 潇洒的转身离去...

时空游骑（三）

为彼此奉献牺牲使我们自由 这是圆桌武士的精神所在... 兰斯洛特 你希望我幸福快乐吗？吉妮芙眼中带著恳求的意味 娓娓道出了近似请求的心声。

嗯 我希望、幸福快乐。我诚恳的将心声倾诉。

你的眼神虽然显现什么事都是可能的 然而我已有了决定 我要嫁给亚瑟！吉妮芙对我说。

那会使、幸福快乐？我不放弃的追问。

如果真能嫁给他 怎会有不快乐的道理？

*

*

*

大一那年的寒假 台北新光三越大楼落成 大夥儿就像期待一件新鲜的玩具般相约去参观。如我所料 你们就像蜜月中的小两口 整个聚会的过程里就当没看见其他同学似的 亲热无比... 喂~你们两个快一点 不然把你们放鸽子了！我十分不耐的催促著 有点故意加快我的脚步。

走那么快是要去赴死喔？你半开玩笑的回应 继续著你们的调笑。

好不容易走到地下楼 同学们分批进厕所解手 逮了个机会我和、聊

了几句。

你这阵子怎么啦？有心事？ 、温柔的问我 我的心有著一抹的痛滑过。

没事啦！生理期...、呢？ 我随便给了个理由 转变了话题。

拜瘠！男人哪里有生理期呀？...我过得很好呀！如你所见！ 、展开了只属於、的笑靥 回身投入阿哲的怀里...

*

*

*

我以一个美丽的弧度跃入护城河中 就像一匹蛰伏的黑豹 尾随於掳走吉妮芙的猎物之后。我不明白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去的身体为何会有这样的反应...吉妮芙信任的尾随著我 在我自黑暗的囚牢中将她解救出来后。其实我自己实在没有把握能带著吉妮芙一起脱困 但我听到自己对自己说 如果必须死！要有比死更伟大的目标！那就是让她活下去！

当我们一起跃进美丽的大海中时 我刹时间知道了我生命的归属...

*

*

*

很难得的一个日子 、们两个没有窝在一起的星期六... 晚上有空吗？...我有些话想跟、聊聊 一起吃晚饭如何？ 我忘了她的身份 提出约会般的说了一长串话来。

嗯！ 、先是愣了一愣 低声回应。 我也有话想问你... 晚餐过后 我们选择校园为我们散步的场所 好久好久没有这样在一起谈天。

我忘了、的身份 一股脑儿的将尘封的过去倾诉而出... 你不想再找颗心陪伴你吗？ 、以关心的语气说著。

告诉我我该怎么作 我就怎么作！ 我无奈的望著、 近似乎绝望的吐出这几个字。

我不能... 、轻声的说。 那是属於你的生命... 那么...我把我的生命献给、！ 我不加思索的脱口而出... 你忘了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慌张的说著... 如果、是自由的...、会选择谁？ 我们都沈默了.....

时空游骑（四）

我知道我爱的是谁！但我更明白我必须去爱谁！ 、痛苦的说著。

我和吉妮芙走在回城堡的路上 大雨将我们滞留在森林中 我们如同情侣般的相依偎 藉此减少疲倦的身躯散失太多的体热。雨水淋湿了吉妮芙的衣服 我可以感受到透过衣物传来的香气...一切失控中... 只要片刻忘记、是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事物都消失 在这里 只有、和我 做、想做的事。 我凑在吉妮芙耳边吐著热气...吉妮芙颤抖的偎著我 理智也正在她的心中逐渐散去 我缓缓闭上眼睛 脑海里却闪过一丝的犹豫... 我真的会只在乎此时此刻？这样继续下去 我就真的不能抽身了！ 不！我不能！ 吉芙妮挣脱了我的怀抱 走进雨里.....

*

*

*

从背著阿哲约会的那天起 我和、每晚以电话聊到天明 每多一分了解 就多陷入一寸 我深深明白 但我却纵容自己想、 就像嗑药一样的上了癮！不到两耗的时间 我们就又一次的出笈 只是这一次 再也逃不过情感的束缚...我们天真的以为 当阿哲发现这件事后 他会潇洒的离去。於是我们约束 等待！等待阿哲的离去 等待自由的到来... 我们真能等到那一天？现在只拥有影子般非实体的爱情？ 我这样问、。 我不知道...除了时间 没有人能给我们答案。 、的眼睛起了迷雾 伴随我失去了方向...只是两天的功夫 、还是含泪说抱歉.....

*

*

*

因为援救吉芙妮有功 亚瑟正式赐与我成为圆桌武士这项荣耀 这次我没有拒绝了。就在我静修於教堂的夜里 吉芙妮悄悄的来... 为什么？为什么你不走？ 吉芙妮带著恳求的语气说著。

、知道什么的！我希望待在接近、的地方！ 我直接了当的说了。

别这样...你知道事情会如何的！ 吉妮芙害怕的说。

只要、愿意跟我走 我马上离开... 我轻声的回应。

我知道我爱的是谁！但我更明白我必须去爱谁！ 吉妮芙痛苦的回答。

*

*

*

我很认真的考虑了、给我的理由 爱情是种习惯 也是种责任...我想、说的没错 阿哲是个很不错的情人 他幽默风趣 和他在一起时的、总是笑容满面 这让我产生了无比的挫败感。 我是不是该离开 让、得到、所选择的幸福？ 我绝望的思绪充斥於已经够混乱的心。

、捎了通电话给我 在我生日的那天要求我离开、... 你的心会去哪里？哪里会是你下一个驻足的港口？ 、在的地方 就是我的家 而那里是我最不能待的地方。 我静静回答...

时空游骑 (完)

兰斯洛特 我还欠你一个吻...这是我的请求！ 吉妮芙含泪说著。 我换上旅行的装束 胸前系著披风 背著皮水囊 来到吉妮芙的面前。

你这是干什么？ 吉妮芙先是一震 颤抖著问我。

我想我该走了...古老的习俗有云 一个人若被救了三次 他便属於施救者了...如今我拯救了、两次 帮助、保有了、的领土 却依然不能拥有、 那我就只有离开了。 我沈静的说完 语气不再有一丝一毫的炽情。

兰斯洛特 我还欠你一个吻...这是我的请求！ 吉妮芙含泪说著。

不！我不能！ 我的眼里再度升起了一丝火礫 却不能向前。

只要片刻 忘记你是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事物都消失 在这里只有你和我 做你想做的事。 吉妮芙复述了一遍我在雨林里对她说的话。

吉妮芙... 我轻轻的拥她入怀 用温柔的吻倾泄我的柔情。随著情欲的高涨 绝望的激情、狂野的爱 都不再能抵抗了...粗暴的吻如雨点般

落下...这一切 门外的亚瑟都看在眼里...

*

*

*

我和她的恋情 还是被你发现了！你真的很懂得运用谋略 就当作啥事都不曾发生般 依旧与我称兄道弟 变本加厉的在班上的同学面前与她亲热...就像昭告所有人你被蒙在鼓里 一切的罪恶 源於我和她的没能把持...她流著泪走到你的面前 向你提出分手的提议时 你脸上的愕然真的十分传神 眼泪也是如涌泉般不止。 我不准！ 你近似无赖的以这一句出乎意料的话 将她仅存的逃离的力气剥离了...这一次 我知道我完全的失败了！事后 你没有跟我提起只字片语 就彷彿这次的出轨只不过是插曲 没能改变她对你的依赖...而我也有了心理准备...彻底的连根拔除对她的思念..

*

*

*

我得到了流放的惩戒 得一个人去北方面对蛮族的 残。面对这样的判决我已经失去了抗辩的资格。我拾起我有著无数刻痕的长剑 悄悄的踏上北方之途...几年后 亚瑟战死 陪葬的是他一手建造起来的国家 还有石中剑 、 圆桌武士 、 圣杯骑士 等瑰丽的传说...至於吉妮芙 我失去了她的消息 据说在听到亚瑟的死讯时便自裁了...好一个了不起的女人！不知道她是不是在临死前有想起我给她最后的言语... 曾经有个男人爱、太深 不忍心改、... *

*

*

我会永远记住你！曾和你共沐月光互诉情衷！那时我爱你！我会永远爱你！

这是、最后给我的最后一张字条的留言 直到今天 我还保留著这张字条 因为这是我们深深爱过的最佳证明...现在 、和阿哲相继转系了 倒省却了我自己逃离的麻烦 我依然如刚入学时那样的多刺...、和阿哲中间曾经分过一次手 但是经过三个月后又再复合...我想、永远逃离不了没有他的习惯 就像我戒除不了想念、的习惯...我常在想 或许当初我不要有太多没理由的自信 我可以轻易的拥有、的...而结果没有如我所料的原因...大概是因为我的英文名字也叫兰斯洛特吧！

如果必须死...要有比死更伟大的目标！

传说 怎么不下海找学妹跳舞呀？ 小菜鸟学弟问我。

笨蛋！留机会给你们还给我装蒜啊？ 我赏了学弟光头一记巴掌！

学长真要跳还怕会找不到学妹牵喔？ 喔！ 学弟搔搔脑袋瓜子 回过头猎杀去了。

我依旧静静的一个人坐在舞池旁 为下一段的热舞作喘息...

*

*

*

大一的时候 自己顶著光头时 为了遮掩这番蠢样 大夥儿总是不时的戴著帽子 看到学长们跟学妹跳得颇尽兴 一竣菜鸟老是呆站在旁边 也不知道伸出手去邀舞 脸皮比小媳妇儿还薄。

她微微一笑 向刚刚与她共舞的学长致谢 我则鼓起勇气 站到她面前邀舞... 嗯！请多指教！ 她依然以其亲切的笑赠与邀舞者 於是我们共舞...

* * *

能与、共享彼此的第一支舞吗？我轻轻地问道。

嗯！她再一次回以我凶腼的笑。尽管一年来我们历经了风风雨雨由原先的相互仰慕、她与他的相约相守、我们的地下恋曲、到最后的挥剑断情。一次次的给彼此最大的冲击...我还是仅将我最珍惜的迎新舞会我唯一一支慢舞留给了她。

* * *

Amy 今天没来吗？同学问了我这样的问题... 嗯... 我平静的回了同学一句。

还在等？她都直到大三才转系了 尽管你们或许曾有过什么 但都过去了不是吗？学长 怎么还不肯下去跳呀？笨蛋菜鸟学弟又回来问我同样的问题！

你不知道这位学长的传说吗？同学帮我回了话。他只跟一位女生跳慢舞！不过她今天没来！传说？嗯...就当是传说也好...至少让我有凄美的味道...

如果必须死...

要有比死更伟大的目标！

~ TheKnightofTheRoundTable ~

雪祭(上)

沉闷的无机化学课 老师口沫横飞的说著极性键结的形成与性质。我慵懒的趴在桌面 前面和右边的两个趁伙滔滔不绝的说著一些琐碎的事 哈~~ 我打了个哈欠 精神进入昏迷状态... 喂！我跟你讲！我昨天见到转出去的 Amy 喔... 就像被电击一般 倏地我睁开眼睛 开始对两个人的话题用心倾听... 她变得比以前漂亮喔！一定是不必继续吸有机毒物后的转变吧！ 嗯 唉...真可惜 化学系难得的美女 竟然升大三才转系...

其他的话题我没有听进去 因为心情再一次的沈沦於好久以前的过去...

她一定过得很好... 我若有所失的心情沈了下来...

太阳无情的洒在大学路上 心情随之浮躁！我骑著最近状况不太好的摩托车 往文具部的方向而去 最近论文纸的使用量激增 一个星期生化、物化两次实验得交四份报告 外加每耗四得交的分析作业 每天晚上都在原子笔的笔尖上煎熬。

摩托车停好 匆匆的进入店里。 喂！我停下拿取柜子上头成舛论文纸的动作 回过头去... 是、...呃...好久不见！ Amy 给了我一个已经自每晚梦里消逝的微笑。

老样子 一件长摺裙、一件无领白色套衫、熟悉的微笑 唯一不同的是换了那一付老被我嘲笑老气的眼镜 取而代之的是更增气质的小金框... 真的是变更漂亮了... 我呷了口口水 一时间忘了说话... 干嘛？不会忘记了吧？ Amy 笑著问我。

怎么可能...这辈子、的容颜早刻在我脑袋里了！ 我说了以我现在

的身份 不该说的话... 是喔? 听说你也交了女朋友啦? 恭喜恭喜...
、是真心的恭喜我? 我开始被过去淹没了... 以我们现在的身份
这当然的籍! Amy 的眼睛闪过难以察觉的无奈。
朋友...

雪祭(中)

怎么会在这里出现? 论文纸不够用? Amy 彷 知道答案的问我。

是呀!、怎么会知道? 我笑著问。

虽然我不念化学系了 不过对系上的事还是消息灵通喔! Amy 虽然降转了 不过还是跟系上的女同学一起住宿舍。

包括我的事? 我忘了 Amy 与我都是有女朋友的人 想要一窥这一颗曾让我窒息的心。

嗯!当然 我们还是朋友呀! Amy 就像想撇清什么一样 划下明显的界线 在过去与现在之间。

我们挪了挪交谈的地点 站在文具部外头的遮棚下聊 原来想邀请她一起吃午饭 不过 Amy 说等会儿她男朋友会来接她...

现在跟阿哲过得好不好? 一阵天荒地阔的聊后 我不经思索的问了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 还不错吧! Amy 的脸庞泛起了灿烂的笑 我的心莫名其妙的晕染了一抹愁。

之前还为了他将来要出国的事烦心了好久 现在已经好多了... Amy 忘情的说著 我们之间彷 回到大一时刚认识的情境 我总是静静的听著她诉说自己的烦恼 不过 Amy 从来都是自己下决定 也不会后悔...除了... 想那么多有什么用呢? 将来的事谁也料不准 或许我跟阿哲根本走不到他出国...真能长相厮守的感情 我想不必太刻意去塑造。 嗯...或许吧! 我心里有著千百的声音在回响著 我试著去听清楚其中的任何一个 不过都没能办到。

你呢? Amy 温柔的笑著 给了我这样的询问。

我想我在守护一个恐怕一辈子我都无法由衷爱上的女孩! 嗯?

Amy 不解的表情让我更痛。

她将全部的心都放在我的身上...从来没有人这样依赖过我 包括、在内...对这样的女孩 我会竭尽心力的去守护! 我说出真心话...但是...我得舍弃我自己...有时会不甘心! 我加了句柏拉图爱情拥护者 绝对会要求神电殛惩罚我的不中听的话..

雪祭(下)

你会习惯这样的生活的 慢慢的你会忘记自己想要的... Amy 静静的说著。 然后 一心一意、守著她 因为背弃她你会恨自己、唾弃自己伤害了一颗信赖你的心... 这也是、当初选择阿哲的原因吗? 我被无力感征服了...望著 Amy 我看到了坚持自己信念 舍弃自己的天空的飞鸟... 嗯!这是必须的决定 因为你是第三者! Amy 一反常态的 直接了当的表达了自己选择的理由。

寒假有没有任何的打算? 我打破了一分钟的无言 振作精神、愉

快的问道。

嗯！我要去日本！去看看雪... Amy 再一次展开笑靥 我回以羡慕的眼神。

记得照些相片给我！ 嗯！ 太阳下 我目送著 Amy 的离去 她开怀的笑著坐上阿哲的车后座 双手缠上阿哲的腰...我看到了柔情底下的坚持。

我静静的用键盘写下这一幕 从开始到结束不过短短五分钟的偶遇。但是泛起於心湖的涟漪却久久不逝...

习惯？ 坚持？ 舍弃？ 决定？

一个个字串的背后是什么？ 我想每个人都会用不同的心情去诠释... 过去的我 大概会说 无怨无悔！ 哈哈...屁！ 一堆无病呻吟的人说著违背自己真心、企图博得世间称许 痴情奇男子 的美名！

我掏出我的心 用责任做利刃 狠很的切断大动脉...让血滴落於洁净渴望热情的白雪上头...

雪祭我的爱情...血祭我的爱情...

TheEnd、

所在的地方 就是我的家...

而那正是我不能待的地方...

兰斯洛
紫色郁金香

前几天的一通电话 提醒了我今年情人节的到来。

说起来也奇怪 我是个有男朋友的人了 可是每年却都是给你提醒。以前我也是很在意这档子事的 不过我的他并不会特别在意 习惯使然 我也不再热衷於给对方什么样的惊喜。

挑了套白色衬衫、格子长裙加上羊毛外套的装扮 虽然我知道你对我的穿著从不挑剔 但是我还是尽量像个女生让你惊艳一下好了...好一阵子不见了 听说你前一阵子好荒唐 我就趁今天这机会劝劝你吧！随手拎了钱包、钥匙 虽然我知道今晚的赴约 你不会让我掏出半毛钱的 但是有可能我还是希望各付各的 因为...欠你太多了...走下楼梯 关上楼下的铁门 一个回身 我想起了去年这时候的感动 你带著花束、在下著大雨的情人节夜里悄悄来到...你知道吗？有几秒钟 我好想冲到你的怀里痛哭一场 但是我忍住了 因为比起你 我太过於懦弱 不能也不敢去面对朋友 背叛者的眼光。我只能忍著满眶的眼泪 从口袋里拿出为你带下楼来的手帕 为

你擦拭头发与脸上的雨滴 虽然我知道你不会在意它们垂挂在你的身上... 你就是这样浪漫的无药可救 老喜欢学电影小说做些自以为潇洒的举动。

一年了 这些昔日的心悸 都化为我细细珍藏的回忆。

缓缓的步行在尘土灰烟弥漫的景平路上 下午的这时刻正是尖杓时段的开始 远远的见到你的身影坐在摩托车上 好像很久很久以前就在等著我的到来... 你从来不迟到的 每回与我的相约 我总能在约定地点前一两百公尺就辨识出你的身影 你总是安安静静的坐在自己的车上 拿著每次都不一样的花束 眼光望向我会出现的方向的另一边 你说我的突然出现会带给你深刻的记忆。

你今天会送什么样的花给我呢？ 玫瑰？太阳花？香水百合？火鹤？海芋？不会的 这些你都给过了我 因为你说这样以后我看到花店里不同的花 就会想起每一次的约会... 我当时只是用微笑回应。其实 我的日记本里 记录著每一笔与你的交集 虽然我与我的他在一起的时间与次数都远多於与你 但是有你的日记篇幅总会长一点... 悄悄的走到你身后 唤了你的名 我发现自己的声音微颤 有著些些的紧张。你笑著回过头来 我猜想你一定会说 、今天... 看起来挺淑女的！

、今天... 吃错药啦？ 穿裙子？ 怎么坐摩托车呀？ 一股脑儿的你劈哩啪啦问了一大串问题。

我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原来的紧张情绪顿时纾解。 你不喜欢？ 不会啦... 看起来... 挺淑女的！ 你搔搔头 勉强的挤出这几个字 我知道你是故意的 其实 你比我还紧张... 喂~ 送给、... 情人节愉快！ 今天 你送给我的是朵紫色的郁金香 淡淡的粉紫色 就像我们之间淡淡的情谊。

侧坐在你的车上 和你有说有笑的前往你选择共进晚餐的地点 以前我侧坐於摩托车上时 总是会紧张的说不出话的。但是今天不一样 你给我的感觉变得沈稳多了 至少在我面前... 一直到抵达目的地 我都没有担心会发生危险。

怎么样？ 我的骑车技术还可以吧？ 你笑著问我。

嗯！ 我竖起大拇指。 一路上侧坐我都不用揽你的腰 技术真的不错耶！ 是喔？ 你自言自语了起来。 那我技术应该烂一点的 哈哈...

走进餐厅 我不禁睁大了眼睛 这里的每个桌上 都有盏小小的油灯 红扑扑的、小小的火礮向我们招著手 迎接我们的到来。坐到定位 侍者拿了点餐的本子过来 递给我们一人一本 我第二次睁大了眼睛 久久不知道点哪一样。

我帮、点好了！ 你询问我的意见 我点点头。

侍者离去后 你笑著跟我说今天你请客 我有点不好意思 毕竟这里的收费不廉价呢！ 但是我知道我拗不过你... 在大部份时候 你是温柔得无可挑剔 但是有些时候 你是十足的大男人主义！ 譬如付帐... 浪漫有时还是得靠金钱来堆砌的！ 你喝了口水 笑著说著。 反正我不是、男朋友！ 偶而这样堆砌一下没关玗的！ 喜欢这里的感受吧？ 我笑著点点头 很想有所反驳 但是却找不到任何的立足点... 是呀！ 好久好久以前 当我决定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你不也气愤地以为 我迷失於金钱堆砌的爱情里？ 你现在想要用金钱来炫惑我吗？ 眼前的你正专注的食用你点的晚餐 我竟有点恶劣的用这样的想法来揣摩你的心情... 你一直都是很有骨气的！ 上大学来就

忙於家教的工作 以前邀请歌声很好的你到 KTV 唱歌时 你都嗤之以鼻 认为这等於是将血汗换来的金钱掷入水沟里；你的电脑、摩托车都是你自己打工和家里给的零用钱存下来买的 这一点班上的其他男同学就非得与你相比... 后天就是情人节了...他还窝在台南？ 你抹抹嘴 笑著问我。

嗯！他明天就回来 再怎么从去年没一起过 今年我警告他再不回来我就不理他了！ 我笑著回答。

就这样 你开启了冗长但不枯燥的话题...你还是那么样的知性带点幽默 每次与你的谈话总是让我忘记了回家的时间 还记得有一次险些回不了宿舍 你开玩笑的说可以窝到你那里 你要教我玩 bbs 这有趣的东西。那时候我是拒绝你的提议的 一方面你带著我赶上了门禁时间 一方面怕看到你在版上的作品 我知道你一直都喜欢在 bbs 的心情故事里写下你的心情 而那些太认真剖析你对我的爱恋的文字 还是会让我心痛。

眼前的你滔滔不绝的说著你的理想 我只是一股傻劲的猛点头。在你的面前 我总是装得很乖巧娴静的模样 并不是刻意的！只是就想在你的印象里留下气质高尚的形象。有人说 太过刻意去表现自己美好的一面 这样的爱情是不会长久的。所以 当时我没有点头让你牵起我的手 因为 我害怕有一天我会疲於扮演太完美的我。

你懂我的心情吗？ 你的眼睛里总是带著点轻浮却忧郁的闪烁 让我常迷失於你的温柔中...这算爱情出轨么？这不算是！因为要我再选择我还是会选择他。理由？ 他没有对不起我 他也对我很好 这样的理由充份么？ 、现在跟他还好吧？ 我听说他有出国的打算 、也为此烦恼过是吧？ 你对我的事总是了若指掌的 我知道你并没有特别去打听 只是偶而会询问我室友们的近况。但是我知道 你还是有些些的挂念我 只是不同於以往的咄咄逼人 而是隐藏於心。

嗯！他大学毕业后就去当兵 然后出国搬书 会不会回来也不知道...我是烦恼过一阵子 不过后来想想 反正担心也是白担心 未来谁能预料？所以现在我们都尽量不去谈论这个问题了！ 我把玩著水杯 突然发现好巧 这水杯也是郁金香形状的。

没关珙啦！反正他出国了！还有我在呀！我是抵死不会离开台湾的！你笑著回话 装得一副对国外搬书不期待的模样。其实 我知道你也向往国外的求学研究模式。只是碍於家境 你总是抱著的高学历文凭 高收入生活的态度 预备拿张国内硕士文凭就埋首工作。

这一刻 突然发现比起你 我显得太过浅视 尽管现在我的书念得不错 我也都还没为自己的未来盘算过。或许因为你是你家里唯一的男孩子吧！对未来 已经不再抱著理想 而一切先以现实为重。

想到这里 就不得不佩服你 终於有与你脸庞搭调的思想成熟度了。以前看著你为了爱情忘记自己该尽的本分 苦苦的追求我 我是既感动又心痛。感动自己何德何能得你青睐 心痛彼此的相见恨晚。

还记不记得以前大一时班上办的投票 谁是班上最佳贤妻良母？、高票当选呢！ 那里面可被我威胁利诱全寝室都投给、呢！ 你还说！自己还荣获两项榜首！ 最佳情人跟最花心人！ 哈哈... 我不甘示弱 抖出这一票糗事。

嗯...唉...没想到...过了两年 都兑现了...当时我还不信邪呢！ 你喝了口咖啡 没有加糖跟奶精的 让我分不清你脸上的苦涩所为何来。

你怎么回事？ 前一阵子...太荒唐了 不太像我认识的你... 我也只是知道了大概 所以等当事人自己开口说。

唉...她们都是好女孩...我真的很努力...想给她们些什么... 你一边说著 一边又喝了口咖啡。 只是我发现我什么都不会了...连一点点的体贴细心都没有了。很多时候都知道该做些什么 但就是没那股冲劲...

我看著你颓然的模样 隐隐约约知道原因为何 你就是这样傻得可以 即使在遍体鳞伤之后 还是笑笑说没关珙。我想我把自己对你的情感都收拾的乾乾淨淨了 而你 似乎总还残留些什么。

其实 要忘记、的方法很多 也都不难做到... 你突然进出了这么句话。 只不过 当时投入太多了...亏大了！ 呵呵... 我一边看著桌上的小火氈晃动 一边静静的聆听你说著你的心情 我知道 你真的很努力的想离开我 并不是恨我 只是觉得该去寻找可以容你飞翔的天空。但是 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一年来你还没有完全挣脱...是无力？ 还是根本不想 束手就缚？ 我想 我得等到、结婚的时候才会认份一点吧！ 你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了当晚的对话 我的心底闪过了一抹痛楚。不是为自己 现在的我是幸福的 而你 还深陷在自己构筑的图圈中。

送我到家门口 我准备转身上楼 你突然像想到啥似的喊我过去。 打开置物箱 你取出一个牛皮纸袋 笑著对我说 打开来看看... 我轻轻的取出 那是一舢 A4 的纸张 上头密密麻麻的字。

这是我寒假前 整理出来的关于我们的故事 我希望、好好收藏... 不等我的询问 你就给了我答覆。

我笑了笑 很想说些什么...真的很奇怪 在你的面前 我就是无法很轻易的说出我的心情。是害怕给了你什么幻觉 误了你 还是恐惧说出自己思考外的字句？ 喂~ 到底去年我来找、！ 、是用什么样的眼光来判断我的行为呀？ 你笑著问我。

我想了想 思索著最恰当的文句与说法。 嗯...很标准的情人！ 如果我没有男朋友的话我会爱上你的！ 不过... 不过、有他了...嗯...那就够了！ 说完 你跨上你的摩托车 发动引擎。

祝、后天的情人节快乐！ 你也是... 我笑著回答。

我喔？ 你要跟我过吗？ 你装出一付认真的模样 害我怎么一时不知怎么拒绝。 开玩笑的啦！ 你吐了吐舌头 扬长而去。

望著你离去的背影 直到消失在路的彼端 我才踏上回家的阶梯。 回到家里 把你送给我的紫色郁金香插到水瓶里 我在被窝里将你用心记录的点点滴滴浏览了一遍 真的很佩服你啥东西都记得清清楚楚 连对话都那样的真实。

姐！、的电话！ 小妹在客厅叫唤我。我接起电话 是他打来的。

我明天就到台北了 到时候一起去看电影吧！ 他兴奋的说著。

嗯...晚安...早点睡喔！ 一番的嘘寒问暖后 结束了这通电话 我回到房里更衣就寝。看到刚被我放在桌上那一舢文字 我笑了笑 关上灯 窝心的入眠...

谢谢你...

TheEnd

我说 如果、累了 就回来吧！
朋友都要我多为自己想 连、也这么说...可是 谁谓茶苦 甘之如
饴..

.兰斯洛

婚前一百二十分钟的回忆

作者：L a n c e = W i l l i s 【写在前面】

明天要作 seminar 结果今天却被小笨童拉去看电影，回来后把 paper 再看了一遍，看完后已经四点半了，精神却反而出奇的好，既然睡不著，就写写文章吧！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写关于爱情的故事，也许写的不好，就请多多包含指教啦！

我最近情绪十分不稳定，每天晚上都有跳楼的冲动，在这种情绪下写的文章，恐怕不会太好，但是不写文章，又怕自己真的跳楼去了。无论如何要把它写完，写完后，一直到五月份，我都会停笔不写其他故事，包括预备重打的旧故事。全力应付课业上的问题了。

seminar 完，老板跟我说：“你今天表现不错喔！讲的很好呀！”老板，有你的支持，我一定两年毕业。我一定努力用功，我下礼拜绝对不和魔猪去看 MTV，一定把你交代的 paper 看完。

还有，可不要以为文中的我真的是我 Lance，我才二十四，不是二十八，也没钱开著太阳钻泡女朋友。更不会用不正当手段骗女人上床。

还是继续努力写完吧！希望春假前可以写得完。只要我的情绪够稳定的话。

这次里面有些人说的应该是台语，可是要我用台语来表达，实在是蛮难打的，所以我几乎把所有台语的说法和语法，通通转成类似的国语来表达。但是用国语来表达，语意和口气又恐怕不如台语好。这样吧！我老爸和老妈以及长辈们应该都是说台语。其他人则不一定，各位自行判断啦！

好啦！正文开始了！

